

新石头记

吴趼人 著

新石头记

版本：

光绪三十四（1908）年十月上海改良小说社单行本。四十回。

作者：

署“老少年撰”，老少年即吴趼人。吴趼人，名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字趼人，广东南海佛山镇人。清同治五年四月十六日生（1866年5月29日）生于北京祖父寓所，三岁，祖父亡故，随父母奉丧南归。十七岁丧父，十八岁被生计所迫，至上海谋事。光绪廿三（1897）年至廿八年，主持上海各小报笔政。从光绪廿九年起，致力小说创作，进入其文学生涯的黄金时代。宣统二年九月十九日（1910年10月21日）卒于沪寓。

内容：

续《红楼梦》故事。

- 第一回 逢旧往事怪迷离 睹新闻关心惊岁月
- 第二回 入尘寰初进石头 懷往事闷看《红楼梦》
- 第三回 听芳名惊心增惆怅 尝菜满腹诧离奇
- 第四回 慧神瞞下问启新知 呆霸王酣酒呈故态
- 第五回 求知识借新书 瞎忧愁纵谈洋货
- 第六回 翻册籍自讶过来人 避喧嚣偏逢醉酒汉
- 第七回 一言不合怒绝狂徒 满口忠言正则大舅
- 第八回 闲品茗纵谈天足 论禁猎惊及地反
- 第九回 一家春慧神瞞品酒 制造局呆霸王买书
- 第十回 论文野旁及园林 考工艺遍游局厂
- 第十一回 看造枪炮转疑教授 退打璜表论及赌徒
- 第十二回 气焰逼人王威儿受屈 冤家狭路杨势子遭殃
- 第十三回 赠盘缠薛蟠仗义 试邪术王命舞刀
- 第十四回 受愚蒙薛蟠拜神坛 信邪教中堂攻使馆
- 第十五回 义和团大闹北京城 呆霸王夜走长新店
- 第十六回 义和团态毕呈 王威儿凶心忽露
- 第十七回 味蕪园两番演说 长发栈一夕清谈
- 第十八回 引证古今好学生词穷夜遁 横施缙绅慧神璪平地遭殃
- 第十九回 片言贾祸狴犴羈身 毒手频施鸿毛性命
- 第二十回 何处有堂前三尺法 忽地来天外一封书

第二十一回 放手枪宝玉缚强盗 中冷箭焙茗现原形
第二十二回 贾宝玉初入文明境 老少年演说再造天
第二十三回 研医道改良饮食 制奇器科学昌明
第二十四回 验病所痛陈医理 乘飞车快阅水师
第二十五回 穿鱼腹战船施猛力 试电气海上发奇光
第二十六回 闲挑灯主宾谈政体 驾猎车人类战飞禽
第二十七回 中非洲猎获大鹏 藏书楼纵观古籍
第二十八回 获大鹏同受奖牌 捕鯢鱼快乘猎艇
第二十九回 遇荒岛鸣枪击海马 沉水底发电战鳅鱼
第三十回 勇水手入海战人鱼 慧神璫戴冰获貂鼠
第三十一回 探南极异景看旋涡 逐巨鳅无心得海隧
第三十二回 获奇珍顷刻变温凉 尝旨酒当筵论文野
第三十三回 进方物书记登程 游公园暑天赏雪
第三十四回 走隧道纵游奇境 阅工厂快得工观
第三十五回 论竞争闲谈党派 借农桑引出军操
第三十六回 品评风俗及娼优 行军利品偏慈善
第三十七回 演飞车云端列阵 制奇炮电术通神
第三十八回 奇器发明偏谈仁术 壮游已遍拟访文明
第三十九回 故人遇合饮酒陶情 医学昌明驻频益寿
第四十回 入梦境文明先兆 新石头演义告成

第一回 逢旧往事怪迷离 睹新闻关心惊岁月

大凡一个人，无论事业，撰文章。那出色当行的，必能独树一帜。倘若是傍人门户，便落了近日的一句新名辞，叫做：“倚赖性质”，并且无好事干出来的了。别的大事且不论，就是小说一端，亦是如此。不信，但看一部《西厢》，到了《惊梦》为止，后人续了四出，便被金叹骂了个不亦乐乎。有了一部《水浒传》，后来那些续《水浒》、《荡寇志》，便落了后人批评。有了一部《西游记》，后来那一部《后西游》，差不多竟没有人知道。如此看来。何苦狗尾续貂，贻人笑话呢？此时，我又凭空撰出这部《新石头记》，不又成了画蛇添足么？按《石头记》是《红楼梦》的原名，自曹雪芹先生撰的《红楼梦》，《绮楼重梦》……种种荒诞不经之言。不胜枚举。看的人没看一个说好的。我这《新石头记》，岂不又犯了这个毛病吗？然而，据我想来，一个人提笔作文，总先有了一番意思。下笔的时候，他本来不是一定要人家赞赏的，不过自

己随所如，写写自家的怀抱罢了。至于后人的褒贬，本来与我无干。所以我也存了这个念头，就不避嫌疑，撰起这部《新石头记》来。看官们说他好也罢，丑也罢，左右我是听不见的。闲话少提，言归正传。

且说续撰《红楼梦》的人。每每托言林黛玉复生，写不尽的儿女私情。我何如只言贾宝玉不死，干了一番正经事业呢。虽然说得荒唐，未不可尝不可引人一笑。看官们，且听我诌上一个引子来：

定国安邦，好少年，雄心何壮，弹丸大的乾坤！怎当得风云莽撞；三尺长的龙泉，却出万丈光芒。大好的日光、月光，只可惜隔着了二三百层魔和障，害得人热如狂！如狂！害得人热念如狂！好头颅，没处商量安放，只剩得热泪千行，热血一腔，洒到东洋大海，翻作惊涛骇浪。猛回头，前事尽荒唐！甚的是，文场、战场，名场、利场，算将来，不过是五千年的一本糊涂帐。

且说那年贾宝玉带了贾兰去下场，等到三场完毕，出场时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早在场外候着，要带他去归真返璞，所以贾兰一回头，便不见了他。须知他已经悟彻前因，一朝摆脱，所以任凭家中人等，闹到马仰人翻，都是弃而不顾的了。大士、的了。大士、真人先引着他赶到毗陵驿，叫他别过了父亲贾政，然后把他送到大荒山青埂峰下，结了一个茅庵，叫他苦修起来。

从此又不知过了几世，历了几劫，总是心如槁木死灰，视千百年如一日。也是合当有事，这一天，贾玉忽然想起，当日女娲氏炼出五色石来，本是备补天之用，那三万六千五百块都用了，单单遗下我未用。后来虽然通了灵，却只和那此女孩子鬼混了几年，未曾酬我这补天之愿。怎能够完了这个志向，我就化灰化烟，也是无怨的了。如此凡心一动，不觉心血来潮，慢慢的就热如焚起来，把那前因后果尽都忘了，只想回家走一趟，以了此愿。却又自己想着已经做了和尚，剃了头发，这个尴尬样儿，如何去得？非但父亲见了要动怒，就是姐妹们看了，也嫌我腌臢。不如耐过几时，蓄了头发发再去罢。立定主意，就一天一天的养起头发来。

说也奇怪，从前他苦修时，不知历了几世劫，就如过了一日似的。如今要养起头发来。却一日比一年还难过。天天只盼头发长，那头发偏偏不肯长的快。恨得他每日在家长吁短叹。好容易捱了一年多。养得了尺把来长，将就可以辫起来了，心中十分叹喜，胡乱辫了。打开包里，看见那取来换了。又带上那块宝玉。无意中在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来，取来一看，却是年向紫鹃讨的那一面小镜子，就拿来一照，觉得自家模样儿，依然如旧。于是，整顿衣裳，出了茅庵，不辨东西南北行去。

心中只盼遇见了人。可以问路。谁知尽着行去，偏偏一人不见。看看已经日落西山，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喜得脚力尚不见乏，回头看时，连青埂峰的影

子也不见了。此处又不知是何所在。正在彷徨之际，猛抬头看见头上一块乌云，愈散愈大，不一惠便洒下雨来。急宝玉跺脚道：“今番坑了我也！这里四面都没有人家，往那里躲一惠儿呢？”没了主意，只得发脚跑。跑到前面。见着一个树林子，便急急的转入林子里去。他心中本望林子里，或者有了个人家，可以躲避躲避。到林子里时，抬头一望，虽然没有人家，却喜有一座破庙。宝玉此时如获至宝，连忙跑了进去，只见这庙山门已倒，门下势难避雨的了，只得跑到殿上去。

此时已是薄暮天气。这庙的四面，又围了些参天老树，把那殿上遮得黑魑魑的。宝玉来得匆忙，才跑至廊下时，便踢了一件东西，绊了一交。正要起来，忽的一声。脚下先站起一个人来。骂道：“是那一个忘八羔子没生眼睛的，踢你爷一脚！”宝玉正要向那人陪小心，忽听他的声音，十分耳熟，不觉定眼仔细看了一眼。那人也细细的打量宝玉一惠，忽的走近一步，搂着宝玉道：“哎呀！我的祖宗小爷，你也有出现的一日了！奴才该死！”原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跟随宝玉的焙茗。

宝玉大喜道：“你为甚走到这里来？这里是什么地方？”焙茗道：“爷走子多少时，怎么还是这么着？自己走的什么地方，还不知道？”一面说着，往外望了一望。在这半光半黑之中，瞥见那东倒西歪的山门，不觉大惊道：“不好了！我睡胡涂了，怎么叫人家弄到言个所所在来。二爷，此刻是什么时候了呢？”宝玉道：“好胡涂小子！怎么连时候都睡忘了，此刻不是黄昏时分了么？”焙茗道：“不好了，我昨夜睡的狠早，怎么把今儿一天都睡过去了？眼见这是个破庙，没有人的了，怎么弄个火来才好。”想了想，喜火镰包还在身边，掏了出来，拿起火石乱打，进了许多火星，只是那火绒燃不着。心中焦躁，不免四下里去摸索，摸到东边，得了一扇小门。推门进去，原来里面另是一个院落，还有两间小屋，屋里射出光来。焙茗喜道：“有了人了。”便跨进屋里去。只见一个老道士，蹲在地下烧火。抬起头来，看见焙茗，吓得“呀”的一声，躲到角子里去，口中不住的叫菩萨。焙茗诧道：“我好好的人，怎么叫起菩萨来？”那道士道：“你不是倒在廊下的仙童么？”焙茗没做理惠。必闻得那锅里透出一股粥香，骤觉得饥火中烧，巴不得拿来就吃。忽想起宝玉此时想也饿了，不如请了进来，同那道士要一碗吃，胡乱混过今夜再说。想罢出来。请了宝玉，一同进去。

刚走到小门时，忽见一个人里面出来，擦身而过，一溜烟如飞的往外就跑。宝玉吃了一惊，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跟了焙到了那屋里，焙茗看时，那道士已不见了。走到里间一看，也是无人。宝玉此时有了光。看了焙茗一眼，吓了一跳道：“你这小子，怎么闹的这个样儿？”焙茗道：“腌臢么？”宝玉取

出那小镜子，叫他去照。焙茗照了，只见脸上的尘垢积了有一分多厚，自己也觉得吃惊好笑。连忙放下镜子，四面去找脸盆、手巾，又去找着了水缸，也不管冷热，洗刷了一回。觉得身上也都是尘土，只得脱下衣裳去抖，一面骂道：“是那个八羔子作弄我的！”抖过了穿上，方找出碗箸来洗过，盛了一碗粥，伏侍宝玉吃。

宝玉吃了一碗，便不吃了。又问：“这粥是那里来的？”焙茗道：“爷别管，吃了再说。”宝玉又问：“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焙茗此时饿的了不得，一面盛粥吃，一面说道：“自从爷不见了，家里的人，闹了个鸡飞狗走。上头呢，自太太起没有一个不是哭的。我们底下的人。是天天在外头混找。后来放了榜，爷中了第七名举人。”说到言里，忽道：“那时候闹的皇帝也知道了，下了旨意，叫各衙门一起访寻，已经出家了。太太起先信了，又到后来老爷回来了，认错了人。于是又叫找寻起来，京里是找遍了，近京一带也找遍了。又派人分头到南边来找，我派到金陵。因为恐怕爷一时高兴，回南边府第住几时，故叫我来了。我入了金陵境内，天色已晚，城还有十多里，恐怕赶不上城门，所以到了一个什么玉霄宫投宿。那玉霄宫金碧辉煌，十分显焕，有一百多道士。他们就留我在厢房住宿。不知怎么一睡，就睡到这个时候，又怎么睡到这里来。那我可胡涂了。”一面说，一面吃完了粥。宝玉也是怔怔的莫名其妙，问道：“这个粥又是谁的，怎么这里没一个人？”焙茗道：“爷且别问这个。这里面有床铺，且进去胡乱睡一宿，明日好进城，回自己府第里去。”宝玉依言，焙茗便拿了进来。

宝玉来到里间，只见窗下放着一个方桌，桌上横七竖八摆了几本书，就坐在旁边，顺手取过一本书来，要想坐着看书解闷。翻开来一看，是一本《封神榜》，放过不看。又取过一本，却是《绿野仙踪》，这些书都没有看头。又见那边用字纸，甚是古怪，摊开看，上面横列着“新闻”两个字。闻字旁边破了一个窟窿，似乎还有一个字，却不知他应该是估什么字了。底下却是些小字，细细看去，是一篇论说。看到后面，又列着许多新闻时事，不觉暗暗纳闷。拿了这张纸，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也有可解的，也有不可解的，再翻回来，猛看见第一行上，是：大清光绪二十六人口月口日，即公历一千九百零一年肛月口日，礼拜日。不觉吃了一大惊。

要知惊的是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入尘寰初进石头 懷往事闷看《红楼梦》

且说宝玉拿了那张字纸儿，只管发怔，暗想道：我离了家到底有多少日子

了呢？据这张字纸儿看来，一定是同那“京报”一般的東西。不过不是專載閤抄，把外头的時事也載上的，自然也是按天出一張的了。看他这年月，竟然是自我离家之后，国号也改了。只恨我在那里混修之时，胡里胡涂，不曾记着日子。看他那年月底下，还有什么一千九百一年，这更不可解了。正在这里想着，只见焙茗笑嘻嘻进道：“爷请看！”是黄纸糊的小匣小，上面横写着“燮昌”两个字，反面是面的细细致致的一幅小画儿。要待打开他看时。却是没有盖子的。四面翻转看了一遍，原来是个套。把他推闰一看。里面装着好些小枝儿，一头还有一京红红儿的东西。便还了焙茗道：“这不过是小孩子顽的罢了。”焙茗接过来，取出一根细细的去看，口内自言自语道：“怎么个顽法呢？”说罢，拿起来把那红点子对着头上烧。谁知才对到火上去。便豁的一声着了，倒把二人吓了一跳。宝玉道：“别弄了！管是个惹火的。”焙茗那里肯听，便道：“这一点点的小头儿，燃着了那火就那么大。我们把他一根根的都取下来，凑在一处，拿到院子里，放个火球儿顽。”面说，一面找了个钉儿，蹲在地下把那小枝都倒了出来，去刮那红点子。刮下了两个，再刮第三个时。不知怎的，拍的一声，那红点子自己着了。焙茗又惊又喜，宝玉也歪在旁边看见，说道：“快别弄，拿来我看！焙茗把小枝儿递上。”宝玉道：“匣子呢？”焙茗递了来。宝玉再看一遍，对焙茗道：“你看这套匣边上，这一面粗得狠，像是沙子做的。”那上面有几路红印子，不定这东西在这上面一擦，却把枝儿擦断了。宝玉道：“蠢才，轻点子呢！”焙茗再拿了一根，往上轻轻的划。划了两下，没有动静，再划重时，又怕断了。焙茗大喜道：“二爷真是圣明，叫奴才一辈子也不知道这么一来，就惠着了呢。”宝玉道：“快收起来罢，这是取火的东西。可轻着点，别碰了他。你看刚才把钉子刮了他，也刮出火来呢！”焙茗一面收，拾面道：“这个取火。比着火镰包儿，灵便多了。这回有了这个，不要那个了。”宝玉拾起一根着过的，仔细看了一眼，只见那红京子烧成了炭，取起那套匣来，划了一下，便断了。想道：“二爷请睡罢。明儿家去，我还要赶回京去报喜信呢。”宝玉道：“我就在这床上胡乱睡了。你呢？”焙茗道：“爷别费心，我有睡地方。”宝玉便和衣躺下。焙茗道：“好歹脱了睡，小心着冷呀。”宝玉道：“此刻我比前头，不拘什，么都可以将就得。身体也好，不至于着凉的。”焙茗将门闭上，取了几把椅子，拼摆在门口，便躺下去。宝玉道：“怎么这等睡法？”焙茗道：“怕爷再跑了，奴才可担不起呢！”宝玉笑道：“你放心，我再不跑了。”一宿无话。

次日黎明，宝玉醒了，叫起焙茗，到炉子上去烧了京热水，胡乱洗过脸，主仆两个，便出门上路，仍从小门出去。外面原来是三间正殿，却是剥落不堪。两郎多已倒了，两旁神像，也七歪八倒。出得山门，回头看时，那敕玉霄

宫的匾，还歪歪的在上面末掉下来。焙茗此时只觉得心神恍惚，想着：我投宿的玉霄宫，明明是一所雕梁画栋的，怎八一觉睡醒，却换了这个模样。一路上疑惑不定。宝玉是因为看了那张字纸儿的年月，心下十分疑惑，又不知此处是什么地方，只得信步行走。

走了四五里路，走到一个小小村庄，见一个老儿，正携了农具行来，焙茗便向前问道：“请教老丈，我们到金陵城里去，从那里走？这里是什么地方？”那老儿道：“这里叫做‘无为村’也是金陵管。你们要进城，只往东去，不上十里，就到了。”焙茗谢过老儿，同着宝玉向东而去。慢慢的有了人家起来。一时进了城，宝玉道：“城是进了，那里是咱们家呢？”焙茗道：“爷放心，咱们家是赫赫侯门，一问就知道了。”说罢，便拉着一个走路的人，问他：“荣国府在那里？”那人回说：“不知道。”宝玉道：“这些走路的人，那里知道。你倒是到店铺里去问问罢。”焙茗依，言问了几家店铺，也问不知道。宝玉不觉纳闷，暗想道：“里莫非不是金陵，是我们走错了路么？焙茗道：“走了半天也乏了，爷看见那茶馆么？多少人在那里吃茶呢。爷何不也进去喝碗茶，歇歇再走。”宝玉点头应允。

拣了一家洁净茶馆进去，拣了个座，焙茗另在一边也拣座儿坐了，茶博士泡上茶来，宝玉慢慢的品茶。因想：焙茗问了半天，没有一个人知道，总是他口齿不伶俐之故。自己在街上，又不好逢去问，此时正好借吃茶为台，得便时，亲自问人。坐了一惠，只见隔上又来了一位茶客，举止斯文，暗想：这个人，或可以知道，不妨试问一声。因立起来，对那人拱拱手，问道：“失路之人，请问一声，不知老兄可肯指教？”那人也连忙起来招呼，一面说道：“这问路的事，是知道的，无有不问，何消多礼。”宝玉道：“我要到荣国府，不知从那条街上去？”那人听说，把宝玉上下打量一番，说道：“此话怎讲？”那人道：“我只知有一个宁国府，却不知有荣国府。”宝玉喜道：“老兄不知道，我们本是一家，找到宁国府，先趁子轮船到芜湖，然后或雇民船，或雇牲口，自然可以走到。怎么在这里南京地方，就问起来呢？须知道宁国府，我问的是宁国公，荣国公的府第。”那人摇头道：“不知道，不知道。”玉还未答言，焙茗在旁插嘴道：“爷别理他。咱们贾家的门第，南京、北京，那个不知道的？他既然不知道一定是个村汉子，再问也没用。”那人听了，也不做理惠。焙茗大自言自语的道：“像刘老老，他还是个女人，也惠找到咱们家去。咱们南边的府第，自然也不输给别人，就没有人知道，可也是一桩怪事。”那人听了，怔怔的看了玉一眼，又看看焙茗，回头向宝玉道：“没甚什么说，你老兄既然不知道，使罢了，我回问别人。”那人道：“刚才听你们说的，莫不是要问那《红楼梦》上贾宝玉他家么”宝玉叹喜道：“正是，正是！但是什么《红

红楼梦》，我可不懂。”那人道：“你可不是看小说看呆了。”又笑道：“你要问他家，还是要看贾玉呢？”还是要看林黛玉呢？”宝玉道：“只我便是贾宝玉。”焙茗在旁插嘴道：“我们二爷现在当面，你为甚提名叫姓的起来，好没道理！”那人怔了一怔，指着焙茗问宝玉道：“他又是谁？”宝玉道：“他是我身边的小焙茗。”那人抬头看了看天，又揉了揉眼睛，道：“不好了！我今日不是见了鬼，便是遇了疯子了。”正说着，郭边又来了一个少年，那人见了，便招呼入座，说道：“我常说你们年轻人，不要只管看小说，果然有看小看出笑话来了。前头我看见一什么笔记上载着一条，说是有了《西厢记》思慕双文颜色，致成相思病的。我还他不过设言劝世的罢了，谁知……”说到这里，用手指着玉道：“这个人，竟自称是贾宝玉起来，口口声声，只问什么荣国府、你道不是看《红楼梦》看疯了的么？”那人只管高谈阔论，引的旁边吃茶的人，一个个都围过来，对着宝玉观看。看得宝玉没意思。赳赳的起来，叫焙茗开了茶钱，走出了茶馆。

因对焙茗说道：“我本来就有点惚，听了那人的话，越发恍惚的加了一倍。看来，我们家是一时找不着的了。不如先找个下处，再商量罢。”说着，二人找了一家客寓，拣了个洁净房间住下，还要张置备行。李焙茗先到里间，铺好了宝玉的卧榻，然后自家把外面半间收拾起来。宝玉叫焙茗出去买点纸、笔、墨之类，回来应用，焙茗答应了出去。

一会儿买了些文房四宝回来，又顺带买了些茗碗茶铛之属。宝玉在家时，享尽了膏粱文绣、粉腻脂香之福，出家时，非但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并且是耳无闻、目无见的。不知过了几世，历了几劫。此时自见外面粗使的东西，却也小巧玲珑，不觉把玩了一番。忽又想起在茶馆里，遇见人，说什么“红楼梦”，想是一部小说。他又说我看《红楼梦》看疯了，以自称贾宝玉。我明明是贾宝玉，我何尝知道什么《红楼梦》！想当年，我和甄宝玉同了名字，同了相貌，已是奇事，难道那《红楼梦》上，竟有和我同姓、同名的么？倒不可不看看他内中是个什么情形。想罢。便提笔写了“红楼梦”三个字，叫焙茗到书坊里去买。不多一惠，买了回来。宝玉见有一尺来高的一部书。也不及细看全文，先取了第一本，要看个回目。谁知却是一本略画。见了那些人名。先就暗暗称奇。胡乱翻了一遍，翻到末后，才是回目。便逐回的细看，心中又是惊疑，又纳闷。逐回看过了，才看正文。一心只想看贾宝玉的事，郭不相干的闲文，便胡乱看过，只拣要紧的去看。越看越是心神不定。看了书上事迹，印证我今日境遇，还似做梦。不觉越想，越想越看，那心神越觉恹恹。忽见焙茗笑嘻嘻的进来道：“爷猜这东西值得多少钱呢？”

不知焙茗拿来的是什么东西？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听芳名惊心增惆怅 尝菜满腹诧离奇

却说宝玉正在彷徨仿佛，忽见焙茗走进来，手里拿着在庙里看见这黄纸匣儿，笑着要宝玉猜值多少钱。宝玉并不理他，只管出神。出了一惠神，一面看书，巴不得一时之间，把全书完才好。所以看得废寝忘餐，犹如赶工课一般。比从前赶工课应付他父亲还利害。看了两个半天，一个全夜。把全部看完了，还在那里呆着脸出神，不茶不饭。焙茗没了主意，只道他前那个呆性发作，不然就是犯了那回失了宝玉的毛病了。此时姑娘们没有一个在他身边，这便如何是好？一连几天都是如此，心中益发没了注意。只得忙着到外头去打听荣国府。差不多把一个南京城里都找遍了，却那里有个影子？

一日，便来回宝玉说道：“咱们住在这里，终久不是个事，不如且回京里去。老爷太太也盼望狠了奴才的初意，本想找到这南边府里，多派几个人送爷进京。此刻既然找不着，只得就是奴才一个人伏侍爷的了。”宝玉道：“我心中慌得狠，就像没了主的一般，只怕进京也见不着众人的了。”焙茗道：“爷为甚说这不吉利的话？爷这回进京，老爷太太不知欢喜得怎样才好呢。奴才在二门上，听得里面老婆子说，爷出门的时候，二奶奶已有了喜了。这回不定早已生下小爷了，爷这回进京，还要准备着当老子呢？”宝玉啐了他一口，道：“少嚼你的舌根。你到账房里，叫他们代雇个牲口，或雇个船，进京罢。”焙茗答应着去了。

不一会，带了客寓账房的人来，焙茗先回道：“回爷的话，他们说进去，用不着牲口、船只呢！”只见账房的人道：“老爷们想是内地里来，不知这沿江沿海的风气。此时进京用不着按站走的了，只要趁了轮船，先到上海，由上海再趁轮船到天津。由天津进京，是有火车的。跨上车子，不一儿就到了京了。方才贵管家来说要雇牲口，或雇船只，这不是舍逸就劳，舍易就难了么？”宝玉道：“不知这轮船有多有多，大坐多少人？”账房的人道：“我也说不出他有多大，罢，罢，快别说了！”凭他多大的船，坐了几百人，不要挤死了么？我们爷挤不惯。”房的人道：“管家有所不知，要是坐统舱呢，那是说不定要挤的。坐弓房舱，就好得多了。倘是坐了舱，那就坐了大菜间，吃的是国大菜，一路上有细崽招呼。只怕在家里，也没有这等舒服呢。”宝玉又问：“轮船是几时造出来的，什么叫买办？什么叫细崽？”账房的人暗想：然没有见过，也该听人说过，这两个人非都是呆子？只得把轮船的来历，及买办、细崽的职役，略略告诉一遍。焙茗道：“我却不信！那么大的船。只怕撑篙打桨，也不叫轮船了。”宝玉：从前我怡红院中，有一个小小的西洋自行船

，不过是个陈设的顽意罢了。并且虽有自行之名，却不能行动。此刻怎么闹出这么大的来了？不要管他，且坐他一回，左右长长见识也好。想定了，便对账房的人道：“那么说，我们就坐轮船罢。但不知可有一直到天津的轮船没有？要是有了更好了。”账房的人道：“没有的，总得要先到上海。但不知你还是要坐房舱，还是要坐舱？”宝玉道：“你说的什么大菜间最好。我们就坐那个。”账房的人答应了，问几时走。宝玉道：“那轮船可是天天赶来回吗？”账房的人道：“那里能够！不过，天天总有船就是了。随便那天，都可以走得。”宝玉道：“那么，就明天走罢。”账房的人，又问了到上住什么地方，有人招呼？又说：“我们同上海长发栈是通的，如果要住时，这里有人招呼。”又应酬了几句，方才别去。

闲话少表，且说到了明天，宝玉准备起身。焙茗收拾过行李，吃过早饭，雇了一匹牲口，宝玉骑了，焙茗跟着，又雇人挑着行李，一行人出城，来至江边。这天恰好是招商局的下水船，就先到招商局万船上歇下，开了个房间，坐着等候。客寓里派有伙友来招呼。一回儿听见远远的一缕浓烟，烟下是一只船，缓缓而来。不多一刻，就走近了。宝玉向那客伙友道：“我们就坐这个船么？”伙友道：“正是。”说着，那船更走的近了。船边现出：“这就是这个船的名儿。”宝玉暗想：船也有个名字，真是闻所未闻了。一面想着，只见那船一直去，并不像是要靠拢来的样子。暗想：“这是什么意思呢？”谁知那船走下了好些路，方才绕一个大圈，回过头来，渐行渐近，一惠就靠到万船傍边来了。登时人声嘈杂起来，伙友招呼了行李，带了宝玉、焙茗，跟着在人丛大挤了过去，上了一层楼梯，进了大菜间，点交了行李，便匆匆的去了。一惠又带了一个人来道：“这是我们寓里的伙计，专在船上招呼客人的。到了上海时，只要把行李交给他，没有误事的。”宝玉便问那人贵姓，那人道：“这是我们寓里的伙计，专在船上招客人的。到了上海时，只要把行李交给他，没有误事的。宝玉便问那人贵姓，那人道：“我敝姓包。因为招呼得客人，颇为妥当，多客人们送我一个绰号，叫做‘包妥当’。有事时，只叫人到统舱里去叫我就是了。”说着，送来的伙友便辞了去。一惠儿，船开行了。

宝玉走出舱面，要望江景，只见船上所有之物，都是生平未曾经见的。那包妥当在旁边扯七扯八的，和宝玉谈天。宝玉便指着那不曾见过的东西去问他。如舢板、太平水桶、救命圈、转舵机器之类，一一都问了。又到机器舱的窗上望了半天。觉得乏了，便回房歇息。包妥当见宝玉翩翩年少，打量是个风流人物，便把上海的繁华富丽，有的没的，说了一大套。慢慢的又说到风月场中去，说上海的姑娘，最有名气的是“四大金刚”。宝玉笑道：“不过几个粉头，怎么叫起他金刚呢？”包妥当道：“我也不懂，不过大家都是这么叫，我也

这么叫罢了。这‘四大金刚’之中，头一个是林黛玉。”宝玉猛然听了这话，犹如天雷击顶一般，觉得耳边轰的一声，登时出了一身汗，呆呆的坐在那里出神。包妥当还在那里滔滔而谈。后来见宝玉出神以为他冷淡了，便搭趣着辞了出来。这里宝玉被他一句话，只闹得神魂无定，心中不知要样才好。又是气忿，又是疑心。气忿的是林黛玉冰清玉洁的一个人，为甚忽然起这个句当来？疑心的是记得林黛玉明明死了的，何以还在世上？莫非那年他们弄个空棺材来骗我，说是死了，却暗暗的送他回南边去了不成？心里左想也不是，右想也不是，不禁烦躁起来。

烦躁了一惠，方欲出去望望，只见一个小子捧一个方盘子来，在盘子里拿出几样东西，摆在桌上，说是请吃饭。宝玉走至桌边。坐下一看，只见摆着一个白瓷盘子，盛了半盘汤，一把银白铜匙，还有松糕似的东西。前面一个白铜架子，放着几个玻璃瓶儿。宝玉只管看着他出神真是莫名甚妙。呆了一惠，拿起铜匙来，喝了两口汤，觉得味儿还好。便一口一口然而为什么却拿盘子来盛汤？真是千古奇闻的事。想来他们的酱小菜，倒要用碗盛的了。不知不觉喝了一半，放下铜匙，那小子便过来收了去。宝玉又觉得奇怪，饭还没有拿来，为甚倒把汤拿去了呢？并且没有二样菜，真是奇绝。正这么想着，那小子又拿一个盘来放下，又放下一把小刀，一把铜叉。这铜叉的形象，也是说不出来的古怪。再看那盘里时，却是一块鱼浇上些似汤非汤、似汁非汁的东西，颜色倒雪白。又没个筷儿，正不知如何吃法，难把这叉子叉着，往嘴里送么？旁边那细崽见他发怔，便走近一步，指着玻瓶道：“这是辣酱油，这是鱼油。”宝玉道：“你给我舀上些。”那细崽果然代他舀上些。宝玉便拿起叉来，叉了一块吃了。觉得还便当，一刀一叉的运用起来。吃过七八样，细崽收了。送上一杯茶，却用一个小瓷盘托着，还有一把茶匙。瓷盘里有两块雪白东西，方方儿的，比骰子大好些，看了也不懂。拿起茶来呷了一口，皱眉道：“太酃了，涩了。”细崽又递过一个小瓷瓶儿，问道：“吃牛奶么？”宝玉点点头。又问：“要糖么？”宝玉也点点头。只见那细崽把那两块白方的东西丢在茶里，拿茶匙调了几下，便都化了。宝玉才知道那个是糖。细崽调罢了，又搀上牛奶。宝玉再呷一口，便觉不涩了，慢慢的呷完，细崽收了去，又来收拾桌子。宝玉暗想道：“吃大菜，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吃了半天，却一颗饭也没有。那两块松糕似的，不知是什么东西？我却没有动他。此时吃饱了，不免到外面去走动走动。只见包妥当笑嘻嘻的走来问道：“偏过了。”宝玉道：“你们统舱里吃什么饭？”包妥当道：“不蒙你老人家说，我承这里账房几位先生照应，是在房吃的饭，还算好。在统舱里吃饭，实不象样呢。茶房们扛了一木桶饭来，众人便过来抢吃，也有拿脸盆盛饭的，也有拿筐子盛饭的，又没有菜，要吃

菜时，要自家身带来。你老人门的日子少，见的也少。我们常来常往，是见惯的了。你老人家吃的大菜好么？这里的外国大司务，是宁波人，做得好菜。管事的姓李，招徕好的。你老人家过他么？”这包妥当只管滔滔不断的信口开合，猛不提防，头上“呜呜”的一声怪响，倒把宝玉吓下一跳。

要知是什么声响？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慧神瞞下问启新知 呆霸王酣酒呈故态

却说宝玉正和包妥当说的高兴，猛听得头上“呜呜”的一声怪响，吓了一跳。包妥当道：“到了镇江了。”宝玉正要问时，又听得“呜呜”的响了两下。宝玉道：“这是什么东西在那里叫唤？”句妥当笑道：“这是放汽筒，因为到了码头，招呼前面小船让路，以免碰撞之意。”宝玉这才明白。包妥当又指给他看，这边是焦山，那里是金山。此时已经入黑天气，远望镇江万家灯火。一惠儿靠了万船，就听下面人声鼎沸起来。宝玉回头忽见自己住房亮了，说道：“没看见人进去，这个灯是谁点的？”包妥当笑道：“这是电气灯，不用人点，自亮自灭的。外国人真是巧心思，这都是他做出来的。”宝玉道：“正是。要问你，刚才我看见两个人，那打得异样的，不必说了；那副面目也狠奇怪，黄头发，黄胡子，绿眼珠子的，可是外国人？”包妥当道：“此刻我见那两个，想来也是西洋人了。他们到底有翅膀么？”包妥当道：“那里人惠长出翅膀来呢。不过他们画的画儿，多有画出翅膀的，说个还是他们的菩萨呢！”宝玉笑了笑，又道：“那两个外国人在船上做什么？”句妥当道：“这是驶船的。还不止两个呢！总共有五六个。”宝玉道：“这个船是外国人的么？”包妥当道：“这是招商局的船，是中国的。还有那‘怡和’、‘太古’两家，便是外国的了。”宝玉道：“既是中国的船，为甚要用外国人驶？”包妥当道：“中国人不惠驶呢。”宝玉摇头道：“没有的话！外国人也不多两个眼睛，也不多两条膀子，有什么不惠的？不学罢了。”包妥当道：“只怕心眼儿不及他呢。”宝玉道：“但凡是个人，心眼儿总是一样的。不过有一种人被一种嗜好迷住，不得开罢了。还有孔子说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那里有学不惠的学问呢？咱们不赶早学惠了，万一他们各咱们不对起来，撒手不干了，那就怎么好呢？这么大的船，不成了废物了么？”

正说着时，只见焙茗笑嘻嘻的走过来，递一个小匣给宝玉道：“这又是一个样儿的，心咱们头回看见那个大些。头回那个，三个公一匣，这个要化四文。我才在底下买的，给爷瞧。”包妥当一看，原来是一匣猴牌洋火。便笑对焙茗道：“这是洋火呀！你没见过么？”焙茗道：“我头看见的匣子，比这个小

，那小棍上，是黏着红点子的。”宝玉道：“气擦一枝瞧。”焙茗擦了一枝。宝玉道：“这个擦起来不响，着得比个快。”又问包妥当道：“这东西也是外国人做的么？”包妥当道：“前是外国来的，这个是日本来的。听说还是中国人在那边造起来的。此刻算他最好，销路也大。有人说，他一个礼拜，要造一万箱，每箱可以赚一元银呢。”宝玉道：“一箱有多少呢？”包妥当道：“这可考住我了，销路也。大有人说，他一个礼拜，要造一万箱，每箱可以赚一元银呢。”宝玉道：“一箱有多少呢？”包妥当道：“这可住我了，多少我不得而知。那箱子大约有半个八仙桌子大罢咧。”宝玉道：“那个小匣子的呢？”包妥当道：“那是上海做的。‘有燮昌’、‘华昌’、‘烈昌’好几个牌子呢。”宝玉道：“中国人做的，还是外国的呢？”包妥当道：“是中国人做的。此刻汉口、湖南，也有人做了。”宝拍手道：“是不是呢！我说没有学不惠的事情。这么个小巧东西也学惠了，那驶那里有学不惠的？房里去坐罢！这惠有点了。”此时船已开行，两个同到房里，又谈了一惠，包妥当别去。一宿无话。

次日清早起来，洗过脸，细惠送过一杯茶，又是两片松糕似的東西，旁边抹上一块黄澄澄的像是猪油；又是一个盘子，放着两片火腿，两个半生熟的鸡蛋。玉不像昨天那样忐忑了，拿起刀叉吃了，又喝了茶。又出来闲望一回。包妥当又走了来，说道：“你老人家起来好早！这回船走的快，上十点钟就好到上海了。”又闲谈了一惠。又带着宝玉到下房舱、各处看一遍，仍复上来。

不一惠，已到吴淞口。包妥当按着旗式，指给宝玉瞧：“这是英国兵船，这法国兵船。”宝玉吃惊道：“这么大的兵船，么打仗呢？”包妥当道：“利害着呢！我没见过。听见说，那种大炮放起来，打好几十里呢。”宝玉道：“他们的兵船，为甚到咱们家来，咝道咱们打仗么？”包妥当又指着两道：“这是‘海筹’，这是‘海容’，都是中国的。”宝玉道：“是不是呢？你昨儿说中国人心眼不及国人，学不了这个。怎么兵船又中国人驶的呢？但是这个船么要用外国人驶，我可不懂了。”包妥当道：“是，是。你老人家明见。”

宝玉沿路眺望，包妥当一一指点道：“那里是纱厂，那里是布局，那里是自来水厂。”正说着，只见一缕浓烟，远远如飞过去。包妥当道：“那是火车。”宝玉道：“也是用机驶的么？”包妥当道：“宝玉拍手笑道：“果然。我到了船上来，就想着水上有了这种船，陆上也该有这种车才对呢。”

谈谈说说，船已傍了码头。船已了码头。包妥当代招呼着行李，雇了东洋车。送玉主仆两个到了长寸。拣了估洁净房间，焙茗设好了，自在外半安息。一惠茶房开上饭来吃过。包妥当进来道：“你老人家要多住一两天了，这两天

没有天津船开。有一只‘保定’，要到大后天才开呢。”宝玉道：“户么把个地名做了船名这倒别致。”包妥当道：“‘太古’的船，都是取的地名。”宝玉道：“招商局有船到天津吗？”包妥当道：“有。”宝玉道：“招商局有到天津吗？”包妥当道：“好，好，那么你老人家就等‘祈裕’罢。‘新裕’这个船，是天字第一号的好船。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李中堂还赞他呢。你老人家索性等他罢。在这里上海多顽两天也好。对不住，我还有点小事，少陪了。”说着，告辞去了。

剩了宝玉一人，独在内房，甚是寂寞，要想出去逛逛，又苦于不识路。无可解闷，只得又拿起《红楼梦》来看。把头回不甚经意的地方，都补看了。但是，不看犹可，一看了，便心神仿佛，犹如做梦一般，自家也说不出那个情景来，闷闷昏昏的过了一天。

吃过晚饭，掌上灯，躺了一惠。只听得街上仍是车马纷驰，闹的睡不着。正在无聊之时，忽听得隔壁房内一阵跺脚、拍桌子的声音，又听得有人大骂：“忘八羔子！瞎了你娘的眼睛，洒了你爷一脚的开水。”听得这声口好熟，好像是个熟人。然而仔细想想，生平却没有这么一个撒村的朋友。忽又听一阵大骂，一阵脚步声响。连忙起来，走到外间，只见焙茗已在门口观看。宝玉看时，那跑的人已经跑过了。却是一个茶房在头里跑，一个赶着要打。焙茗道：“这赶的人十分面善，不知是那一位爷却想不起来。赶出来看时，他又跑出去了。”焙茗想了一想道：“哦，是了！是薛大爷。”宝玉听见，便外去看。走到楼梯旁边，只见一个人，按着一个茶房乱打。仔细一看，正是薛蟠。因叫道：“不要打了！有故人奉访。”

薛蟠抬头一看，怔了一怔，道：“咦，宝兄弟，你也跑上海来了？好，好，咱们违教好久了。”一面说，一面过来拉手。玉觉得他满容，说起话来酒气扑人，知他又喝醉了，拉着他到自己房里。焙茗迎面请了个安。薛蟠笑嘻嘻的道：“好，好小子，还跟着你二爷呢。”走到里间，抬头一看，这屋里一点儿陈都没有，怎么住得下！我可不能坐了。来，来，你到我那边瞧瞧去。”不由分说，拉了宝玉就走。

走到隔壁房里。只见满眼红光。原来四壁用大红底金花的花的花纸糊了。墙上挂着穿衣镜、自鸣钟；桌子上棋七八摆了许多不大认识的东西。薛蟠让宝玉在床上坐下。宝玉看那床时。又是不曾经见的，拉了宝玉就走。宝玉看那床时，又是不曾经见的，用细竿儿支起来，那帐也另是一个样子。宝玉坐下，因问道：“好多日子不见了，是几来的？”薛蟠道：“我还没问你呢。你老子都说你做了和尚了，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你到底做了几年和尚，几时还的俗？”宝玉道：“我何尝做几年和尚！不过打了一惠儿的坐，就想着家，要回去

。偏偏辫子没了，所以养了一年多发才出来。昨天动身，今天到的。这个就是我的经历了。”薛蟠道：“好奇怪！我自从闹事之后，就没见着你了。后来遇赦回来，没有过得几天，就和我妈拌了嘴，是我赌了气，约了几个朋友，带了酒菜，到锦秋墩去逛陶然亭。谁知吃醉了，就在那里睡着。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及至醒来，却是倾盆大雨。那些朋友都不见了，却另有一伙人在那里避雨。那雨又下个不止，慢慢的就同那一伙人说起话来。谁知他们都是到南边办货的。我回头一想，我和妈赌气出门时，便打算不回家去，所以把几十两金子，百把颗珠子，带在身边。此时正合我意，6就和那行人打伙儿出京。好怪的事，我只睡了一觉，不知什么时候，做出了那个什么火车儿，机灵得狠，跨上去坐了。吱溜的一下儿，就到了天津卫。还坐了什么火轮船，三就到上海。这个地方好得狠，我这两年，贩些货，狠赚钱。只有前回贩些书，折了本。此刻的书，还没销完呢。”宝玉听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道：“我拿一样东西给你看，你等一等。”说着，去了。

不知宝玉要拿什么东西给薛蟠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求知识借新书 瞎忧愁纵谈洋货

却说薛蟠见宝玉匆匆去了。只当他拿什么好东西去；等了一惠，只见宝玉来了，焙茗跟着，奉了一函书放下。宝玉抽出一本道：“你看这部奇怪么？薛蟠接过，只看了一看，便往桌上一撂，道：“言个人的东西，你也拿来我了；只怕你也不见好看。”宝玉道：“我看了他，就要精神9方起来。想着又像是隔世的事；再想想，又像昨天的事；再看看他，就犹如我自己的日记一般。并且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事，也被他载了上去。到底不知这曹雪芹是什么人？”薛蟠道：“你还问他呢！提起他来，我就恨透了。多早冕我见了，给他一顿好打。”宝玉道：“又恨他做什么？”薛道：“我无意中把‘唐寅’念了个‘唐黄’，他也给我载上了，叫人家怪臊的。怎的不恨他！”说罢，抬头看了看自鸣钟，道：“只得九点钟，宝兄弟，我同你外头逛逛去。”宝玉道：“别胡闹了，时候不早了，咱们许久不见，他该痛快的谈谈。你既然比我先到两年上海，这上海的风土人情，想来也熟悉了，何妨告诉我呢。”薛蟠道：“这个叫我那里说起呢？”宝玉道：“你只拣要紧的，说点也好。”薛蟠拍手道：“我说出来，你可别不信。”宝玉道：“这是我央及你的，如何不信？”薛蟠又拍手道：“我老实告诉你：这里上海与别处不同，除却跑马车、逛花园、听戏、逛子，没有第五件事。纵使有，也不过是附庸在这四件事上头了。”宝玉笑道：“我问的是上海的风土人情，你却说的是你自家的行。”薛蟠

跳起来道：“你不信，我明天起，和你痛痛的逛他两个月，你看是这样不是！”宝玉并不答言，叫焙茗把《红楼梦》旧拿回去。薛蟠道：“几年不看见，怎你就变了一个人，居然把书当宝贝起来。薛蟠道：“几年不看见，怎么你就变了一个人居然书尚宝贝起来。言混帐书，什么看头呢？”宝玉道：“我看了狠以为奇怪，所以拿来给你瞧，谁知你倒先看过了。”薛蟠道：“奇怪的书多着呢！我起先贩的时候，向行家取了许多书样，以便定货。后来没用，我就把他钉了四大箱。明儿我一总拿来送给你。”宝玉欢喜道：“我正要看书呢！”但不知你什么书？要是周秦诸子同那经史等书，是我都看过了的，那个我就不要了。我只要晚近的书才好。”薛蟠道：“我也不知什么晚近、早近，你明儿拿去看了，就知道了。拣要看留下，不要看的撂下就是，左右我是没用的了。”宝玉喜之不尽。再谈了几句，便自回房。一宿无话。

次日，宝玉一早起来，梳洗过了，便去寻薛蟠要书。走到他房门首看时，却是锁了。暗想：为甚大清早起，就出去了呢？得独自回房，闷闷的坐着。等到九点钟时候，只听得一阵嘻嘻哈哈，薛蟠闯了进来。嘴里嚷道：“宝兄弟，我惦记着你，今儿早点回来。”宝玉道：“你一早往那里去了？”薛蟠道：“我何尝一早出去。是你昨儿晚上走了，我一个人闷得慌，就到外头去逛了一宿。来，来！还是到我儿去。”说着拉了就走。茶房已经代开了门。，二人进内坐下。你先看看这个东西。”一面说，一面搬过一个匣子来。揭去了盖，只见里面装着一段光溜溜的圆铁，旁边又装着两个小子球儿。正不知是什么东西，有甚用处，又见薛蟠取出一个纸筒儿，在里面倒出一黄澄澄的筒子，套在那圆铁上面；又取出一个喇叭似的东西，也装上头；然后按上一个把儿，用手扳了几扳，忽见那两个小球儿，飞也似的转起来，那圆铁也慢慢的转动，忽然那喇叭口放出一种怪声音出来。薛蟠道：“你听，你听。”宝玉侧着耳朵去听，一惠羯鼓，一惠丝竹，一惠儿又像曲子，忽的一惠住了。薛蟠笑道：“可听出来这是什么曲子？”宝玉摇头道：“不知道。”薛蟠笑道：“你见的巧东西不少了，可见过这个？”宝玉道：“没见过。”薛蟠道：“这叫留声器。把曲子唱一回到里头去，就可以一回一回的放出来。那怕放出来。那怕放一千回、一万回，也不错一点的。你说这东西巧不巧？”宝玉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处？”薛蟠道：“有什么用处，不过听听子罢了。”说着，吊要去弄那机器。宝玉道：“你且别弄，我听得他不像人声，又不像畜声，怪讨压的。化了钱买这个顽，真是无味。”薛蟠道：“单这机器要多两银子，还要别外配蜡筒呢。”宝玉道：“这是那里买来的？”薛蟠道：“这是洋货铺子里买来的，是西洋货。”宝玉拿起一个蜡。筒端详了一道：“拿这没用的东西来买钱，居然也有人买，或者有甚要做凭据的说话，也说在里面。”宝玉道：“来如此。人家好

好有用的东西，你们却拿来这样顽法，也算得暴殄天物了。”薛蟠道：“你怎么忽然变了个迂人！我又不曾病的要死，说什么遗嘱？至于要做凭据的话，就立了契约了，又何必用他呢？不过要听个把曲子顽顽罢了。明儿再到北边去，我还要多带两个去给们解闷呢。”宝玉正要答话时，听见一个人，拿了一张纸进来，在靠房门口的椅子上一撂，就走了。

薛蟠赶着过去，拿在手里观看。稍为过一过目，就递给宝玉道：“这是今天的报纸，你瞧！宝玉接在手里一看，就是头回在那破庙里看见的东西。忙去看他那头一行时，是刻的“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心中暗暗想道：惭愧！我今天才知道了日子了。再底下时，却也是“一千九百零一年”，未免行又是不解。只得请教薛蟠。薛蟠道：“巧得我和洋行里打过交道，不然倒叫你问住了。这是外国耶稣纪元的正法，他们的耶稣降生到今年，是一千九百零一年。”宝玉道：“他们是几天算一年呢？”何以我看见一张光绪二十六年的也是一千九百零一年呢？”薛蟠道：“他们也是十二个月一年，不过我们冬月，是他的正月。你看见的。只怕是去年冬月以后的日子罢了。”正说话时，茶房进来问开饭。薛蟠看了钟道：“只十点半钟，早着呢！并且也不要开了，咱们外头吃去。”宝玉又问他要书。薛蟠道：“你好性急！”来，来！我给你要书去。”说罢，拉了宝玉出了房门，回身上锁，走过玉的房门，又对焙茗道：“开了饭来。你只管吃，我给你二爷外头吃去。”焙茗答应了，走近宝玉一步道：“太太在京给我的几两银子盘费，在南京的候，拿出来使用，谁知都发了黑了，折耗了许多。一路做盘费来，此刻没的用的了。请爷早打主意。”薛蟠道：“呸，好小子！小心点！别又把咱们爷挤丢了。”薛蟠也不做理惠，拉了宝玉下楼。走到账房，交代道：“我头回寄在底下的货箱，内中有四个不别号的，叫人给我账房回话，拉了宝玉往外就走。宝玉道：“你且慢着，到那里去呢？”薛蟠道：“走着再说。”出了栈门，靠着河沿上往西走去。

那宝玉是生平未经过这样的地方，举目所见，多是生平目所未睹之物，未免一一的指问。薛蟠道：“这是什么出奇。你欢喜这些东西，我带你去看个饱。”说着一走到棋盘街，到两间洋铺去看。薛蟠办过两年货物，四此洋货铺多是认得的，不免烟茶招呼。听说宝玉要看东西，只当是办货客人到了，于是八音琴、留声机器、表儿都摆了上来。开了机器。甚至于小孩子的耍货也取来，列满前。罗宝玉也逐一看了。

看过两家之后，薛蟠便嚷：“俄了！咱们先去吃。”恰好门首有两东洋车，蟠跨上去就坐，叫宝玉也坐了那一。两个车夫，飞的跑起来。谁只得一盏茶时，才转了一湾，薛蟠便喝叫：“住了。”随手手开发了车钱，拉了宝玉走进一家去。一面上楼，面说道：“这是‘一家春’大菜馆，著名的老字号。我请

气尝尝。”说着，上去拣了座位，要过请客票来，央宝玉道：“我怕写字。你代我写写罢。”宝玉道：“写什么？”薛蟠道：“梅开洋行，请柏耀廉，你只填上就是了。”宝玉道：“写什么？”薛蟠道：“这柏耀廉是什么人？”薛蟠道：“就是这梅开行的买办，不过上头要什么东西，发了钱，叫他去买，还是个二等奴才。”薛蟠不等说完，便抢着道：“不，不，不！这轮船洋行买办，和咱们家的大样，体面狠，靠这个发财的多着呢。今年一个洋人，叫做环梅来，所以相识了。”宝玉道：“你说起洋货，我又要发烦了。我今天看了那些东，不知怎的就愁气恼，一齐都看到心上来了。”薛蟠道：“这个为什么？”宝玉道：“我在街上走了一趟，看见十家铺子当中，倒有九家买洋货的。我们中国生意，意是没有了。”薛蟠诧异道：“奇了，奇了！怎么你也谈起生意经来了。”宝玉道：“我不是忽然要谈这个。我想国人尽着拿东西来给中国人，一年一年的，不把中国的钱换到外国去了么？”薛蟠道：“我说你又呆性发作了。此刻万通商，怎么讲得这话呢！”宝玉道：“通商互市，古来就有的，不是此刻才有。但是通商一层，是以我所有，易我所无，才叫做交易。请问，有了这许多洋货铺子，可有什么土货铺子做外国人买的么？”薛蟠怔了一怔道：“这倒没有。”宝玉拍手道：“是不是呢，你想可怕不可怕？”薛蟠忽然拍案道：“有了，咱们中国的丝、茶两宗，营销到外国去不少呢！”宝玉道：“只怕他们没有这樣东西，这就是以有易无的道理了。但虽然是交易而退，也应该运该些有用的来。比如刚才所见的什么八音琴咧，留声机器咧，那都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不过是个顽意罢了。他拿了来，还要大价钱。这又不是少不了的，你又何苦去买一套呢。”薛蟠道：“你不知道，此刻这东西，销十得狠呢。咱们为甚不学着自己做。”正说到这里，细崽来报说：“客到了。”只见外面踱进一人来。

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翻册籍自诩过来人 避喧嚣偏逢醉酒汉

却说当下的来客，正是柏耀廉，彼此招呼过了，薛蟠便认点菜。耀廉点了，交给细崽。

耀廉穿的一件海虎绒马褂，宝玉看着不识货，又不便当面去问，只在肚子里纳闷。耀廉又在里掏出两枝吕宋烟来，递与薛蟠、宝玉。薛蟠接过便取火去吸，宝玉只放在旁边，听他两个谈些定货的话，又谈些嫖界上的新闻。宝玉半懂半不懂的，只是默然不作一语。

少顷，送上汤来。宝玉在船上已经吃过一次的了，此时看着他二人的样吃

起来，也不分外行。见薛蟠拿起那松糕似的東西，涂上一块紫黑色的醬便吃。宝玉忍不住問道：“你吃的这块是什么？”薛蟠道：“其实是馒头，切开来烤过的。他们上海人译着外国話叫他做‘拖士。’所以我說这些大菜館，只好你们念书人来吃的，我们做买的人不配来，因为他也不要我们来呀！”宝玉问：“何故？”薛蟠笑道：“他只‘拖士’，却不‘拖商’，我们来了，配不讨人嫌么？”宝玉道：“菜单上没看见这个名目。”薛蟠道：“这是照例有的，不消京得。”耀廉道：“令亲只怕是初到上海的？”薛蟠道：“这是照例有的，不消点得。”只要在上两天，熟了就好了。上海比别处都热闹呢！”宝玉待理不理的，只在鼻子里答应了半声。不一惠吃完了，耀廉說有事，先辞了去。

这里薛蟠、宝玉慢慢的步了出来。薛蟠嘴里还吸着吕宋烟，宝玉道：“你吸了这个，我闻了那你气味，也怪难受的。吸他作什么？”薛蟠道：“你没有吸惯罢了，香得狠呢。”宝玉道：“我往常看见璉二嫂子吸的兰花烟，那才是喷香的。这个我闻着，非但不香，简直是臭的。”薛蟠笑着把那一段烟往旁一扔道：“罢，罢！我也不吸了，回来臭味熏了你。你可知道兰烟虽然香，总没有这个便当，躺着可以吃，走着路也可以吃。”宝玉道：“拿个小旱烟不一样么？”薛蟠道：“究不方便。”宝玉道：“那么把兰花烟设个法儿，也把他做成卷子就完了。”薛蟠拍手道：“好主意！我多早晚到京城里，就办起兰烟来，作烟卷子。”宝玉道：“你是做大买的，怎么贩起言来？”薛蟠道：“好大口气！到底是公子家气派。你知道外国来的纸卷香烟，一年进口货有多少？”宝玉摇头道：“不知。”薛蟠道：“近来这两年，海关上调查出来，每年进口，足足四百万两银子，”宝玉汉道：“现放着自己家里的烟不吃，你想想看，单这一宗，就每年送掉四百万了，”薛蟠竖起了大拇指头道：“所以说咱们中国人阔，一年工夫只烧着顽儿的，也烧了四百万。”宝玉只是汉气。

薛蟠带了他到四马路一带游玩，茶楼、烟馆也上去逛逛。宝玉看见了吸鸦片烟的，又大以为奇。站着看了一惠。忽然一阵烟被风吹了过来，熏得宝玉头痛，连忙走开。便说道：“有点了，咱们回去歇歇罢。”薛蟠道：“要歇怕没有地方？”宝玉道：“到哪里？”蟠取出表一看，道：“两下锤了，咱们逛窑子去，这时候恰好看他们梳头。”宝玉道：“你还是那个老脾气，总不肯改。”薛蟠道：“我这个是江山易改，情性难移，不像你倒变得与从前简直是两个人了。”面说着，便雇了东洋车回棧。宝玉急要看书时，谁知还没有送上来。薛蟠又逼茶房，要马上翻腾出来。又让宝玉到自己房里坐。宝玉因听得薛蟠方才逛子的話，忽然想起包妥当說的“四大金刚”，因拉了薛蟠悄悄问他的缘故。薛蟠笑道：“这件事狠奇怪。近来上海那些婊子，多要取了你们大观园各

姐姐的名字，岫但林妹妹，连我两个妹妹的名字，也被他们取了。我也曾写过信寄给我妈，通知你们府上。我意思好叫姨夫得知，好多写信托了此地地方官，叫他禁止。谁知一连去了两封信，连一个回字也没有，我气极了，这惠信也不通了。你放心罢，林妹妹早就死了，那里惠闹到这儿来。”此时宝玉心中又明白了一件事。

只见焙茗来说：“书箱来了。”宝玉便跑了过来，叫茶房帮着焙茗开箱。一时开了，宝玉便一部一部取出来看，却都些《大题文府》、《小题三万选》之类，便撂过不看。又看那一箱时，却是大皮子的书，只有一箱不是。又叫把这箱不是的抬了进去。自己亲自检出来，摊放放在空床上。好得房里有三个床，自家只睡了一个，便尽往那两个空床上去摆。他一心只要查看年代，翻了一箱出来，见总没有好查的。只见薛蟠走过来，便指着道：“这是前年我京里带出来，卖不掉的。京里的书，管你都看过了。”宝玉不答，只是翻出来。薛蟠道：“柏耀廉送了信来，邀我吃花酒，今儿六下钟托我邀你同去。”宝玉道：“心领罢，么不去。”薛蟠道：“你何苦道学到这步田地？”宝玉道：“我不是道学。那个人，我看见他满脸的腌臢市井气，讨压得狠。”说得薛蟠索然无味。佯长的去了。宝玉这里只管低头检书，也没做理惠。忽然检着一部《历代名人年谱》，翻了一翻，却是编年纪月，便拿到案头，从第一本翻起，却是汉朝的年月。于是一本一本翻去，翻到末一本，见是国朝的，便逐年翻起来。翻到道光二十七年就没了，暗想起，只怕这部书就编到这年为止的了，以后便怎样查呢？猛想起，只要看近人的年谱，总可以查出来了。又检出了一部《曾文正公大事记》，就犹如得了至宝一般。也无暇去看事迹，先逐年的查起来。自己屈着指头算，不觉暗暗吃惊，原来是若干年前的人，重新出世的。如何我自己只觉着打了一惠的坐，留了年多的头发，就过了若干年代了？怪不得有了《红楼》那部书，此刻世人是拿我作故事谈的了。又想：“怪不得在南京问路时，那人说我看小说看疯了。我这名字说出去，世人一定作为怪诞，不如改了罢。左右我在家圣没有取号，于是自己定“仲璫”两个字。又想起焙茗、薛蟠是那里来的？难道他们也有历不磨的工夫么？想到这里，自己反疑心是做梦。且不要管他，我既做了现在的时人，不能不知些时事，因翻了几种晚记载的书出来观看。不觉天色渐晚，茶房开饭进来，焙茗过来侍候吃饭。

宝玉道：“你当日到底怎样睡到破庙里，出了京有几时，你记得么？”焙茗道：“我早就和爷说了，出京之后，一直就到金陵。在路上并没有耽阁几天，只在玉霄宫睡了一觉。”宝玉道：“以后这话，别告诉别人，而且在外头万不要提我的名字。”焙茗道：“又没有人问我，我告诉谁呢？至于爷的名字，除了圆里姑娘姐姐们，奴才们那个敢提！”宝玉吃过了饭，还是看书。

一惠掌上灯来，薛蟠又来，要拉去赴柏耀廉的约。宝玉那里肯去。正在争执时，只见焙茗拿一张片子进来，回道：“一个人送来，说要请薛大爷和爷的。”宝玉看那片子是“柏建仁”三个字，便道：“既然请客，字也不写上两个，知他请到那里呢？”薛蟠道：“我知道，我陪你去。你别怪他，他是不惠字的。此刻只怕没有朋友在那里，所以不曾写得。”宝玉讶道：“穿长迎服的人，怎么字也不惠写起来，你别是骗我罢！顶多不过像你罢了。”薛蟠道：“我不过写的不好，下笔慢罢了。他简直的不惠写，并且除了眼前常见的几个字，还不认呢。”宝玉道：“你别管他云人雨人，上海单是这一等不识字的人，单惠发财呢。细崽咧，马夫咧，发财的着呢！”宝玉道：“也罢，这才愧为读书人呢！”薛蟠道：“这又奇了，怎么读书人是应该穷的么？”宝玉道：“并非应该穷，大约暴发的财，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你叫他在天理上、廉耻上问问心，只怕有点过不去。读蟠道：“那么说，你们家的钱是那里来的”宝玉道：“那是时建了功勋，做了官，受了棒，慢慢和攒下来的，又当别论。”薛蟠道：“不要论不论了，咱们走罢！”宝玉执意不去。薛蟠道：“他请你，你不去，我请你呢？”宝玉道：“到你请时，却又再说。”薛蟠无奈，只得独自去了。

宝玉作旧看书。他来有一目十行的聪明，此时又急于要知道时事，看的格外快。慢慢的人声了，便叫焙茗关上门去睡，自己也把套间门关了。仍旧看书。约莫到半夜时候，忽听得外面打门声，焙茗开门声，忽又听得套间门一阵乱响。问是那个，回说：“是我。”宝玉听得是薛蟠声音，暗想：这魔王又吃醉了，且别理他。因回说道：“睡了，明儿见罢。”外面薛蟠哈哈大笑道：“我在这门缝里瞅着你看书，你要骗谁？”宝玉道：“委实困得狠，要睡了。”薛蟠道：“你只开一开门，我给你给一句话。”宝玉被他勦不过，开了门。薛蟠一步跨了进来，一把拉了宝玉，嘴里说道：“我请你。”只说得三个字，便拉着要走。宝玉道：“什么事，说明白了走。这是什么时候了，还到里去？”薛蟠掏出表来一看道：“才一下锤，早得狠呢！”宝玉道：“到那里去？”薛蟠道：“我请你。”宝玉道：“请我做什么？”薛蟠一屁股坐下道：“请你吃花酒。”宝玉道：“这时候还吃什么酒呢？”薛蟠道：“你不懂，这里上海是没有晚上的。今天是花朝，《游戏报》出了花选，是选上的几个，只怕都要闹到天亮呢？”宝玉道：“你已经吃醉了，还吃什么？也吃不下呀！”薛蟠道：“我有偏你，已经吃了两台了。上海吃花酒，往往一夜四五台。到后来那两台，那里是吃，不过同上供一般，拿上来摆着，看看罢了。”宝玉扑一声笑了。薛蟠道：“笑什么？”宝玉道：“我笑还没有绑上法场，怎么先就活祭你。去罢！”宝玉还不肯去。薛蟠怒道：“人家请你，你嫌人家腌臢市井气，你敢

嫌我么？”宝玉被他逼得没法，只得顺着他道：“你请我，我本来是一定要领情罢。”薛蟠不由分说，拉了就走。一面招呼焙茗锁了门，跟着来。

不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一言不合怒绝狂徒 满口忠言正则大舅

却说薛蟠拉了宝玉出来，早有一辆轿式马车，在那里候着。原来是薛蟠坐来的。薛蟠拉了宝玉上车，便对焙茗说道：“在北边是跨车檐，这里的车没有檐，是站车屁股的。这车子后头有一块铁板，你站上去，上头有两根皮带儿，你两个手抓紧了，别掉了下来。”焙茗如言站好，马夫放缰，加上一鞭，飞也似的去了。

不一惠，车子停住，薛蟠和宝玉下了车，便对马夫道：“今天不要了。明天三点钟，放到栈房里去罢。”马夫道：“今天不要了。明三点钟，放到寸房里去罢。”马夫答应一声，放缰自去。焙茗也跟了过来。薛蟠带了宝玉，走到一胡衙里玉上楼。才走到楼脚下时，宝玉猛听得外面的人一声怪叫，也听不出他叫什么，狠以为奇。上瞭楼，就有两个女子招到房里；早有两个人先在那里，却都不认得的。薛蟠先嚷道：“他呢？”只见一个回道：“家兄公阳里还有一局，就来的。薛蟠先嚷道：“我却不曾写过，不知怎的写法。”薛蟠央及道：“好兄弟，你文章也惠做，举人也中了，怎么一个请客条子，也不惠写起房里的女人忙赶了出去。一惠，只听得有嚷道：“来迟了，来迟了！”那女人把帘子打起，叫道：“薛爷，客人来了。”宝玉看时，却正是柏耀廉。薛蟠拍手道：“好了，来了，不用写了。”宝玉方才归坐。那两个人又过来互相请问姓名，原来一个是柏耀廉的兄弟柏耀明，一个叫吴伯惠。耀廉见了宝玉，便道：“今日不赏脸，想是兄弟不诚心之过，改天竭诚再请。”宝玉只得同他略旋略周两句。因见伯惠英姿勃勃，神采飞扬，想来不是耀廉一流人，便彼此交谈起来。才知道他前是在泰轮船上做账房的，因薛蟠趁船相识，刻下赋闲无事。宝玉便问：“泰顺是谁家的船？”伯惠道：“是招商的。”宝玉又问：““驾驶是洋人不是？”伯惠道：“是。”宝玉道：“叫什么？我不懂。为甚必要外国人驶船，叹道中国人不惠么？”伯惠道：“怎么不惠，此中有一个缘故。”

两个说话时，薛蟠早一迭连声叫摆面。此时又过来问：“叫那个？”宝玉道：“我总不懂。”薛蟠道：“咱们说的是叫条子，这儿的土话说叫局。”宝玉道：“我没有相识的，你还不知道么？”薛蟠道：“不管你有相识没有，不叫不行，不然我代你叫两个罢。你欢什么样儿的？胖的，瘦的，圆脸的，长脸的，大的，小的，快说来！我代你叫。”宝玉道：“尽你混罢，我都不管。

”此时，伯惠早被耀廉拉去写条子了。一时写好，薛蟠便嚷坐席。

客栈的饭早，宝玉此时本有点饿了，也就随和着吃些。又问起伯惠方才的话。伯惠道：“中国人何尝不惠驶船，不过用了中国人，那保险行不肯保险，有这个叹处。”宝玉不懂得保险的话。伯惠一一的告诉了一遍。宝玉道：“叹道咱们自家也这样作叹么？”伯惠道：“自家虽不作叹，但是，一家行家，不起这满船货物；况且货物之外，还有一只船；更何况许多船呢。”耀廉插口道：“非但不起，并且中国人的事情，都是靠不住的。”宝玉道：“何以就见中国的事情靠不住呢？”耀廉道：“中国的人，先没有一个靠得住的。”宝玉不等说完，先冷笑道：“今日合席都是中国人，大约咱们都是靠不住的了。说我靠不住也罢了，叹道你自己都骂在里头？”耀廉道：“我虽是中国人，却有点外国脾气。”宝玉大怒道：“外国人的屎也是香的？只可惜我们没福气。不曾做了外国狗，吃他不着。”回头对薛蟠道：“我本说不来，不来，你偏拉我来，听这种贻话。你明天预备水〔给〕我洗耳朵！”回头又拉了伯惠的手，问了他的住处，说：“明天过来请安，我先少陪了。”

此时已到了几个局，薛蟠正在那里毛手毛脚的闹不清楚。忽然听得宝玉向伯惠告辞，回头看时，宝玉已出了房门。薛蟠赶上拉住道：“你不要走，你不认路，回来我送你回去。”宝玉一言不发，直下楼梯，叫了焙茗，出门而去。薛蟠只得跟着出到胡衙口，代他叫了两辆车子，说明送到长发栈门口。看着上车去了，方才回身进来。对伯惠道：“你这位令亲，脾气狠古怪，我说了我有点外国脾气，他就恼了。其实我自己的脾气，要怎样就怎样，是我的自主之权，他里好管我呢？”薛蟠也没有听完，便又回过身去，和妓女说笑去了。再坐一惠，伯惠也告辞了。剩了三人，胡闹一阵，也只得散去。

薛蟠心惦着宝玉，赶回栈房时，已三下多锤。走到楼上，只见宝玉的房门开着，焙茗不知那里去了。宝玉仍旧在那里看书。薛蟠走进去，便深深的作了一个揖，道：“好兄弟，别动气，任谁得罪了你，你只看我的薄脸罢。”宝玉见他醉了，不便说话，口道：“没谁得罪我，我也没动气，不过惦着看书，先一步罢了。”薛蟠正要答话，焙茗走来回宝玉道：“厨房里茶炸子灭了，水是冰凉的。”薛蟠道：“可是要开水？”宝玉道：“喝了点酒，觉着渴，没有也罢了。”薛蟠道：“这惠那儿还有开水，我来给你弄点罢。”说着，叫焙茗跟过去，取一套家伙来。原来是前几年新出，不用灯心点洋油的炉子。薛蟠如法点着，叫焙茗拿铤子取水炖上。不一惠水开了，泡起茶来。薛蟠道：“你看了洋货，总说他们拿没用的东西来换咱们的钱，你看这个怎么样？”宝玉道：“我原说过，通商是以有易无，像这种灵巧的东西，如何不令人可爱。但是一层，像这炉子，到底不是天生的，他也是人工做出来的。他能做，咱们为什么不

能做？”大不了买他一两个来，拆开他看看，照样起来，岂不好么？”说话时，看看薛蟠，只见他张口闲目的，在郭里前仰后合。宝玉道：“请去睡罢，明日再谈。”薛蟠要了口茶喝了，说了声：“明儿见？”东歪西倒的去了。

这里宝玉仍旧看书。原来他回来之后，在书堆里检出一部全份的《时务报》，还有许多《知新报》，翻开来看，觉得十分合意。并有一层奇处，看了他的议论，就像这些话我也想这么说的，只是不曾说不出来，不知怎样却叫他说了去。至于所载的时事，本不能尽懂，慢慢的看到后头，也渐渐的懂起来了，所以越看越觉得精神焕发。等薛蟠去了，依旧看起来，竟自忘倦。直到天亮以后，焙茗起来走到里间，见宝玉兀自坐着。不觉吃惊道：“爷竟没睡么？”说了一句话，看宝玉也不动也不答应，暗暗着急道：“别又呆性发了。却又不敢过于惊动，只在旁边着，却见宝玉翻了一页书，歇了一惠，又翻了一贡，料定是看书看出神了。悄悄的退了出来，叫茶房舀了水，自己拿了过来，轻轻的回道：“请老爷洗脸。”宝玉方才答应了。洗过了脸，却又到书堆里去翻。忽然翻出一个纸包来，上面题着四个字，是：“此是禁书。”包的甚是严紧，连忙打开要看，谁知开了一层又一是一层，心中暗想：这个不定是“推背图”，不然就是“烧饼歌”。一面想，一面拆，拆了不知若干层。原来里面只有三本书，却是第一、第二、第三的三册《清议报》。便拿过来看，觉得精华又较《时务报》胜些，心中愈加叹喜，不知不觉把三册都看过了，还恨没有第四册以后的，仍到书堆里去翻，翻了半天没个影儿。早已是吃饭时候，吃过了饭，仍是翻来覆去的看那三种报。

又看了半天，只见薛蟠披了灰鼠袍子，还没扣钮子。睡眼朦胧的走来道：“宝兄，你好精神，这么早就起来。”宝玉道：“什么时候了，还说早。”薛蟠道：“才两下锤呢！你们吃了饭没有？”宝玉笑道：“晚饭还早呢。”薛蟠搭趲着走了。一惠儿梳洗过了，又来道：“宝兄弟，你饿了没有？咱们外头吃点心去。”宝玉道：“你静扮点！家里坐坐罢。什么正经事，只管往外头瞎逛道：“其实我的嘴里难过得很，并不想吃什么，你不愿意出去就罢了，咱们就谈谈。我昨儿晚上酒也多了，把所做的事，全都忘了。”宝玉把书一推道：“吃醉呢，是你的常事，也不必说了。但是那种柏耀廉，你何苦去结识他。大凡交结朋友，也要结交个道理出来。你结交他，有甚道理？若说是定洋货赚钱，须知外国人赚的钱比你还多，你不迴代他转运罢了。虽然办土货，也是代人家转连，然而所转运的，还是自己家里的货。咱们何苦代外国人做奴才呢？至于姓柏的这个人，简直的不是人类，怎么一个屁放了出来。便一网打尽的说中国人都靠不住。他倒说他是外国脾气。这种人，不知生是什么心肝！照他这等说来，我们古圣人以文、行、忠、信立教的，这‘行’字、‘忠’字、

‘信’字，都没有的了。这种混帐东西，我要是有了杀人的槿，我就先杀了他。”薛蟠笑道：“这又何至于如此！”宝玉道：“照他这样说来，凡无信行的都是外国脾气。幸而中国人依他说的都变成外国么？”总而言之，他懂了点外国脾气。幸而中国依他说的都靠不住，万一都学的靠得住了，岂不把一个中国都变成外国么？总而言之，他懂了点外国的语言文字，便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巴不得把外国人认做了老子娘。我昨儿晚上，看了一晚上的书，知道外国人最重的是爱国。只怕那爱国的外国人，还不要这种不肖的子孙呢！”薛蟠道：“你何苦这样毒骂他。”宝玉道：“他一句话骂尽了中国人，还不毒么？”总而言之，我劝你一句话：这种人是下流轻贱的东西，以后总要远着他些。我并不恭维你。像你这种人。纯乎是天真，只要走了正路，不难就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起来，何必同这些人胡闹呢！”一席话说的薛蟠不知所，趑趄问道：“你看那些书，还用得着么？”宝玉道：“狠有些好书。但是那《清议报》只有三册，不知可还有以后的么？”薛蟠道：“有的。你要，我明日给你办来。”正说话时，忽见焙茗来说，有客来拜。宝玉连忙迎出去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吴伯惠，宝玉大喜。

不知惠来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闲品茗纵谈天足 论禁猎惊及地反

却说玉玉迎了伯惠进来，与薛蟠相见，各各归坐。彼此寒暄已毕，薛蟠说起昨日酒醉之后，把所做的事，全都忘了。宝玉道：“你结识柏耀廉时，须不曾醉。”薛蟠道：“好兄弟，算了罢，我以后远他点便是了。你说的牝也了。”伯惠道：“其实这崇拜外人的，上海遍地都是。这个还好，还有许多仗外人的势力，欺压自己中国人的呢！”薛蟠对宝玉拍手道：“是不是呢？”这个还算好的。你要怄气，只怕怄不了许多呢！”宝玉道：“那么，你就跟着他们学！”薛蟠道：“虽不必跟他们学，也犯不着和他们怄气。”宝玉正要答话，只见焙茗带了一人进来。原来是薛蟠昨夜交代的马夫，说是车子已经来了。薛蟠道：“好呀！今儿是礼拜六，咱们跑马车去逛张圆。”伯惠道：“早知你有了马车，我就不雇了。我也是马车来的。因为你前托我找房子，今日打听得跑马场外，有一所洋房，特地约你去看看，可合式不合式。”薛蟠要拉宝玉同去，伯惠也说到头散散闷的好。于是三人一起出门，薛蟠和宝玉坐了一辆车，伯惠也上了车。马夫加上一鞭，转出大马路，向泥城桥而去。

不一会到了，伯惠先找管房子的人，要了钥匙开门。三人同进去看了一遍，原来两间洋房，院子里是一片青草地。薛蟠便问宝玉：“这房子可好？你如

果合式，咱们一起搬了来，住他几时。”宝玉道：“你要住房子，如何起我来，我可不要住这个。我就要动身的，搬来搬去，做什么呢？”薛蟠道：“你只说房子好不好？”宝玉道：“干净是天净的，也还轩敞。只是我看去总有些不妥当，我可说不出他之所以然之故。”伯惠道：“住惯中国房不的人，看了外国房子格式不同，自然总有点不惯的样子。”薛蟠忽然嚷道：“不好了，饿了。奇怪，怎么一饿就饿的这么不得了，咱们找东西吃去。”伯惠道：“想是午饭吃的过早了。”宝玉笑道：“他今日早饭还没吃呢。你来的时候，他才起来。”说话时，薛蟠已拉了宝玉，让了伯惠出来。上了车，便叫到张园。

不一惠到了，在大洋房门口停车。三人下车入门，拣了坐位，薛蟠便嚷着要点心。什么炒面、水饺子、龙吞虎嚼的大吃起来。吃罢，伸了伸腰，说道：“这才有点意思了。才刚饿的腿也软了，真是奇事。”宝玉、伯惠相视而笑。薛蟠便站起来，逛了开去。

这才宝玉和伯惠谈天。慢慢的说到方才看的房子，宝玉道：“确是奇怪，那房子看着狠好，然而我却觉着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又说他不出来，真是怪事。”伯惠道：“这不过因为他格式不同罢了。”宝玉道：“是呀！他进门就见楼梯，这个位置的先不对。”伯惠道：“洋房不都是这个样子，这个不过是就地方起造的罢了。然而依我看来，总还是洋房的好。别的不说，言一层平顶先好。中国房子抬起头的？”伯惠道：“说出来毫无道理，不过钉上些碎皮片，涂上些纸筋灰罢了。”宝玉笑道：“这么说来，还是咱们北边的好。咱们北边也有这个，不过是用高粱杆子做成格子，钉在上头，再糊上纸罢了。糊的是银花白纸，一年一换，就年年都是簇新的了。”伯惠道：“只怕没有这个牢靠。”宝玉道：“要他牢靠做什么？”还有一层呢，像北边的做法，房子要漏了，什么地方漏，就知道了，可以就收拾什么地方。照洋房的做法，房子倘是漏了，所漏的雨水，在那平顶上流开，不知流到什么地方才渗出来。你就要收拾，还不知漏的在什么地方！”伯惠点头笑道：“巧你想到这一层。”

一面说着话时，外面来的人也逐渐多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笑语杂沓。忽听得后面一阵笑声，宝玉回头看时，见薛蟠一手搀了一个妓女，说笑而来，对宝玉道：“这是你昨儿的相好。你赌气先走了，害我代你招呼。今还了你，我可不管了。”宝玉红了脸不作声。薛蟠便和那两个姑女，在旁边一个桌子上坐下，泡上了茶。一个小丫头便来和宝玉装烟，宝玉去摇头说不吃，那小丫头自去了。

不一惠，那两个妓女呼姨唤妹的撇下薛蟠自去，薛蟠过来问宝玉道：“这两估你看谁好？”宝玉道：“好不好且别管，为甚他们都里了小脚，看着怪恶心的，你怎亲近得了他。”薛蟠未及答话，伯惠先笑道：“又是一位讲天足的

。”宝玉道：“怎么叫做天足？”伯惠道：“前三四年，有一班志士，在海创立一个不缠足惠，劝女子不要缠足。后来因为戊戌政变，治党人，这惠就散了。后来又来了一位国女士，创了一个‘天足惠’，也是劝人不缠足的。取不缠足是天然之意，所以叫做天足。”薛蟠道：“据我看来，那里脚的叫天足才对。”伯惠讶问：“何故？”薛蟠道：“我记得一句什么书，叫做什么天步难。你想天足不是里了的，何至于步履难呢？”宝玉道：“真奇怪得狠，怎么你说出这么一句雅谑来？”薛蟠道：“这有什么稀奇！你知道‘洞房花烛慵起’，也是我说的酒令呢。”宝玉对作惠道：“我这两天狠看了些书，今儿早起，还看见一篇不缠足惠的章程，还有好几篇序论。说的话本来不错，然而据我看来，还是单面文章，并且陈义太高，似乎还不是时候。他指说缠足是残忍，自然不错，但只就女子一面劝导，未尝及男子，这就未免说得一面。而且开口便说什么女子为国民之母，非男子之玩具；又说什么男女平权，女子宜求自立。这些话我都不敢说他错，只是说的太早了。这个里脚的恶习，也不知相沿了几千年，以女子为玩具，已成中国男子的天性，那女子也久安于为玩具的了。如今要免去这残忍恶习，何不于劝法。你想我们大脚的人。尚且要天天洗，或况把他里小了。紧紧的里上了几十层布，外面看着，虽是纤纤的，那里面不知臭的，有戎么玩头呢？既然弄了个玩具来，却是徒有其表，里面是臭的，有什么玩头呢这句话要说穿了，只怕大家也可以恍然大悟。譬如顽的一个翡翠鼻烟壶，壶里面自然装的是粪东西，别说是把玩，只怕看也没人要看的了。千娇百媚的女子，底下却里一双臭脚。与这个有甚分别。何况那里脚的非止是臭。里的那个样儿，一定是难看不堪的。就是他装饰起来，穿了尖尖的鞋子。我看得就同盘屈古树一般，全无天趣。把这一番话去劝导男子，等男子信了，自然压恶里脚。他去求玩具时，自然又换了一副眼睛。那些女子里脚，不过是甘为玩具，取悦男子。今见男子不要了，他自然也就不里了。此说出去，那残忍行为可望慢慢的豁免起来。然后一面举办女学，等那些女子有了学问，自然不教他，他也要图自立的了。此刻那残忍之事，还没有除去，忽然先就教他平权自立起来，譬如一个人病倒床上，还不曾扶起来，却先教他跑，怎么办得到呢？下事，最怕是不办又怕是办的太骤。”伯惠点头道：“尊论是看见近日办事的人，也觉得太过躐等，倒反好像没了头绪，往往误事，未尝不在此。”宝玉道：“这不叫误事，竟是愤事。”薛蟠蓦地里拍手大笑道：“从前人家多读两句书，你就说人家‘禄蠹’。你此迄居然谈起这些经济来，是禄什么呢？是什么蠹呢？”宝玉道：“彼一时，此一时也。”伯惠道：“这才是士三日不见，当刮目相待呢！”

说话时，那大洋房内，已是游人如织。宝玉有点压烦，便催着要走。薛蟠

惠过了茶钞，一同起身，在廊外绕了一遍，便上车，薛蟠放到愚园。三人同进去逛了一逛，也不曾泡，茶便上车回去，仍旧是宝玉和薛蟠同车。在马路上绕了两遍，宝玉道：“这赶的不要是迷了路，怎么跑来跑去，只这两条道上？”薛蟠道：“这叫做圈子，上海的风气是这样。”宝玉道：“这赶车的不要是迷了路，怎么跑来跑去，只在这两条道上？”薛蟠道：“依你么说起来，上海无谓的事多狠呢。此刻客寸里的饭，早开过了，咱们还是吃大菜去罢。”宝玉道：“这又何苦尽着闹呢，回去罢。”薛蟠不由分说，叫马夫放到“一家春”去。

三人下车登楼，此时早是上灯时候，薛蟠一面叫点菜，一面又要叫局。宝玉道：“这个使不得！你要是这样，我可先走了。”薛蟠道：“这又何苦，我真不懂，你为什么就变成一个老古板脾气”宝玉道：“不是我古板，因为才刚在那茶馆里说起脚来，我看见了那一双纤纤的小脚，不由的就要想到他那几十层布里面的藏劲来，你叫了这些人来是害我恶心。”薛蟠道：“不叫，我叫。”宝玉道：“你叫了，我也要看见的。算了罢！明日你再来，别约我，凭你叫去。”薛蟠笑道：“你要在上海久了，只怕要给娘姨大姐轧姘头的。”宝玉不懂这句话，没做理惠。只看着伯惠点菜。

伯惠恰好写了一样竹鸡，旁边站着的细崽回道：“竹鸡没有了，禁了猎了。”伯惠道：“我记得二十才交春分，悉么就禁了猎呢？并且新闻纸上也没有看见过告白。”细崽道：“不晓得。实在是禁了猎百是，也也不知道。不过这两天送野味的没有送得来，我这么猜度罢了。”伯惠就改写了一样，写毕交拿去。宝玉问道：“怎么猎也禁起来？岂不奇怪。”伯惠道：“这个外国人的规矩，春分以后，秋分以前，禁止打猎。因为这个时候，正当孳生，恐怕打了其母，连子也没了的意思。倒是长久之计。”宝玉道：“洋场上还有猎场么？”伯惠道：“没有，打猎的都到内地乡里去。”宝玉道：“然则咱们内地也为他禁令所及么？”伯惠道：“禁令是不及，他不过在洋场上禁买野味，自然人家不猎了。因为这些野味，都是外国人吃的多，他禁了买，没有人吃，自然人家不禁自禁了。”薛蟠道：“你不要说内地里头外国人禁令所不及，我看来要及快了。前天我看见了洋务局的李委员，他各我说，有五六百亩地，统共有十来张方单，都是宝山县川沙予的地皮，都卖给了外国人，要转道契呢！”宝玉闻言，不觉吃了一惊。

不知他惊的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却说宝玉听说外国人买了内地的地皮，不觉吃惊道：“租界、租界，我只当是租给他的，怎么卖起来！更让他买到租界以外呢？”薛蟠道：“我头回贩书的时候，到手的书，也胡乱翻两张看。看见一部什么书，内中说的中国地方，足足有二万万方里，那里就买得完。”宝玉道：“二万万方里的地方，是有了有一定数目的，再心不惠生出三万万方里来。然而望后来的岁月是没有穷尽的，今年许他买，明年也许他买，终有卖完之一日。”薛蟠大笑道：“你真是瞎耽心！等到卖完了的时候，就和你先前说的话，我们都化灰化烟许夕了，那里到那千百年后的事？照你这样耽心，只怕不到两年，头发先白了呢。”说时恰好细崽送上汤来。薛蟠道：“吃罢，别耽心了。再这么着，只怕吃也吃不下呢！”一面又叫拿酒来，“皮酒、波得、拔兰地、威士忌、香饼。宝兄弟，你吃什么？”宝玉道：“我不懂。”薛蟠又问伯惠。伯惠道：“随便罢，我酒量有限。”薛蟠叫开香饼，细崽便去取了一瓶来。用酒钻开。宝玉注目看着，只见瓶塞拔去时，瓶里喷出许多白沫。细崽连忙用手按住，却过来先给宝玉舀了一杯，然后逐一舀去。薛蟠便举杯让酒，伯惠呷了一口，宝玉却只不动。薛蟠道：“你为什么不尝尝？”宝玉道：“怪腌藏的。”薛蟠诧异道：“这才开出来的，怎么就腌臢？”宝玉道：“那酒喷出来，他拿手去按住，知道他手干净不干净。”一句话，说得那细崽涨红了脸，说道：“我们的手，都是狠干净的。”一面递起手，自己先看了一看，又递给宝玉看。宝玉又道：“他偏又先舀给我，不是把那藏劲儿都冲到我这里了么？”薛蟠道：“我自你别的都变了，比前头简直的是两个人！怎么这一份爱干净、怕腌臢的怪脾气，还没有改动？”宝玉道：“干净是天生的，人人都是这个脾你，不信你看。”才说到这里，薛蟠连忙挡住道：“罢了，别发论了，给你换一杯罢。”细崽听见，连忙又取过一个香饼杯来，用白布擦了又擦，拿到灯亮处照过一回，方才放下。薛蟠代他舀上一杯，宝玉呷了一口，皱眉道：“这那里是酒，简直是醋。不然，就是走了气，坏了。”伯惠道：“他做成的这个味道，吃惯了，就觉得好吃。”薛蟠道：“你不喝这个，叫他再开一瓶波得罢。”细崽听见，连忙去开了一瓶舀上。宝玉道：“这黑色的倒像是一碗药，堆起了那许多沫子，怎么喝呢？”薛蟠道：“你沫喝下去，就是那沫好呢。”宝玉轻轻呷了一口，只咽了一半，那一半连忙吐了道：“我又不生病，你怎么给药我吃。”说的薛蟠大笑起来。宝玉道：“又涩又苦，怎么不是药？”薛蟠道：“酸了你说是醋，苦的又是药！罢，罢！再开几样来。叫你评评。”于是又叫开拔兰地。伯惠道：“不必，罢了，开了不吃，全糟蹋了。叫他拿了一杯来，也是一样。”薛蟠道，“也好。”于是叫把拔兰地、威士忌每样拿一杯来。不一惠，细崽用白磁盘托了小小的两杯酒来。宝玉每呷了一点，皱眉道：“这个喝下去，就像拿小刀子往嗓

子里戳的一般，太狠了。”薛蟠还叫拿酒。宝玉道：“算了罢，我不喝了。薛蟠也就罢了。”

一惠吃完了。薛蟠又要去打茶围，宝玉执意不去，硬拉着上车，同回客栈。伯惠也跟了坐坐。因见宝玉摆着好些书，便道：“好用功。”宝玉道：“也不是用功，不过闲着看看解闷罢了。”说着又拿出两书来道：“我看了这个，一点也不懂，正要请教。”伯惠看时，却是一本《电报新编》，笑道：“这是打电报的码子。”因把电报的情形。逐一告诉了一遍。再看那一本时，却是一本不完全的《无帅自通英语碌》，说道：“这上头的序文都没了。怪不得你不懂。”又把这部书的用处，告诉了。他宝玉道：“学了这个有甚用处？”伯惠道：“自有用处，懂了他的话，同他们谈起来，也便当些。等面上之，把文未学精了，还可以翻译他们那有用之书。”宝玉道：“市上有译好的卖么？”伯惠道：“有呢。”因见桌上搁着有《时务报》，取过来翻出一页，指道：“这不是注着译《泰晤士报》么？这《泰晤士报》便外国极大的一家报馆。你要买译本，不知要什么书，也要指出个书卖译书的，便好去拣着买。”伯惠道：“格致书室，便是专卖译书的，他那里多半是制造局译的书，要卖一两部，可以去买若是买了，不如到制造局去买。”薛蟠道：“制造局的书，好像配全了不过五六百吊钱，我曾经配过两回的。你要，我明儿一早就同你去配一套来。”伯惠道：“你不要性急，明日是礼拜。”薛蟠道：“那么就后儿去。但是他那里可恶得狠，书价不打折扣也罢了，又不肯挂帐，又不用庄票，说是路远，难得照票去，必得要现钱。你想就是折了洋钱，也好几百块，怪重的，怎么拿法呢？还有一层呢，他还不肯送。这倒罢了！他那里现成的木工厂，情愿花钱，叫他钉一个木箱子都不肯。你想买了这一大堆子的书，怎么拿法？”伯惠道：“叫一辆小车，就推了来了，这倒不难。”薛蟠道：“可是呢！我头一回去买，就是用小车子推的。挂坏了两本，交不出去，只得又到格致书室去配了。其实格致书室，也贵不了多少。不过死怕他不全罢了。”说着走到自己房里去。一惠过来，交一张票子给伯惠道：“费你心，明儿给我搜罗几百块钞票罢，不然洋钱怪重的，识真怎么拿法？”伯惠接过一看，是一张八百两的庄票。伯惠道：“怕没有那许多呢！”薛蟠道：“你在庄上有便当的最好，不然就往熟朋友地方商量。”伯惠答应了。又谈了几句。就别去。

薛蟠拿出一个金表，在旁边扳了一下，放到耳边去听。宝玉也听见丁当丁的响了好声。薛蟠道：“不觉到了十点三刻钟了。”说完，才打开来看。宝玉问：“是怎样的？”薛蟠道：“这是打璜表。我这个买了二百块钱，还算便宜的。”说罢，递给他看。又扳动机开，打给他听。宝玉笑道：“这是女人用的东西。”薛蟠道：“想来男子又是个俗物，不配用了。”宝玉道：“这是女人

用的东西。”薛蟠道：“想来男子又是个俗物，不配用了。”宝玉道：“不是这么说，妃不闻‘作为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可见得惟有妇人方悦奇技淫巧。这个表，不是奇技淫巧之么？所以说是女人用的。”薛蟠道：“那么说凡是巧的东西，都是女人用的了。”宝玉道：“这有个分别，巧而有用的，比方锤表，何尝不巧，然而锤摆在家里，一家都可以知道时候；表带在身上，出门、走路也可以知道时候，这就是巧的有用了。至于这个打璜表……”薛蟠抢着道：“他偏不知道时候，何必要打呢？若说听得远，只怕一丈以外，就听不见了。要知道时候呢，打开一看，就知道了，何必要听。而且有听着数的工夫早也看完了，何况还有错数的时候呢。”薛蟠道：“晚上没灯亮的时候听听，不是用处么？”宝玉道：“到了晚上，没有亮的时候，不是睡觉了么？还问时候做甚？”薛蟠呆了一呆，道：“明儿还了他，不买这什子了，省得又落你的批评。”宝玉道：“我不批评你，只批评那东西。只如街上那些电灯、煤气灯，照得同白昼一般，那个做法妃不是极巧？然而又极有用，就不能算淫巧。那天我在那洋货铺子里，看见一个电灯，像一个筒儿似的，用手一扳，就放及灯笼的亮，在家里有甚用处呢？这都是奇技淫巧一类，不过哄着娘儿们顽罢了。”薛蟠拍手道：“有用呢！晚上搁在床上，臭虫咬时，拿他一照，就照着了。不然等擦洋火点灯，臭虫早跑的不知去向了呢。”宝玉不觉笑了道：“用得起么大的本钱拿臭虫的人家，也该拾掇得干干净净，不至有臭虫的了。”薛蟠站起来说道：“罢，罢！说你不过，不说了。明儿惠罢！”说着走了。

这里宝玉仍旧看书。又到书堆翻出几部时事书来看了，心里愈觉得明白。忽听得薛蟠房里一阵声音，却是留声机器，唱了一套，又是一套。宝玉听得不耐烦，便起身要过去止住他。走到房门口，唯了推门，却是关着的。退了回来，听他又唱了许久，更耐不住，便走了过去，扣了两下门。薛蟠问：“是谁？”宝玉道：“是我。薛蟠开了门，道：“还没睡么？”宝玉道：“叫你这东西闹的怎么睡得着？”薛蟠道：“我也是睡不着，所以才拿这个来顽。”一面说，一面让宝玉进来坐下。宝玉便伸手去按那留声机器。薛蟠忙道：“快别动，别动！我来收了。”说着把机关一拔，马上住了。宝玉抬头看锤时，已是一点半。因说道：“这时候，隔壁屋里的人，早都睡了，你却开了这东西，吵得人家睡不着。人家虽不说话，心里恨的不知怎样呢！”薛蟠笑道：“哈哈，奇极了，你又谈起世故来了。”宝玉也笑道：“我这并不是世故，不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譬如你正在这里睡觉，隔壁的人，也开了这个，吱吱喳喳的闹个不了，你恨不恨呢？”薛蟠道：“这个只怕只有你是这种脾气。”薛蟠道：“别说了，我渴得狠！前儿把洋油炉子送到你屋里去，你叫焙茗拿了过来罢！”宝玉道：“什么时候，他早睡了，有叫醒他的工夫，自己

早拿过来了。”薛蟠道：“罢，罢！又讲究恤下情了。”一面说，一面过去拿了来，自己炖开水。

宝玉也不等喝茶，别了过来，略睡一睡，早天亮了。披衣起来，梳洗过了。却不见薛蟠起来，只听得有人叩薛蟠房门，外面茶房答应道：“还没起来呢，放在这里罢！”宝玉以为是伯惠，出来看时，却是送的。宝玉叫住了，看他手中所拿的报，每样拣了一张，交代他天天照样送来。送报的答应去了。宝玉便逐张细看。直等吃过午饭一点多钟，薛蟠才起来，匆匆的便出去了。这一天竟没有回来。宝玉也不理惠，只是惦记着明日买书的事。

言一夜也不见薛蟠消息，直过了一夜，次日天明后，方见薛蟠跑了来，道：“伯惠来了没有？”宝玉道：“没有。”薛蟠取表一看，道：“才七点钟，他就要来了。”说声未绝，只见伯惠走来。薛蟠道：“好，走罢！”拉了宝玉就走。

不知他要拉宝玉到哪里，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论文野旁及园林 考工艺遍游局厂

却说宝被薛蟠拉了就拿走，宝玉道：“到哪里去？也说明白了好走。”薛蟠道：“你不说要买书么？”宝玉道：“何必这么匆匆呢？时候又早。”薛蟠道：“昨日伯惠和我说起你来，说气诸事留心，他佩服你早得狠。今儿横竖要买书，制造局里他有熟人，他陪你玉逛一趟，看看机器。那个道儿远，所以要早点去。”宝玉听了大喜，即同二人出门，又带了焙茗，仍是二辆马车。

上车走不多时，便停住了。薛蟠拉了宝玉下来，伯惠也下了车，走进一家铺了里去。进得门来，只觉得一股油烟气，又黑暗得了不得。步上楼梯时，更有一股热气，烘到身上来，好不难受！到瞭楼上，拣一个座位坐下。宝玉站着问道：“这就是制造局了么？”薛蟠笑起来道：“那有这种样儿的制造局，这是扬州馆子‘久花楼’。咱们吃点点心，再到制造局去。”宝玉道：“你二位请便。我早起吃了东西，这惠吃不下。”伯惠道：“多少吃点，这是有名的扬州馆子，上海只有他一家。”宝玉道：“委实吃不下去，别客气。”说者，便走到栏杆边去看马路上的景致。三人说话时，堂倌早泡上茶来。薛蟠道：“你不吃东西，就喝口茶罢。”宝玉道：“也不渴。”二人无奈，只得叫了两碗面，匆匆吃了，下楼惠帐。起先来的时候，伯惠要同宝玉一车，却被薛蟠拉了起过来。此刻宝玉却先拉了薛蟠同上一车，马夫放缰便行。

宝玉连连吐了几口唾沫，对薛蟠道：“那个地方，亏你们去得，还要吃他的东西。那个脏劲儿，简直的比狗窠还利害。狗窠不过臭点咧！他那里又是煤

烟味儿，又是油烟味儿，又是油锅味儿；那些桌椅皮，没有一处不是一层油，所以我坐也不敢坐。瞅着你们在那里吃喝，在代你们恶心。要吐个唾沫出口恶气，也不敢吐。”薛蟠道：“奇了！怎么不敢吐呢？”宝玉道：“把唾沫吐在他那里，不把我的唾沫弄脏了么？”薛蟠掩耳道：“把唾沫吐他那里，不手巴我的唾沫弄脏了么？”薛蟠掩耳道：“别说了！你今日只怕又发了呆性了。人家上好的馆子，多少体面人都赞他，你却说的这么着。”宝玉道：“你说我呆，我就是呆！你乖得狠，你不呆！可是往后你别带我到些那地方去。昨儿我住的那屋里的对过，有几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说什么文明、野蛮；还分出什么物质文明、服饰文明；又说中国地方，要算上海最文明的了。我跟你上过一回茶馆，吃过两回大菜。想起来，确是比北边馆子干净。我在南京，也上过一回茶馆，那茶馆也万不及这里的敞亮开豁。以为上海果然文明的了不得，谁知也有这么个脏地方。说什么野蛮，我看认真野蛮到了穴居野处的世界，倒还有点清气，不至受那个恶味儿呢。？”宝玉道：“前儿坐马车看房子之后，不是茶馆么？”薛蟠哈哈大笑道：“你好大眼睛，那是张氏味蕪圆，是一所花园。你怎么把他看成茶馆了？”宝玉怔了一怔道：“我不信那是人家花园。要是花园时，无论如何，总要有点亭台楼阁，曲径回阑，也要有些山石树木，分出丘壑。他那里一点没有曲折，一片大空场，当中造了一所高大房子。这个可以算花园，我又何妨我一片荒野之地，造起一座房子，也算花呢。”薛蟠道：“这是外国式子，花园必要一片空场，取其通畅。他那圆子里面，也还有个亭，有两块山石，不过那天咱们没有走到罢了。你不见他门口钉着‘味蕪圆’三个大字么？”宝玉道：“他那房子里，一行一行的摆了多少桌子，明明是为卖茶而没，花园郭里有这么个样儿？”任你怎么说，若说那‘味蕪圆’三个字那茶馆的招牌，则可以；要说那个是花园，我一定要争的。”宝玉道：“也不说那经营缔造山林丘壑的花园了，算他那个本是花园，化卖了茶，就要算茶馆。你知道‘花园’两个字，多少名贵，禁得起这种糟蹋么？”薛蟠道：“你今天发的都是呆议论，我听不入耳。伯惠他佩服你，你回来说给他听去。”

歇了好一惠，宝玉指着车外道：“这是一所花园，”薛蟠抬头一道：“一片空场上面盖了这个房子，不算花园么？”薛蟠道：“这个，你和外国人辩去，我不懂得。”宝玉道：“可惜我不懂外国话，要学起来，又没有人教。”薛蟠道：“这里教英文的多着呢，不过一两块公一个月。”宝玉道：“不知要学几个月才惠？”薛蟠道：“我也不知道，你回来问入惠。伯惠他的洋话、洋文都好得狠。但不知他学了几时。”宝玉喜道：“我明儿就请教他。”

说话时，马车已进门。只见左壁厢一所房子，门口挂着“炮弹厂”三个字的牌子。马车仍旧前进，进了一座裨楼，转了个湾，方才停进。三人下了车

，焙茗也跳下来。伯惠带的仆人黄福，也过来伺候。伯惠道：“还是先买书呢，还是先逛厂？”薛蟠道：“配全套书，狠要些时候。咱们先去交代了一套书，叫他先配起来，咱们逛咱们的厂。逛完了，他的书也配好了，配不是好？”宝玉、伯惠都道：“好！”

于是，薛蟠先生，宝玉等跟着进了一个栅子。只见迎面高处装着一黑面大钟，正是八点一。刻转了个湾，在一座飞楼下走过，薛蟠道：“这是公务于总办办事的地方。”又走了几步，路旁又是一排绿栅子，薛蟠道：“这是文案房，卖书的就在这里。”他嘴里说着，却不走文案房，另到右首一所房子里去。那房弓是两扇绿色大门关着。在门上又开了一个小门，大门外挂着“画图房”三个字的牌子。宝玉不觉纳闷道：“卖书的人叫做朱坤。薛先说知买书，朱坤问：“买什么书？”薛蟠道：“配全套的。我来配过两回，你总认得我了。”朱坤道：“认，我就配起来就是。”薛蟠道：“我们先到各厂去逛逛。回头来点了书算帐。朱坤答应了。薛蟠要走时。却不见了宝玉。原来那长桌子靠里面一头，放着一个玻璃匣子，里面摆着一个小轮船样子。宝玉见了，想起怡红院的西自行船，与这个大同小异，不觉出神。回过脸来，又见里间摆着几张白皮桌子。靠边上坐着一人。似是教书先生模样，旁边围了七长八短的几个孩子，在那里念书。却是叽哩咕噜的一个字也听不出来，正在那里发怔呢。薛蟠拉他一把，道：“走罢！”宝玉方才回过头来。伯惠道：“我这里虽然有熟人，却认不得地方，先问一声才好。”朱坤正在开了书橱取书，便问：“到哪里？”伯惠道：“锅炉厂。”朱坤道：“出了栅子，望江边走去，走到船坞旁边，往西就是了。”

伯惠等依走去。到了锅炉厂，伯惠便拉着一个小工，问道：“账房在那里？”那小工道：“你走错了。帐方在公务于楼上。”伯惠怔了一怔道：“我只问锅炉厂的冯老爷。”小工指着一间房子，道：“就在这里面。”伯惠带着宝玉、薛蟠进去。只见那冯委员正带着眼镜，在那里写字。见了伯惠，连忙放下笔，除下眼镜，迎了起来。大家招呼了，又教了贾、薛二人的贵姓台甫，宝玉只说是别字仲璫。一惠泡上茶来，伯惠道：“我们不客气。今日我这两位敝友，约着来看厂。贵厂是不用说要看的了。其余那些厂，我没有熟人，也要费心设法进去看看。”冯委员道：“好，好！就请从厂看看起。”伯惠便立起来同去。冯委员也陪着。到了厂里，便一一的指点：这里是人工做的，那里是用机器的。这个是康邦汽炉，是近年的新样。占的地方是切铁的。又叫一个小工，拿一块碎铁来切给他看。那小工便拿了一块一寸来厚的碎铁，放到刀口上去，一惠切一遍。宝玉弯下腰，低下头去看着切了。立起来笑道：“我当是飞快的刀，原来是没有刀刃儿的，有一寸来厚的刀口。他也不是切，是硬厌断的。

然而那个劲儿也可以了。”

冯委员又带到旁边水雷厂里去看。这里的机器都是细巧的，与那边又自不同。又拿出水雷上，只要四两重的劲儿碰上，就炸了，宝玉听说白金丝，又是闻所未闻的。要看时，却是看不（不看）见。冯委员又另外叫拿白金丝出来看，原来比蜘蛛丝儿还细，宝玉见了不觉暗暗称奇。看了一惠，方才出来。冯委员便道：“我此刻还未了的公事，不能奉陪了。我叫个小工，带着各处看看罢。放工时，到我这里吃饭。”伯惠道：“好极，好极。”因叫黄福、焙茗都在这里等着。冯委员一面叫一名小工领着去。

于是一行人出了锅炉厂，仍走到那大锤底下，原来是机器厂。那小工便到里面回道：“华老爷，我们冯老爷有几位朋友来看厂，请华老爷的示。”那华老爷道：“好，好！请便。我这里有公事，不能奉陪呢！于是小工带了三人，逐处看了一遍。又到楼上去看过，才到后头看总机器。那管机器的，见是体面人，便一一告诉：这是汽甌、这是冷汽管、这是热汽管的一一说了一遍。”

小工又带了三人，后后门走出，不多数武，便是热铁厂。只站在门口看看，因为里面全是一个个的煤炉，烧得那铁通红；工匠们拿着锤，打得火星四射，没有看头。只有靠门口的一个大锤，却不用人力，自己能提上去打下来的。宝玉便问：“这叫什么？”小工道：“这是汽锤。”

说罢，便带到洋枪厂去看。进门便摆着好些洋枪。小工先进去回了，便有一个姓万的司事，出来招呼。先看了各种机器，都同机器厂的差不多。后来拿起一枝枪管，放在眼边，望亮处一照，觉得里面隔着一层厚玻璃。用口吹时，却又是通的。薛蟠便叫奇怪，宝玉道：“这个我倒明白，他这里面钻得光润极了，对瞭亮处一照，他那四面的回光，映成这影子的，是不是呢？”万司事道：“只怕是这个道理。”旁边一个工匠道：“正是，正是。”说着，引到楼上，看了一遍，方才出来。走到门口时，宝玉站住了脚，对那洋枪看，万司事便走过来，拿起枝。宝玉以为他要放枪，便退开了一步。

未知是否放洋枪给宝玉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看造枪炮转疑教授 退打璜表论及赌徒

话说万司事拿起一枝枪来，递给宝玉看道：“这是从前刘总办出的新样造出来的，一分锺工夫，可以放三十五响。”宝玉道：“能打多远呢？”万司事顿住了口，一惠道：“这是‘十三响毛瑟’，这是‘五响毛瑟’这是‘林明敦’，这是‘马蹄’，这是‘哈吃开士’。宝玉又问：“那刘总办造的叫甚名字？”万司事道：“当年造成了这个枪，还没有名字，解到北洋，给李中堂看

，李中堂当场试验了，题了名字，叫做‘连珠快利枪’。”说罢，三人辞了出来。

小工指着西面道：“那边是生铁厂，没有看头，不去罢。”宝玉道：“已经到了这里了，管他有看头没有看头，也去看看，”于是往西而去。走到时，却见门口的牌子，是“铸铁厂”三个字。小工进去回了，只听得里面说道：“我们这里没看头，请看罢。”于是三人到厂门外一看，原来是直敞着的。里面做工的人。都是蓬首垢面的，脸上铺一层黄压。宝玉猛想起初遇焙茗时的模样，不觉又怔了。薛蟠道：“你是怕脏的，怎么见了这些脏劲儿，倒看出神了？”宝玉道：“看怎么脏法，这个是不得已之脏。他们为了做活，闹成这样儿，他们又肯这个样儿去自食其力。我见了他们，既觉得可怜，又觉得可敬呢！”一面说着，便回身出来。仍循旧路，走到洋枪厂旁边。

薛蟠忽然叫道：“老大的太阳，怎竹下雨起来？”小工道：“这是枪厂里面汽管喷出来的汽水，不是雨。”宝玉、伯惠也觉着头上洒下一阵水花。到了转去处，薛蟠踢了脚，几乎栽个跟斗，原来是踢了铁轨。伯惠道：“这里也有火车么？”小工道：“从前没有，后来刘总办造了一辆，不过拖炮时用用。这个铁路，是推货车用的。”

一路行来，仍走过机器厂门首，到木工厂看了一遍。这厂里只有两架锯木机器、车木机器之类。略略看了一遍，就出来。看看大钟，已经十一点了。小工道：“先到我们厂里憩憩罢，快要放工了。”三人依言，仍到锅炉厂来。

此时冯委员公事已毕，便招呼谈天。薛蟠弯下腰去，摸着鞋头说脚趾痛，冯委员便问何故。伯惠道：“想还是踢了铁轨的缘故。”宝玉笑了笑，正说话间，只听外面隆隆之声，宝玉立起来，往窗外一望，正是库铁条儿，用两人推着，在铁轨上经过，宝玉道：“这倒省了许多人力。”伯惠、薛蟠听说，也立起来看。伯惠道：“局里不走火车，单为个用法，也筑起铁路，未免大才小用了。”冯委员道：“这是光绪初年，外国人造了一条吴淞铁路，上海道向他买了回来。拆毁了的铁轨，没有用处，才装到这里的。”宝玉道：“是外国人造的，买了过来，古是应该，为甚又拆了呢？”伯惠道：“那时死怕一旦中外失和，外国兵船到了吴淞，就从这条路上来，所以拆了。”宝玉道：“此刻不又有了淞沪铁路了么？只怕此时中外不至失和的了。”冯委员道：“这是一时一时的见识。其实他既到了吴淞，就没有铁路，怕他还进不了来么？”

正说话时，只听得便走出门口站着，三人也出来看看。只见一众工匠，都鱼贯而出，走到门口，就交下一根筹来，方才出去。一惠散尽。开上饭来，冯委员让坐。吃过，玉便要去看那书配全了没有。冯委员道：“买书么？此刻还没开门。等开了工再去罢。”于是分坐谈天，又问了些制造局的历史。直等开

过工，冯委员仍派了小工跟着，要去看厂。薛蟠道：“咱们拿了书就走罢，再看什么呢？”宝玉便问：“还有几厂？”冯委员道：“还有大炮厂、炮弹厂、炼钢厂，可以看看；其余工程处、轮船厂，没有机器，可以不必看了。”宝玉还要去看那三厂，薛蟠执意不肯，一同到画图房去。

朱坤早把书配齐了。拿了一本书目，请宝玉自点。原来内中还有《四书》、《易经》等书。宝玉诧异道：“这也算译本么？”急翻出来看。那里是译本？还是中国旧书，不过皮子刻好了。因说道：“不管，他心放在一起，以备一格。点过了，薛蟠算过了帐，交付清楚。伯惠叫黄福去小车。朱坤一取出厚纸，把书一部一部的包起来。一惠黄福叫了一辆小车来，看看装不下，只又去叫了一辆。伯惠又叫黄福招呼装车，便押了到长发栈去。宝玉也把焙茗留下。三人出了栅子，坐上马车，风驰电掣的先回去了。

到了客栈，开了房门，茶房早送一张条子给薛蟠。原来是柏耀明的条子，写着“无论合时回栈，望立即到舍一谈，有要事奉商”云云。茶房又道：“早上是自己来过一次，后来送来这张条子。以后又打发人来问过两次了。”薛蟠道：“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我要歇歇呢！”茶房退了出去。只见外面走进一人，正是柏耀明。回栈的时候，本是大家同到薛蟠房里，宝玉见耀明来了，便拉了伯惠到自己房里坐。说起今日在制造局所看的机器，自然都是外国买来的了，不知中国自己做不会。伯惠道：“会只怕是会的，就怕的是器具不齐，做不起来。然而不会做也难说，今日虽未看见，我知道局面里面还有好几名洋匠呢。”宝玉道：“我也为这个纳闷，这些法子，都是外国的，他却肯来教咱们？什么做枪咧，做炮咧，咱们做起枪炮来还打谁？有一天同他失了和，还不是拿还他们么？这个，我刚才想了好几句话，可以叫做‘请君入瓮’；又可以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又可以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又可以叫做‘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难道他望咱中国人都是庾公之斯么？这我可真不解了。”伯惠道：“那有这话。他们的制造层出不穷，今年造的东西比去年精，明年造的东西又比今年精了。譬如造洋，枪我们要造，请他教，造起的洋，枪能打一里远，他家里造的，已经可以打一里半了。等你学会造打一里半的枪时，他家里造的又可以打二里了，他就教会你怕什么？”宝玉点头道：“原来有这个道理。我们何不也考究考究，赶上他们呢？天下事，怕的是不曾入门，现在咱们总算入门了。就从这条路上精益求精起来，想也不难。”伯惠道：“可不是么！只恨我们中国的习气，总是死守成法。听见说有个新法，不是诧为荒唐，便是斥为多事。等到人家的新法有了实验，被他新眼看见，他才信服了。等学起来时，已是迟了。便是今日所买那些书，多半是一二十年前所译的。人家已经旧的了不得，我们还拿他作枕中秘宝

呢！”宝玉道：“这么说，这书是没用的了。”伯惠道：“也不尽然。他这里头都是讲科学的书多，要按着他们新法的，有什么书？”伯惠道：“我看这东西，不是看书可以看会的。他们那科学有专门学堂，由小学升中学，入大学，由普通入专门，每学一样十多年才能毕业；若是胡乱看两部书，可以看会的，他们也不必设什么学堂了。”一席话说得宝玉然若丧道：“你若早说了，我也不叫他化这冤钱去买这无谓之物了。”伯惠道：“这又不不然，你要考究这些学问，也要先从这里下手，方才知他的根底。若突然去看新法新书，倒是茫无头绪。”宝玉道：“说是这么说，不知我看了这个之后，要找那新译的，还有没有？”伯惠道：“这个要打听去，且等看了这个再说。”正在彼此说话时，黄福、焙茗押书来了。那两个小车夫帮着，一包一包的送上来。宝玉便把那没用的。罗列起来。伯惠叫黄福也帮着收拾。忙了好半天，方才妥当。

只见薛蟠气忿忿的走过来道：“真是配有此理！”宝玉、伯惠都问何故？薛蟠对宝玉道：“就是为的那个打璜表，被你批评上两句，我就想不买他了。这东西原是柏耀明的，他说是一个朋友之物，因为等用，要买二百块钱。我不过一时高兴，拿过来看看，打算叫人估估价，值得再买。谁知价还没有去估，你倒先说什竹奇技淫巧，是女人所用的。所以我昨日就还了他。”又回头对伯惠道：“你道他方才来做什么？他倒要撒赖我起来了。说失已经答应了他，不能退还，一定要栽给我。你想，我是受了那种气的么？被我着实的骂了他两句。他见我不对，又改了面目，说是要买的人，十分不得了，一定要求我买了，只当做好事。本来说的我心软了，打算胡乱买了他，不过嘴里还没有答应。他忽然又说：‘表本来值得三百多银子，此刻只卖二百块，要便宜一半价钱。’我不觉恼了。我初意不过是拿二百块钱，买了他，只当是济人之急罢了。谁知他倒说出这句话来，好像是我贪他的便宜了。所以我一口回绝了他，他倒向我翻起脸来。你说奇怪不奇怪？”伯惠道：“就是我昨天看见你还他那个表么？”薛蟠道：“可不是么。”伯惠笑道：“那链条那里去了？”薛蟠道：“他交给我就没有链条的。”伯惠又笑道：“他再要啰唆你时，你只说莫道川已经同我当面说定了，他就再不言语了。”薛蟠道：“这是十么讲究，倒要问个明白。”伯惠道：“你道耀明兄弟都是好人么？他两个都是赌棍，转门设骗那外格人入局赌博。他们却用什么‘翻天印’、‘倒脱靴’的法子来骗你的钱。这个打璜表是他的同类中一个叫做莫道川赢来的。这表连链条只怕也值到三四百，是一个路过上海客人的东西，也是上了他们的当，赌输的了不得，就把这表押了八十块钱，又输完了。那客人再要多押几元，他们也不肯。后来他们分赃，莫道川照八十元的价分了这表。近日闻得姓莫的手边也狠拮据，情愿照原价卖出来。柏耀明乘他艰窘的时候，只给了他六十元，欠着二十，说慢慢

还他。他可拿来要赚你的钱。”薛蟠道：“那链条是十什么的？”伯惠道：“是外国的。那外国金顶不好，买来时钱狠大，要卖出去，却吃亏不少。”薛蟠跳起来道：“他统共八十元的东西，还拿起一根金链条，还要卖我二百，这个贪心还了得么！”正说话时，伯惠家里打发人来寻。伯惠便起身辞去。

不知伯惠去后，还有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气焰逼人王威儿受屈 冤家狭路杨势子遭殃

却说作小说的体裁，有事话短。宝玉自到了上海，会了吴伯惠，一见如故，事事都请教他；宝玉自到了上海，会了吴伯惠，一见如故，事事都请教他；又请他教英文。伯叫他买《士啤令卜》来读，说这个是启蒙的书。宝玉买来看了，伯惠教了一遍，宝玉说：“这个不行，这就和咱们的《三字经》、《神童诗》一般，从小念书的人才用得他着。我们此刻这么学起来，要费多少时候！必得有一部有汉文注解的才便当捷速，最好是能有同字典一般可以查字的。我看那个《无师自通英录》便好。”伯惠道：“那个不好。”于是又教他买《英字入门》、《华英字典》。宝玉买了，求伯惠教起来。每日自家分开工课：上半天看买来的译本书，下半天读英文。化本是绝世旁边，随便遇了一张残废的外国字纸，也要逐字去查考，因此学的飞快。他自己也把进京的心事阁起，一心只在这个上头。

不知不觉，住到了三月中旬。这一天忽见薛蟠匆匆的走了来，道：“宝兄，弟你一到了上海，就说要进京，此刻怎么不提起了？”宝玉道：“提起便怎么？”薛蟠道：“我方接了一封京信，叫我即刻进京。你要去时，明日和我一起动身。”宝玉道：“你有什么要事，忽然这样匆忙起来？”薛蟠道：“我这一进京去，便好好的干一个大功名出来。你要去时，也可以干点事业去。”宝玉笑道：“这就恭喜了！只可惜，我一则无志功名，二则学的英文还要求伯惠指教。我虽想进京，一时只怕不能动身。”薛蟠道：“我又走了，你一个在这里做甚？”宝玉道：“奇怪，我来时本也不算遇见你呀？”薛蟠想了一想，道：“我前回送给你的二百块钱，用了多少了？”宝玉道：“一个没动。你要做盘缠，只管拿了去。”薛蟠道：“一来是要托你代我办点事呢。”宝玉问：“甚事？”薛蟠道：“且来是我的行李不能全带，要存在你这里；二来我还有二万银子存在汇丰，你要是进京时，代我汇了去，但不知你多早晚才走。”宝玉道：“存行李只管可以，汇银子可没有汇过，你还是托别人罢。”薛蟠道：“除你之外，还托谁？”你不懂得，问伯惠总知道。我回来就把存折送给你。”此时宝玉正潜心学英文，心无暇和薛蟠多说，便胡答应了。

薛蟠便去，到了晚上，就送过一本式手折来，又开了一纸行李单，都交给宝玉。宝玉道：“你当真的畏走了么”薛蟠道：“自然。”宝玉道：“到底为什么事，这般要紧？”薛蟠道：“此刻不便说给你，不知你几时进京？你到得京里，自然知道。”宝玉道：“我也想着要走，只是一时舍不得丢下那洋书，须得再学几时。只要学得差不多，可以自己用劲，不必人教，我也就走了。”薛蟠道：“我也不懂你，你本来最恨的是货，近来为甚忽然念起洋书来？而且是下死劲的用功，难道洋书就不是洋货了？”薛蟠道：“我也不懂你，用洋货也要分个有用没用，有益无益。这洋书本是个有用的东西，自然要念念他了。”薛蟠道：“我也管你这个，你到底多早晚进京？”宝玉道：“说不定，快的不过一个、半个月。迟的或者一年、半年。看着罢咧。”薛蟠道：“随气迟也罢，早也罢，我的东西都托付你了。手折子你收好，这一张行李单上的东西，都存在账房里的。明儿早起，我和你当面代了账房就是。此刻我要先睡了，明日清早怕有事，”宝玉笑道：“你到底为的什么事，来的这等慌张。”薛蟠道：“此刻万不能告诉你，你如果进了京，我再和你说。保管这个顽意儿，你也对劲。宝玉也不再问，薛蟠也就去了。一宿无话。”

次日早上，薛蟠过来，叫焙茗到账房里呼了人来。交代他所存行李都付了宝玉的话。又说道：“他动身时，交他代我带去。”账房答应去了。薛蟠又拿一把匙交给宝，玉又叫宝玉搬到他那房土去住。宝玉道：“你那屋里糊得红光耀眼的，我住不惯。”薛蟠道：“你住不惯，也要把那边的零碎东西搬了过来。”宝玉道：“你那屋里糊得红光耀眼，我住不惯。”薛蟠道：“你住不惯，也要把那边的零碎东西拆了过来。”宝玉道：“你叫茶房投来就是了。”于是薛蟠回过去，把零碎东西，归入箱子里；那不能放在箱里的，也叫茶房一一搬了过来。另外还有两个箱子，搬过来寄放。乱哄哄的忙了一天。恰好这天开天津的“安平”轮船，在四点钟时，趁晚潮出口。所以薛蟠忙着，两点多钟时就下船去了。宝玉也不远送，只送到客栈门首，就回来。从此宝玉乐清静不表。

且说薛蟠坐了“平安”轮船，犹如热锅上蚂蚁一般，一刻不得安宁，巴不得立刻就到了。偏生又遇了风，那路上多走了一天。等得到塘沽时，又值天晚，只急得薛蟠暴跳如雷，眼巴巴熬了一夜。次日被破天亮时，便叫了小船，拢岸到火车站。上了车，开到丰台，即刻雇了骡车，赶进城去，找他的朋友。

你道他的朋友是谁？原来是姓王的，名字叫做威儿。本是北京城里的一个著名光棍，平日吃嫖赌无所不为。因为一天他有事，到宣化县去探亲，他那亲戚就留他住几天，未免置酒相待。他吃醉了，便到街上去逛。无意中又遇了一个醉汉，两下相撞，以醉遇醉，大家便闹起来。路过往的人，都站着观看，不

赞一词，两下便打成一堆。大家未免都受有微伤。后来人丛中出来一个老者，把他两个劝开。又对王威儿道：“你这位哥，只怕初此地。古语说的好，‘入国问俗，入境问禁’，你也不打听这位杨大爷是咱们宣化城里头等的好汉，任是官府乡绅也让他三分。你仗什么腰子，敢和他对打起来，还不快过来赔个不是？”王威儿大怒道：“我不认得什么羊呀牛的。我王大爷生长在城里，除了皇上王爷，那怕贝子、贝勒见了我，也要低个样儿。他是个什么东西！别说他一个，就是这宣化城，也阁不住我三拳两脚，打个稀烂。”说罢又扑过去，两人复又扭做一团。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忽听得“镗、镗、镗”，锣声响处，那看热闹的人，一哄让开。前面开道的人，一声喝断，便把二人擒下。原来是本县太爷到了。差役看见有人打架，叱喝不开，便上前捉住，拉到轿前，回了本官。那县太爷在轿里问道：“你们不安分守己的做人，却在外头打架生事。见本县来了，还不知避让，着实可恶！”喝叫每人打他二十小板子。差役正待行刑，只见那姓杨的跪上一步道：“禀上太爷，小的是本城的教民，姓杨名唤势子。”一句话还未说完，那县太爷就大怒起来。叫拉王威儿过来问道：“你这杂种王八羔子，是那里来的，在本县治下撒野？”王威儿道：“小的王威儿，宛平县人，到这里探亲。遇见这姓杨的……”这句话以后还未说出来，那县太爷大喝道：“着实可恶！给我带回去问他，杨势子无干省释。”杨势子谢了自去。这里差役便拿链条王威儿套住，带回衙门里去。

县太爷坐了二堂，喝叫：“拿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先叫痛痛的打了一百板子。王威儿大叫：“冤枉！”县太爷道：“我把你这不知起倒的畜生杂种，我活活的惩治死你！你那里不好去闯祸，却走到本县治下来得罪教民！我问你有几个脑？你的命不要紧，须知本县的前程，不是给你作顽意儿的。你还敢叫冤枉，我把你的狗嘴也打歪了，狗牙也给你打掉了，看你还叫！”左右差役听说，连忙上前，劈劈拍拍的打了五十嘴巴。打得王威儿两腮红肿，牙血进流。又喝叫：“用头号大枷枷起来，发往犯事地方示众；一个月后，再责二百板驱逐出境。”王威儿受了这场恶气，真是有冤无路诉，只有自认晦气。还亏得他那亲戚，到处挪借，同他打点，方才不至十分受苦。一月之后，又打了二百，就有两个差役，押了宣化境，便撂下他去了。可怜他一路上行乞，回到京城。

看官，你想受了这种恶气，这种冤枉，如何不恨？起先是恨那知县官，后来想想又恨那杨势子。只是手无寸柄，徒然恨着，也是无用。一连过了三四年，这件事慢慢的淡了。他又到宣化去探亲，住了几时，方才回京。就借他亲戚的驴，骑了出门。行得不远，劈头遇见杨势子。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杨势子却并不在意。只因他仗着那知县怕的是教民，所以他打官司，打一次赢一

次。那日同王威儿打架，不过是无意相遇的，过后就忘了，那里还放在心上？所以并不在意。不比王威儿是受了恶气的人，论吃着饭，睡着觉，总是想着仇人。这三四年里头，那里有一时半刻是放过的？所以看见时分外眼明。因细细打量他，只见他骑的一匹黑驴子，驴子上还搭着马包，头上带着草帽，像是个出远门的样子。不觉自己也拔转辔头，远远的跟着他走。他打尖，自己也打尖，他落店，自己也落店。看看走到懷来县境内，恰好到一处四无人烟的所在。

王威儿故意赶上杨势子，两炉相并，王威儿猛不是防，举起手中鞭杆，照准杨势子额上尽力打去。不偏不倚，恰打在太阳穴旁边，不觉一头晕，倒栽葱的掉下驴来。王威儿也连忙下来，一手按住，跨在他身上，不问情由，没头没脸的乱打。杨势子乱嚷道：“你是谁，打我作什么？我没得罪你，好好儿的大家走路。你要打，说明白了打！”王威儿咬牙切齿的道：“你这个瞎了眼睛的王八羔子，你不认得老爷，老爷却认得你！你是什么羊势子，可知道你老爷却是牛势子。今儿叫我跟你到了这里，可知道你的羊犄角，也有及不来我的牛犄角的时候，也叫你受点罪。”说着，接连又是几拳，打得杨势子眼中火光迸裂，大叫：“饶命！”又道：“你到底为了什么事打我，也说明白。我自问没有得罪过你呀！”王威儿又是一个巴掌，笑道：“打的我手也痛了。”说着攥了他的辫子，提起他的脑袋，往地上乱磕。起先杨势子还竭力挣扎，后来慢慢的没了气力，气也喘不过来了。王威儿磕了一阵，看看他不动了。撒了手站起来一看，只见他直挺挺的躺在地下，两只眼睛也定了。在路边拾了王堆驴马粪，塞了他一口。然后跨上驴子回头就走。走了一箭多路，猛可的想起，今日惹弓这场大祸，须回去不得，不如且往别处避他几时。想定了主意，拔转辔头，加上一鞭，向北飞驰而去。

不知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赠盘缠薛蟠仗义 试邪术王命舞刀

却说王威儿带转辔头，仍旧往北而走，走到杨势子身旁，看看他，早是有九分不中用的了。暗想：仇是了。只是这祸闯的不小，此刻且到那里去躲一躲呢？一面走着，一面想着，忽见路旁一匹黑驴，在那里嘶叫，原来就是杨势子骑的驴。当杨势子跌下来时，他早就吓的溜了。走到这里，被路旁枣奴绊住了缰绳，因此走不动，在那里嘶叫，王威儿下来，在那马包里掏了一掏，却掏出一吊大钱，并几块零碎银子，又有四五扣手折。打开搅时，原来都是杨势子重利放债的帐折。想他今番不定是到那里收利公的，可巧遇见了我，便宜了那些

债户。他今天果然死了。也是他重利盘剥、仗势欺人的结局报应，也怨不得我了。想罢，便把那手折撕的粉碎，在身边掏出洋火来，擦个火烧了，道：“凭你不死，也得要遭殃破财。说罢，取了银钱。束在身上。那马包里的衣服、铺盖、却不敢拿，上驴而去。”

这一夜就在怀来驿落店。只因心中没有一定去处，耽阁了两二天，不曾动身。这天忽然喧传境内出了命案，死者是一个过路客商，人殴薨，遗下黑驴一头，马包一个。由地保报县相验，验得委系因伤薨命。刻下正比差严缉凶手云云。王威儿听了。吓得魂不附体。即刻算清了客店钱，跨身上驴，亡命的奔驰。出了懷来县境，方才略略放心。一径奔出张家口外去。在路又把那驴子卖了几吊钱做盘缠，在口外流离浪荡了几个月。入了山西境内，又由山西折到山东。一路上做了些小负贩，倒也还可以将就糊口。

一日，到了登州境内，遇见一个贩枣子的客人，招一个伙伴送枣子到烟台去。王威儿就投了他，一路上代他招呼车辆货物。那客人在姓王，单名一个本字。与王威儿谈得投机，不觉自述来历。原来王本是个武举出身，山东恽城县人氏。前几年和人家打官司，那人家不知用什么神通求了一封外国信给那县官司，那人家不知用什么神通求了一封外国信给那县官。因此王本非但输了官司，并且连一个武举也送在这一案上。恨得他撇了家乡，出来改了行，做贩货客人。王威儿听了正与自家同病相怜，也就把自家的履历告欣他一遍。王本大喜道：“你投了我，恰是着了道。也不瞒气说，我们现在正要办一件大事，你如果肯入，伙包你立取功名富贵，岂但报仇罢了。”王威儿也欢喜问是何事？王本对他耳边唧唧啾啾的说了半天，把一个王威儿乐得手舞足蹈。从此就跟定了王本学些拳棒。到了烟台，耽阁下半个月，把枣给一个南边客人，贩到上海的一切交易都妥了。

这一天，这货上轮船，那客人忽然走来说少了十包枣。王本便叫王威儿同他到轮船上货。王威儿恰才多喝了几杯，强支持着到船上去知到得船上，那客人的伙计，已经点明并不短少。王威儿赌气便和那各人争了几句，又因酒后走到海边，受了那海风，愈觉得支持不住，便到船头上找一个没人的所在，倒下来便睡。及至一觉醒来，那船已经开行多时了。王威儿急的乱跳，船上手打杂人等，见了这个情形，先说他是贼，不由分说，先把他绑了起来；然后再回买办。亏得那买办人甚慈善，听见这话，便亲自问他的缘由。王威儿又把酒醉点货情由说了一遍。买办使分付好生看着他，到了上海时，再作道理，因此王威儿并不曾受苦。及至船到上海，船上各人都忙着各司其事，谁还照顾着他，他却乘人不备，溜了上岸。

果然，上海的繁华与众不同，不觉看得他目眩神迷，左顾右盼。也不问东

西南北，只拣热闹的地方走去。忽然觉着内急，就解了小衣，当路小便。一个巡捕上前喝阻，无奈他已尿了出来，收止不住。那妄捕抓了他便走，王威儿乱嚷道：“你抓我作什么？有话好说呀？”说着，还要挣扎。妄捕举起手，拍的就是一个嘴巴。此时围上来看的人不少。王威儿又嚷道：“好打！好打！宣化县之后，又着了这么一下。”说着举起手来要回敬那妄捕一掌。忽然人丛中走出一个人来，挡住道：“你这汉子不懂事，杌隍初到这里的。”王威儿听得有人招呼，抬头一看；只见这人是等上等人的装扮，又是说的北京口音。以为有了帮手了，便道：“我是从烟台来的，才上岸，不迴尿了一泡尿，他便抓我。”那人道：“这是此地的规矩，当街撒尿，不过拉去罚二角小洋公罢了。你若和他打起来，这事就闹大了，快别动手。”王威儿道：“我腰里半个也没有，拿什么给他们罚？”那人道：“这不要紧，我给你。”说着在身边掏出三角小洋钱。交给他，指道：“那里就是巡捕房，你快跟他进去交了罚钱出来，我在这里等你。”王威儿答应着，跟那巡捕去了。

看官，你道此人是谁？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呆霸王薛蟠。他虽是生得呆头脑，一时义侠起来，却又十分疏财仗义。他虽是南京人，却在北京多年，和北京的一班了弟混惯了，到了上海之后，所听的说话，都是南腔北调的，认真北京口音，难得入耳。今日忽然听得王威儿说的满嘴京话，不觉心动起来，招呼了他这一下，表过不提。

且说王威儿交了罚款之后，出来果见薛蟠站在左近地方等候，便过来招呼。薛蟠道：“你说才上岸，你的行李呢？”王威儿道：“我没有行李。”因把吃醉酒在船上睡着的话说了一遍。薛蟠又动了怜悯之心，带了他回栈，问了姓名，因对他说道：“你今日幸而遇了我，不然受苦不浅。你不知道这上海的规矩，一切都是人办事。今儿抓你的，我也干了那么一回。讲究要打，他本来打我不过。谁知他身有边一个铜管子，吹起来怪响。他打你不过，便吹起来，别处的巡捕听见了，都赶了来，凭你多大的本领，也走不了。这一拿去先押起来，过了一宿，还要解公堂，我那回差一点儿叫他办了个盐禁三个月，幸而外边认得人多，都肯做保，才罚了几十块钱完事。你要犯了这个，还了得么？”因又招呼账房里代他写一张烟台船票，要送他回烟台。王威儿道：“王本他同我说过，他发完子枣子，也要进京走走。你若有心照顾我，不如给我一张天津船票罢。”薛蟠答应了。只是当日没有船，要歇一两天才有，薛蟠就留他在栈耽阁住。王威儿也把自己的遭逢对薛蟠说知，并不隐讳。因此两人竟有成为知己之势。了两天，有了船了，薛蟠除了船票之外，又给他几元钱、几件衣服、一份铺盖。王威儿千恩万谢的去了。自此两下都无消息。

事情已经隔了一年，直到那天薛蟠对宝玉说，接了京信，要立刻进京，方

是王威儿的信。因此薛蟠到京之后，就先去找他。当下两人相见，各道契阔。王威儿道谢了前情；一面对打扫房屋，接待薛蟠十分殷勤，忙着宰鸡，宰鸭，买鱼，买肉。他的妻子巴氏也出来相见。忙的代薛蟠开铺陈，整行李，便留薛蟠在家住下。一会儿开上饭来，王威儿恭恭敬敬的，给薛蟠筛上上杯酒，开言说道：“我在上海多承大爷的恩典，就是粉身碎骨，也报不来。我自从回到京城之后，前头的事，早已冷淡了，因此放心住下。王本也到京里，我招接了他几天。因他的拳棒好，从前我跟他学过两天，索性拜他做师传。我写信请大爷来京的路子，就是他的。”薛蟠道：“何妨请他来见见。”王威儿道：“他此刻封了师传，天天在坛上，不轻易见人。我请大爷的话，先已同他说过，他答应了，才敢写信。咱们今儿痛痛的喝他一天，从明天起戒三天去拜坛，好歹先弄个前程再说。”薛蟠道：“要吃肥不费事？我吃他不惯。”王威儿道：“咱们当真吃么？只管肥鱼大肉的吃，不过别吃葱蒜，他那里就知道。”薛蟠道：“这件事的始末，我一点也不晓得。我本来也是畏进京来的，接了你信，我就早动身几天。你且把这个缘委告诉了我，究竟怎么能干功名？”王威儿道：“现在山东、直一带地方，出了一位老祖师，法术通天，立下一个教，叫做‘义和团’到处传授与人，能调遣天兵天将，立愿要‘扶清灭洋’。他手下有三千六百个徒弟，都封了师传之职。这王本也是三千六百个之中的一个。做了师传的，便出来设坛招人入伙，传授法术。若要入伙的，先戒三天，到坛上去拜过，拜准了便封做大师兄；学了法术，将来便可带兵。”薛蟠道：“我不大懂事，然而我听见结盟拜会是犯法的，官府知道了捉了去，轻的打屁股，重的砍脑袋，这件事如何好干得？”王威儿道：“你说呢！此刻不比往常，这件事早通了天了。王爷、中堂早已知道，非但不禁，而且十分欢喜。上月东街上王爷府里还请了两位大师兄去教法术呢！”薛蟠道：“什么法术？我想那剪纸作马，撒豆成兵，都是小说上的话，不见得是真的。”王威儿道：“你说呢？南上那位铁帽子王爷，他管的是一根打叫化子的棒。这根棒，是从周朝姜太公封神的时候传下来的，经了几千年，受尽天地日月精华，通了灵了。上月我们师传看过，说是一件法宝。祭起来，一根变十，十根变百，百根变千，千根变万，有穷的用处呢？此刻用符封了，在王府里供着听用。”一席话说的薛蟠半疑半信。

一时饭罢，王威儿便去找王本。薛蟠也到街上去闲逛，觉得景物全非，也不禁心神恍惚。逛了一会，无精打彩的回来。只见王威儿已经回来了，身边立着一个小子，年纪约有十一二岁。王威儿推他见薛蟠道：“这是小儿，近来在坛上学法术。我才见师传，便带他回来见你。”薛道：“我叫他使法给你看。”一面在墙上解下一把腰刀来，一面口中念念有词。只见王命慢慢的脸色变了

，两个眼睛也定了。忽的一声，拿起腰刀，走到阮子里飞舞起来，舞得果有门路。并且腰刀又长又重，断非十一二岁孩子舞得动的，不禁看的呆了。忽见他放下腰刀，又把一个六七十斤重的礮礮，两手举起来。吓的薛蟠呀的一声道：“小心，别闪了骨头拧了筋。”

未知果然大拧了筋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受愚蒙薛蟠拜神坛 信邪教中堂攻使馆

却说薛蟠看见王命一个小小孩子，居然能舞动大刀，举起礮礮，不觉心中信服起来。便问道：“这是什么神法？”王威儿道：“我们受那毛子的气，受得够了。还有那一起二毛子、三毛子，甘心去做汉奸。是我师传立下洪誓大愿，要‘扶清灭洋’，将来立了功劳，少不得要封侯拜相。我们也就出了一生的恶气。”薛蟠道：“怎么叫‘毛子’，又是‘三毛子’、三毛子？”王威儿道：“那些鬼子，咱们不当他是人，单叫他毛子。咱们中国人，倘附了毛子的党，就叫‘三毛子’，那随和着‘二毛子’的，就是‘三毛子’。”薛蟠道：“这件事大得狠，到底怎么个办法？”王威儿道：“此刻天天将还没有调齐，天兵天将一齐了，就要动手。此刻多少王爷、中堂，也在那里预备呢。一声齐全了，上头便发下号令来。咱们就动手。”薛蟠道：“外国人的枪炮，利害得狠呢，有什么法子去抵当他？”王威儿哈哈大笑道：“要怕了他的枪炮，咱们也不干了。只要到坛上拜过了祖师，拜过了师传，凭他什么枪炮，只打咱们不动。薛蟠道：“了，放下来罢。”王威儿道：“我还没有解法，他怎么放得下。”说罢，对着王命念念有词的鬼混了一阵。王命才把礮礮放下，走了进来，气也不喘一喘。薛蟠愈觉得神奇，便巴不得就到坛上去看看。

捱过了三天，一早催王威儿同去。王威儿道：“早呢，此刻师传还没有起来。起来了，还要吃福寿膏。”薛蟠道：“什么福寿膏？”王威儿道：“福寿膏就同鸦片烟一般，不过鸦片烟是毛子带来的，吃不得。‘福寿膏’是咱们自己做的，吃了可以添福添寿，所以得了这个名儿。”薛蟠只得耐着，直等到吃过午饭，王威儿拿了一个包里，拉了薛蟠同去。到得坛上时，只见那香和蜡烛烧的烟雾腾天，当中挂着一幅黄幔帐，里面黑洞洞的，不知供着什么菩萨。两旁列着许多军器。王儿就在地下打开了包里，拿出一条红布，给薛蟠包在头上，又拿出一条，给他束了腰，自己也包了头，却多穿了一件红坎肩儿，将一条红带子束在背肩儿外面。薛蟠看他时，却是当中缝了一个白布圆补，就同那营兵的号衣一般。圆补上面，写着“孙悟空”三个黑字。薛蟠讶问道：“这是什么意思？”王威儿悄悄摇手道：“回来再说，这会且问。”说罢，带了薛蟠径

到拜垫前面，自己先朝上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回头叫薛蟠照样拜了。王威儿便转到幔帐里面，一会儿又出来，向上户了一个揖，又打了个扞，高声唱道：“有请师传。”声未绝响，只见黄幔开处，步出一个人来。你看他青青黄黄的脸儿，也也斜斜的眼儿。打扮得虽同常人一般，却是头上多了一幅红巾，腰上了一条红带。身上穿的虽是长袍，脚下登的却是一双草履。青黄脸上隐隐透出杀气，也斜眼中明明露出凶光。王威儿便叫薛蟠拜师传。薛蟠此时已被那邪气所惑，便向那师传膜拜。他却只略略打了个问讯。薛蟠拜罢起来，王威儿便说道：“这是徒弟招来入伙的薛蟠，戒三日，特来参拜祖师与及师传，望师传收留。”那师传把薛蟠打量了一番，便道：“你这个人敢是诚心入伙的么？须知我这个教里，是专门讲究‘扶清灭洋’的，不准和毛子打交道，和毛打了交道时，便是二毛子。”薛蟠道：“这个我都知道。”那师传道：“你既然知道，就可以收留得。但是我也作不得主，须要拜表请祖师的里旨，看你的造化罢了。”说罢，便走近香案前，上了一把香，口中念念有词，又鬼混着做鬼脸。做了许久，方才跪下，俯伏在地，王威儿连忙推薛蟠也跪下，俯伏良久，方才起来。那师传取一张黄纸在蜡烛上化了。奉着那纸灰，鬼混着看了一看道：“好，祖师封你做大师兄，快点谢恩。”王威儿又推薛蟠到拜垫上叩头。那师传道：“你从此天天要到坛上当差，不可有误。等当差有了功时，我代你开上保举，那时再请一个封号。”薛蟠喏喏连声的答应了，方才同王威儿出来。（王威儿）走到门口，便把红巾、红带去了，又把坎肩儿脱了。叫薛蟠也去了巾带，都打在包里里，一同回去。

薛蟠问道：“方才师传说请什么封号？不知怎的叫封号？”王威儿道：“就是穿的坎肩儿，写的就是封号。”薛蟠道：“怎么闹个‘孙悟空’呢？”王威儿道：“封的多是古人名字，内中就是‘齐天大圣’最多。因为他有分身法，只管可以分得出来呢。其实要靠在当差上面，求个封号，至少也得要当三个月差。倘是用几两银子使费，在师传那里打点打点，几天工夫就请着了。”薛蟠道：“要这封号有甚用处？”王威儿道：“这个也同做官一般，有了这个，身份大些，而且体面得多呢！”薛蟠道：“不知要多少使费？”王威儿道：“没有一定的，不过几两银子罢了。有了十两银子，便更快些。”薛蟠便在行李内取了十两重的一锭银子，叫王威儿去斡旋。王威儿去了一会，欢欢喜喜的拿了一件坎肩儿回来，道：“难得今儿那么巧，一去就得了。”薛蟠抖开一看，也同王威儿的一般，那圆补上却写的是“薛仁贵”三个字，王威儿道：“恭喜大爷，有了九牛二虎之力了。这个是有《征东传》为据的，不是我凭空杜撰出来。”薛蟠道：“那么说，你还有七十二般变化呢。”王威儿正色道：“个只要学起来，没有做不到的。”从此，薛蟠天天同了王威儿到坛上去鬼

混，又学习那鬼混的符咒。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个多月了，忽然一天，喧传说红灯照在大沽口外，用神法沉了几十号毛子兵船。王威儿好不兴头，便带了薛蟠奔到坛上去。只见密密层层的，早已挤满一坛的大师兄。人声嘈杂，那师传正在那里发号施令呢。叫这个烧教堂，那个攻使馆。一眼瞥见了薛蟠，便叫他同王威儿两个去烧路。二人领命，便带了一群人，跑到车站上去放火。房子便烧了两间，只是那路怎生烧得他着。二人商量，要想个什么法子才好呢！薛蟠踌躇半晌，道：“有了。”便带了众人，抢入洋广货铺子里去。只说焚烧洋货，却暗暗分付众人，见了洋油，抬了就跑。一连抢了几十箱洋油。都抬到铁路上。薛蟠喝叫逐箱打开了，都泼在铁路上，安排停当，才放上一把火。登时烈烈轰轰，那铁路的枕木一齐都着了，众人拍手欢呼。于是这一群人，当堂就造起谣言来，都道：“到底薛大师兄法力高强，只念了几句咒语，那铁路便自己发出火来烧了。”薛蟠听了，也自扬扬得意。

王威儿同了薛蟠到坛上去请功，走到坛前，只见人山人海的拥挤不堪。问人时，方才知道：“前几天有一个师兄，杀了一个东洋毛子，又有一个大师兄，杀了一个西洋毛子，被一个什么王爷知道了，拣了今天的吉日，亲到坛上来叩谢祖师，方才散去。众人是跟着来看热闹的，二人挤了进去，说明了烧了铁路的缘故，却瞒过洋油一层，只说念咒烧的。坛上众人又是一场欢笑。

二人正因再讨差使时，只见一个大师兄擒了一个小厮来，说捉着一个二毛子。薛蟠一见大惊，道：“这个不是二毛子，交给我保了去。”那大师兄问道：“你认得他么？”薛蟠道：“如何不认得，他是我舍亲用的一个小厮被捉进来时，已是吓的昏不知人，满头冷汗，及听了薛蟠这话，才敢开眼观看。定睛的把薛蟠打量了。一会才道：“咦，薛大爷也在这里。薛大爷救命呀？”薛蟠道：“焙茗，你为甚跑到这里来？家二爷来了不曾？”焙茗道：“二爷不来，小的怎样来呢？”到京已经许久了，天天叫我出来打听大爷，却只打听不着。不想在这里遇见了。”薛蟠便对众大师兄、二师兄说过：“这厮且交给我，让我带了他去，顺便去看看舍亲，招他来入伙。”说罢带了焙茗，招了王威儿同去。走到半路，王威儿说有事，先要回家，薛蟠也不相强。便问焙茗：“宝玉现住那里？”焙茗道：“初来时是住在‘广升客栈。住没有两天，外面风声紧了，广升的东家，也说要关门了，所有住客也纷纷的搬走了。二爷便搬到‘江宁会馆’里去，此刻还在那里呢。”一面说着，走到了江宁会馆。宝玉一见薛蟠那个装束，不觉大诧起来，也不及叙寒温、道契阔，便先说道：“你怎么干了这行事来，你在上海匆匆的要进京，难道就为的这个么”薛蟠道：“这个便怎么？”宝玉歇了半日没言语。半晌说道：“你知道你的这个是

什么东西？”薛蟠道：“我们这个‘义和团’，人所共知的。”宝玉道：“哼！你还做梦呢！外头人家都叫你们是‘拳匪’。你怎么干出这糊涂事情来！你看看有一天闹的外国人打进来了，看你们再往那里跑。”薛蟠道：“我们有神拳的法术，又不必枪炮，毛子怎么打进来！我们还要打他出去呢！你看，今天不是又在那里攻打使馆么？”焙茗在旁插嘴道：“便是今天小的也听得有一位什么‘坛’中堂带领‘义和团’去打使馆，所以赶上去看看，就被他们说我是二毛子，捉去了。”宝玉道：“怎么被他们捉去了，怎么又得回来？”焙茗道：“他们不晓得怎么，要说我是二毛子，捉了去刚要杀，幸得薛大爷在那里，才救出来。”宝玉又想一想道：“现在的中堂，没有姓谭的，莫非又是拳匪的僭号。”薛蟠道：“我们都是师兄，没有叫中堂的，今天是刚中堂出来。”焙茗笑道：“不错，不错，我听的是‘缸’中堂，是他们把我吓昏了，搅错了，闹了个‘坛’中堂。都是信服他的，难道王爷、中堂的见识、还不及你么？现在还有一位李大帅，他就要进京了。他要到京，只怕京里毛子的毛，也要没有了呢。”宝玉道：“你既然信了这个，我也不必同你多辩，只看日后罢了。”薛蟠道：“你既然辩得，我倒要请你辩明白了。你果然说的有理，我就依了你不干。”宝玉道：“这个有什么辩头，眼看着是同儿戏一般的，如何成得了大事。单是不怕枪炮的话，就是荒唐！”说着，在行李里面取出一杆六响手枪，道：“我在上海托人买了这么一个，你既然不怕，可肯让我打一枪？”薛蟠道：“这个，我倒不曾经验过。不过听他们说的，都是凿凿有据，难道个个都是撒谎的么？”宝玉正要回答，只听得门外一阵人声乱嚷，内中还有焙茗的声音。宝玉站起来，要出去看。

未知嚷的是什么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义和团大闹北京城 呆霸王夜走长新店

却说薛蟠见宝玉要出外去看，也就抢着出去，宝玉见他去时，便缩住了脚。这个明明是嫌他样装扮，耻与伍的意思。歇了一会，只见薛蟠带着焙茗进来，后头还着一个人，挑了一西瓜，放下便走。宝玉便问：“为甚吵闹？”焙茗道：“前两天爷说畏吃西瓜，小的到外面找，谁知四面张罗的，没找出一个来。刚才门口外面，来了两大车子，小的要和他买两固，他不肯也罢了，倒说这是什么中堂买的，你是个什么小子，敢来强买？”宝玉道：“是人家买定了的东西，不问是中堂不中堂，也不能向人家硬买。这是你的不是。”焙茗道：“我又不知他是买定了的，所以才问他一声。既是买定的，不卖也就罢了，何苦拿中堂来吓杀人。他既是那么凶，为什么薛大爷出去了，他连钱也不敢

要，还代带送了进来呢？”薛蟠道：“这个本来是那位中堂买来送给使馆的，所以那些押送的人不敢卖。”宝玉道：“你怎么又买了来？”薛蟠道：“凡是我当大师兄的，说一声要这样东西，谁敢不送了来，还要化钱么！莫说是中堂的，就让是皇帝的，说要也要得来！”宝玉道：“才说攻打使馆的是一位中堂，此刻又说送西瓜给使馆的也是一位中堂，这是什么意思？”薛蟠道：“你那里懂得，何尝是要送他，不过借此要药死他们罢了。”宝玉道：“好奇怪，这西瓜那里药得死人？”薛蟠道：“西瓜是药不死人，下了毒药进去，自然要药死了。”宝玉道：“送他西瓜，自然是送整个的，毒药怎么下得进去？”薛蟠道：“用了法术，自然下进去了。”宝玉叹一口气道：“你为甚执迷到这一步田地？我也没工夫各你谈了，你请便罢？”薛蟠道：“咱们不谈这个，请你把如何到这里的话，和我谈谈如何？”宝玉道：“我只看见你那个装扮，就不耐烦。”薛蟠道：“你不耐烦，我就脱了下来。”说着，便把头巾去了，坎肩儿也脱了，带子也解了，一面说道：“你看不得这个样子，可知道这个样子，带子也解了，一面说道：“你看不得这个样子，可知道这个样子，此刻阔得狠呢！走到外头去，谁不让咱们三分。王爷、中堂，不过行一个平礼。其余的尚侍、京堂，在路上遇见我们，还要下车、下马呢。我就狠不懂你的气。在上海时，见了洋货也要恨，此刻我们和毛子作对，你又说不好。难道我们把毛子打干净了，没了洋货，还不偿了你的心愿么？”宝玉道：“你何以就糊涂到这样！我恨洋货，不过是恨他做了那没用的东西来，换我们有用的钱！也恨我们中国人，何以不肯上心，自己学着做？至于洋人，我又何必恨他呢？据我看来，他们那一班人，是有所激而成，你又何苦去入伙。你须知什么剪纸为马，撒豆成兵，都是那不相干的小说附会出来的话，那里有这等事！这些话只好骗妇人女子，谁想你这么个人，也会相信起来。你想想看，从古英雄豪杰创立事业，那里有仗什么邪术的？……”薛蟠不等说完，哈哈大笑道：“亏你还是读书人，连一部《封神榜》也不曾看过。难道姜太公辅佐武王打平天下，不是仗着诸天菩萨的法力么？”说的宝玉“扑嗤”的一声笑了出来，又汉道：“罢、罢！你去干你罢！我也劝得没有话好和你再说了。还有一句正经话问你：你的那一笔款，我来的时候，本要和你汇了来，听吴入伯惠说有两家汇划庄，因为北边信息不好，已经停了汇兑；有两家不曾停的，又不知靠不住，所以没有汇来。伯惠说过，倘使这里平静无事，等用时，只要一封信去，他可以为设法。你看怎么？”薛蟠道：“我此刻也不要紧，没有汇来也罢，不然你就拿去用了，也不要紧。”

宝玉正要答话时，忽听得门外一片声喧嚷。一路进来，比方才那个卖西瓜的嚷得利害。宝玉正在吃惊，早见外面拥进了一群人，一般的都是红巾红带

，手执单刀。当先一个穿着“孙悟空”圆补坎肩儿的，正是王威儿。一见了薛蟠，就嚷道：“叫我好找，那一处没有搜到，你却在这里。快去，快去！坛上有事呢。”说着拉了就走。薛蟠也不及和宝玉作别，只捞了卸下的巾、带、坎肩儿，被众人拥着，一哄的去了。

这里宝王只是点头叹。息来宝玉从上海动身时，上海早就风声鹤唳。伯惠屡次劝他不要走，奈他急于要看看京师近日光景，亟亟要行，伯惠拦阻不住。他便把薛蟠所存下的粗笨到得天津，风声愈紧。据客栈人说：“京津火车，日间死怕要停驶了。因此在天津不敢耽阁，赶着进京。投到广升客寸，此时客栈里只有出去的人，那里还有进去的人。本来有投到的，也不招接了。因为宝玉是上海长发栈招呼了来的，只得接待。住得两天，客栈的人都跑空了，东家也要关门避难去了，这才搬到会馆里去。”

初搬进去时，还有几个同寓，不上几天，也都走个一空。自此之后，夜间每每听到外面呼啸之声，有时房顶上也有人行走。玉本来也想另外搬个地方，或者仍旧出京。过得几天，有人来说，凡是搬走的，多半在半路上耽阁着，不能前进，又不能退后，更有两起在半路上遇了歹人杀死的。宝玉就想一动不如一静，只索在里住着再说。无奈一个人住了偌大一个会馆，未免寂寞，〔算〕计不如去打听薛蟠住处，把他邀了来同住。虽然他没有谈头，也还强似影相对。又想偌大一座京师，从何处去找这个人呢？薛蟠盐行，虽然交下了一个住址，此时却又翻检不出来。想起他在上海，欢喜贩洋货的，此地的货铺子，少不得总有和他往来的人家，因叫焙茗挨家去打听。

焙茗奉命，打听了许久，那里打听出来？这天在前门外走过，看见一家大洋货铺子，却是关上大门，静悄悄的。焙茗暗想：我走过了好几遍，却不曾留心这一家。此刻门虽关了，里面有人也未可知，我何妨去叩门问讯。想罢，便上前叩门，不想恰好来了一伙拳匪，见他叩了洋货铺门，便说他是二毛子，不由分说，捉了就走。幸得遇见薛蟠，救了性命。此是前话，表过不提。

却说自这天之后，那些拳匪，更是毫无忌惮，成群结队的，在街上横冲直撞，遇见了衣服穿得窄小点的，就指说是二毛子，吓得焙茗不敢出门，就是会馆长班，也走个一空，只剩得一个姓张的头子，还在门房里住着听差。一到了晚上，那半匪便传出了那无奇不有的口号。更有那稀奇古怪的号令，也是出人意外的，天天花样不同。忽然一天传令不许洗澡，又不许晒景妇女衣服，说是死怕秽气冲犯了他红灯照的神法。天天或早或晚总有两三处火起，望着红光灯天，着实可怕。然而此时身在重围之中，只可宁心耐性的等着。喜得那拳匪不来搔扰，也就得过且过，只有焙茗耽惊受怕。

一天，那长班张老头，到里面打扫院子，宝玉正在阶沿上站着闲看。因看

见张老头须发如银，顺口问道：“老头今年多大年纪了？”张老头儿道：“老汉今年八十五岁了。”宝玉道：“好硬朗。”张老头道：“这两年不行了，前几年我上八十岁的时候，一天还可以跑一十来里地呢。”宝玉又问他近来这两天外头的消息。张老头叹道：“有什么消息呢？还不是在那里瞎闹！多咱一天外国兵到了，还不是咸丰十年圆明园的局面么。那时老汉才四十五岁。算起来，足足四十年了。他们太平得不耐烦，又要招两个洋兵来糟踏地方了。”宝玉道：“咸丰十年，怎么样个局面？我虽然书上看了点，总不及你眼见的清楚。何妨谈点听听呢。”张老头道：“事情隔了多年，我也有点恍惚了，不过那时候最大的事，是咸丰皇帝往热河跑了。怪可怜的！就那么一去，就没回京里来了。洋人他打进京，原为的是和皇帝讲什么约章，谁知打了一个空。你说奇怪不奇怪？要叫咱们中国人，打破了人家的京城，皇帝都跑了，现成的金銮殿，还不往上头一坐么？谁知他们外国人，并不想做皇帝，只把圆明园放了一把火，烧个干净，就那么走了。”宝玉笑了一笑，道：“这个消息被义和团听见了，又说咱们是二毛子，造他的谣言呢。前天我一个朋友从天津跑了回来，说起天津，此刻闹的兵荒马乱，大沽炮台失守了，天津城也破了。有一个洋将官带了多少洋兵，要打进京来，走到杨村，不得前进，还不是咸丰十年的老样子么？”宝玉道：“你倒也明白，又是本京里的人，为甚不欢迎他们呢？”张老头儿道：“那里劝得听！就是我自己的孙子、重孙子都在那里义和团，我还禁压他不住，何况劝别人呢。他们懂得什么？便是我老汉，从前也是糊里糊涂的，里懂得什么叫个外国因为郭大人做钦差的时候，我跟郭大人走了一趟英国，又跟着到过法国；回来之后，又跟张大人到过美国，这肚里才明白了。不然还只当咱们中国是一国，他们外国也是一国罢了。那里知道有许多国度呢！”宝玉道：“怪道你说话狠明白，原来是狠见过世面的。”

说话的，又隐隐听见外面一阵枪声。宝玉道：“这近来天听见枪声，总说是攻使馆。这叵叵一个使馆，攻了这些时候，还攻打不下，那法力也就可想了。”张老头儿笑道：“就是这个话呢！他们老说不怕枪炮，那政打使馆，被洋枪打死的，也不知多少。好笑他们自己骗自己，拿着一杆来复枪，对着同伙的打去，果然打不倒，人家就信以为真了。谁知他那枪弹子，是倒放进去的，弹子打不出来，放的就同空枪一般。旁人被他骗了，倒也罢了，久而久之，他们自己也以果然不怕枪炮了。最可笑的，使馆里被他们攻打，自然也回敬。无奈使馆里面，没有许多枪弹子，便设法到外头来买。他们却拿了毛瑟枪子去卖给洋人，只说他拿了去，也打不死我们的，乐得赚他的钱。你说笨的可怜不可怜！”宝玉道：“既然要同他作对，还要和他交易，也不是个道理。”张老头儿道：“呸但这个，天天往使馆里供应伙食、煤、水的，不都是这班人么！”说

声未绝，只见薛蟠慌慌张张的走来，一把拉了宝玉，便到房里去。

不知为着甚事，且听下分解。

第十六回 义和团态毕呈 王威儿凶心忽露

却说薛蟠慌慌张张的走来，宝玉倒吃了一惊，撇下张老头儿，跟他到房里。薛蟠喘息了一回，才道：“宝兄弟，你知我的来意么？”宝玉道：“你来的这等慌张，亏你还有工夫叫人猜你来意。快说罢！”薛蟠道：“洋兵要打进来了，我打要走，特地来告诉你一声。”宝玉道：“你们的法术呢？”薛蟠道：“据师父说，现在天兵、天将还不曾调齐，等调齐了，就可以一鼓而擒。前回被你说了那一番话，想来想去，也死怕他们的说话靠不住，不由的害怕起来，思量不如早点走开了的好。”宝玉道：“这洋兵打进来的话，你是那里听来的？”薛蟠道：“一言难尽！这城里一家洋货铺的掌柜，也是南边人。自从我贩连洋货以来，他就和我有来往。去年他回家去，路过上海，我和他盘桓了几天，因此相识了。此时他也在这里，他们联成了一帮，专门雇了多少人，到外面去打听，消息其是灵通，是他告诉我的。他还告诉我，这里长新店过去点，有一个地，方叫做‘安乐窝’，地方甚好，可以避难。那里永远没有水火盗贼的警耗。他叫我到那里去呢。所以我打算先到长新店住下，听这里的消息。是好的我再回来；是不好的，我就往‘安乐窝’去。我想约了你一同去走走。”宝玉笑道：“我在这里受了多少惊怕，要走早就走了，还等到这会么？你请便罢？只是你到了什么地方，总要给我个信。”薛蟠道：“你老住在这里么？”宝玉道：“也不见得。我一心要来看看京城近日的光景，不想来了，就遇了这件事，寸步不能出门。只等事情平静了，我到外头逛几天，也就走了。”薛蟠道：“走到那里呢？”宝玉道：“无非仍到上海。”薛蟠道：“还到上海作什么？”宝玉道：“无非仍到上海。”薛蟠道：“还到上海作什么？”宝玉道：“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不过那里消息灵通点，可以知点事情罢了。”

当下二人谈谈说说，将近黄昏时分，薛蟠便起身作别道：“我这一去，是瞒着众人的。那一回，我到里来时，有一个人来找我，人名叫王威儿。我走之后，不他来找我，请你只说我从没来就是了。”说罢，握手分别，赶出城外，径投长新店而去，不提。

这里宝玉自从送薛蟠去后，外面的拳匪依然如故。王威儿果然来两次，要找薛蟠，宝玉只推不知，看看又是半月光景，忽然一天那张老头儿张失措的来报说：“洋兵到了，即刻就要进城？”宝玉道：“他进城就进城了，你慌什么？”张老头儿道：“要准备着逃走呀？”宝玉道：“洋兵进城，还杀人么？”张

老头儿道：“这个论不定。”宝玉道：“你出过洋的人，还懂得外国话么？”张老头儿道：“英国话可以说上来。”宝玉道：“你懂得说话，就好办。依我看不必走，兵也不见得胡乱杀人。”正说话间，果然外面炮火连天，人声鼎沸起来。张老头往外就跑，宝玉不免也走到门道去看看。只见街上扶男带女之人，不绝于路，寻子觅爷之声不绝于耳。真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此时张老头儿也站在门首。忽然来了一个人，跑过来一把拉住他道：“两宫都出走了，你为甚还不走？”张老头儿道：“两宫又不曾叫我保驾，我跟着走作什么？”那人道：“不是这么说，不过叫你避开点罢了。你还够得上保驾呢？”宝玉道：“两宫出走的话，是真的么？”那人道：“千真万真。我才遇见了荣中堂、刚中堂，还有许多中堂大人们，都陆续的赶着去了。那才是保驾呢！你们不走，我去了。”说着，便一溜烟挤入人从中去了。张老头儿便把大门关上。

过了三四天之后，街上人声才慢慢的静下来。张老头儿来说：“好了，此刻各国兵，陆续到的不少，约定了分段治理，街上可以走得了。只是不懂洋活的，总还怕要吃洋兵的亏。”宝玉听说，便往外面去走走，多时不曾出门，到了街上只觉得天地异色。一路信步走去，只见家家门首，都插着些“大英顺民”、“大德顺民”等小旗子。沿路巡察的洋兵不少，偶然站定了看看东西，那洋兵便要来盘问。喜得宝玉从伯惠读了两个月洋书，他是个绝聪明的人，又极肯用心，虽然住在这里，却没有一处，只见几十个兵排队而来，路旁另有十来个人，在地下跪着，衣领背后都插着一面小旗子，也有写“大英顺民的”，也有写“大法顺民”的“大美”、“大德”、“大日本”都有，底下无非着顺民两个字。各人手里也有奉着一盘馒头的，也有奉着热腾腾肥鸡、肥肉的。内中一个却明明认是王威儿，宝玉不觉笑了一笑。那押队的洋兵，便站住了，问宝玉：“笑什么？”宝玉打着英话道：“我也不知贵兵队是那一国的，却见那跪着接你们的人，插着旗子，英、德、法、美、日的目写，不觉好笑。”说的那洋兵也笑了，道：“我们是英国的。”又指着那些旗子，问：“那一面写的是‘英’字？”宝玉一看，王威儿身上的恰是个“大英顺民”，便顺手拔了下来，指给他看。那洋兵看了，又看看王威儿，只见化府伏在地，便走过去，用手托了他的下颏，叫他抬头。谁知他已是吓的面如土色的了。那洋兵笑了笑，和宝玉握了握手，便督队去了。

宝玉往前走着，约莫走了一箭多地，忽听得后面一迭连声的叫老爷，宝玉回过头来一看，却是王威儿，汗流满面的走来。宝玉觉得诧异，便站住了脚。王威儿走近身边一咕噜跪下来，便咯、咯的磕响头，嘴里嚷着：“老爷饶命？”宝玉诧异道：“这是什么话？我不懂呀？”王威儿大哭道：“老爷不饶我，我就在这里先撞死了罢！”说罢，又在那里碰响头，只碰得破皮流血。宝玉

道：“奇极了，你就是要求饶命，也要好好的说出原故来呀！况且，我又没有说要你的命，叫我从何饶起呢？”王威儿噤着道：“小的虽然到过老爷处两三次，却幸得不曾冒犯着老爷。小的实在不知老爷是洋大人的朋友，望老爷开恩。”宝玉道：“你这越说我越不懂了，究竟是什么来由，你好好的说。”王威儿道：“老爷方才不是叫洋大人杀我么？”宝玉道：“这又奇了，什么杨大人，我不认得呀？”王威儿越是噤个不了，索性膝行走近一步，抱着宝玉的大腿，嚎啕大哭起来，宝玉倒被他闹得呆了。此时旁边有几个过往的人，也都站住了观看。宝玉没了主意，跺着脚道：“这是那里来的话，又不肯好好的说，你到底也说个清楚，我好办呀？”王威儿看见人多了，越是不肯说。宝玉怒道：“你快撒手，我没有工夫和你闹，”王威儿连忙撒手叩头道：“老爷，可怜小的，一个儿已经死了，饶了我罢。”宝玉始终不解其意，顺口答道：“我饶你就是了，起去罢！”王威儿大喜，收泪叩头道：“谢过老爷，就请老爷到我家去献茶。”宝玉道：“我没有工夫，饶了你，你就走罢。”王威儿那里肯放，一把拉住道：“我家不远，就在前面，请老爷是必赏光。”说罢，拉了要走。

宝玉无奈。只得同行。果然不远就到了。王威儿推门，让宝玉进去。到了屋里，又端了一把椅子，放在当中，请宝玉坐下，重新又叩起头来，又叫他妻子也出来叩头，倒把个宝玉弄得犹如做梦一般。看王威儿献茶献水的忙定了，方才问道：“你到底为什么事，叫我饶命，我始终不懂。你到底说个明白，我好照办呀！”王威儿惊道：“老爷到底不肯饶我么”说着，又要跪下。那妇人在旁边也百般的求饶，说道：“老爷可怜了小妇人罢。”又指着王威儿道：“天杀的，不知从里认了一班强盗，说什么有法术，不怕枪炮，要杀尽毛子。还叫小妇人学做红灯照。到了晚上，提着个灯笼，扒到屋顶上去，教着念什么咒语，说是可以腾云驾雾，驾起云，便可以把灯笼里的神火去烧毛子。谁知混了许久，一点不灵，他不怪自己误了人家的欺骗，还怪小妇人不诚心去学。又带了儿子小去学法，可怜那天攻打使馆，被洋枪打死了。他不怪强盗的法术不灵，倒又说是这天小妇人双手污秽和小王儿打了辫子，破了法术了。前几天洋兵打进来了，一众强盗才知道利害，赶忙丢了红巾、红带前去投降。从此天天有洋兵从口走迥，便出去跪班献酒献肉的申说自家并不是拳匪。可奈不懂说话，任从你说破了嘴唇，那洋兵只当没有听见，方才跪班回来，吓的三魂失了两魂，七魄丢了六魄。说是有一位老爷和洋大人是朋友，在那里和洋大人说话，不定要说出我的根底。小妇人问那老爷怎么会知你根底呢？天杀的才说出老爷和薛大爷是朋友，住在江宁会馆。他因为找薛大爷，到过会馆两次，老爷是认得化的。所以要求老爷饶命，在洋大人前好歹方便方便，莫说出他的根底来

，这使是老爷的恩典了。”宝玉听了一席话，才明白。便道：“你们和我一样的，都是中国人，我何叫外国人难为你呢？你放心罢，我不说就是了。况且我并不是那外国人的朋友，不过问我的话，我随便答应两句罢了。”王威儿连忙叩头拜谢，妇人早又送上茶来。宝玉立起来要走，王威儿那里肯放，道：“方才不是老爷超生，小的十个脑袋，也不洋大人杀的。小的这里预备一杯水酒，聊表敬意，务乞老爷赏个光，将来倚靠老爷的时候多着呢。”宝玉再三要走，怎禁得他夫妻两个拦住苦留，只坐下，看着他们忙忙碌碌的，调开桌椅，摆上一桌子的鸡鹅鱼肉。夫妻两个，轮流敬酒。宝玉心中暗暗好笑，不想我今日得了这么个奇遇。可笑前日要杀毛子的也是他们，今日惧怕洋大人的也是他们。今日，我和那洋人答了两句话，他们便这样恭敬起来，要在前几天头里，就是二毛子了。

正在这里想着，忽然听得门外有人喊道：“王威儿，快来，快来，大人到了。”王威儿往外就跑，这里只剩了宝玉和那妇人两个。那妇人又斟上酒来，手递到宝唇边，斜溜着一双眼睛说道：“老爷请干了这一杯。”宝玉暗想道：“罢了，怎么闹出这个样子来，呷了半杯，便推醉了，伏在桌子上假寐。那妇人取过那半杯残酒喝了。推宝玉道：“老爷醒来，怎么就醉了？”宝玉不答，只装睡着。那妇人弯下腰，把宝玉伏在桌上，便道：“怎样了？”妇人道：“醉了。”王威儿过来摇了两下，宝玉仍是不动。威儿便招手叫妇人过去，悄悄的說道：“留下他总是个祸根，不如趁他醉了，结果了他罢！”妇女连忙摇手。

不知宝玉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味蕪园两番演说 长发栈一夕清谈

却说王威儿到底是狼子野心，看见宝玉醉了，便和妻子商量，要结果了宝玉性命。妇人连忙摇手道：“人家才饶过了你，你使不饶人家，这个如何使。”王威儿道：“人家才饶过了你，你便不饶人家，这个如何使得。”王威儿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他此刻虽是答应了不和洋鬼子说出我根底，知道他出去之后又怎么？并且他此刻认得我的问口了，还怕他要带了来呢。”妇人听说，便不言语，谁知宝玉是装醉的，他们说的话，虽是低声，却早听见了一大半，暗想：这种人真是野性难驯，一转眼间，便生了个杀人恶念。我幸而是假醉，倘使真醉了，岂不要遭他毒手。想罢故意久伸起来，打了个咳嗽，吐了口痰，说道：“好渴呀！”妇人听见，忙过来送上一杯茶，宝玉漱了口，王威儿又过来陪小心。宝玉道：“多谢得狠，酒太多了，不觉失礼。我想起还有一件正

经事没有办，此刻当真要去了。”王威儿还苦苦挽留，宝玉执意要走，遂辞了出来，寻路回去。

一路上暗想：王威儿种人真是刁恶奸险，丧良无，耻无一不全，看来那班半匪，个个如此的了。只是那执政之人，怎么居然会信他用他，闹到这步田地，真是令人不解。此刻虽听说调了两广总督李鸿章来京议和，却又只不见到。这场祸事，正不知何时方了。又想起王威儿的女人，实在耻可笑。一路上胡思乱想，回到会馆里，闷闷不乐。到了闷极时，便随意到外面去闲逛。但是每一出去，便看见那些百姓，奴颜婢膝的跪着迎接洋兵，大有“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概。遇了洋兵欢喜的时候，便一直过了，不去理会他；碰了他们生气时，反嫌他跪着路，不是一拳，就是一脚，那被打的倒反笑脸相迎。暗想：“这班贱骨头，从前不消说的，也是要杀二毛子的拳匪了，搅着实在愠气。又见各国的旗帜，分插在城头上面，越是觉得不乐，心中倒甚悔走言一次，寻思不如还是出京的妙。

回到会馆，便叫了张老头儿来商量。张老头儿道：“此刻城里，算是太平了，外面还是兵荒马乱的。昨天我还听见说，两宫要到山西去，路上走得也狠不太平呢。幸得到了懷来县，那知县官出来接驾，办得好差，这才受用了。此刻那县官凭空的就升了道台，跟着老太后和皇上一起往山西去。人家都替那知县欢喜，依我看来，倒是不升这个官也罢了，只是现成的知县没了。跟了皇上到山西，听听是好的，须知跟去的多少王爷、中堂大人们，那里看得见他？倒是在知县任上，没事时候，拿百姓来打两下屁股，两片地皮快活。”说的宝玉笑了道：“依你说，此刻是走不得的了。”张老头儿道：“走是何尝走不得，不过死怕路上不太平罢了。”焙茗在旁边用手搔着脑梢子道：“你今天早起和我说的，不是说有一个姓有犄角的要来救咱们么？”宝玉道：“什么姓有犄角的，你又来胡闹了。”焙茗道：“是他说的，却又不是姓牛姓羊，他说是说过了，只是我想不起来。”张老头儿笑道：“是有的！上海此刻开了一个救济会，捐了钱，雇了轮船，到天津救那一班避难的人，回南边去。此刻躲在京里不能去的南边老爷们，都盼着他呢。但不知他来不来。这个人听说也是道台，姓陆。”焙茗道：“是不是呢！鹿可是有犄角的，我说我总不会记错了的。”张老头儿道：“前回闹得乱七八糟的，大家都慌了要逃走，老爷那样从容，已经住到此刻了，何必又急着要走呢？再过些时，等外面都太平了再走不好么”宝玉道：“只戾住在这里闷得慌，外头去逛逛，又没有好逛的地，方没奈何也只得等着罢了。”从此，宝去只在会馆里住着。又没有个报纸，外面的消息一点不知，镇日就如昏昏做梦一般。幸喜他在上海带来的书不少，每日就只看书遣闷。

真是光阳易过，不觉秋残冬至。没有几时，又是腊尽春回。此时外面已略为不静，宝玉便料理出都。一路上只舐颓垣断瓦，人迹荒凉，所过田，多半废弃。及到了天津，更觉得与来时又是一般光景，不胜嗟叹。到得上海，仍旧住长发栈。安置行李已毕，即去访吴伯惠，各道契阔。宝玉又告诉他薛蟠的举动，大家嗟叹一番。伯惠道：“你来得正好！今日两点钟张园议事，我们可以同去看看。”宝玉道：“议什么事？”伯惠道：“听说中国和俄罗斯订了个密约，有弁东三省的意思。大家就议这个事。时候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去罢。”

于是，同上马车，径奔张园。只见为时尚早，两人就在老洋房廊下泡茶。坐了有一点多钟时候，只见议事的人，陆续到了。约莫也有二三十人，聚在一间屋子里；当中择着一张大菜桌子，先有一个人站到当中去。宝玉定睛看他时，只见他生得双眉紧皱，两目无神，脸上似黑非黑，似青非青，身上说肥不肥，说瘦不瘦，天生成愁眉苦目，又装出那丧气垂头。只听他说道：“今日难得诸公到此，具见一片热心。近来听说政府和俄国订立密约，这密约不必说总是大有关系的了。诸公到此，务望商量一个办法，怎生阻止得住才好。”说罢，退了几步。众人又你推我让的，让了半天，才又是一个人站到当中去。这个人却是生得黄黄的脸儿，年纪不过二十来岁，头上的头发，却长的狠长，就和在热丧里似的，站定了说道：“政府和俄国立了密约，这是国家大事。像我这种人，还上来演说吗：“算什么呢？不过依我想来，大家同是中国人，凡是中国的事，都与我们有关系的。这回的约，是密约，可见这约内的话，政府是不肯叫我们知道的了。但是拳匪之后，庆王和李中堂在京议和，俄国却要把去年寿山在黑龙江启的事另外提议，可见这密约是一定关系东三省的了。诸公，去佃俄人在黑龙江虐待华人，把数千华人都赶到黑龙江边，逼着他跳下水去，一时华人死尸塞江而下。诸公莫以为东三省的事，与我我无涉呢！我们只管醉生梦死的过去，黑龙江便是扬子江的前车。”说到这里，有几个人连连拍手。那人便退下去了。众人又是你推我让的一番，是头回那愁眉苦目的人，站上来说道：“我们今日务要商量一个办法，或者定几个电稿，打给政府和各省督抚，竭力阻止。诸公以如何？”说罢，又有几个人拍手。那人又道：“今日人少，我们约定了后天再大会一次，要行决定办法罢。”于是众人纷纷散去，伯惠和宝玉也上车而回。

宝玉又定伯惠，后天再去看看。到了后天再去时，那局面大相同了。移到了大洋房里面，靠里当中，拼了两个方桌子，上面又加上了一个桌子，旁边投了个签名处，下一排一排的着百多张柯子。陆续到的人也多了。头回那个愁眉苦目的人，这回不演说了，只在地下踱来踱去，长吁短叹，搓手顿足。起先一个人站到方桌子上面，说了一番开会宗旨，以又一个人上去演说。可奈今番

人多，声音嘈杂，听不清楚。这个人说过之后，来的人更多了。

看官，须知这张园是宴游之地，人人可来。所以有许多冶游浪子与及马夫、妓女，都跑了进来，有些人还当是讲耶稣呢。笑言杂沓，那里还听得出来。只见一个扮外国装的，忽的一声，跳上台去，扬着手中的木杆儿，大声说道：“今日在这里是议事，不是谈笑！奉劝你们静点，不要估文明会场上，做出那野举动出来。”说罢，忽的一声，又跳了下去。宝玉细认这个人时，却就前回那黄黄脸儿的后生。见了他今天的装扮，方才知道他头回并非是在热丧里，是要留长了短头发，好剪那长头发的意思。以后又陆续有人上去说，可奈总听不清楚。宝玉不耐烦，正想走开，忽然听一阵拍掌之声，连忙抬头看时，只见台上站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宝玉吃了一惊，暗想：近来居然有这种女子，真是难得。因侧着耳朵去听，只听他说道：“一个人，生在国里面，就同头发生在头上一般。一个人要办起一国的大事来，自然办不到。就如拿着一根头发，要是起一个人来，那里提起呢？要是整把头发拿在手里，自然就可以把一个人提起来了。所以要办不来的事！”众人听了，一齐拍手。以后人声更加嘈杂，竟然听不出了。说了一会下去，忽然又走上一个和尚来。宝玉暗想：这个和尚一定有点妙谛，都在那里惊奇道怪，甚至有捧腹狂笑的，那里还听出一个字来。和尚说完了，合十打了个问讯，便下去了。以后忽然上去一人，吼声如雷的大喊起来。看他满脸怒容，一面说一面拍桌子，就和骂人一般。把桌子上的一个茶碗，也拍翻了。几乎把那桌子拍了下来。旁边走过两个人，一人一面把桌子扶住了。他益发拍的利害。这个人的声音大，应该听的清楚了，谁知他声音大时，底下吵的声音也跟着他大了。仍是听不出来。这个人喊嚷过了，便有一人上去，举起一只手道：“演说已毕。”于是众人纷纷散去，也有许多围在那签名处的。宝玉和伯惠过去看时，原来他们在那里纠资做电报费。也有助十元八元的，也有助一二元的。旁边一个高丽人，也签了名，助了几元。因为言语不通，取了纸笔写道：“见诸公会议，热心可敬，言语不通，不能侍谈，谨助电费”云云。宝玉见了，不胜感叹。忽听得背后有人说道：“你何不也签个名呢！”宝玉回头看时，又见一个人答道：“叫我出两个钱，倒可以使；签名，我不干！”宝玉不觉嗟了一口气。伯惠对宝玉笑了一笑，相将出了大洋房，上车径回长发栈。

时候已经不早，宝玉便留伯惠晚饭，说：“我离了上海若干时候，住在京里，因为乱事起了，又没有个报纸，就同聋聩一般。你没有事，可请在这里作一夕长谈，把别后的事，说点给我听。”伯惠向与宝玉谈得来，就便留下。饭罢，宝玉谈起京里拳匪的事，因说道：“那一班愚民无知。也不必说。么一班王公大臣，也轻易信了这个。真是出人意外。”伯惠笑道：“莫说京城里那个

顽固蔽塞的地方，上海算是开通的了，去年还有人说端王自有端王经济呢！”说话之间，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

不知想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引证古今好学生词穷夜遁 横施缙绅慧神璫平地遭殃

却说伯惠随意和宝玉谈天，忽然想起一事，因对宝玉说道：“去年北边闹了那么大的事，多少人南边乱跑，却都是受尽了千辛万苦，才跑回来，还有许不得回来，在半路上断送了的。你却安安稳稳的住在里面，已是一件奇事。这里南边各督抚，都和外人呵定了约，照保疆；又得山东抚台，在那边镇压住了。拳匪不能边来，这南边应该太平了！这上海的人，却也搬到上海来，想也令人可笑。谁知南边果然也闹出一件事来，几乎闹不太平。湖南一个廪生，听见北边闹的不象样，要在湖北起义勤王，被地方官查着了，就把这位廪生捉去杀了。”宝玉惊道：“勤王是好事，怎么杀了？”伯惠道：“地方官只说他反叛，所以杀了。内中株连的士类不少。这件事直到此刻不曾明白。官场中都说这班人是匪类，然而舆论却都说他们是志士。我们此刻也不能定论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只好等将来操史笔的了。”宝玉道：“公道自在人心，只怕将来的史笔，也逃不出今日的……”

一句话没有说完，只见伯惠的家人黄福，匆匆走来递过一封电报。伯惠接来一看，却是武昌来的，连忙取《电报新编》翻了出来，便汉道：“才说的这件事，便是这件事找我来了。”宝玉道：“什么事？”伯惠道：“我要到汉口走一次，最好是即刻动身。”一面，一面顺手把电报放在衣袋里，取出表一看道：“已经十二点钟了，要走还来得及，只是收拾一切，怎样呢？”宝玉道：“什么事这般要紧？”伯惠道：“就是为的才说年湖北那案子，我一个朋友无端的被他们牵连及了，提到了衙门里去。此刻打电报来叫我去代他设法，这也是义不容辞的。然而电报到得太迟，只好明日再走的了。”说着便叫黄福先去，交代家里预备行李，明日我要动身。黄福答应去了。

宝玉道：“怎么去年的案子，此刻还在那里闹？”伯惠道：“官场的事情，有什么凭据！他要各你作对时，便一千年也可以闹不了，左右凭他一面之罢了。他此刻不各我作对，要是一定和我对时，我又是个安分守己的，他无可设法，不难凭空的说我是吴三桂子孙，要谋为不轨，也可以使得。”宝玉笑道：“这样说，做百姓的险得狠呢！”伯惠道：“可不是险得狠么。此刻有了个新旧党界，格外利害！官场最恨的是新党，只要你带着点新气，他便要想你的法子。”宝玉道：“以时势而论，这维新也是不可再缓的了。难道官场中人

，是一点也见不到？”伯惠道：“你不知道，维新本是一件好事，但是维新两个字之下，加上一个党字，这里的人类就狠不齐，所以官场旧，就藉为口实了。戊戌四月之后，那一个不说要进京去伏阙上书，那一个不说就条陈呈请督抚代奏。及至政变了，这一班人吓的连名字都改了，翻过脸来，极力的骂新党。推他前后的用心，那一回不是为的升官发财！这个里头的奇形怪状，一时也说他不尽呢。内中我说一个人给你听，这个里头的奇形怪状，一时也说他不尽呢。内中我说一个人给你听，这个人叫章柏绳，自己也有了个四品的功名，向在上海一个什么局里当差，去年湖北那案子也有他的。你想以草莽英雄要建议勤王，这也可算新极了罢！他附在里面，自然也是新人了。事发之后，被他躲过了，旁人看着那维新党都是盖世英雄，正人君子。你道他的行止是什么样子？他在那局里有了几年，局里的弊病也略知一二了；看见那总办出兑了一票废料，把那废料价上了腰，他便要去分赃。总办不肯，两个人抬了杠子。他便打了一个禀帖，把件事禀到两江去。总办知道了，便了手脚，要同他说和，分给他多少银子。无奈他的禀帖已经出去了，两一已经要委员查办。你道他得了银子，又怎么个办法？他重新又打一个禀帖上去，说前头那个禀帖已经出去了，两江已经要委员恒辨。气道他得了银子，又么个办法？他重新又打一个禀帖上去，说前头那个禀帖不他上的，不知何人架名冒禀，倒要请两江查架名的人。这种人的品行怎么叫人看得起呢？”宝玉默默寻思了半晌道：“只怕维新党里，火肱得个个如此罢！”伯惠道：“自然不能一概而论，然而内中有了这种人，也就欢了。”说罢，便要辞去，道：“本来要再陪作一名清谈，因为明日有事要动身，必要回去打点打点。”宝玉也不强留，只送到楼梯口上，伯惠便别去。走到问口，正在等那看门的开门，宝玉却赶了出来，问道：“你明明还来不来？”伯惠道：“你有事么？我得便就来。”宝玉道：“不是这样说，我明日打算同你一起到湖北去逛一回，所以约你。”伯惠道：“如此，我明日便来。”说罢各散。

到了次日什后，入惠果然来了，只见宝玉已收拾过行李，因笑道：“你好性急，要到冕上下船呢。”宝玉道：“早点收拾好了，也是一样。”伯惠道：“我这回去，不定要耽搁多少日子，你没有事么？”宝玉道：“我没有事，任凭你耽搁多少子，都可以使。”两人量停当，晚上下船。一路无话。

不日到了汉口，泊了码头。要依了伯惠，便即刻叫了划子到武昌去，因为有宝玉主仆两个，恐怕招呼不便，因此先上了岸。到鸿安栈歇下，安顿好了他两个，然后带了黄福，渡江而去。这一夜竟没有回来，次夜仍旧不同。宝玉闷着到外面逛了一遍。这天下午，伯惠回来了，宝玉道：“正事想已办妥了。”

伯惠道：“妥还没有妥，只是查出了门路了。明日便放手办去，只怕还可以

无事。你没有到外面去走走么？宝玉道：“罢，罢！我素仰的汉口天下四大镇之一，所以巴巴的来走一走。上半天，外头去望了一望，真是百闻不如一见！那个骯脏劲儿，我看倒可以算得天下第一。我几乎没叫那毛厕熏死了。”伯惠笑道：“本来‘臭汉口’是有名的。我和你商量，我办的事，是在武昌，住在这边不便；丢你在这边，也寂寞得狠，不如搬到武昌去，闲了时，我们同出来访访古迹。这里不比上海，狠有点名腾呢！”宝玉道：“我本是个无可无不可的，就到武昌也是一样。”

于是歇了一宿，次日一早便叫了划子船，搬过武昌去。划了斗级营一家“连升栈”住下。伯惠又出去干事去了。过了一大会，方才回来。说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只等回信了。于是带了宝玉去逛“黄鹤楼”、“卓刀泉”；又到汉阳去登“晴川阁”，游“伯牙台”，吊衡鲁肃墓。一连逛几天，伯惠又有事去了。

宝玉一个人闷着，便在那公众堂上闲坐。恰好有一个同寓的人，是学生打扮，走过来扳谈。宝玉不免问了些武昌学务事情，那学生也略略说了点。又道：“今日下午，学堂督演说，各学堂学生都去听呢。”宝玉道：“这盐督的学问，自然好的了。所以才引动了各学堂的学生。”那学生道：“那还消说得！这武昌城里的督抚司道，那一个不佩服他！就是阖省的学生，都是他教出来的。所以我们都称他为先生，也有称他老师的。”宝玉道：“我们不是学生，不知可去听得？”那学生道：“只要穿上一套学生衣服，也可以混着去。”宝玉道：“这衣服我可没有，不知外头可有得卖？”那学生道：“你只暂时穿一穿，我可以借给你。”宝玉大喜。等吃过午饭，伯惠仍不见回来。宝玉便换了衣服，和那学生一起出去。

到得学堂时，只见到的人已经不少了。讲堂上，当中投了讲台，底下密密层层都是椅子。两人挨着坐下。歇了一会，那盐督到了，众人一律起立相迎。督到了台上，向众人呵了呵腰，众人仍旧坐下。宝玉细看他，倒也生得轩昂，冰盘大的胖脸儿，挂了两腮的黑胡子，没缝的眼睛上，带了个茶碗口大的眼镜；穿的袍子，总有九寸多宽的衣袖；头上戴了一个簇新的暗蓝顶子。站在当中伸了伸腰，便大声念了一句“大学之道”，又叹了一口气道：“单是这‘大学之道’四个字，我们讲一辈子也讲他不完。我且就一个极粗浅易明的，说给诸生听。这‘大学，外之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内之可以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宝玉听到这里，忍不住几乎要笑了出来。以后便不把耳朵去听他。心中暗自懊悔：多此一来！我以为他有多大经济学问，原来同村学究讲书一般。我小时候，也听不要听了，只管胡思乱想。那盐督又咕哝了多半天，宝玉只管低下头，想要磕睡。猛听得一声拍桌子的声响，吓的抬头一望，只见那督又说

道：“近来一班后生小子，拾了日本人的唾余，动辄自命维新，指斥人家守旧。我们中国向来那里有这种字眼！都是那一班人，跟着日本人学出来，久而久之，就牢不可破的有了这两个名目了。我却立定了一个主意，也不维新，也不守旧，只拣最中最正的道理做去。你诸生也要如。此此时用功读书，将来出身做官，办起事来，也要拣中正的做去。什么维新、守旧，都要抹倒他的，那才是名教功臣呢！”说罢，昂然下台而去。这一班听的人，也都纷纷散了。

宝玉同那学生回到连升栈。伯惠早回来了，见宝玉改了装扮，便问问何故。宝玉说道：“去听演说呢。谁知演说不曾听着，倒听了好些笑话。”那学生诧异道：“听了什么笑话？”宝玉一面叫焙茗取了自己衣服出来，在客堂里换。伯惠也问：“是甚笑话？”宝玉道：“只他所演说的是笑话！是一位督演说，我当是讲什么大经济、大学问，谁知和坐冷板的讲书一般。讲了一句‘大学之道’，还要说一辈子也讲不完呢。到了后来，更发出奇议论来了：“说什么‘维新’、‘守旧’的字眼，都是日本来的，为我们中国向来所无。他竟是不曾读过书的，你说奇怪不奇怪。这不是笑话么？那学生道：“依你说，这‘维新’、‘守旧’两个名目，不是日本的，就石以说这句话。”那学生道：“不必多辩！我只问你这维新、守旧出于何经何典？”宝玉道：“《尚书》的‘旧染污俗，咸与维新’；《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难道也是日本来的么？其余代诏书上引用的‘维新’二字，也不知多少，一时只还数不完呢。”那学生涨红了脸道：“守旧难道也有出处么？”宝玉低头想了一想道：“‘因陋守旧，论卑气弱’，是出在《欧阳修传》的，只怕《宋史》也是日本来的了。”那学生哑口无言，怏怏的回房而去。

宝玉叫焙茗把那一套学生衣服，送还给他，便和伯惠到房里来，问道：“你的事情了结么？”伯惠道：“差不多了，三五天里面，就可以出来了。”闲谈一会，天色已夜，一宿无话。

次日起来，那同寓的学生已经搬去了，宝玉也心上。入惠仍去干他的事。了两天，这一天晚上，正在那里挑灯对伯惠仍去干他的事。过了两天，这一天晚上，正在那里挑灯对谈，伯惠说起事情已经完了，打点了上千金之谱，大约明天就可以放人了，话言未毕，只见闯进来了两个公人，问：“那一个姓贾的？”宝玉道：“我便姓贾。有什么事？”那公人取出一张票子来，在灯底照了一照，也不曾看出是那一个衙门的，更不曾看出为什么事提人。那公人便沉下了脸，恶狠狠的拉了宝玉便走。

正不知为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片言贾祸狴犴羈身 毒手频施鸿毛性命

却说宝玉和伯惠挑灯夜话，忽然来了两个公人，问了姓名，不由分说，拉了便走，跑得飞也似的。宝玉脚跟不着地的，被他横拖竖拽，又在黑夜，一点也看不见。走到一所衙门里面，转了几个湾，到得一处廊檐底下，一个看住了宝玉，一个便走到里面去回话。一会儿出来说道：“不问话，先押下。”说罢，二人拉了又走。走到一处，像是盐里，交给禁卒，二人径自去了。

那禁卒把宝玉推到一个栅栏里去。才跨了进去，便拥上好些人，把他围住，要搜身。宝玉定睛一看，原来都是些蓬头垢面的囚犯。暗想：囚犯何以搜起人来？喜得身边除了几个零钱之外，一点零碎东西都没有带。众囚只把几个零钱搜去，便各走开。

宝玉向里一望，却是漆黑的，各囚徒都是席地而卧。要再找一处有草席的地方坐下，却不可得。一言不发，只在那里出神，那心中就同做梦一般。暗想：我今天为了甚事，平白地被他们捉了来？我又不曾犯法，是谁在这里告我？这里又是什么衙门本时不得主意，要想问人时，却没有一个可问的，一时又想到：吴伯惠此到湖北，本是为的要救一个朋友；方才听说他的朋友可以有望了，日间就可以出去，不期又闹了我进来，想他又要为我着忙了。想到这里，忽然又想起伯惠的话：官场中要和百姓作对，随便可以栽上一个罪名的。莫非此地官场要各我作对么？然而我和他们无怨无仇，又何苦害我呢？并且我到此地，也不曾认识一个人，他们又从何知道我？真是奇事！左思右想，只想不出个道理来。

那旁边的囚徒，看见他站在那里，半天不动，都以为他吓的慌了，也有议论的，也有讥笑他的。宝玉却只不听见，顺着脚步往里走去，要觅个隙地，可以蹲坐的，越到里面越黑了，忽然一股恶气，扑鼻而来，原来那里放着一个大粪桶，连忙缩住了脚。然而那粪桶旁边也有几个囚徒躺着，还开了灯在那里吸鸦片烟呢。宝玉便回步出来，望见栅栏外面，墙上挂了个油碗，点了个灯，这栅栏里是没有灯的。宝见没处坐，便只管踱来踱去。踱到深，各囚徒都横八的睡熟了，也有鼾声如雷的，也有谵语模糊的，也有从睡梦中器泣的。宝玉猛然想起伯的朋友，说还没有放出去，不知可在这里？不是从那半明半暗之中，去认那囚的面目，暗想：我虽不认得他，然而既是伯惠的朋友，伯惠又这般同他出力，那相貌自与寻常囚犯不同。一面这么呆想着，逐一认去，那里认得出来。其中不免又是胡思乱想。却倒巧他并不气急，要是肪弓这件事小的吓也吓坏了；暴躁的不知要暴跳到怎样呢。他却还是从容自在，犹如平一般，只有囚犯的鼾声与外面梆声相应。宝玉听了，转觉得天君泰然。

忽然外面的梆声一阵紧似一阵，不久就听见一声炮响，抬头一看，天已亮

了。过了一会，渐渐有人起来，外面已是大亮，里面仍是黑暗无比。那些囚犯，也有有人送东西来吃的；也有拿出钱央人代买点心的。身边没有带表，苦于不知时候，只有呆呆的守着。忽见那禁卒在栅栏外面，向自己招呼。宝玉走近栅栏时，只见伯惠站在外面，后头跟着焙茗。宝玉道：“又要劳动你来看我。只是我犯的是什么事，我始终不曾知道。”伯惠道：“便是我也不懂。我昨夜夜的惊动了几个朋友，今天又忙了一个早起，总寻不出一个头绪来。第一件奇事，是没有原告的。”那禁卒在旁边冷笑道：“是官府访拿的，自然没有原告。只怕案情还不小呢！”伯惠忙问道：“是什么案情，你可知道？何妨告我，重重的谢你。”禁卒又笑道：“你们自己干下了什么事，只要问自己就是了。我只管看守犯人，那里代你们一个一个的查问案情去。”宝玉对伯惠道：“别的都不要紧，只有这里脏的难受。”伯惠道：“你暂且耐一耐，回来再设法罢。我不过先来看你一看，顺便带焙茗认识了地方，有事好给你送信，我还要去干正经事呢。倘使提起来，你说话要小心点。”宝玉道：“我用不着什么粗心小心，我没有犯事，怕什么？”伯惠道：“此刻不便说话，再谈罢。”说着去了。

宝玉听说是没有原告的，心中益加疑惑：据那禁卒说是官府访拿的，我却没有什么劣迹；并且到了此地，没有几天。他偏偏今天又不审问，就可以有点头绪了。过了一会，又见那禁卒开了栅门，带着焙茗进来；焙茗是着铺盖。禁卒便叫一个犯人外搬一个所在，腾出这个地方来。焙茗此时悄悄的递给宝玉一个条子，宝玉会意，便揣在怀里。焙茗方才把铺盖打开，那禁卒早催着焙茗走了。宝玉这才有了个坐卧之地，就便坐下。喜得伯惠办事周到，铺盖里面，还来了几本书。宝玉便躺下看书，顺便把那条子取出来，夹在书上去看。只见上写着：“公自以语言贾祸，致有此厄；今晨又探得此时仇公者正盛怒，进言不易。当缓图也。狱中语言宜慎，举步皆荆棘，可畏之至。”宝玉看罢，便撕了个粉碎，只是心中越是觉闷闷。自想：“我从来不肯多言，是多早说了什么话，以致语言贾祸？这个仇我；的又是谁？他力量能叫地方官捉我，想来一定是个要的了，我却从那里去得罪一位显要，真是怪事！兜底把从前的说话都搬到心上来想过，也想不出个原故来，不觉躺在铺盖上睡看了。

不知睡到什么时候，却被禁卒把他叫醒，带了他出来，早有两个差役在那里等着，宝玉以为要审问了，便随了他去。谁知转了两个湾，便走到一个所在，有人接应了进去，两个差役去了。这里的人，便把他拉到一所屋子里去。屋子里面，却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桌、椅、板、床铺之类，就是空空洞洞的一间空房。那人把宝玉推进去之后，便反手把门锁了。那房门却也个栅门，宝玉此时，更是莫名其妙，要问那人时，他早已走的远了。

将近黄昏时候，只见伯惠带了焙茗，提了铺盖，方才那个人开了门；焙茗提了铺盖进去，伯惠也走进去，和宝玉说话。宝玉道：“起先送来的条子，说的狠不明白，何尝以言语贾祸来？”伯惠道：“起先送来的条子，说的狠不明白，我何尝以言语贾祸来？”伯惠道：“这些话且慢谈。此刻这件事越紧急了。你昨夜进去的是班房，不知怎么又寄到外盐来了；我先要代你去法，你切不可心急。”宝玉道：“我并不心急，只是糊涂得太利害，也要叫我佑道一点儿呀！”伯惠并不答话，走到问口和那开门的人说话去了。说了一回话，才回头对宝玉道：“你在这里的事我都托了他了；他就是管外盐的柰子头儿，要茶要水，只管和他要去。”宝玉道：“我急着问你什么语言贾祸，你却说这些作什么！”伯惠道：“就是你那天去听什么演说，听出来的祸事。”宝玉道：“奇了，我去听演说，始终没有开口，那里就得罪了人？”伯惠道：“你回到栈里，发的那一番议论，便是祸根。”宝玉道：“我就在栈里，也不曾说什么得罪人的话呀！”伯惠道：“你不和那学生驳论什么维新守旧么？”宝玉道：“这个话怎么就会得罪人呢？”伯惠道：“我也打听了许多人，才打听出来：那个学生，便是这位盐督的得意门生；这位盐督最欢喜的是奉承他，最恨的是驳他的议论。他也不问人家驳的是不是，但是驳他的，他就以为是诽谤他。所以他这一位得意门生，听了你驳他的话，便不知又加上些什么油盐酱醋去对他说了，才有这件事情。”宝玉诧异道：“原来这里的法律又是一样。”伯惠道：“怎么又是一样呢？”宝玉道：“原来这里的法律又是一样。”伯惠道：“怎么又是一样呢？”宝玉道：“发两句议论，也要烦官府拿人监押的，不又是一样么？别处那里有这种法律？”惠道：“发两句议论那里便可以监押；他这内内中不知栽上你一个什么罪名呢！”宝玉道：“要栽我个什么罪名呢？”伯惠道：“总逃不了‘解铃还是系铃人’七个的诀窍。”说话时，那禁卒大送了一把红呢茶壶来。宝玉笑道：“这倒也同客栈差不多，就这样住几天也无妨。”伯惠也笑道：“亏你漾从容镇静，要是别人早急死了。此刻只怕我比你还急呢！”宝玉道：“一个人只要把死生祸福看得透了，就没有着急的时候了。”当下伯惠带了焙茗辞去。

从宝玉倒还觉得清静，不过门是反锁着的，不能出外罢了。每日的三餐，也是焙茗送来，这是伯惠在禁卒那里打点了的，自不消说。宝玉没事，只是看书静坐；上海寄了报纸到来，伯惠又叫焙茗送去看，因此日子倒不是难过。

看看又过了三天，还没问过一堂。正在纳闷，伯惠走来，对宝玉道：“这更奇了，影子也没有的事，亏他怎么想得出来！”伯惠道：“真是亏他们想。你道他从那里想起？他因你说得一口京腔，说‘拳匪’都是北边人。你从那里去诉冤呢？”

正说话时，只见那禁卒走来，对伯惠道：“你老人家既然代他老人家设法，还应该早点想个法子。我受了你老人家的赏赐，不知照一声，是我的不是。才刚上头分付下来，叫我明天把他老人家‘报病’呢。”伯惠吃了一惊道：“真的么？”禁卒道：“我哄你家作什么事呢。”伯惠听说，也不辞别宝玉，匆匆起身便去了。宝玉不解其意，便问那禁卒道：“把我‘报病’是什么意思呢？”禁卒道：“这个好不好对你家说得。”宝玉道：“不要紧，你只管说。”禁卒仍不肯说。怎奈宝玉再三盘问，又许他说了给他赏钱，禁卒方才道：“说了你家不要害怕！报了病，就是要了命了。”宝玉道：“这话怎讲？”禁卒道：“你家狠聪明的，怎么这句话也不懂？当初秦桧要害岳老爷，也是这个法子。你家自己想去罢。”说罢出外，反锁了门去了。

宝玉把禁卒的话，仔细一想：这明明是要我的命了，发了两句议论，便罹了个杀身之祸。这个未免死得轻于鸿毛了。但不知他怎样弄死我，伯惠如困设不了法，我倒尝尝这个滋味，便是做鬼，也多长一个见识。好在我是个过来人，一无挂虑的。想到这里，倒也坦然。

次日，伯惠又来，宝玉便把禁卒的话对他说了。伯惠道：“这个也不见得，我已经竭力设去去了。万一设不了法，这是我对不住。”宝玉道：“这是我自作自受的，与人何干？你这两天的奔走，我已经感激的了不得了！”伯惠听了，转觉得伤心，看看宝玉，却还是颜色自若的，只得别了出来。

不觉又过了五日，这天晚上宝玉正睡着了，睡梦中觉得有人将自己抬动，正要睁眼看时，忽然一件狠重的东西，在脸上压将下来，偏偏又是仰面睡着，被他压的喘气不得。连忙要推开时，双手又被压住了，要挣脚翻身时，脚也被压了。心想：是了，这是致死我的法子了。于是，宁心耐性的等死，只是喘不出气的辛苦，慢慢的觉得肚内的气，直涌上来，便觉得眼睛如同爆裂一般。

不知宝玉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何处有堂前三尺法 忽地来天外一封书

却说宝玉被压的闷绝了，昏不知人，只觉得身子像是轻飘飘的，飞将起来；只苦得不闻不见，到底不知自己是死了不是。正在恍恍惚惚的时候，忽听得远远的有人提着自己的名字来叫，嘴里要答应问是谁，却又如同哑了一般，喊不出来，慢慢的那叫声愈叫愈近，只是自己答应不出的苦。忽然一阵觉得喉咙里一股热气，直透到肚子里。猛又听耳边一声叫，睁眼看时，只见伯惠伏在自己身边，那禁卒也在旁边，还有两三个人，都忙在一处，也不知他们忙些什么。四面一望，见自己睡的是床。暗想：他方才明明把我抬到地下，怎么又

抬了上床？他明明是要压死我，怎么又是这种情形？伯惠何以又得信，连夜的赶来？此刻想是救活我了。心中胡思乱想，嘴里仍旧说不出话来。伯惠又灌了两口参汤，宝玉才慢慢的回过气来，微微的对伯惠说道：“劳你驾了。”伯惠道：“好了，你此刻觉着怎么样了？”宝玉道：“没有什么，不过喘息难点罢了。”

伯惠方要答话，只见外面闯进一人来，问道：“回过来了么？”那人道：“那么我先回话去。”说着，匆匆去了。宝玉看那人时，十分面善。不觉默默的寻思，忽然想起正是那同寓的学生，十分疑惑，不解何故。要想问时，嘴里又懒得说话。伯惠又安慰了几句话，又送上参汤，呷了两口。一会儿，焙茗打着灯笼来了。伯惠便道：“此刻已经一下多钟，我先回去，留下焙茗伺候你。到天明之后，便可以出去了，你将息点罢。”宝玉点头答应，伯惠去了。

宝玉又歇了好一会，慢慢的坐起来，此时人都散尽了，只有焙茗在旁边。宝玉走了两步，觉得神虚气喘，周身骨节甚是酸痛，又觉得脚下踩着许多砂子。重复坐下，叫焙茗看看地下是什么，焙茗拿灯一照，道：“咦，那里来许多米呢？”宝玉在自己身上一看，见衣服上都染上一层白尘，方才明白那禁子拿来压我的，正是几袋米。但是既然要致死我，何以又救回来？并且方才同寓学生，何以也到这里来？真是令人不解。因问焙茗道：“这几天吴老爷在外面忙些什么，同些什么人往来，你可知道？”焙茗道：“吴老爷天天出去，小的每天不是往这里给爷送饭，便在寓里守着，都不知道。只有前回同寓的那个穿短衣，戴草帽的人，昨天来过一次，和吴老爷说了好些什么凉大人，热大人，又是什么拜门口拜窗户的，小的都不懂。”宝玉听了越觉糊涂，身上又觉得难受，便和衣躺下。心中辘轳似的，想着那刚才之事，只是想不明白，直到天色微明，方才睡着，睡着那刚才之事，只是想不明白，直到天色微明，方才睡着。睡梦之中，仍觉得身子轻飘飘的，随风飘荡。正在梦魂颠倒了之际，忽耳边听有人说话，不觉惊醒。睁眼看时，只见伯惠站在旁边，宝玉连忙起来。伯惠道：“恭喜！事情完了，出去罢。”一面指挥焙茗，收拾铺盖，又赏了禁卒酒钱，便同宝玉一同出来。门口早有两乘轿子伺候着，两人各各上轿，回到栈里。

宝玉一路上看着天上的日光，觉得身心一畅，大有天地异色光景。到了栈里，便沐浴更衣。伯惠便同他置酒压惊。宝玉道：“说着这件事，是真可笑！差不多闹上了半个月，我犹如做梦一般，直到此刻还不明白。只知一向都是劳你的驾，费你的心罢了。”伯惠笑道：“说起来真是荆天棘地。你这回的性命，真是间不容发。倘迟了两三分钟，我此刻只怕要安排和你买棺材盛殓的了。你那得罪的原由，我已略为告诉过你，不必再赘了。我自从打听得他们栽上你一个义和圆余党的罪名，便十着急，真是无缝不钻的了。那天，那禁卒又说

是已经交代把你报病，益发慌了。你知道此中弊病，凡是上头叫报病的，这人就不长久了。你知道此中弊病，凡是上头叫报病的，这个人就不长久了。无论几天，便叫禁卒下手结果了，就报个病故。你想还到那里去伸冤？我忙忙的托人介绍，找那学生去斡旋，说了三天，方才妥当。说得好好的，是昨天行事的；昨天我去看他三四次，都不在家。后来再三打听，知道他前夜迴江，到汉口去吃花酒，还没有回来。我又赶过江去，找着了，硬拉了回来，已经二鼓时候了，叫他连夜去干事，我还跟着他到了那监督的公馆里。他进去说话，我在外面等他。一会儿，他匆匆的出来说：‘恐怕来不及了，因前几天交代的，是今夜要人，今天一天又未见有人去关说，此刻不知怎样。’便同他匆匆到监土戈，只吓了我一个半死。那禁卒千不肯，不肯让我们去看你，情知是凶多吉少的了。那学生拉了那禁卒，到旁边说了几句话，又亲身到本官那里讨了主意，方才放我们进去。你已是直挺挺的睡在地下，气已经闭了。七手八脚；的好容易救了过来。今天一早我就具了保状，托此地的铺家盖了图书，重重的花了几两银子，马上递进去，批准了，才得和你出来。”

宝玉道：“说了半天，这位监督的手段，这里官场的奇横，我是略知一二的了。然而这番斡旋是用的什么法子，你也要告诉我，好让我知道。”伯惠笑道：“这件事可有屈你了。你知道这位监督最恨的是人家讽刺他。大凡恶人讽刺的，一定道喜人奉承。他还有一个脾气，最欢喜人家拜他的门。我辗转见了那学生之后，许了他的酬谢，托他去关说。只说你起先的话，是一时卤莽，后深悔失言；又听说监督的学问，如何渊博，如何纯正，便欲列门墙。把他说转了，却要先见了见及门生帖子，才肯放人。昨夜连夜办的便是送见、帖子。你此刻出了，还得去拜见他呢！”宝玉呆了一呆道：“这个如何使得！这种人，我为什么要拜见他呢！”伯惠笑道：“为的是救命！难道认真去拜他做先生么？”宝玉道：“既然送了见、帖子就算了，何必要我亲自去拜呢！总畏想个法子，免了才好。”伯惠道：“你认真不愿意去，就就冒了你的名去见见他也不妨。”宝玉道：“你也犯不着去见他！并且他虽不认得我们，学生是总认得的。”伯惠道：“你何必如此固执，须知道古人的话：‘在他檐下过，不敢不低头。’你十多天牢狱之灾都受了，何在乎一见呢？”宝玉道：“那么你此刻在这里没事了？”伯惠道：“没事了。”宝玉道：“那么还不好办！我们马上就渡过江去，跑上轮船，往上海一溜，就完了。还怕他赶到上海去找我们么？”伯惠道：“这个不妥当，还是去见他一见的好。”宝玉执意不去，道：“就这么一溜，你说不好，还有个法子，只要写个信给他，只说因了几天，病了，一不能来见；约他缓几天，我们再设法避他。然而这个信，是要你代劳的。这个‘夫子大人丈’我写不来。”伯惠笑道：“这也是一法。”于是取

过笔砚，代宝玉写了一封信，交代黄福送去。一面两人对坐饮酒，又谈谈人情险诈，入世艰难的话。

吃饭过后，黄福回来，呈上回信，并两部书。宝玉并不拆看，还是伯惠看了。那信上写了些老气横秋的话。看那两部书时，却是一部什么《丛编》、一部《诗文稿》，都是这位监督的大著作，送给新收门生的。伯惠翻了两页，递给宝玉。宝玉撂过一边，在那里出神。你道他忽然出什么神？原来他想起自己在大荒山青埂峰下，清静了若干年，无端的要偿我天志愿，因此走了出来。却不道走到京里，遭了拳匪；走到这里，遇了这件事。怪不得说是野蛮之国，又怪不说是黑暗世界。想我这个志愿，只怕始终难酬的了。要待仍回青埂峰去，又羞见那些木石鹿豕；要待不回青埂峰，却从那里去酬我的志愿？想到这里，不啻六神无主，心中一阵胡涂了。耳无闻目无见的呆呆的出神。

恰好焙茗泡了茶，送上一碗茶来，一连叫了两声，宝玉只不答应。焙茗道：“好好的，又怎么着呀！想是老病又发作了。”伯惠本没有留心，忽听得茗说话，连忙看宝玉时，果见他目定口呆那般光景。只当他昨夜吃了亏，病了，因劝他睡下。宝玉听伯惠说话，忽然神魂返舍，说道：“我没有事，不过在这里胡思乱想，想出了神罢了。”伯惠道：“又想什么呢？”宝玉道：“我想到底不如，速回上海。好在有信去了。他明知我一两天内不能去见他，趁今天走了，他其奈我何？”伯惠道：“其实也可以使得，不过匆忙了些。”宝玉道：“我们行李又不多，说走就走，有什么匆忙呢？”伯惠道：“你好好的憩一天罢，明天走也不迟。”商量定了。次日便算清了房饭帐，到了黄昏时分，雇人挑了行李，出了汉阳门，雇个划子，划到轮船旁边，拣定了房位，又复乘风破浪的到上海去了。至于那位监督，受了宝玉的贄玉生贴子，却把两部大作算做还礼，终久不曾见宝玉一面。以后他还追求与否，我这书中，也不及表了。

且说伯惠到了上海，便约宝玉不必再住客栈，搬到自己家里去住，宝玉依允了。等轮船靠定了码头，二人舍舟登陆，便到伯惠家去。船上行李自有黄福、焙茗招呼。伯惠和宝玉到家时，不免息风尘。家人们送上好几封信，都是去后接到的。伯惠一一看了。内中却有一封是托转交宝玉的，便顺手递了过去。宝玉接来看时，却是薛蟠的手笔，拆开一看，上面半文半俚的写着道：

宝兄弟大人阁下：

自从北京一别，我们走到长新店等候，天天还望天兵打胜谁知后来，果然应了贤弟

之话。有人来告诉我，皇帝老子也跑了，于是知道贤弟之话不错。恐怕此地安身不

得，欲到自由村，又不识路途，在此问人，人人都不知。幸喜遇见一位朋

友，叫刘

学笙，别字茂明；他认识路途，我就与他同行。刻下已经到了自由村，住在刘学笙家。

此处地方甚好，真是自由自在。比较上海有天渊之隔，好上好几倍。贤弟不妨来游

一次，方知吾言之不谬也。如果贤弟要来，我之款祈代带来。不然贤弟用了，亦不妨事

也。云云。宝玉看了，交绘伯惠看，伯惠道：“这自由村是什么地方，倒不晓得，想是一个极偏僻的地方了。”宝玉道：“就是这话。但不知怎么比上海好几倍。我在这里也是闲住，我打算认真去走一次看呢。”

不知宝玉到底去与不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放手枪宝玉缚强盗 中冷箭焙茗现原形

却说宝玉接了薛蟠的信，便想到自由村一行伯惠道：“又没有事何苦又往北边跑呢？”宝玉道：“正是为的没有事，可以到处逛逛，也是游历的思。”伯惠道：“我只听见人到外国去游历却不曾听见到村庄上游历的。”宝玉道：“我正了这个狠不舒服。我听见他们动不动说到外国游历，不知游历了有什么益处！最奇的是每一个人游历，便有一部游历的日记；无论他游历的那一国，日记的一篇，一定是画上一张平圆地球图。其中所记的，于人家的政治、风土、人情、物产都没有，内中纵有一二，也是说的模棱得狠，何尝有一句是有用的说话。所记的不过某日走了多少路，某日见某人，谈某话，某日游某厂，看制造某物。又复一味的夸张外国如何繁华，如何美丽！看了他日记，恰是毫无用处。他有画地球的工夫，何以不画了一国的山川险要来？有走路的工夫，何以不稽查了他的风土物产来？有见人谈话的工夫，何以不访求了他的政治人情来？有游厂的工夫，何以不考求了他那制造之法来，游了这么一遍，费了缠，费了时日，费了精神，到底有什么益处！而且他既游历的，自己中国地方，他到过几处，通了几省的言语？所以我说游历中国比游历外国要紧。只要派上几个学生，叫他自己认定了，愿意游历那一省，就派他那一省。游历之法，要遍历各府、厅、州、县、细细的考察各处风土人情、民间疾苦、地方利弊、农矿出产，一一都要写了日记，并准他附记条陈办法。今年派这个去，明年派那个去。几个人去过之后，把他的日记互相比较，是那个考查得最清楚的，条陈得最好的，就派他去做那个地方的官。你看官民还有隔膜的么？如此一

来，地方还有不治的么？”

伯惠道：“你的高论自是不错！然而你此刻又不是想做官，又不是要遍历、于、州、县，不过要到什么自由村。边去年闹了那一个乱子。杀人遍地。那些秽恶之气郁住了，到了热天，那疫气更是利害。不是有要紧事，何苦去碰他呢？”宝玉道：“那瘟疫怕他什么？你看那瘟疫死的人，大半是穷人，不然就是那起居无节，饮食不时的干净人，谨慎起居的人少得疫症的。”伯惠道：“既如此说，你是一定要去的了。”宝玉道：“我本来各处都要去逛逛，不过先到那里去一走，顺便也把他那款子了去。请你代他转了汇票罢，此刻汇划总通了。”伯惠道：“通可是通了，然而那个什么自由村，从来也不曾听见过的。从那里汇去？”宝玉听说，呆了一呆，大家就此放下不提了。

过了几天，宝玉对伯惠道：“我想薛舍的款，一定要同他汇去。既然汇兑不通，我想了一个法子。如果取了现银，未免太笨重累赘了，不如同他换了金子，同他带了去罢。好在金子到处都可以换成银子的。”伯惠道：“你还当真要么？”宝玉道：“他在别处呢，我可以不去；他在自由村，我可不能不去。因为我近来听人家说的那自由有多少好处，要去看看那自由村的自由。我不过要逛一遍，仍旧要到南边来的。我并且要到广东、福建一带去逛呢。”伯惠道：“那么几时动身？”宝玉道：“这几天就打算走。因为刻正是穿来袍的时候，行李不必多带，只要带几件单夹及夏衣就构了；并且连衣箱也不必用，只要买一个外国的大皮匣就是。我顶多一两个月就回来。”伯惠知道留他不住，就同他把薛蟠的款子，都换了金条，一一点交明白。宝玉便买了皮匣，收拾好行李，预备动身。恰好“泰顺”轮船要开行。这个船要开行。这个船，吴伯惠从前在那里当过账房的，船上还有两个旧同事，便送了宝玉上船，嘱托招呼一切，方才别去。

“泰顺”船开行了两天，到了烟台下碇，起卸的货甚多，耽搁了许久，还不得开行。宝玉忽然动心，想道：“这里山东地方，我何不上岸逛一逛，就此从陆路进京，也是无妨。不然，住他几天，等有别个船来了，再附了到天津也好。想罢，忙叫焙茗收拾好行李，别过船上的人，叫了舢舨，一径岸去了。在客寸里住了几天，因想我既到了山东，何不去登泰山呢？想定了主意，便托了客栈代雇了长行车，主仆二人，登车向西进发。在路上行了八九天，到得泰安，便到泰山上去游了一遍。无非是摩挲大夫松，玩索表泰碑，谒青帝祠，游碧霞宫，秦观望长安，越观望会稽。在山上住了两夜，方才下来。

又雇了两匹牲口到曲阜，先下了店，去逛孔林，瞻仰古楷，趋步杏坛，又游了一天多。宝玉心中无往不适的，便想从此进京去，取道济南，顺便要逛历山。因和客店里商量，要雇两匹长行牲口，或者是雇个车也好，店主道：“今

日来不及上路了，明日大早走罢！”宝玉答应了。店家又跟到房里来道：“这屋子不好，我给爷另搬一罢。”宝玉道：“住一夜的事情，胡乱将就点过了，还搬什么呢？”店家道：“爷们从南边来，是舒服惯了的人，搬一个罢。”殷殷勤勤的，代宝玉提了皮匣，取了铺盖，另走到一个屋子里来。这屋子果然心起先那个干净，又是新糊的银花白纸，店家交代好了，方才出去。

宝玉看那房子，陈设得虽是不离那乡村俗态，却四壁都悬有字画；角子上，还挂了一幅中堂，画的是五色牡丹。心中暗笑道：“村也不应该村到这个样子，怎么把个中堂挂到角子上去呢？”闲坐了一会，便吃晚饭，饭后方才掌灯，焙茗便把铺盖开好了。宝玉瞥眼看见角子那画上，爬着一个蝎子。便叫焙茗道：“好好的打了他，别叫他咬一口。”焙茗不敢动手，拾了一块小瓦片，对准那蝎子一摔准了，可摔准了，可摔他不死，也不伤，豁刺一下跑了。一时找不着，也就算了。宝玉是个细心人，他想：明明摔准了，何以不死，又不呢？这片碎瓦摔到那画上，劲也不小了，但是听他打上去的声音，却一点劲都没有，那画的后头就同空的一般，这是什么原故呢？想罢，揭开那画来看，原来画的后面不是墙，却是一个门口；有一扇木门，是从那边关过来的。门上有一条小小的板缝，凑近去一张，只见里面隐隐约约的有灯光，却看不清楚有些什么东西。放下那画，十分疑惑。画前面本来放着一张方桌子，往桌子底下一看，却是好好的墙。又暗想：这个莫非是个窗户，再揭开那画看时，那窗户自上至下，足有五六尺高，再揭开那画看时，那窗户自上至下，足有五六尺高，那里有这么高的窗户呢？常时听说北边有一种黑店，专门埋藏盗贼，劫夺客商财物。我今番一定是碰上了，这个怎生是好呢？低头默默寻思，忽然想着在上海所卖的六手枪，带多了时，在京的时候，在会馆里虽然拿他放过几枪，操演手法眼法，却不曾拿他打过人，今番不免要借重他了。因悄悄关照焙茗，叫他今天晚上不要睡，留着心。一面取出枪，装好了弹子，放在枕头旁边。暗想：他若是一两个人还好，倘使人多，可不得了。然而，无可奈何，也要仗着他背城借一的了。不然，时候已经夜了，往那里走呢？叫焙茗关上门，剔亮了灯。坐了一会；已是二更时候，便到床上去和衣假寐，焙茗也蹶手蹶脚的躺下。

到得三更过后，四面人声俱寂，微微的听见那画有点响动。宝玉偷眼看时，只见一个少年后生，从那画后钻了出来，手上提着明晃晃的一口大刀，慢慢的踏到了桌子上面。宝玉躺在床上看得亲切，拿起手枪，挥过来一扳，机簧动处，浓烟忽起，害的一声，鸡心大的一颗铅弹，早着在强徒的大腿上，立脚不住，从桌上翻将下来；手中的刀，也撂在地下。焙茗哗的一声喊起来，宝玉也忙坐起来，喝叫捉下了。那强徒扒起来走，却被焙茗下死劲的一推，后又跌下来。宝玉便亲自来按住他，叫焙茗拿铺盖绳来把他绑了。

此时门外已经有人擂鼓般打门，一迭连声叫饶命。宝玉只不理，叫绑了再说。焙茗一个人绑不动，宝玉帮着把他绑了个四蹄攒。外面打门之声，仍是擂鼓似的。宝玉握枪在手，叫焙茗开门。门开处，只见店家踉踉跄跄的跑进来，见了宝玉便跪下叩头，口称：“饶命。”宝玉道：“你开的好店，窝藏了强盗，打劫人家财物？此刻被我打倒了，你便叫饶命；可知我被你们打倒了又怎么？”店家叩头道：“老爷，可怜小的只有这个儿子，饶了他罢。我保佑你公侯万代。”焙茗噗嗤一声笑了道：“你还会保佑人呢！既会保佑人，为甚不保佑你自己的儿子，别被我爷的掌心雷打着。”店家进来的时候，来得慌张，并不曾看见宝玉手上枪，听了焙茗这句话，便信以为真，吓的又连忙叩头道：“我的天爷爷，你要是放了掌心雷，我的儿子的性命是死定了。爷爷饶命罢？”宝玉暗想：这种愚民真是愚得可笑，天下那里有什么掌心雷。宝玉暗想：这种愚民真是愚得可笑，天下那里有什么掌心雷。正想藏过洋枪，乘势借这个去吓他，忽听得已经被绑着的那个徒儿子说道：“是洋枪打的，不是掌心雷。”宝玉便道：“我若用了掌心雷，你这房子早震倒了。”此时早惊动了合店的人，店家妈妈也起来了，也来跪着求饶；那店家又忙着跑出跑进，叫伙计们弄茶弄水，做点心。宝玉此时不敢再睡，乐得和他们胡缠。因问他：“为甚要起意作弄我？”店家道：“我们这店，觉得两头轻重不同，知道包里的银子不少，因此起了意。若是大伙客人，便多约几个伙伴。见爷们只有两个人，所以我的儿子便不约人了，要一个人独得，谁知倒被爷打倒了。”

说话之间，已经将近天亮。外面有人打门，店家出去看了。回来说：“牲口来了，今天头一站是长站，要赶早上路，请爷就动身。”宝玉叫焙茗收拾好了，先把铺盖拿去，驮在马上，焙茗背了皮匣，然后放了那强徒，出门上马而去。

走了四五里路，还不见天亮。两旁树木从杂。焙茗在前，宝玉在后。正行之间，忽听得飕的一声响，一枝冷箭，正中在宝玉的马腿上，那马负痛把宝玉掀下地来，便溜疆去了。宝玉跌下来，便忙在怀里去取洋枪。原来，宝玉因为夜来之事，便加意防備，把那手枪揣在怀里。果然出门不远，便要用着。方才枪在手，只见前面焙茗也跌下马来，那马也溜跑去了。马夫不消说，是追他自马去了。焙茗却直挺挺的站在那里不动。玉不知强盗多少，索性不声张，躺在地下看动静。只见两边一时起了四五个火把，直奔焙茗，焙茗却还是直挺的站着不动。忽听得内中一个强盗失声叫道：“呀！怎么射了菩萨。”宝玉心中猛然省悟，当日在玉霄宫遇见焙茗，原像是个鬼一般，此时莫非有了什么变动？放眼望去，火光中只见焙茗肩上插了一箭，四五个强盗，都站在那里目定口呆，还有一个跪在地下，对着焙茗叩头。暗想：这班人都是迷信鬼神的，还可

以借这个去吓他。因一起来，跑了过去。众强盗看的呆了，不曾提防，倒吓了一跳。宝玉喝道：“好狗才，你射伤了我的家人，还看什么？”一面看焙茗时，那里是什么焙茗，竟是一尊木塑的仙童偶像，面目都剥落不堪的了。心中也自诧异，不过众强盗，不好现于颜色。因对着偶像叹道：“我说你道行不深，困然遭了这劫。”众强盗吓的不知所云，只道宝玉是神仙，便都对他磕头。宝玉只管不理，向木偶身上解下皮匣，自己背了，对众强盗道：“想你们也不值得一杀，我这仙童被你们射坏了。须知他暂时避开，过后还要来的。你们好好的抬了回去，香花灯烛供养。从此改邪归正，我便都饶了你。”众强盗连忙答应，叩谢了，抬了偶像就走。

此时天色已经微明。宝玉见强盗去了，暗暗好笑。然而好好的一个焙茗，改变了个偶像。心中十分疑惑：自己从来不信那妖狐鬼怪的，此时却被我亲见这等怪事。一面想着，信行去，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忽然，抬头看见日出，不觉惊道：“往济南是向北走的，我怎么向东走起来？”再细看时，只见远远的祥光万道，瑞气千条。那祥光瑞气之中，隐隐现出一座牌坊来。

不知那牌坊是何所在，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贾宝玉初入文明境 老少年演说再造天

却说上回书中，说到焙茗中了一箭，忽然变了个木偶，当此文明开化时代，我做书的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荒唐话，岂不是自甘野蛮，被看官们唾骂么！不知此中原有个道理，是我做书人的隐意，故意留下这一段话，令看官们下个心思去想想。谁知我这书还没有脱稿，就有一位“镜我先生”见了，把作书人这个隐意，一语道破。他还说等我这部书脱稿之后，同我加批呢。看官们如果想不出这个隐意，且等着看我先生的批罢。

闲话少提。且说宝玉既失了马匹，又没了焙茗，虽然吓走了那一班强盗，只得自己背了皮匣，信步而行。远远望见一座牌坊，牌坊上发出了好些祥瑞气，便只管向前行去。走到那牌坊底下，天已大亮多时，向上一望，只见上面写着“文明境界”四个大字。不觉暗想道：怪道近来的口头禅，动不动说什么“文明”、“野蛮”，原来有个“文明境界”的。但不知这境界里面文明是什么样子，我侥幸到了这里，倒要进去看看呢！想罢，便步了进去，回头望那坊土面的额，却是“孔道”两个大字，暗想：这“孔道”两个字，大约就是“大路”的意思了。想犹未了，只见边来一个人，生得方面大耳，神采飞扬，八字黑须，英姿爽飒，迎着宝玉一揖道：“贵客远来不易。”宝玉连忙还礼道：“失路之人。偶然到。此不知贵境里面，可容瞻仰？”那人道：“敝境甚是

宽大，但能遵守文明规制的，来者不拒。贵客既来此，就请先到敝馆小歇。

”说罢，就引宝玉前行。

不多几步，走到一所大房子门前，门楣上挂着个横额，上头写着“入境第一旅馆。”那人便让宝玉到里面客座里去。宝玉放下皮匣，分宾坐下。彼此展问姓氏，方知那姓老，表字少年。童子送上茶来。宝玉接杯在手看时，却是不杯白水，放到唇边呷了一口，觉得茶香馥郁，心中暗暗称奇，举目看那客座，只见收拾得异常清洁。一杯茶罢，老少年又让宝玉另到一间房里去坐。这房里与客座又不相同，虽然四壁粉垩洁净，却是一无陈设，只当中摆了几把椅子。坐了一会，忽然旁边一扇小门开处，走出一个人来，却是个苍髯老者，对老少年道：“这位贵客性质晶莹，不过肠胃间有点不净。这是饮食上未加考求之过，住上几天就好了。”老少年大喜，便让宝玉仍到客座里去。宝玉便问：“这位老者何人？”老少年道：“此是敝境的医生。方才所坐的房，是验性质房。凡境外初来之人，皆由我招接到这里，陪到验性质房，医生在隔房用测验质镜验过。倘是性质文明的，便招留在此；若验得性质带点野蛮，便要送他到改良性质所去，等医生把他性质改良了，再行招待。内中也有野蛮透顶，不能改良的，便仍送他到境外去。方才医生验得阁下性质晶莹，此是外来之客，万中叹得一个的。足见阁下是文明队中人。向来在外面总是‘铁中铮铮，庸中佼佼’的了。”

宝玉道：“弟愚昧无知，有何文明之足道？但向来闻得性质是无形之物，要考验性质，当在平日居心行事中留心体察，何以能用镜测验？并且性质又何以能改良？改良性质又有何妙法？贵境既有此法，何不到各处世人都改良呢？”老少年叹道：“谈何容易！此时世人性质，多半是野蛮透顶，不能改良的，虽有善法，亦无如之何，只有待其自死。至于性质尚能改良之人，即不必我去同他改，他自己也会到此求改的。所以我们也无烦多事了。”宝玉道：“性质是无形之物，如何可以测验？还求指教。”老少年道：“科学昌（发）明之后，何事何物不可测验！既如空气之中，细细测验起来，中藏万有。野蛮半开通之流，动辄以空气二字，一总包括在内，如何使得？倘谓无形，不能测验，何以欧美声学家，尚能测出声浪来？不过声学虽然测出声浪，必设法使眼能看见。即以测验性质而论，系用一镜，隔着此镜，窥测人身，则升肉筋骨一切不见，独见其性质。性质是文明的。便晶莹如冰雪；是野蛮的，便浑如烟雾。视其烟雾之浓淡，以别其野蛮之深浅。其有浓黑如墨的，便是不能改良的了。”宝玉道：“此镜真是奇制，非独见所未见，亦且闻所未闻。”老少年道：“这也是先由理想发出来。古人小说多半是载神鬼之类，每每谈及善恶，谓善人顶上有红光数尺，恶人顶上有黑气围绕。又说人有旺气，有衰气，人不能

见，惟鬼神可见，当日著书之人，又不曾亲身做过鬼，如何知道？不过是个理想而已，既有此理想，便能见诸实行。所以敝境医学博士，瘁尽心力，制户此镜。”宝玉不觉点头汉服。正在说话时，忽听得有人高声说道：“辰正一刻。”宝玉抬头看时，只见墙角上站着一个人，穿的是古代衣冠，双手捧着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着“辰正一刻”四个大字。那双眼睛望着自己，似笑非笑。宝玉不觉吃了一惊，暗想：刚才倒不曾留神看见他。要待起身招呼时，又见他要动不动的样子，不觉望着他出神。不一会，只见那“辰正一刻”四个大字底下，又现出“一分”两个小字来，不觉又是暗暗称奇。老少年已经觉得，笑对宝玉道：“这是‘司时器’，就同那欧美钟表一般，按时报出来的。”宝玉道：“钟表已是巧制，这个更巧不可阶了。”老少年道：“钟表虽是巧制，无奈他记号不同。我们本是从子至亥的十二个时辰为一昼夜，化却以二十因点钟为一昼夜。那钟面记号又只有十二点，要记起时候来，必要分个上午、下午，岂不费事？譬如此刻是辰正一刻，要照钟表说起来，是八点一刻。当面问候，还可以闹得清楚，要是记事，必要加‘上午’两个字，不然弄差了，就要错到戌正一刻去。非但麻烦，我们又何必舍己从人呢？”说罢，在身边取出一个表来，递给宝玉看。宝玉接在手里，见只有铜钱般大，当中现一个“辰”字，左边是“正一刻”三个字，右边是“三分”两个字。宝玉再看那司时器时，却也变了“三分”两个未了。看罢，交还老少年，叹赏不置。

童子过来请用早点，老少年便让宝玉。宝玉此时正在肚中饥饿，也不推让，一同到了膳房。童子送上一杯茶，宝玉看时，仍是同清水一般，不过稍为稠了点。另有一种和甘之味，不觉一口一口的呷完了。说也奇怪，只吃了这一杯东西，那肚子也就饿了。

童子来请示新到客人的住房，老少年道：“就在第一号房罢。”童子听说去了。老少年引宝玉到第一号房去。只见自己的皮匣，已经送进来了。陈设精雅，没有丝毫富贵气象，也没有半点朴陋气象。现成的床帐被褥，书桌上文房四宝，件件俱全；旁边还一架书，书架之旁，摆着一把醉翁椅，那一边便是一排椅子。角子上也有一个司时器，却是一个童子，雪白肥团的，笑容可掬，双手捧了个卷书式的牌子，顶在头上。恰是辰正二刻，那童子便报了出来，犹如人说话一般。宝玉道：“这个声音，想同那留声机器一样做法的。”老少年摇头道：“不是，不是。留声机器，那里有这种清楚字音，他那个是相磨成声的，这个是按着人肺管的呼吸，用软皮做成放在里面，另装一副扇风机器，到了时候，机捩一开，扇风扇动皮管翕张成声的。如果晚上睡时，嫌他报的讨厌，这左耳里面有个机关，拔转了他，自然不报。明日要他报，便依旧拔过来就是了，”说罢，拔给宝玉看。宝玉道：“这真是巧夺天工了。”

说话时，忽然一阵清香扑鼻。宝玉回过头来一看，只见当中一张小圆桌子上面，放着一盆绿萼梅花，宝玉不觉大诧道：“此刻正是五月里，那里来的梅花呢？”老少年道：“这个不奇。敝境内有四个公园，分着春夏秋冬四季。那公园除供人游玩之外，并准人卖花。所以四时花开呢？”老少年道：“敝境化学博士，能制造天气。譬如此刻是初夏，那春秋冬三个公园的天气，都是制成的。等过夏天，交到秋天，这夏公园又制造起来。”宝玉叹道：“不说这制造天气是个奇技了，只是未曾制造之前，如可发此奇想，也就亏他。”老少年道：“这还是百年前的遗制。只因一百多年之前，敝境科学才萌芽，境内百姓大半穷苦，遇了一年棉花失收，偏是到了冬天，异常寒冷，虽有善堂善士，筹备冬赈，争奈棉花没有买处，也是枉然。那时一位化学博士，姓华名兴，字必振，便倡议说：‘与其人人而济之，不如设去使天气不寒，岂不更妙？’当时人人都嗤他谬妄。谁知他一言既出，便欲实行。使人驾起数十百个气球，分向空中，施放硝磺之类，驱除寒气；又用数十百座大炉，蒸出暖气，散布四方，居然酝酿得同春深天气一般，草木也萌动起来。一时穷民大喜。虽然不能遍及境内，然而纵横三百里之内，竟然不知道这一年有冬天。这位华必振办了这一回事，可是把他的一份绝大家财，也散尽在里面了。后来政府里知道他有这个绝技，便由政府出费，叫他再为精研。他慢慢的便研究出这制造四时天气的法子来，并且费也减轻了。到了此时，敝境内是民殷国富，本来用不着这个法子了，因为不忍埋没了他的功劳，所以用他的遗法，每一回地方，按着四时，做了田个公园，公园之中，就立了他的石像。几时高兴，我可以奉陪去逛逛。”宝玉道：“这真可谓与天地争功了。”老少年道：“本来当时的人，就送了这位华先生一雅号，叫做‘再造天’。”此刻游园士女，瞻礼遗像，都不肯提名道姓的，都称说是‘再造天遗像’。”宝玉道：“这三个字，华先生也当之无愧了。我本要到自由村去，不意起了个登泰山瞻孔林之念。就无意中碰到这里来，大开眼界，分东西南北中五大部。每部统辖四十万回，每回用一个字作符识。从一至十万，编成号数。那作符号的字，中央是‘礼、乐、文、章’四十字；东方是‘仁、义、礼、智’四个字；南方是‘友、慈、恭、信’四个字；西方是‘刚、强、勇、毅’四个字；北方是‘忠、孝、廉、节’四个字。现在这里，便是强字第一百回，我们省称，只叫‘强一百。’就是阁下说要到自由村，这自由村也是这里的一个村名。”宝玉道：“我舍亲到自由村时，说自由村离北京长新店不远，怎么却在这里？”老少年惊道：“除了这里，那里还有个自由村呢？”宝玉在皮匣里取出薛蟠的信，给老少年看。老少年看了大惊。

不知惊的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研医道改良饮食 制奇器科学昌明

却说老少年看了薛蟠给宝玉的信，不觉惊道：“这个地方，幸得阁下不曾去。别的且不要说，单是刘学笙就到过敝境三次。头一次到时，经医生验得他（也）性质污浊，送了他出境。过了几时，又来了，我以为他改换了性质，所以要到此地。谁知医生验过，说他污浊得比前更利害了。第三次来时，更是不消验得，那一种野蛮气象，居然是‘睽（粹）然见于面，盎于背’了。这种人引进的地方，如何去得？”

宝玉道：“或者姓名偶然相同，也说不定。”老少年道：“他表字茂明，我明明记得的。那里有名号都同之理？这自由村不消说是野蛮自由的了。”宝玉道：“自由也分别文明、野蛮么？”老少年道：“这里头分别得狠呢！大抵越是文明自由，越是秩序整饬；越是野蛮自由，越是破坏秩序。界乎文野之间的人，以为一经得了自由，便如登天堂。不知真正能自由的国民，必要人人能有了自治的能力，能守社会上的规则，能明法律上的界线，才可以说自由。那野蛮自由，动不动说家庭革命，首先把伦常捐弃个干净，更把先贤先哲的遗训，叱为野蛮。这等人，我们敝境人是绝不敢瞻仰的。他所住的什么自由村，如何去得？”

宝玉道：“贵境的自由村，是什么情形呢？”老少年道：“敝境的小地方，都是随意命名的，没有什么意思，只有这自由村，是我们东方先生的出身地方。东方先生壮年时，曾经反复辩论，发明这自由村的道理，所以这村就做自由村。”宝玉道：“这东方先生又是什么人？”老少年道：“先生复姓东方，名强，表字文明。所生三子、一女，长子东方英，次子东方德，三子东方法，女名东方美。父子五人，俱有经天纬地之才，定国安邦之志。敝境日就太平繁盛，皆是此父子五人之功。后来这位女公子又招了一位女婿，就是那再造天之后，名叫华自立。他本来是科学世家，东方氏得了这位女婿助为理，敝境越是日有进步。大家不忘了东方先生的大功，所以才拿他的表字做了地名，以示永远不忘的意思。此刻东方先生上了年纪，退隐在东部仁字第一回。他三子一女一婿，还在外面办事。”宝玉道：“贵境真是名称其实，我狠想到各处去游历一遍，只惜没大一个向导。”老少年道：“要游历是易事，我也可以奉陪。”宝玉道：“阁下要接待外人，如何好走开？”老少年道：“接待外人，不是我一人之事，还有同事的。只要请了个假，不妨出去游玩几时。此刻我还有点小事，先要失陪了。书桌上有叫人锤，倘是要茶要水，按锤便是。”说罢辞了出去。

宝玉一人独自赏玩了一回梅花，又看了一回司时器。那童子做竟同活人一般，心中不住的称奇道怪。坐到桌上，随意在架上抽了两本书来看。看了一会，觉得无聊，又把桌上；的文房四宝随意把玩。无意中把叫人锤按了一下，并没有声响。拿起来看时，又看不出锤里有什么。正在纳闷，便有一个童子进来问：“什么事？”宝玉没得好说，只道要吃茶。童子翻身出去，拿了一杯茶来。宝玉看时，仍是清水一般的。喝到嘴里，又是茶味浓厚。因问道：“你们这里用的是什么茶叶？怎么没有颜色。”喝罢，童子取了茶杯自去。

宝玉把旁边的窗推开一看，原来窗外是一所花园。这窗正对着一个亭子，亭外一株石榴，正在开花，十分红艳。宝玉便凭窗闲眺。司时器报了午正，童子便来请吃。到了膳房，仍是同老少年两个同吃。桌上却没有碗箸之类，童子送上一个杯来，杯内盛的也是清水，喝到嘴里却又甘香芳冽。喝完了，又换上一杯。如此递换了六七杯，也有同冲藕粉一般的，也有同杏仁茶一般的，杯的味道不同。宝忍不住，便问：“吃的是什么东西？老少年道：“不过都是鸡、鹅、鱼、鸭、牛、羊之类。这是敝境的大医学家东方德发明的饮食改良。他考米、肉之类，虽能养人，然而那渣滓入到肠胃里，有时不化，亦足以致病，所以行了一个新法，把各种食品都月化学提出精液来，所吃的都是精液，自然不致于不化了。又考得用火煮食之物，内中都含有火毒。中国人吃的东西还好，还有些蒸熟的不十分近火，至于欧美人所吃的，非煎即烤火毒尤为利害。不懂他们是什么意思，总不肯改良。并且他们未尝不知道煎烤的东西有火毒，所以才做出那种皮酒，皮酒是用槐花做成的，性子极凉；他的意思，要借皮酒的凉，去解散那毒。殊不知已经吃了热的下去，又吃些凉的去解，直头是把自己的肚肠去做了凉热两品的战场，亏他们还自以为医学昌明呢？还有那种学西医的，也不知他学了多久，便先要把我们自己原有的中医，说个一文不值，还要说中国医学，将来要绝的。你道烈笑不可笑呢？依他们所说，中国人的医道不堪，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早该死完了，何以尚有今日？他说的西医那么好，西人就应该处处比中国强了，何以人类孳生倒是中国人快？寿命长短，西人也不能比中国人长呢。我们东方德先生，幼年专攻中国医学，学成之后，方才考究西医。两面的都舍短取长，所以卓然自成一家。又参以化学，所以无穷不通，道先就改良食品。他常说，能治病的不算是医生，只能算是病人的仆役。是真医生，务要医得通国人没有病，才算是医国好手。他这改良食品，也是要医得通国人没有病的意思。”

宝玉道：“改良食品的意思，已经领教了。但是不用火煮熟，怎么能熟呢？”老少年道：“何尝不用火？不过煮水成汽，借这热汽熟食品罢了。”宝玉道：“如此说，居家也太难了，不常只要用一个厨子，一份锅灶，照这样弄起

来，厨房里非但要汽炉，并且还要请一位化学师呢。”老少年笑道：“敝境人家，从来没有厨房。每一地方，有一个总厨，四面分布送食管，按时由管送到，丰俭随人。这送食管就同那自来水管一般。非独是吃饭，便是喝的茶，也是由总厨里供应的。”说话时，童子上小小的一个小盅儿。老少年道：“今天菜单上的水果呀。”宝玉看时，仍是一盅清水，闻着却是一股果香，不觉一吸而尽，吸罢散座。

老少年便引宝玉到花园里去游玩。果然奇花异草，点缀得宜，楼阁亭台，结构精巧。老少年道：“中国的客栈草率，自不必说。那欧美栈，只不过一味的装璜富丽，纯是甜俗之气。较之这里如何？”宝玉点头汉美，又问：“听说外国楼房，动辄有十多层的，这里不知可有？”老少年道：“那是他们岛国，地小人多有这个高楼。可笑一班鼠目寸光之辈，或是眼见的，或是耳闻的，不问来由，只说他是文明的建筑，真是令人作呕。其实我们地大足以容人，何必要楼房呢？”一面说，一面曲曲折折的游遍了。转出园外来，又指着一门道：“这里就算厨房了，可要看看。”宝玉进去看时，只见四面墙上，都列着一排水制，不下二三百个。那水制都是用玻璃做的。宝玉道：“这个俗名做龙头，向来所见，都是铜做的。怎么这个都玻璃所造？”老少年道：“铜铁之类未免不洁，所以用玻璃。非但这水制，便是一路接来的，都是玻璃管子。只有洗物的自来水，及地火灯管，是用铁管。”一面说着，便同了宝玉出来，回到客座里。童子又送上茶，宝玉问道：“这里怎么都没有颜色，不要这颜色又有甚意思呢？”老少年道：“茶不过取一点香味，可以醒胃消食。那颜色非但没用，而且有。试看泡了浓茶在碗里，放的时候久了，便有了痕迹。可知吃到肚子里，也有痕迹的了。虽然脾胃以化他，然而何苦叫脾胃用了那有用的消化力，去化那无用的痕迹呢？所以这里的茶，用茶叶蒸成汽水，使只存香味，一点颜色都没有了。”宝玉道：“方才说地火灯，不知地火又从何处得来？”老少年道：“地火不足为奇。四川煮盐的，就是用的地火，我们不过手仕广其法。钻地取火之后，就分布管，散置开来，作晚上灯火之用。就是总厨里的炉灶，与及制造厂里，都是用地火。”宝玉道：“那么说，这里用不着煤，并没有煤矿的了？”老少年道：“煤矿多得狠呢！开采出来都远到外国去卖，本境人是不用的，所以此地十分干净。不比那野蛮国，无论通都大邑，家都有开火炉的烟，还有那制造厂的大烟杂在里面，闹了个烟雾腾天的世界，他还自己夸说文明，还有人崇拜他的文明呢！”

宝玉道：“这里科学如此发达，制造厂想必多了。”老少年道：“制造厂都在东部智字叵里，智未十万叵，差不多全是制造厂。明天游历时，可以去看看。”宝玉道：“这里一个厂都没有么？”老少年道：“有的也不过小厂，不

甚大观。此地逼近海疆，倒有个水师学堂，是个大观。那讲堂里面，足足可以容得五万人。”宝玉皱眉道：“这讲堂大的倒不奇怪，只是那离得远的，怎么听见讲呢？”老少年道：“那位科学世家华自立，发明了一样新器，叫做‘助聪筒’，用一种金类，做成一个小小筒子，不过半寸来长，拿来塞在耳朵里，任凭隔了多远，只要当中没有阻隔，极细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的。”宝玉道：“这又是一件奇器，不知可得一见？”老少年道：“明日同到学堂里，一则看看学堂，二则就可以见这样东西。”宝玉大喜。老少年便写了这条子，叫童子送到水师学堂里，约定日去看学堂。

宝玉便自回房里去，忽然见桌上的梅花设了，却换上一盆白菊花。宝玉便不觉叹道：“常见小说上说的什么仙人地方，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有长春之草。又说什么仙人地方，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春之草，亲到其地。一面推开窗户，窗外的一株鲜红石榴，与窗内的白菊，正是相映成趣。赏玩了一番，仍旧看书消遣。

夜饭后，回到房里。到了入黑时，看见所挂的灯，忽然发起光来，那光的比电灯还利害。想道：地火原来甚亮，那做电灯的见了他，又未免瞠乎在后了。只见老少年走来说道：“我已经请准了假，明日一准奉陪游历。”宝玉道谢。老少年看看那灯，又指墙边一个表道：“这是明暗表。如果嫌太亮，可以下推；嫌太暗，可以往上推。”宝玉看时，那表如同寒暑表一般，当中却不是玻璃管，是一根铜条，上面画着分数，写着有字，外面棋着一根银针。试把那银针往下推了一分，那灯果然暗点，再往上一推，又复原了。心中十分快活，道：“这又比电灯灵动多了。”老少年辞去。宝玉坐了一会，把灯推的像油灯一般，便睡了，准备着明日往外游历。

不知游历了文明境界，见些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验病所痛陈医理 乘飞车快阅水师

却说宝玉安歇了一宵，次日盥洗过后，用过早点，老少年便来约了一同去看水师学堂。老少年道：“此刻时候尚早，昨日写信去约学堂总办，是约在未初。我们此刻何不先到医院里面去看看呢？”宝玉道：“好极，我正要考察这里发明的医学呢？”于是一同出门前去。

一路上，都是垂杨夹道。那官道有十丈来宽，坦平如掌，两人缓步行去。忽见头上一件西飞过。宝玉道：“那里来的这一只大鸟？”老少人笑道：“这是飞车。敝境近年发明了飞车之后，官道上就不准行车，以免行人碰撞。当日发出这个号令，不过为保攫行人起见。不料，自从不行车之后，一年之中省下

的修路费，倒是一笔巨款。”宝玉道：“这车能飞多高呢？”老少年道：“高低是随意的。行远的车，飞得高些，大约离地一百尺。这是市上往来的车，离地不过五十尺罢了。不过远行的车，取准了值绵，随便那里都可以横空而过。至于市上行走的车，虽然飞起，不住的车影闪烁，有坏居人眼光。”宝玉道：“这车不见得有多少，我们走了许久，只看见一辆。”老少年道：“此处是幽僻地方，所以少些，到了闹市上面就多了。”

说话之间，早远远望见一所高大房子，上面飘飘扬扬的着一面旗子。那旗子是用黑白相间相做成花碌碌的，骤看不甚清楚，及仔细看去，却是白底子里面满镶了一个大医字。宝玉道：“这面旗子的地方，想是医院了。”老少年道：“正是。”宝玉道：“那旗子倒想得甚好。”老少年道：“这也是华自立想出来的。敝境除了黄龙国旗不改，外交所用各旗不改之外，是本境自用之旗，一切都独出心裁，做成新样。可恨那一班媚外之辈，没有一件事不仿着外人去做。就犹如这旗色红是危险，黄是病，红十字是医，这都是欧美的通例。他们看了，便便拿来当世界的通例，记在心上，死也不肯忘记。我们初做这个旗的时候，还有两个境外来的看见了，极力诋谤，说是不通，医院一定要月红十字的呢！华自立生率直，听见了把他痛痛的教训了一顿。他觉得惭愧无地，便逃到境外去了。”

说着到了医院门首。老少年取出名片，交与司阍人，司阍人拿了进去。一会出来，说：“请。”老少年同宝玉进去。早见一位苍髯老者，迎了出来。老少年便介绍宝玉相见，说：“这是敝叵医学长秦君超和。”也代宝玉通了姓名。超和问宝玉道：“想是新从境外来的？”宝玉道：“是。”老少年道：“敝旅舍医生黄越缓验过性质，说晶莹如镜，境外所来之人，向没有的呢。”超和道：“一望气宇便知，何消验得。”宝玉道：“初到贵境，闻得先生医学精明，特来拜谒。顺便瞻仰贵医院。”超和道：“尽请游玩。幸得近年来人民都知道卫生，患病的极少，所以敝院也极闲暇，病房里人也少。”老少年道：“去年病人只怕比前年少了。”超和道：“少得多了。去年一年只看了三十号病。”宝玉道：“这医院管多少地方呢？”老少年道：“敝境每叵只有一个医院。本院所管的就是纵横一百里的地方。”宝玉暗想：“纵横一百里之内，一年只有三十个病人，真是闻所未闻的。不觉叹道：“国手之称，于此方见”超和谦逊不迭。

童子献茶毕，超和便引二人同去看。出了客座，走到一处，门外挂着一匾，写着“验病所”三个字。到得屋里，只见异常轩敞，三面俱是玻璃窗。窗外花草树木，布置齐整，犹如花园一般。超和叫童子取过“验骨镜”来。童子便捧过一个匣子，犹如照相镜一般，也用三脚架架起，上面却有一张白绸罩着

，超和叫童子取过“验骨镜”来。童子便捧过一个匣子，犹如照相镜一般，也用三脚架架起，上面却有一张白绸罩着，超亲手揭去白绸，叫童子站到那边去，便请宝玉看。宝玉往镜子里一看，得魂不附体，连忙退了一步，抬头又看看那童子。超和笑道：“不必惊，怕这是专验骨节上毛病的，请再看罢。”原来宝玉初次一看，只见和那童子般长般大的，那里是个，竟是雪白一具骷髅，所以吓的倒退了一步。听了超和的话，又去再看，果然清清楚楚的一身骨头，连那对缝合节的地方，都看得十分明显。看罢，超和又取了一片玻璃镜，加在上面道：“这是验髓的。”宝玉再看时，那一付白骨不见了，却按着那白骨部位，现出了半红半白的骨髓来，看着那骨髓，狠有条理的，如丝如发的在那里连行上下。看完了，超和叫换一个镜来，童子过换了。超和道：“这是验血的。”再叫童子去站着。宝玉再看时，只见那童子变了个鲜红的血人，那血连行上下，动得比骨髓快。看完了，超和也在镜子里一望，便问童子道：“你又在什么地方去胡闹来，把右膝跌伤了。”宝玉听说，忙向镜子里看，果然见那右膝盖上，有茶碗口大的一块血上，便连行得慢了。只听童子说道：“我昨天晚上，打园子里回来，跌了一交，并没有胡闹。”超和叫再换一个，童子又来换了。超和道：“这是验筋的。”宝玉看时，果然是通体筋络全现，有条不紊。粗的、细的，都在那里一涨一缩，犹如呼吸一般。暗想：他那右膝的血伤了，不知筋怎么样。留心去看，只瞧他右膝的一段筋，比左膝的大了点。便对超和道：“他这右膝的筋，不知可是受伤了？”超和过来看道：“如何不是？”于是又换了一个验脏镜，只见五脏六腑历历分明：红的是心，白的是肠，淡黄的是胃，紫的是肝，青的是胆，淡红浅白的是肺；又见那心的涨缩，肺的翕张。一时看罢，宝玉叹道：“这可谓神奇之极，与造物争功了。”

当时随意坐下，童子再献茶来。超和道：“可笑世人鼠目寸光，见了西医便称奇道怪，又复见异思。不佑西医的呆笨，还不及中国古医。此种新发明，他更是不曾梦见。中国向来没有解剖的，而十二经终分别得多少明白。西人必要解剖看过，便诩诩然，自以为实事求是。不知一个人死了之后，血也凝了，气也绝了，纵使解剖了验视，不过得了他的部位罢了。莫说不能见他的连动，就连他颜色也变了，如何考验得出来？莫说是解剖死人，就捉一个活人来杀了去验，也须知他一面断气，一面机关都停了，又从那里去考验呢？西医每每笑中国人徒然靠诊脉定方，以为靠不住，然而他那听脉筒，又何尝靠得住呢？这些镜子都是东方德和华自立两位竭瘁精力，创造出来的。此刻还在那里研究两种新器：一种是‘验气镜’，专察验通身呼吸之气的；一种是量聪明尺与及灌入聪明的法子。将来这个新法出现了，就可望合境没有笨人了。”

宝玉道：“这真是奇幻绝伦的思想，令人佩服得说不出来。有了这种镜

，看起病来，自然是一目了然的了。但不知用的药，还是中药，还是西药？”超和道：“中药居多，不过用法是全然还改了。西药间中也会用着，然而用的甚少，用法也不同。”宝玉道：“请教怎样用法。”超和道：“凡人的肠胃，最是娇嫩。自从东方德改良饮食之后，凡境内之人，除了血肉米谷的精华与及清水之外，杂物一概不准到肚里，所以治病的药是不吃的。病人只要到受药室里去，病轻的坐着，病重的睡着。这受药（病）室纵横上下，只有六尺，病人进去之后，关上了门，这边另有制药房，便对症发药。把应用的药，都蒸成汽，由汽管直灌至受药室。病人呼吸之间，受了药汽，病就好了。所以病人并不要服药。除非是肠胃内层的病，偶然服点罢了。”

宝玉道：“外症伤科，又怎样治法呢？”超和道：“外症不外是洗濯敷药。至于治伤科，我们中国本有接筋续骨定痛的古方妙药。近来更加改良了。不像那野蛮残忍之人，看见人家断了一手或一脚，他没有本事治得好，便索性把那手脚锯截下来。人家已经受了一番痛苦，他还要叫人家受第二番，却依然不得好，反成了个残废之人。此等残忍不仁之辈，居然也自命是个医生，真是千古奇闻！还有人佩服他文明，这不是奇之又奇么？并且伤科更是变不常，必要器具富足，手法敏捷，又要心思灵巧，随机应变，方才可以做得伤科。配是拿了叵叵一纸卒業文凭，就可以做得的么？”

宝玉道：“西医每每注重脑，不知贵院可有验脑镜？”超和道：“方才看的是总部镜，是验全体的有分部镜。配但验脑，便是耳、目、鼻、舌，五脏六腑，都各有各的察验镜，是另在十室的。因为验分部时，或要病人坐，或要病人睡，同这个放在一起，不大便当。可以请到那边去看看。”宝玉便欲同行。老少年道：“我们已经耽搁了半天了，那个看起来，更是耽搁时候，我们还要到水师学堂去呢，过天再看罢。倒是顺路到药圃里逛逛，我欢喜闻闻那药香。”超和也不挽留，便道：“改天再来看也好。”

于是引二人出了验病所，绕到后面，出了一个月洞门，那门上就写着“药圃”两个字。进得圃时，只见奇花异草，种植满地。也参天的老树，也有依篱的小草，也有交枝，也有缠藤，五色缤纷，目不暇给。走过一个铁栅栏，老少年指给宝玉道：“这里面养的是预备入药的兽类。”又过了数武，有一个极大的丝网搭就的鸟笼。养的是预备入药的禽类。笼边一口大池，养的是预备入药的水族。宝玉叹道：“这真是无所不备了。但不知草木一部，已种全备否？”超和道：“有那天时不对的，由四个公园代种。这里开的多是鲜药，取新鲜的，气味格外浓厚之意。”宝玉道：“西医用药，讲究用质，不用气味，这是何意。”超和道：“这也是他们固执之过，他既不用气味，何以又懂得酸可以开胃呢？”

说着话时，已由圃里绕到前面，二人别过超和，出了医院。老少年道：“已经午正了，我们吃了饭去。”说着走到一家饭馆，拣个座坐了。便有童子来伺应。老少年道：“第一旅馆的两客饭。”童子答应去了。不一会便一样一样的送上来。吃完了，净过脸，老少年付了二百文钱就走。宝玉道：“这里饮食改得如此精良，怎么又如此价廉？”老少年道：“我们吃的本是自家的东西，不过在此地吃，烦他用电话传去，叫总厨里往这里送罢了。给他二百文，是他伺应的辛苦钱。”宝玉方才明白道：“那么说，是他开了这馆子。专赚几文辛苦钱的了。”老少年道：“这馆子就是总厨里分设的，每三五里地方，便设一个，以就食客之便。”宝玉道：“这真是便当极了。”老少年便要雇车，宝玉道：“还是走走的好，可以看看景致。”老少年笑道：“这里是本叵之西，水师学堂在海边上，是本叵之东，相去百里呢，怎么走得到？”宝玉惊道：“那么说，车也来不及呀！”老少年道：“此刻才午正二刻，来得及得狠。”说着走到车行里，雇了一辆飞车，二人坐上。司机揆的人，开动了机关，那车便拿空而起，喜得宝玉快不可言。

未知走了几时方到，且听不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穿鱼腹战船施猛力 试电气海上发奇光

却说那飞车本来取象于鸟，并不用车轮。起先是在两旁装成两翼，车内安置机轮，用电气转动，两翼便迎风而起，进退自如。后来因为两翼展开，过于阔大，恐怕碰撞误事，经科学名家改良了。免去两翼，在车顶上装了一个升降机，车后装了一个进退机，车的四面都装上机簧，纵然两车相碰，也不过相擦而过，绝无碰撞之虞，人坐上面，十分稳当。

当下飞车拿空而起，宝玉又惊又喜道：“当日看了一部小说，叫做什么《镜花缘》，说什么周饶国能做飞车，以为不过是个理想，能说不能行的。谁知到了今日，果然实有其事。但不知可同火车一样，也有个公司，有一定开行的时刻没有？”老少年道：“这里没有这种野蛮办法。人家出门是没有什么一定时刻的，说声走，就要走，他的车却限定了时刻，人家不出门的时候他开了；或者人家忽然有事要出门，他却不是已经开了，便是还有半天才开呢！你想，这样办法，行人如何能方便？”所以此地的飞车，随时可以雇用，大小亦随人拣用。”宝玉道：“不知一天能走多少路？”老少年道：“快车一个时辰能走一千二百里。现在坐的是慢车，一个时辰走八百里。我们到水师学堂一百里，大约一刻时候可以到了。”

说话时，那车已在空中向前飞驰。宝玉隔着玻璃窗往外观看，只见往来的

车在空中来，大小不一，大有天空任鸟飞之概。不觉乐得手舞足蹈，说道：“真是空前绝后的创造！”老少年道：“空前是可说得，绝后是不敢说，此刻还在那里研究改良精进呢。我们今天看过水师学堂之后，明日到别处去游历，可以坐一辆猎车，顺便在空中打猎顽。”宝玉惊道：“空中还可以打猎么？”老少年道：“此处甚少禽鸟，到了勇字、毅字两叵，鹰隼之类多。”宝玉道：“食品已经改良了，还猎禽鸟做什么？”老少年道：“何必一定要吃，我们打空中猎，不过是顽意儿罢了。猎得禽鸟，拣可以入药的，送到医院里去；可以做食品的，送到总厨里去。我们自己又要他作什么呢？”

说话之间，那飞车慢慢的落将下去，不一会，便已到地。那到地的时候，一点也不震动，大有贴地无声之致。二人下了车，已在水师学堂门首，峻宇雕墙，十分壮丽。老少年便进去交名片与司阍人。司阍人见是来会总办的，便先引二人到了总办会客所坐下，方才拿子去。坐了一会，总办出来相会。那总办姓吴，表字述起。老少年又介绍宝玉相见。寒暄已毕，老少年便请述起带着，到里面去瞻仰。

述起便在前引路，走过了学生舍，穿过膳堂，才到讲堂。讲堂外便是操场。那操场竟是一望无垠的。宝玉游了一番，果然异常宽大，中叹羨不置。述起又引到教习会客所，与总教习孙绳武相见。绳武知是专诚来看学堂的，甚是欢喜，道：“地方都看过了么？”老少年道：“都看过了。”绳武道：“未正才上讲堂。讲堂里面，本来设了来宾旁听席的，回可以屈尊去坐坐。”老少年道：“旁听席离讲席太近。回来我们倒要坐的远点。我们不但来听讲，还要请救助聪筒呢。”绳武道：“这个容易。”说着把叫人锤一按，不一会便来了一个人。绳武对他说道：“你去叫值讲堂的，把旁听席调到门口，把原来的旁听席改做末班学生席。”那人答应着去了。

老少年道：“何必又费一番调动呢？”绳武道：“讲堂上的坐位，有一定的。本堂五万学生，便只有五万把椅子，不调一调，难道奉屈两位沾着么？”又谈了一会，听得外面当、当、当的锤声响。响了好一会，方才停了。绳武便取了两个助聪筒，递给二人：“学生都上堂了，请罢。”老少年又教了宝玉用法，于是一行四人，同走到讲堂里去。事人报了三声云板，众学生一齐起立。绳武说声少陪，便一直上讲席去了。

这里述起陪二人在靠门口的一排椅子上坐下。这讲堂果然阔大深邃，黑压压的坐满了一屋子人，却是无声。宝玉先把助聪筒如法插在耳朵里，绳武便开讲起来。宝玉听得果然就在耳边说话一般，不觉十分诧异。听绳武讲的水师攻守之法，虽然不懂，然而他讲专门学之中，又带了好些保全国粹，合群爱国的议论，也觉得奋起精神。从未正讲到申初，方才下了讲堂，便到宝玉前道歉。

那学生便一齐站起来，排了班，退了出去。绳武道：“此刻还到海边去操，可去看看。”宝玉喜道：“好极，难得碰了这个机会。但不知海边离这里有多少路？”绳武道：“就在强字百一叵，不过五十里路，飞车一会就到了。”说罢，让到操场上。

只见无数的飞车，排列在那里，众学生正纷纷上车呢。绳武让二人心上车，跟着绳武、述起也到车上来。这个车子比雇的又自不同，是没有顶的，四面都是栏干，当中竖了一个升阪机，就同轮船上的车叶一般。旁边又有一枝桅，四面都是栏干。当中足可容得二三十人。宝玉道：“这个，下雨天怎样呢？”老少年道：“下雨自然有篷帐。”绳武望着众学生都上了，便叫发令。便有一个人在桅竿上扯起一面令字青牙旗；又见那升降机如风的转动起来，无数的飞车一齐的腾空而起，起到空中，那升降机便停了，一大队飞车向东进发。

宝玉看前面那一队学生车，虽然飞在空中，却也排了队伍，十分整齐。走到栏杆边，望底下一看，只见脚底的山川树木，如流水一般的往后退，宝玉笑道：“那小说上说的腾云驾雾，想来也不过如此。”述起道：“本来创造这车的时候，心是因为古人有了那理想，才想到这个实验的法子。可笑那欧美的人，造了个气球，又累赘又危险，还在那里夸张的了不得，怎及得这个稳当如意呢？小说上说的腾云驾雾，不过是一个人的事，顶说得神奇的不迴挟带一两个人就了不得，怎及得这个能与众共之呢。”

说话时，那升降机又转动来，慢慢的车子就到了地。举目一看厄海边山上，众学生却在山下平阳地上下车。这山上有一座演武于，四人相让进去。原来这演武于是盖造在一个崖陡壁的顶上。于前凿出一片空地，三面铁栏杆，两旁安放两尊号炮，当中竖着旗杆。于当中设着公座，吴孙二人告。罪上坐，宝玉和老少年都到于前空地上站着观看。只见海面上波平如镜，一望无涯。岸边众学生，已纷纷上了舢舨，预备号令下来。忽听得声炮响，旗杆上竖起一面令旗。那学生坐在舢舨上，却只不动。宝玉心中暗想道：“他们怎么不听号令呢？谁知一转眼间，那海面上浮起无数的船来。老少年指给宝玉道：“这都是本叵守口的战船。”宝玉道：“这是从那里来的，怎么一时就齐集起来，共有多少呢？”老少年道：“共是一千艘。平都是伏海底的。”宝玉道：“他又没有一个管通到水面，船上那里有空气可以存活呢？”老少年道：“没有了空气，岂但人不能存活，那船也不能浮起来了。船上有电机，可以一面制造空气，一面收吸，炭气。”宝玉道：“空气也可以制造出来，真是无奇不有了。但不知这些船，都有多大？”老少年道：“他们那些野蛮人，造兵船，动不动都讲，大这里的绝不，大一律都是五十尺长，却纯是一块铁造成的。除了舱口窗门之外，没有一条接缝。”宝玉看那些时，却犹如橄榄一般，连桅杆也没有

，烟囱也没有。只见那些学生纷纷的放了舢舨，都到船上去了。此时旗杆上早换了令旗，一大队船，便向前开行去了。

绳武、述起也离座走了出来，递了两个眼镜给宝玉和老少年。宝玉道：“这是什么镜？绳武道：“人家都叫他什么千里镜、望远镜。这是东方美小姐创造的，叫做助明镜。”宝玉看时，那镜靠里一面，那玻璃只有指顶大，靠外一面，却有铜钱大，明明是两片玻璃，却又只得二分多厚。便把他戴上，果然看见海上战船，如在目前。原来前面一个荒岛，头一队十艘战船，开到将近那荒岛，十艘船便搨成折迭扇式，都把船头对着那岛。只见各船头上，都放出了雪亮的一颗东西，射到那岛上去，船便都是无声电炮，今日操的是打靶。”宝玉道：“这么说，是在船里面放的了。但是怎样取准线呢？”绳武道：“船上备有透金类的镜，在镜里望出来，一点都没有阻隔。”

说话时，左右在栏杆边上装了一个架子，架着一个三尺来长的单筒望远镜。绳武叫多装上两个来，左右答应，便按着人数装了四个。绳武道：“这是透水镜。从这里望去，可以望见水底。”宝玉叹道：“说什么神仙鬼怪！贵境的科学，只怕神仙鬼怪，也望而生畏呢！”绳武道：“这个镜可惜还不曾改良，倘能做得同助明镜一般，可以戴在眼睛上就好了。”玉除下了助明镜，去看那透水镜。老少年道：“你何妨戴着看，又可以望远，又可以透水呢。”宝玉依言，戴上了去。果然，见那海底如在脚下一般。细看那海底都是些巉岩乱石，有许多蚌蛤、螺蛳之类，附丽在上面。那头一排的战船，已经回来停下了。宝玉只管呆呆看，那船一队一队的回来，已经到了六队。忽然看见一条大鲸鱼横海而来，这鱼的身子，比战船还大了一倍。恰好第七队船来了，这鱼横截住了来路。内中一艘船，便直撞到鱼肚上去。那边一艘在鱼头的前面过了，这边一艘，从鱼尾后面过来了。宝玉心中甚代当中那一艘危险。谁知鲸鱼被撞，便大摆拨起来。那战船只做不知，只管顶着鱼肚走，那鱼也被这艘船横送了过来。海面上已是翻波涌浪，海底的船，却安稳如故，宝玉心中甚为纳罕。忽然见鱼肚这边突出船头来，已是被这船钻穿了。走不上多少路，已是全船在鱼肚里钻了过来。那鱼腾跃了一番，便浮了上来。宝玉大以为奇。老少年笑道：“不知又是那一猎船，得了这便宜货了。”

此时打靶已完，船已回来了，天已晚了。述起、绳武便留在演武厅吃饭，道：“索性看操了电光去。”于是传令开饭，四人同坐，吃罢散坐。不一会，一轮明东升，宝玉道：“有月亮样试电火呢？”绳武道：“正惟要有月亮的时候试放，才见得电光的利害。”于是等到亥初时候，一连放了三响响号炮，山鸣谷应的声音还未绝，忽见海面上，放出了豪光万道，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往下看时，只见管舢舨的人，也须眉毕现。宝玉忙向透水镜里看时，只见那

战船全船发亮，犹如一团白火一般，抬头看那月亮，已被这白光的变了红色，不觉摇头叹绝。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闲挑灯主宾谈政体 驾猎车人类战飞禽

却说宝玉从透水镜内，看见全队战船，都见全体发光的，海面的白光，竟把月亮成红色。正在诧异，忽然一转眼，只见满海白光，都变成红色，霞彩万道，光艳夺人。惊奇的正要致问，忽然又变了绿色，把满海的水，照得同太湖一般。忽然又变了黄色，忽然又变了金光万道，忽然又五色杂现，闪烁变化，双眼也看得眩了。忽然又见五色的光。分作五队，往来进退。此时，看那月亮竟是黯无颜色了。盘旋来了许久，忽地一下，众光齐灭，眼前就同漆黑一般。停了好一会，方才觉得有月色。

当下又放了一响炮，水底战船，便一齐浮起。船上又都有电装在两旁及船头等处。左右拿了两盏电灯，向上晃了晃，众舢舨便一齐开到战船旁边，众学生纷纷的在战船上出来，登上舢舨，放到岸边登岸。

绳武约了众人上车，桅杆上的电灯，早大放光明。一时升降机转动。升在空中停住。望着众学生的车。一时齐起。方才向前飞驶。看着众车的电灯。犹如万点繁星。宝玉叹道：“今日可谓极人世之大观矣！但不知战船上放出五色电光，作何用处？”绳武道：“海底黑暗，仍然是用电光。至于浮上水面时，盐时能竖起一枝铁桅，用的是旗号。通信有无线电话。”宝玉道：“只听说有无线，不料也能做电话。但我闻得无线电报，电机发动，无论何处，只要电力能相感得到的，电机都动起来，所以无线电报必用暗码，以防泄漏。这用无线电话，不怕泄漏么？”绳武笑道：“那是制造未精之故。我们造精了，要到那里便到里。就是那‘叫人锤’，也是无线电铃。”宝玉听了，方明白那人锤按他不响，能叫到人的原故。

说话之间，飞车已经到了水师学堂，仍在操场落下。为时已经子正三刻了。述起便留二人住下，另拔一所闲房里去。

宝玉问道：“飞车可称迅速神奇之极，但只是一层，倘使做贼的也坐了飞车，从空而下，偷了东西，也腾空飞去，便怎样踩缉呢？想来此处的捕役，一定又是另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神奇手段的了。”老少年道：“敝境的捕役，非没有神奇的手段，便连捕役也没有一个。不是足下提起，我竟忘了这个名目了。”宝玉道：“这又是什么原故呢？”老少年道：“敝境近五十年来，民康物阜，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早就裁免了两件事：一件是取文明字典，把‘盗贼

’，‘奸宄’、‘偷窃’等删去；一件是从占中刑部衙门起，及各区的刑政官、警察官，一齐删除了，衙门都改了仓库。你想衙门都没有了，那里还有捕役呢？”宝玉叹道：“讼庭草满已佳话，今更删除刑政衙门，真是千古盛治了。但不知是用什么政体治成的。”老少年道：“世界上行的三个政体，是专制、立宪、共和。此刻纷纷争论，有主张立宪的，有主张共和的，那专制是没有人赞成的了，敝境却偏是用了个专制政体。现在我们的意思，倒看着共和是取野蛮的办法。其中分了无限的党娑派，互相冲突。那政府是无主鬼一般，只看那党派盛的，便附和着他的意思去办事。有一天那党派衰了，政府的迟针也跟着改了。就同荡妇再醮一般，岂不可笑？就是立宪政体，也不免有党派。虽然立了上、下议院，然而那选举权的限制，隐隐的把一个族政体，改了富家政体。那百姓便闹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所以又搅出一个均贫富党出来，又是什么社会主义，终非长久太平之局。不信，你放眼睛去看，他们总有那分崩离析的一天。我们从前也以为专制政体不好，改了立宪政体。那敝境出了一位英雄，姓万名虑，表字周详，定了个强迫教育的法令。举国一切政治，他只偏重了教育一门；教育之中，却又偏重了德育。”宝玉拍手道：“所以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就是这个来头了。”老少年道：“万先生经营了五十多年的教育，方才死了，他临终说了八个字，是‘德育普及，宪政可废’。化死后不多几年，就听见外国有那均贫富党风潮，国人就开了两回大会，研究此事，都道是富家为政的祸根。于是各议员都把政权纳还皇帝，仍旧是复了专制政体。”

宝玉道：“何以专制政体倒好？这可真真不懂了。”老少年道：“看着像难懂，其实易懂狠，不过那做官的和做皇帝的，实行得两句《大学》就了。”宝玉道：“《大学》虽系治平之书，那里有两句就可以包净尽的，倒要请教那两句？”老少年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宝玉想了一想，笑道：“果然只有两句，却一切在内了。然而那做皇帝、做官的，果能体贴这两句，实行这两句才好呢。”老少年道：“所以要讲德育普及呀！那一个官不是百姓做的？他做百姓的时候，已经饱受了德育，做了官，那里有不好之理。百姓们有了这个好政府，也就乐得安居乐业，各人自去研究他的专门学问了，何苦又时时忙着要上议院议事呢！”

宝玉道：“原来专制政体，也有这样好处。”老少年道：“又不能一概而论。那没有德育的国度，暴官污吏，布满国中，却非争立宪不可。”宝玉叹道：“没有德育就难说了，就是立了宪，还不上富家政体，不过个恶绅政体罢了。有多少靠着一点功名，便居然搢绅恶霸一方。包揽词讼是他专门学，鱼肉乡民是也的研究资料，倘使立宪起来，种人被选做了议员，只怕比那野蛮专制还利害呢。”老少年道：“这更是深一层思虑了。但是未曾达到文明候，乎还是

立宪较专制好些。地方虽有恶绅，却未必个个都是恶绅。员又不是一个人，还可以望利重压下，各处地方官，虽要做好官，也不能做了，所以野蛮专制，有百害没有一利；文明专制，有百利没有一害。这种话你和那半开通的人说死了，他也不信呢！”

宝玉道：“方才听孙教习说的，那战船船身便是炮身，船的头尾，是炮口，请教，那沉下时，炮口不要灌水进去么？”老少年道：“这种电机炮，甚是灵捷，放了一弹出去，接着就一弹装到腔里，送到炮口上，就借这个炮弹堵住炮口。”宝玉道：“难道在水底，还能放炮么？”老少年道：“自然能放，不然，躲在水底做什么呢？”宝玉道：“水战的器具，是看见了，可惜未看看炮台。”老少年道：“此地没有炮台。炮台是一件最笨最无用的东西！人家为是守口利器，我们境内虽三尺童子说起炮台来，也要笑的。你看这些战船，不强炮台么？”宝玉道：“不知陆师学堂又在那里？”老少年道：“东部、北部都有。”宝玉道：“贵境既然分了五大部，何以只有东、北两部设陆师学堂，难道不偏枯了一边么？”老少年道：“敝境只有近海的海防用水师，近边陲的陆防用陆师，至于国境之内，是不设一兵的。”宝玉道：“这是什么意思呢？”老少年道：“国内设兵难道防自家人么？须知练兵以防家贼的那一句话，是野蛮中的畜类说的。稍有人性的都不肯说，何况敝境连小窃也没有一个，那里还要防什么强盗反贼呢？”

此时五月的天气，夜景甚短，两人对谈谈，不觉就天亮了。便有人来伺候栉沐盥洗。述起也起来了，邀孙绳武同用早点，老少年便要辞去，述起问：“到哪里？”老少年道：“没有一定的去处，打算陪贾君到各处一逛，顺便雇一辆猎车，到空中打猎顽。”绳武道：“猎车何必要雇，我这里有一辆最新式的，是上月东方美小姐所送。我一向公事忙，未曾顽得。这个车，连司机人都不用，坐了上去，自己可以连动。他那开闭机关，都在人坐地方。每个机上，都注明了用处与及方法。一切猎具，都齐备在上面，可以奉借一用。”老少年大喜，称谢。

绳武便引二人到操场上，只见那猎车同前两次所坐的，又自不同：下层犹如桌子一般，有四条桌腿。那升降进退机，都安放在桌子底下；中层后半，安放电机，前半是预备放禽鸟的。前面一个小圆门，内有机关，禽鸟进去，是能进不能出的。上层田面栏杆，才是坐人的地方。前半是空敞的，后半是一个房间，所有一切机关，都在里面。桌椅板，都位置齐，壁上架着电机枪四枝，抽屉里安放着枪弹、助拐镜等，应用之物，莫不齐备。前面栏杆上放着一卷明亮东西，却连老少人也不让得。绳武道：“这是华自立新创造的障形软玻璃。把他扯开来，外面便看不见里面，里面看外面却是清清楚楚的。”宝玉大以为

奇。绳武便叫仆人把玻璃扯开。车上本做有现成的架子，用绳一扯，那玻璃早搭到架子上面，还有一半，便在前面垂了下来。宝玉见隔着玻璃，望外面甚清楚，连忙下车，走到前面一看，果然全车都不见了。但见碧澄澄的一片，同天色一般，只有进禽鸟的小圆门还看得见，是做玻璃的时候，预先留下一个洞，以备放进禽鸟的。绳武道：“这玻璃还能变颜色呢！此刻天好，他是碧的，天不好，他就变成晦之色，总随着天色变换。上月美小姐送了这车来，便问了战船的尺寸去，听说要做户障兵船的，呈请政府验卖呢！”说罢，送二人上车。

二人坐在车上，拱手作别。老少年到房里开了升降机，升向空中，看了定南针，仍飞驶到旅馆门前落下，叫童子去买了许罐头食物，又向当地的借了两个年长的童子同去。上了车，对宝玉道：“我已购备了半个多月的食，我们就到空中过日子去也。”说罢，把车升起来，向东飞驶。叫童子开了罐头，就在车上午饭。

一时到了勇字回，老少年便拣一处林木茂盛的地方，把车降下。离地只有四五丈光景。忽然一阵小鸟乱叫的声音，从车里发出来。宝玉大以为奇，连忙看时，只见老少年开了一个机关，那机关上镌着“引禽自至机”五个字。老少年道：“我也莫名其妙，见他镌着这几个字，姑且开了试试看的，不料发出这种声音来。这声音究从那里出来的呢？”两个人四下去寻到外面，忽听得中层有颠扑的声音，抬头看时，已是有十多个鹰，在猎车的左右旋飞舞，飞到旁边没有玻璃的地方，见有了人，便避开去。两人正要回方拿枪，忽听得两个童子在车头上说道：“又一个了。”两人忙去看时，只见一个鹰飞在车，前忽的一下飞近车来，望着中层一撞，就不见了。这才明白，这小鸟声是从那小圆门出来，引那飞鹰自己撞进去的。宝玉道：“这种打猎真是舒服，又何必再用枪呢？”

正说话时，一大童子指道：“那边又一个鹰来了。”老少年抬头一看，只见极目天际，有一个同鹰一般大的鸟飞来，便道：“隔了那么远，还那么大，那里是鹰？”连忙同宝玉取了助明镜一看，是一个其大无比的大鸟，自北而南。老少年道：“我们打了他，带回去。你看他自北而南，我们横截过去罢。”说罢，拔转车头，向西飞去。赶到晚饭过后，月亮上来了，看看赶到。此时看见那鸟实在大的怕人。坐的猎车，已经有二丈四尺长、一丈宽的了，只要那鸟的一个翅膀，怕就有四个车大。老少年忙叫取枪，于是四个人一齐取了枪，对准大鸟打去。谁知枪子打到他身上，他只做不知。宝玉道：“他的羽毛厚，只怕打不进去，我们打他的脚罢，最好是打他的眼睛。”说时迟，那时快，宝玉早一枪中了他脚爪。那大鸟嗷然怪叫了一声，便回翅过来。这里四枪齐

发，还是挡他不住。看看被他飞近了，那翅膀把月亮遮住了，登时黑暗起来，原来被他用脚瓜住了车的上架。看他那脚瓜比人大腿还粗。他却低下头来看那车子，张开大口，又一声怪叫。他那口一张时，上喙相去几乎一丈以外。宝玉忙叫：“打口，打口！”那电机枪本来一排弹子是一百颗的，此时新换上弹子，四枝枪便雨点般向大鸟口中打去。

不知是人腾，是鸟腾，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中非洲猎获大鹏 藏书楼纵观古籍

却说猎车被那大鸟抓住，张开大嘴，要啄下来，四人慌忙对准了嘴中放枪。正在危急之间，却被一个童子，一枪打在那鸟的眼睛上，复又叫一声，把脚瓜一松展翅飞去。

那猎车登时荡漾不定，老少年连忙去把住了舵，虽然定了，却是全车欹侧。走到前面看那平准机，原来方才被鸟抓住时，震动的歪了，连忙设法扶正，方才复平。宝玉道：“受了这个大惊吓，费了七八百枪弹，仍旧被他逃了，未免太不值得，我们还得赶上他。”老少年看看定南针时，车已向向了北了。因说道：“被他抓的方向也改了，好利害呀。幸得一切机轮都在下层，未曾圆坏。”抬头看那鸟时，仍是向南飞去，于是拔转车头，向前直追。那鸟愈飞愈高，这里车也升高了去追。相离四五里，追了一夜，直至天亮，却还未曾追及。太阳出了多时，看看司时器，只得丑正二刻，宝玉道：“可见得升高了。”这时候已经见了太阳，老少年去看看高低表时，已在三千八百尺之上了。两个童子已睡去。两人略为吃了些点心，仍旧出来观望。

宝玉忽然想起一事道：“我们虽然打倒了他，这个车子也装他不下，我们不要白费了事。”老少年道：“打着了他再说，总有法子好想的。”说罢，把车开快了，往前赶去。赶到辰初时候，看看近了，此时两个童子已经起来，众人又复拿枪在手。宝玉道：“这回我们不要白费了枪弹。他羽毛丰满，而且又厚又滑，打到他毛上是不中用的。只拣他的指瓜打去，才对呢。”老少年道：“此话有理，我们只打他的指瓜罢。”说罢，放了一枪，接着宝玉及两个童子也各人放了一枪，都打着了。那大鸟负痛奋翼，飞的又远了。宝玉戴了助明镜去看，只见那大鸟的脚瓜，果然流出血来。老少年又开足了速机，又赶了一个时辰，看看赶上，宝玉道：“这回要另外设法才好，不要又白打着了。”说罢，到房里去翻检，翻了一会，翻出一个小小匣子来，匣外铸着“猎网”两个字。打开一看，只见白光耀目；匣盖里面，贴了一张白纸，上写着：“此白金丝猎网，纵横一百尺。”看那网时，那白金丝细才如发。便递给老少年看，老

少年笑道：“有了，我们打倒了那鸟，就把这网载了他，挂在车上，又不占地方，岂不是好？”宝玉道：“我倒是要翻检，看有什么能这大鸟的东西，不料翻出这个来。”说罢，又去翻检，只听得老少年说道：“有了，有了。”宝玉忙看时，是一个小小玻璃瓶，上面贴了一张纸，写着‘不仁’两个字，一面另有一张纸，写着：“凡遇恶怪难制之物，以此不仁，药敷枪弹尖上。发弹既中，物即中毒死；不中，宜觅回此弹，免害他人”三十八个小字。宝玉笑道：“说不得不仁，也要做一次的了。但是他注明白，打不中要寻回这弹。万一当真不中，岂不又要费事。”老少年道：“不要紧，我们赶近了再打，并肛只打他的脚胫，不要打他的瓜，大易打得多了。”说罢，取出弹子四个，都敷上了药，又切嘱两个童子，小心注意。当下赶的越近了，相隔不过十余丈。各人擎枪，觑了准头，一齐放去，喜得都打着了。只可惜这一打着，那大鸟怪叫了两声，飞的愈快，向前飞窜。老少年看的目定口呆道：“可惜敷药的弹少了，不然连发几枪，只怕好些。”

此时已是午正，大家吃了饭，又出来看那鸟时，他初着弹的时候，飞得快些，此时却又如常了。只觉得天气骤热起来。看看赶到晚上，仍然赶不到。老少年便同宝玉约定，两个人轮着睡觉，必要追及这个畜生，方才罢手。宝玉依言。

赶到次日，天气更是热的了不得，只穿了一层单衣，还是还是热的汗出如雨。到了晚上，越热的气也喘不出来。赶到了第三天酉牌时分，只见那大鸟在前面慢慢的低下去了，这里也把车按低了赶去。看看至近，只见他忽的一下，敛了双翅，翻了一个跟头，倒栽葱的直跌下去。老少年大喜，忙把车子按下。及至到地一看，却是茫茫的一片沙漠，四面无涯，吃惊道：“到了什么方了？”抬头看那大鸟，却落在一里之外，还在那里扑腾，把那沙土扇漫天撒地。宝玉道：“想是毒发了。我们且等他死了，再过去收拾他罢。”于是，解衣乘凉。直到了子刻，那大鸟方才腾扑定了。老少年在房里检出了一本世界地图，抬头看看星斗，又对了指南针，定了那月亮出来的方位，不觉吃惊道：“我们跑到非洲来了。这是世界著名的大沙漠，倒要小心野人。”宝玉道：“我们枪上都装的现作弹子，这倒不必虑他。只是这个大家伙，怎样处置呢？”老少年道：“这个只得等到天亮再商量的了。”

当夜大家都不敢睡觉，直等到天明。老少年忙着取出那白金丝网，四人一同抖开。网口上有小指粗的一根统长白金丝绳拴着。四人分头把网都摊在沙面，然后去移那大鸟。闹了个满头大汗，方才移到网上。拿了统绳，把网口收了，先绑了口，又把那丝绳分挂在车上的四面栏杆头上。安挂停当，然后登车，把升降机开到了升高一千尺的度数。才升了三四丈高，却升不起了，原来被

那大鸟在地下坠住了，升不起来。又开到了二千尺的度数，依然不动；开到了三千尺的度数，还是不动。宝玉道：“这却为之奈何？”老少年道：“我们终不能舍弃了他，好歹要带他回去，送在博物院里。”于是，又把升降机开了又开，直开到了八千尺的度数，才觉着有点上升了，然而还觉着迟笨。直开足了一万尺的机，才觉着灵动起来。便看了定南针，取道往向东北飞驶。再看那高低表时，离地不过三百尺。飞了三昼夜，方才到了“文明境界”，便向中部文字第一回驶去。

老少年戴了助明镜，拣了一座空山，方才落下。看着那大鸟，已经到地，老少年道：“我们总不能落在那大鸟身上，这山又是坡斜得狠，且把他解下，我们另找一处平阳，方可落地。”说罢，四人分到四个栏杆头上，一齐把白金丝绳解下。谁知不解犹可，这一解脱，那车便没命的往上飞升，原来猎车先是坠重了，所以开到了一尺的升降机，才升高了三百尺。此时落下，大鸟方才到地，那升降机仍在升高七千多尺的度数上，所以一经脱了累坠，便向上飞升，更兼向来升高是逐渐而来，将机关一旋，便升高五十尺；再旋，又升五十尺，共一百尺；又再旋，再是升高五十尺，如此慢慢而来的。此刻是开足了七千多尺的度数，所以那车便没命的升起来。老少年吃了一惊，忙去收那机关，那一旋只收得五十尺，赶忙的不住手收，才收了一千尺。那边宝玉看那高低表已经升到了六千五百尺了。伏在栏杆上往下一看，只见白茫茫的一片，绝不看见东西，犹如天在脚下一般。

老少年仍旧不住手的收那机关，直收利了五十尺，方才戴了助明镜，找寻方才放下大鸟的空山。幸相去未远，便飞到左近落下。找了近地土人，问了小地名，方知这里是让庄，那空山没有山名，因为他在礼让庄的前面，土人都叫他做前山。老少年问得明白，便仍旧上车升起，驮到文字第一区博物院前落下，投了名片，求见掌院。

博物院掌院，姓多，名闻，表字见士。听说有远客到了，连忙请来相见。老少年述明送鸟来意，又道：“此鸟现在视让庄前山上，请多先生派人去取。”见士大喜道：“有了言一件奇物，足为博物院生色了。但是么大的东西，怎么扛抬得来？还求老先生劳驾一次，仍旧用猎车由空中带了来罢。本院有一片大空场，尽可以安放。我再派几个人去帮着便是。”老少年连忙答应。多见士便派了八名阮丁，跟着同去。

一行十二人，上了车，不一会就到了。老少年在车上左右察看，那山上并没有可以驻车之处。要落在平地上，叫人把他拉下来，又必拉坏了那白金丝网，踌躇没法。宝玉道：“何不把车降的离山一二尺，叫他们跳，把绳子递上来呢？”老少年依言，把车按下，八个阮丁便都跳下去。却又苦于那绳子递不上

来。商量分一个人，到礼让庄人家去借了一根竹竿，挑着了才递了上去。八个人只能跳下来，却没有本事跳上去了，只得走路回院。

此时，早惊动了礼让庄的人，听说猎了一个大鸟，都来观看。老少年又开足了升降机，把鸟提起，飞向博物院来。这里礼让庄人，仰面观看，直至不见了，方才散去。老少年来到博物院空场上，把鸟放下。这回却留心了，虽然放下了鸟，却不敢解绳放索，把升降机收足，只剩了五十尺，方才解放下来。然后把车驶到旁边落下。

多见士早出来让到了客座献茶，一面叫人解下白金丝网，代为收拾停当。老少年又叫取出中层的猎来那鹰鹞之类一看，都是平常之物，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就叫都把他放了。见士又细问了猎取大鸟情形，老少年一一告知。又道：“虽然猎了来，却还不知他叫什么鸟。”多见士道：“这就是庄子说的鹏了。是鲲鱼所化，不信，但见他脚爪上，还带着鳞甲呢。我这里飞禽部里，就少了这个，难得二位冒险猎来，真是令人感佩。适间我已经叫人翻了电报码子，要报知政府。一面写信给报馆，把这件事登报。

正说话时，那本院书记，已经翻好电码，送来掌院过目。见士又问了两个童子的名字，叫书记添了上去，即刻便发。又道：“二位历数万里的辛苦回来，且请这里盘桓几天，等府的回信去。”宝玉道：“这又是什么大事，要等政府的回信呢？”老少年道：“承掌院的情，申报了政府，只怕还可以望奖呢。”宝玉道：“奖赏不敢望，只是在这里看看各种东西，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就好了。”

于是见士引了二人去看各物件。原来这个博物院所的对象，都分门别类的。先到了藏书楼，进去一看，只见图书四壁，当中十间，是本国的古今书籍；两旁各五间，是五洲万国的书籍。宝玉道：“世人说的‘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看起。’到了这里才是不知从何看起呢！”

见士指着一个玻璃匣道：“要先从这个看起。”宝玉看时，只见楼当中摆着一张雕镂极精的紫檀桌子，上铺五色绵毡，放着一个紫檀匣子，四面用玻璃镶成，匣子当中放着一根绳子。因问：“这一是什么绳？”见士道：“这是上古结绳而绳子。因问：“这一根是什么绳？”见士道：“这是上洁绳而治的绳。因为他是字的始祖，以供在藏书楼里面。”宝玉赏玩了一番。见士又指着一龕，叫宝玉看。那龕上挂着一幅黄幔幛，揭开看时，却是几个楠木玻璃匣，装着几部书。见士一一指点道：“这是孔子删订的《诗经》，这是孔子删订的《尚书》，那是孔子所定的《礼经》、《乐经》。这一个装的是《春秋》原稿，传说不是孔子亲笔，是子游、子夏两位弟子分钞的。”看罢了，又指旁边一架极残旧的书道：“这是秦始皇焚未透的书。相传是萧何微时，从灰堆里扒出

来的。这都是极古之物。”宝玉道：“极古的见过了，可知可有极新的？”见士引到一处，指着两部书道：“这就是最新的了。”

不知最新何书，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获大鹏同受奖牌 捕鲙鱼快乘猎艇

却说宝玉看过了两部最古的旧籍，又要看最新的新书。随着见士所指看去，只见一部是《文明律例》是近来修改定了，昨天出版；《科学发明》是华自立近日的著作，是今天出版，才送来的。这是最新的了。”宝玉翻了一翻，来不及细看。又到两旁去看了一遍，便出了藏书楼。另到一处，门额是“宝藏”两个字。进了“宝藏”，迎面便是一座“珍珠仓”。宝玉讶道：“有多少珍珠，却上了仓？”见士引着进去，只见两旁大箱小匣，盛的都是珍珠。大的如广东香橙，小的也像圆眼大小，宝光耀眼。因问道：“聚了这许多珠子，颇不容易。”见士道：“这些天生之物，本来没甚奇怪，可笑世人。拿他做宝贝，买一颗，动不动要千金之价。其实这些东西，靠天地自然生成，丝毫不用人力，有甚价值？所难者，就是聚在一起，所以敝境人家，有了珍珠，都送到这里来。等他聚在一起，又可以借此分辨他的出处。”说罢，在珠匣里，取出一片小小牌子来。上面写着“合浦”两个字，道：“这就是合浦所产的珠了。”宝玉逐箱逐匣看去，都有牌子注着地名。

转出了“珍珠仓”，便是“珊瑚林”。在露天地下，种了一从珊瑚，高的何止十丈，矮的也有五六尺。除了红白两种常之外，还有黄的、蓝的、绿的，五色灿烂，映着日光，真是宝气天。宝玉道：“珊瑚具了五色，心是大观。”见士道：“海底下无奇不有，这都是他们打海底猎取回来的。因看着他没有用处，就送到这里来，给大众长长见识。”

度过“珊瑚林”，迎面是一所光怪陆离的房子，宝玉看的眼睛也炫了。老少年道：“我从前来，也不曾见这房子。是几时盖造的？怎么没有看见布告。”见士道：“还没有完工呢。从前化们送来的宝石，本来是摆列在屋里，供人观看。后来送来的太多了，几几乎有实不能容之势，所以想了个法子，把他都琢成方块，拿他代砖石，盖了房子。定了名字，叫做‘聚宝堂’三个字，也是用宝石砌成的，见士引二人进去道：“这所房子，狠费了些斟酌。这四面墙壁，虽然都用宝石砌成，却都按着方向的。东部出产的，砌东墙；西部出产的，砌西墙；盖瓦的是多少配置里面，狠费了些时日。”

宝玉一面听说，一面瞻仰，只觉得五光十色，宝气逼人。

出了“聚宝堂”，又游别处。无非是火齐、木难之类，这书上也不能尽载

。游过宝藏，又到工艺院去。当中陈设的都是本境所造，两旁的都是外国货。宝玉只到当中去看，多半是新发明的东西，全是未曾经见的，要问也问不了许多。内中有东方文明当日创造的开山斧凿、治河锄锛，一般都是用机器连动的。此时，平治功成，都送到博物院来安放。浏览了一遍，童子来请吃饭，见士便邀二人到膳房里去。

饭后，接了政府的回电，说：“老少年等四人，冒险猎得大鹏，以广国人见识，勇敢可嘉，每人赠给‘头等勇士’奖牌一份。制就即由飞车颁送前来”云云。见士说给二人知道，老少年自是观喜，宝玉却淡然漠然。那两个童子，一样得了奖牌，那欢喜更不消说了。

从此宝玉等就在博物院住下，耽搁了三天，游遍了飞潜动植各院，看遍了各种金类、非金的矿质，又有东方文明从前各种探险的奇器，一一看遍。大鹏早已用药水制了，支放在飞禽院当中，经司事用工部营造尺量过，从头至尾长五十二尺，最阔处横径三十尺。眼眶对径三尺，胫径一尺二寸，爪径八寸。都写在一块牌子上。又注上老少年等名字及猎得送到的时日，挂在旁边。到了此时，宝玉回头一想，方才想着猎鸟时的危险。因对老少年道：“那天倘使我们敌不过他，四个人还不他一顿呢。”老少年笑道：“我们区区四个人，只怕还可以做他的一顿点心。”说笑着，忽报政府差人送到了奖牌。来官又去看了那大鹏，不觉啧啧称羨。周旋了一番，方才别去。

次日，多见士便把聚宝堂落成，及大鹏安放停当的话，由各报纸上布告去。一时便哄动了多少人，都来观看。看了大鹏，还要请看猎大鹏的人。宝玉厌烦了，便要辞去。多见士便请老少年、宝玉和两个童子，合照一个像留下。于是引四人到了聚光室里，架起镜子，老少年和宝玉对坐了，两个童子侍立旁边，照像人开了镜子。那镜子旁边有一个把儿，照像人把把摇了三四摇，便收了镜子。打开来取出那照片，一共是一式的二十张，就用纸片照出的，非但神情毕肖，并且衣服面目的颜色都照出来。宝玉道：“从前照像，照不出颜色，并且是照在玻璃上，再晒在纸上的，狠费事。这个又是新法了。”多见士微笑道：“那个笨做法，我们十年前早废了。”说罢，每人送了一张，余下的就留在院里张挂。

当下四人辞了见士，上了猎车，径驶回旅店。老少年便叫童子驾了猎车，送还孙绳武去了。老少年闲着便带了宝玉到闹市上去游玩。只见熙来攘往的，都是彼此让路而行，真正是文明景象。且喜得有事的都是坐飞车，路上并没有马碰撞之虞。那路上一平如镜，并无纤尘。

游玩了两天，宝玉问道：“在市上游了两天，无非是收拾的洁净，气象文明，与及行人往来，都讲理让，这都瞻仰过了。内中单有三样东西，不曾看见

。”老少年问：“那三样？”宝玉道：“第一样，没有庙宇；第二样，没有教堂；第三样，没有叫化子。”老少年笑道：“一切迷信都破除了，还有什么庙宇？我们大开门户，听凭外人来传教。他们来了，立了教堂。任他把那《新约》、《旧〔约〕》说的天花乱坠，只是是没有人去听他。他只能一个人站着自己听，只得去了。从此他自然不来了。至于叫化子一层，更不必说。从前还有个孤贫院，收养贫民，近十年间，连孤贫院都空，改做了学堂。大约境内的人民，无论男女都能自食其力的了。说起来，恐怕足下不肯相信，敝境内连‘善堂’都没有一个，就有了也用不着。”宝玉道：“这是民殷国富的缘故，且不必说。但既没有庙宇，又没教堂，不佑可有个文庙？”宝玉道：“文庙都没有，不知贵境奉的是什么教？天下岂有无教之国么？”老少年大笑道：“足下这一句话，要加上两个字，说‘天下岂有无教之野蛮国’？在〔下〕便答一句‘天下岂有有教之文明国’？要知道这教字，是专教那无知愚民的。人民都明了大义，还用什麼教！要问敝境奉的是什么教，那只得说是奉孔子教了。敝境的人，从小时家庭教育，做娘的就教他那伦常日用的道理；入了学堂，第一课，先课的是修身。所以无论贵老少，没有一个不是循理的人，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人灿熟胸中。这才敢把‘文明’两个字，做了地名。你不看见那牌坊上‘孔道’两个字么？那就是文明境界之内，都是孔子之道的意思。至于近日外面所说的‘文明’，恰好是文明的正反对，他却互相，夸说是‘文明之国’。他要欺天下无人，不知已被我们笑大了口，我请教你，譬如有两个人，在路上行走。一个是赳赳武夫，一个是生痨病的。那赳赳武夫对这生痨病的百般威吓，甚至拳脚交下把他打个半死。你说这赳赳武夫有理么？是文明人的举动么？只怕刑政衙门还要捉他去问罪呢。然而他却自己说是‘我这样办法文明得狠呢’。你服不服？此刻动不动讲文明的国，那一国不如此？看着人家的国度弱点，便任意欺凌，甚至割人土地，侵人政权，还说是保擄他呢。说起来，真正令人怒也不是，笑也不是。照这样说起来，强盗是人类中最文明的了。何以他们国里一样有办强盗的法律呢？倘使天下万国，公共立了一个万国裁判衙门，两国有了交涉，便到那里去打官司，只怕那些文明国都要判成了强盗罪名呢？”宝玉道：“正惟没有这个衙门，他才横行无忌。”老少年道：“那么说老虎是天下第一最文明的了。他任意吃兽，吃人，王法也治他不到，那不是最文明的么？”宝玉笑道：“有一天，叫猎户把老虎杀了，那猎户又文明了。”老少年道：“可不是这样。这个竟是强横，那里是文明？因为他强横惯了，国内的人，只怕没大一个不是强横成性的。他又想只能对国强横，若是自己国人也互相强横起来，就要成了乱事了。所以才设法立出个教来，鬼混般说什么天堂、地狱，到处劝人进教，他们还动不动说开民智呢。我看这个劝人进教，直头

是导民愚。你想，一派荒唐无稽之言，我们这里三秒小孩子，也知道是不足信的，他却劝的人家信了。这信了的人，不是智出小孩子下么燃而那强横的人，倘使不是信了这个，可是要闹的无法无天了。至于文明国的人，又何必耍他呢？所以我说，天下无无教的野蛮国，天下无有教的文明国。”宝玉道：“然则中国也不能算文明的了？”老少年道：“中国何尝不文明？中国向来只有一个孔子，没什么教。孔子也不曾自命为教主。只惜后人传受孔子的道德未能普及，所以未能就算文明罢了。至于张道陵，不过是后世的一个方术家，并不是什么教。后人以讹传讹，就说他是道教。佛教是由印度流入去的，中国本来没有。一班游惰之民，希图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便做了和尚罢了，心不能算教。就算他是教，可不曾有什么道士劝人做道士，和尚劝人做和尚。所以传教两个字，是中国没有的。所以中国要做到文明国还容易。其余的，我就不敢说了。”

正说话间，童子拿了一张片子进来，说有客到。老少年接来一看，原来是吴述起，便忙叫请。述起进来，彼此相见毕，便说道：“今日体息日，得了个空，一来是来谢步，二来贺喜。”老少年道：“何喜可贺？”述起道：“得了头等奖牌，还不喜么？”老少年和宝玉都谦逊不皇。述起道：“三来还在空中猎了大鹏，已经名传阖境。昨日东方法先生，送与本学堂一艘海底猎艇。本来要在学生们当中，拣几名下去练胆。因为没几天就要歇夏，内中有一个多月的暑假。早上和绳武商量，二位有猎鹏的本事，何不更请二位去海里猎一鲲鱼回来呢？因此特来告知。愿把这猎艇借用，不知二位可有与致？”老少年未及答话，宝玉先大喜道：“我正因为看见水底战船，未曾到船上去看看情形。有此机会，无论鲲鱼猎得着猎不着，先长了海底行船的见识了。”老少年也欣然答应。于是，同坐飞车，先到水师学堂来。与绳武相见过后，便带了透水镜，同坐上飞车，到海边来。

不知果然猎着鲲鱼与否，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遇荒岛鸣枪击海马 沉水底发电战鳅鱼

却说四人同坐了飞车，到了海边。叫左右架起透水镜，同看猎艇形式。只见那猎艇做的纯然是一个鲸款式，鬣翅鳞甲俱全，两个眼睛内射出光来，却是两盏电灯。比较那守口战船，何止大了四五倍。绳武道：“这船上司机、把舵、水手、杂役人等，一切全备，都是本学堂派下去的。二到船上土，随意指挥便是了，不必客气。”说罢，在怀中取出无线电话筒，先摇了一摇。听得筒里一阵铃响，便对着筒，叫把船浮起来。不一会，果见那船冉冉的浮在水面，露

出鲸鱼半身。四人下了舢舨，驶到猎船旁边。宝玉留心看那舨，并不打桨，一样是用电机行驶的。当下那猎船上人，开了一片鱼鳞，便是一个现成的舱口，四人一同进去，只见船边是一条甬道，四面绕转。当中分设着电机房、司舵房、客堂、膳房、卧室，件件俱全。游了一遍，从楼梯下去，到了下层，却是当中一条甬道，从头至尾，一直贯通。两旁房间编列着字号，分各种猎具，并一切应用家伙。再下去一层，却是空空洞洞的。船头上有一个小门，就部位而论，便开了小门，先到鱼头里，穿了入水衣，再把小门关上，开了鱼口的门，灌水进来，便从鱼口出海。那小门关了，水是不能再到里面的。回来时，进了鱼口，把鱼口门关上，按动电铃，司机人便开了抽水机，把水抽干，再开小门进内。后面一段蓄着海水，预备猎了活鱼，养在里面的。游览了一遍，方才复到上层。述起又请了司机、司舵的人来，介绍相见。司机的是谭瀛、海导、江隐、涉津四人；司舵的是汪作楫、利济、游龙、方指南四人。各相见已毕，述起、绳武二人即别去，仍乘了舢舨回学堂不提。

且说老少年和宝玉送了二人去后，便和司机、司舵的八人，商量到那里去猎。海导道：“我们只拣鱼多的地方去就好。”老少年道：“近处海里的鱼，都见过的。我们最好走远些，把那未曾经见的鱼，猎几个回去，活的送到活物院里，死的送到博物院里去。”宝玉笑道：“你一个奖牌还不，打算要弄第二个么？”老少年笑了一笑。宝玉问道：“不知这船的速率如何？”汪作楫道：“开足了电机，一个时辰，可以走一千里有零。一昼夜可以走到一万二千里以外。”宝玉道：“既如此，我们何不在海底绕地球一周呢？先从太平洋出去，从大西回来，岂不是好！”商量已定，他们便去各司其事。先叫水手把舱门关好，把船沉了下去，向东驶行。

宝玉细察船上，只见四壁都是装的电灯。客堂上，位置得异常雅洁。还有一间书房，度架了四壁图书，书桌上备就文房四宝。走到甬道外面，原来两旁列着无数玻璃窗，窗外的海，景历历在目。宝玉喜道：“原来海底也有亮光，然则我们船上，何必要用电灯呢？这窗户里不透亮进来么？”老少年道：“这是海底用的透水玻璃，是里面看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的。若是用平常的玻璃嵌上，漆黑的一点也看不见。”宝玉又走到电房里，去看那行驶机、燃灯机、造氧气机、收炭气机、发亮机、各种都有字镌在上面。宝玉看了道：“已经有了燃灯机，何以又用发亮机呢？”谭瀛道：“这发亮机是预备夜猎，全船发亮，以便照海的。”宝玉道：“发亮自然是电火了。请教全船外面，都发了电火，船内的人不要紧么？”谭瀛道：“这船的内层钢板上，都涂了一层软瓷隔电。所以船内的人，绝不相碍的。”宝玉道：“瓷就罢了，何以要软的呢？”谭瀛道：“恐怕有点碰撞，平常的瓷要震破了，所以用软的。

”宝玉道：“那么说外面的钢，也是软的么？”老少年在旁笑道：“刘越石诗：‘何意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古人已有的，这个更不足为奇了。”

宝玉又到司舵房里去，只见当中摆着定南针，正是利济在那里值班。宝玉见当面挂着一面大圆玻璃镜，便往镜里一看，只见白茫茫一片汪洋，不觉吃了一惊道：“这里又不是船边，怎么也可见外面呢？”利济道：“这是一面透金镜，海底行路，全仗着他。不然只管乱碰，还了得么？”

宝玉看了一会，便回到书房里去。在抽屉里得了一本册子，上面载下层各房，某房储某物，及某物的用法，开列得十分清楚。便同老少年两个，逐篇检看了一回。侍者来请吃饭。饭后涉津来问道：“这船上没有昼夜，照战船上的规则，是按着司时器做昼夜。到了夜时，便把燃灯关闭了，到该亮时才开放。二位看是怎样？”宝玉看司时器，已是戌初了。老少年道：“我们到了亥正熄灯罢。”涉津答应着去了。

二人又把那册子翻阅了一回，把船上一切的布置，及一切连动猎鱼的法子，都看熟了。又到外面窗上望望，已见船身发出电光，把海底照得通明，真是游鱼可数。那藻荇之类，青葱可爱。海底无数小岛。这船或在岛上经过，或在岛边经过，岛上附着好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是目所未睹的。到了亥正，各回卧房，熄灯安歇。那八位司机、司舵的，自然轮班执事，不必细表。

一宿无话。到了次日，便到了太平洋当中。海导正当着班，把船浮起，请老少年、宝玉二人上了一层楼梯。只见豁然开朗，原来是鱼的正脊，是个顶盖。揭开了，当中一段便同船面一般，四面都有阑干，上面安放天文镜。海导测望了一会，道：“已经走到东经一百五十八度九分，北纬第五度四分底下，再一会就到西半球去了。”

说话之间，忽然远远的露出一个荒岛，大家带了助镜观看，只是光光的一个岛，没有什么东西。岛边蹲着一个野兽，仿佛像是老虎。老少年笑道：“天下事真是令人想不到。本来打算猎鱼，谁知倒是猎兽。”说罢，对准那兽放了一枪。谁知这枝枪不是无声枪，是有声的。未曾打着他，倒唬了他一大跳，大吼一声，窜到海里去了。

老少年猛然省悟道：“这是海马，最为凶恶的，水陆可活。”忙叫关了顶盖，仍旧下去，叫把船沉下，去寻那海马。从那窗外望去，谁知漆黑的一片，犹如陆地上遇了浓烟一般，取出一付小小的透金镜望去，也是如此。忙叫海导开了发亮机，登时海底透亮。只见那海马按着一个极大的乌贼鱼，在那里吃，张开了血盆大口。看见猎艇走近，疑是鲸鱼，在那里吃，张开了血盆大口。看见猎艇走近，疑是鲸鱼，也有点怕，拖了乌贼鱼，往前乱窜。浓烟似的东西，便是那乌贼鱼吐来自障的黑水。

此时宝玉也戴了透金镜，同老少年两个按一个电机炮，觑得亲切，双炮并发，都打着了。那海马着了炮弹，舍了乌贼鱼，往上一窜。宝玉只当他窜出海面了，正要叫浮起来追赶，忽见他飘飘荡荡的又沉下来，四脚朝天的已是死了。那乌贼鱼已经被海马咬死了。此时那乌贼吐的黑水。早已随波逐浪散去。

老少年按着册子上的号数，叫开了中层房门，取出两套入水衣，交代两名水手穿上，去取海马乌贼。宝玉看时，原来那衣上都装着小机器，连头带脚，一齐蒙住。眼睛上是两片海底透水镜；两肋底下有两扇薄铜做成的翅桨；左乳部上，一付小小电机，是管双桨的；右乳部上也有一付电机，开动了便在内层扇出空气，足供呼吸。全衣是用软皮制成，穿上了只露出双手，袖口紧紧扣住。两名水手装束停当，取了绳索，走到下层，开了当中小门，到了船头里面，自有人关好。两水手便开了鱼口上门出去。宝玉在舱里，从窗口望去，只见两人在水里鼓动了肋下双桨，行动自如。走到海马身边缚了，又缚了乌贼，便拖了回来，如法进了小门，才把东西放下了。卸去入水的衣。老少年又指挥取过药水来，先把那海马制了，免致腐败。那乌贼已经被海马吃残缺了，说道：“这东西就有二丈多长，虽然可以不要他的肉，那一片骨头不可不要，带回去有一个妙用。”老少年问：“甚妙用？”宝玉道：“好好把他剖开了，把当中挖空了，配不是两个舢舨。”

正说话间，忽然一个侍者，匆匆走来道：“舵房汪先生请二位有要紧事。”二人听说，连忙上去。只是海导、江隐、涉津及司舵的四人，都在舵房里，只有谭瀛正在值班，未曾来。众人都在透金镜上观看，二人也随着众人看去，只见一条东西夭夭矫矫的迎面而来，也不知他有多长多大。众人也有说是蛟的，也有说是龙的。老少年戴上了助明镜一看，道：“只怕也不是蛟，也不是龙，是个海鳅鱼。《水经》说的：‘海鳅鱼长数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则海水为潮，出穴则潮退。’大约《水经》说的未尝不利害些，然这个东西，也不金了。虽没有数千里长，自去也大五六十丈，比失们的船大了一倍有多，倒要好好的预备他呢。”宝玉细细看时，只见这海鳅犹如鳐鱼一般，身带黄黑色，好像没有鳞甲的，巴斗大的两个眼睛，看着本船艇蜿而来。于是各人都带了透金镜，各踞一门电机炮，预备迎敌，不使令化近前。看他走到炮弹能及的地方，便众炮齐发。谁知他的身体是圆的，弹子打到身上，都斜滑了去。他着了几个弹子，越发大怒，翻波挟浪的扑将过来，任你众炮齐发，他只当不知。走到切近，忽的子一翻，便把猎艇拦腰缠住，撼的全船震动，众水手都面无人色。宝玉踞的炮位，那炮口恰好被他缠住，宝玉便摇动电机，一连放了四五炮，须知离远打去，他的圆身子，可把弹子滑了；此时贴着炮口，无地可滑，可是弹弹着肉，并且透皮透骨的了。海鳅负痛，才一翻腾，把猎艇放了。

这里便向前逃走，海鳅不舍，在后紧紧追来。众人戴了透金镜看去，只见海水里面带有血色，知道他已受伤，可奈他愈是追的利害。宝玉到司机房，同谭瀛商量道：“我们何不把船外的电火放起，把电火烧死了他呢。”宝玉呆了一呆道：“这便怎处？”谭瀛道：“此时船已浮在水面，别的不打紧，恐怕被他弄坏了车，就费事了。”宝玉道：“没奈何，且把那软玻璃打破了，权救目前再说罢！”谭瀛道：“不知可有揭去的法子？等我查一查。”说罢取出一本册子，检阅了一遍，喜道：“我初掌这个船，竟有许多法子不曾知道。这玻璃是揭得去的。”说罢，便叫海导来代管了机器，又把册子交给他道：“你且看了，听见铃响，便照册上载明的法子开机。”说罢，带了水手，同到最上层去。宝玉向窗外一望，见那鳅相离还有二三里路，便也到最上层去，看见当中的顶盖已经揭开了，众水手七手八脚在舱口边上去解玻璃的钮扣。一时解完了，谭瀛按了电铃，海导如法开了电，果然见那玻璃慢慢的都卷到船底去了。宝玉道：“到了船底不都丢了么？”谭瀛道：“到了底下，自然有个关，把他扣住。”说罢，忙忙下来，关了顶盖。

不知到底能战胜海鳅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勇水手入海战人鱼 慧神璫戴冰获貂鼠

且说当下众人见又有一条海鳅到来，看看至近，那个受伤的又紧紧追来。宝玉道：“此时没法，只得回头先打了这受伤的再说了。并且回转头来，把头向着他，纵使他缠过来，也可望伤不着车叶。尽他在后面追来，他一碰便是车叶了。”汪如楫听说得有理，便转过舵来。才轸了身，那受伤海鳅，已经相离不过一里多路。猎艇对舵来。才轸了身，那受伤海鳅，已经相离不过一里多路。猎艇对他驶去，他对猎艇扑来，一轸瞬间，便两下相撞，海鳅尽力把尾巴翻起，仍旧把船缠住。谭瀛忙把发亮机开了，船外铁壳，电气一时都遍，登时把海鳅震骨软皮酥。过了一会，把发亮机关住，他方才滑了下来，飘飘荡荡的直沉到底。那从南边赶来的一条，看见这条死了，回头便仍向南窜去，料来是怕之意。这里众人便不追赶，停了轮，商量处置这海鳅之法。把船直沉底。依前叫两名水手，穿了入水衣，缚了来。忽又想起这东西太大，这船内实不能容，而且两个人恐怕缚不过来。老少年便出了主意，派了十名水手，都穿了入水衣，带了刀枪器具，并白金练、白金销，交代锁住了，便把一头锁在本船鱼尾上。众水手领命而去。

走到海鳅身边要锁，谁知他浑身滑腻，竟无下手之处。后来一个水手想了法子，拿一根枪，把他口撑开了，又把刀撬开鱼鳃，也撑住了，使一个人拿了

白金练，从鱼鳃进去，从鱼口出来，方才锁了。，共拉到船后锁好，方才回来。

这船又向东驶发。将近黄昏时，谭瀛想起船外软玻璃要蒙起来，晚上方能发亮。便把船浮起，揭开顶盖，如法要蒙起玻璃。谁知再也蒙不上来，怕是机关坏了，细细察看，却又丝毫不坏。用透金镜周围一看，都只蒙上了一半，只有船尾那边，上下都用木板隔了几间水手房，透金镜透不过去，看不见有无阻碍。宝玉忽然想起道：“是了，那鳅鱼锁在后头，那根白金练岂无阻碍？”谭瀛猛然省悟，便仍旧关了顶盖，沉下。叫两名水手，穿了入水衣，交代各人拿一枝电枪自衙。因为解下鳅鱼，船要浮起来。此时天色已经昏暗，赶着把玻璃起，盖好顶盖，重复沉下，开了发亮机。回好生奇怪，那亮光竟发不出来了。谭瀛好不纳闷，只得又查那册子。只见上面载着一条道：“软玻璃卸过复蒙之后，内中不免有空气障阻，电火不燃。须按图将来开了。一面抽气，一面听着船头叫抽水的电铃，却只不见响。暗想：莫非暗了，看不见回来？然而两旁窗上，也应该透出灯光呀！心中甚是着忙。开足了抽气机，抽了好一会，方才抽尽。再把发亮机开了，果然大放光明。忙用金镜，四面一看，只见鄣鳅掠在半边，两个水手竟不见了。不觉心中懊恼道：“无端糟了两条人命，岂不失了文明的体面么？登时传令众水手，四面观看。老少年也十分着急，戴了助明镜，向远处深望。忽自见西北方面有一大群人，在那里厮打。忙到舵房里叫拔转船头，在透金镜里观看，原来是一大群人鱼，在那里按着两个水手吃，不觉大惊失色。此时方指南值班，便把定了舵，直向人鱼驶去。忽见那人鱼撇下水手，四散逃窜。两个水手，依然站起来，迎着本船而来。看看至近，遂停了车，两个水手却不上船，仍望东去。方指南一时想不起，不知何故，只得又拔转向东，慢慢的跟着水手去。原来他二人仍去扯了鳅鱼，锁到船尾之后，方才到船头，如法进舱，卸去入水衣。众人忙问：“何故？”水手道：“我们奉命下去，解下鳅鱼。本船浮上水面，忽然来了一群人鱼，便要抢我们的海鳅。我们想各位先生冒了大险，费了大事，方才猎了来的。带回去送到博物院里，我们也有体面，如何肯舍？便同他争，幸得带有电机枪，当时打倒了两个，他便逃了。我们守着鳅鱼，他又来了，我们只得放枪迎敌，他又逃窜。我们一路赶去，一面放枪。谁知言两枝枪不知咱用过了的，不足一百弹子，大约放了三十多枪，就没有枪子了。他看见我们不放枪，又扑过来，我两个便拿着枪和他对敌。到底众寡殊，被他按倒，他便开口来咬。幸得入水衣甚是坚牢，当中又满空气，并不着肉，所以任咬不痛，入水衣也并不受伤，只要设法自己攥住两手。正在筋疲窜。”老少年奖慰了几句，叫去安歇。此时已闹到亥正了，大家谈了一会，方才安歇。

次日，便改了方向，向南行驶。沿路观看海底景致，说不尽那许多奇珍异宝。却又都在博院曾经见过的，所以都不在意。看见过几种奇怪的鱼，宝玉要猎，老少年又说是动物院里都有的，只得罢休。

走了两天，老少年在舵房里，看见远远的一队鱼来，戴起助明镜，仔细一看，不觉大喜道：“今番遇了这样东西，万不可错过了。”忙叫船浮高了四五丈，便和宝玉到中层，穿了入水衣。宝玉道：“那一群是什么鱼，我还看不清楚。怎么要亲自入水呢？”老少年道：“到底是什么鱼？”老少年道：“《山海经》载：‘带山彭水，西流至芑湖，其中儵鱼。其状如鸡，赤尾，三尾、六足、四目，其音如鹄。’我一向也疑《山海经》的说话，恐怕靠不住的，此刻来的一群鱼，正是这个。只没有听见他叫。我们未曾试过下水衣，此刻乐得在船上试一试。歇两天或者遇见海里有什么稀奇东西，自己也好下去动手。”一面说，一面穿好了衣，取了白金丝网，开了小门过去，等里面把门关好了，才开了前面的门。那海水便一泻而入，两人未曾准备，几乎仰面跌个跟斗，幸喜还支持得住。忙忙把网撒开，早见那一群儵鱼来了，直游到本船底下去。不一会觉得网网牵动，两人便合力收起。关了前门，按动电铃，约莫五分时，水便干了。里面的人开了小门，二人一齐入内，卸下水衣。只听得一阵叽叽喳喳的乱叫，正是那儵鱼在网里叫唤呢。老少年大喜，便叫放到蓄水舱内养着。又叫人知照厨房，把提过精液米麦肉食渣滓，送到蓄水舱去喂鱼，便同宝玉仍到上层。

大众知道猎了儵鱼，都下去观看。人人道怪，个个称奇。老少年道：“我最恨的一班自命通达务的人，动不动说什么五洲万国。”说的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却没有一点是亲身经历的。不过从两部译本书上看了下来，却偏要把自己祖国古籍记载，一概抹煞，只说是荒诞不经之谈。我今日猎得儵鱼，正好和《山海经》伸冤，堵堵那通达时务的嘴。”宝玉道：“只是《山海经》说的什么，带山彭水、芑湖，此地是什么地方呢？”方指南道：“此刻已到了南太平洋半天了。”老少年道：“何必问他是什么地方，难道那鱼不会迁徙的么？而且古今地名不同的也多呢！”

说话时，江隐使人来说，船已浮起，请各位换了冬衣，到上面去看太平洋景。宝玉道：“怎么要换冬衣起来？”老少年道：“南半球天气和北半球相反，此刻我们北半球的六月，正是南半球腊月呢！”宝玉道：“我的冬衣却不曾带得。”老少年道：“便是我也何尝带来！”方指南道：“不要紧，我们都有，先拿去穿就是了。”于是大家换了冬衣，走到了上层，顶盖已经开了，果然寒威凛冽，正值隆冬。忽然一阵寒风，扑面吹来。一个水手道：“好生奇怪。这么大冷，怎么又是南风？”老少年道：“我们北半球的北风，是从北

冰洋吹来的，所以冷。这里是南冰来的冷风呢！”一句话触动了宝玉，便问道：“此刻往那里去呢？”方指南道：“此刻向东南去，过去便是南美洲，再往东去，便是大西洋了。”宝玉道：“我们何不取了正南的线，向南冰洋去逛一趟呢！”老少年道：“那边都是冰，如何走得？”宝玉道：“我以理测度他，未必能冰到底。方才我们撒网，猎那鲛鱼的时候，在水里并不觉冷，这上面就冷到如此，可见水底是暖的。我们或者探得一条路，岂不是好？万一他果是连底冻的，我们就回头走。好在这船走的快，也不十分耽搁。”于是大家都赞成，重新下去，关上顶盖，沉到水底。移过方针，向正南而去。谁知方才开了顶盖，灌进了寒气，登时全船觉冷，非但方才上去的，此时卸不下冬衣，便是方才不曾上去的，此时也觉寒冷，添了衣服。谭瀛把暖气管门开了，放出暖气，好一会儿，方才复旧。众人此时无心观玩海景，一心只望到南冰洋去。司机的也格外开足了气机，昼夜飞驶。

忽然一天，到了晚上，本船放了电光。到了应该天亮的时候，便把电火收了。谁知收了电光，便是漆黑，天还没亮呢！只得又开了发亮机，那天却从此不亮了。宝玉道：“莫非是已经到了南极罢，倒要留心体察呢！”便在船旁窗上看去。只见旁边有好些小岛，那岛上的石头，一律是白色的。宝玉留心去看，忽见一个岛上，长出了一丛五色珊瑚，却是十分晶莹透彻的。我们不可不取几株回去。”老少年道：“是。”就叫驶近岛边，直沉到底。叫四名水手，穿了入水衣，开了小门出去。这边恰才关上小门，上层忽听得叫抽水的电铃乱响。忙忙开了抽水机，抽干了，又按电铃下来，叫开小门。门开处，只见四个水手踉跄进来，卸下入水衣，说道：“了不得，冷死了，好利害！”一面说着，还打寒噤。老少年问：“是怎么样了？”水手道：“我们开了外门，那海水灌进来，同冰一般，登时寒气由两手透入水衣。又用一根皮，一头接到暖气管上，一头接在入水衣前襟，把暖气灌满了。宝玉道：“这样寒冷，一定是到南极了。我们也不可不去去看看。”老少年道：“去看看也好，并且多带些人去，遇了什么稀奇东西，好搬运回来。”宝玉道：“还要带枪去，这里可要验明枪子了，不要临时误事。”老少年道：“这个冰冷的地方，怕没有动物了。”宝玉道：“带着防备也好。”老少年道：“有心带枪，便连网也带了去，准备猎几个回来。”说罢，便派了二十六名水手，连前派定的四名，共是三十名。一齐给束停当，灌了暖气，出了小门，里面关上，一行三十二人，便开弓下海。

宝玉鼓动双翅向岛上来，觉得走路甚是轻便。一时同到岛上，那三十名水手当中，有二十名是拿了锹锄之类的，十名是拿枪的。那拿锹锄的，便去伐珊瑚树。那拿枪的。便跟着二人到岛后去寻觅巡察。忽见一个小小焦黄的东西

，在宝玉脚下跳来跳去。宝玉定睛一看，却是个貂鼠，并不怕人。宝玉见他不怕人，便把捉住了。

不知捉了这貂鼠，还有何事故，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探南极异景看旋涡 逐巨鳅无心得海隧

却说宝玉拿了鼠，便递给老少年。只因穿了水衣，不能说话，纵说了话，这声音也透不出来，对面的人，不能听见，只好相视会意。老少年接貂在手，不觉四下张望，忽见前面岛下，一大群貂鼠，约有二三百头。便指挥十个水手一齐赶去。十二人一齐鼓动双翅，赶将上来。一个水手放了一枪，打了一个，那一群貂鼠便一齐往水面上窜去。众人鼓动双翅，也往上赶来。谁知赶到一百尺以上，见许多岩巉下垂的水晶挡住不能上去，用手去扞搯，他却是个滑不留手的。玉举枪去敲了一下，敲下了一块，却不沉下，反向上去了。至此，自信果然到了南冰洋底下。这南极是冰不到底的，此刻我们在冰底旅行了。那一群貂鼠向冰岩里窜去，此时一个也看不见了。

那冰岩下垂的是纵横斜直的三棱四刃，犹如刀剑一般，人不敢近。老少年放了一枪打去，却打下了好几块，于是宝玉和众人，一齐乱打。忽见那貂鼠钻出岩穴来，又往海底窜去。众人紧紧跟随，追到海底时，他却又往上窜去了。众人又跟着追到上面，追到将要近冰时，老少年忽然停了双翅。招手众人，叫一齐停住；在身上解下网袋，取出网来，分给五个水手；做手势，叫他四人四面张开，一个人司了总纲，止住他们，叫不要动。便同宝玉带了那五个人直窜冰岩外面，七枪齐发，向冰岩乱打。果然那一群貂鼠又窜出来，直向海底去，谁知这回半当中张了一面网拦住。群貂到网时，四面的人，一齐放手，那司总纲的便连忙收起口来，不曾走了一个。老少年大喜，便挥手叫他先送到船上去，那水手会意去了。

宝玉忽觉得有物碰在脚上，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株合抱大的珊瑚，往上浮起，宝玉连忙一手抓住，跨在干上。那珊瑚仍然是浮动。忙鼓动双翅，竭力压下。到得岛边，只见众水手各人按着一株珊瑚，面面相观，看见宝玉跨着，便都大喜，学着跨上，一齐到船头上来。一共二十一株珊瑚，却只进去了两枝，其余都不是太长，便是杈杈太阔，不能进去。宝玉便招手叫一个水手来，代自己跨了。进了前门，把门关上；按了电铃，不一会水干了。小门开处，便进去取了两捆白金丝绳，仍复到海里来，交一捆给众水手，做手势叫他们都拴到船上。又复指着珊瑚岛，叫他们拴了再来的意思。便挟了一捆白金丝绳仍到岛上来。只见老少人等十一人，正在那里伐珊瑚。宝玉便取出几根绳子，叫他们

拴了，又指着船尾示意。又亲自动手拔了好些小珊瑚，打了几捆牵到船上，如法进门，把珊瑚却堆到空舱里面。方欲再出来，恰好开了前门，老少年及众人都回来了，也带了好几捆小珊瑚，于是一同进来。忙忙卸下入水衣，各人都觉得打了个寒噤。大家都道：“奇怪，在海里不冷，怎么回到船上倒冷了？”船上的人也说此刻是忽然起了一阵寒气。说话时，越觉得冷了，众人都忙忙到上层去添衣服。老少年和宝玉也向方指南借衣服穿了。

宝玉道：“今日所获的都是奇物，从来只听见有海马、海虎、海獭、海龙、，却不曾听见说过有海貂，今日那个不能不算他是海貂了。透亮的珊瑚，已是未曾经见，却又是浮水的。宋儒凡目所未见的，都以为乌有，不知今日攻宋学的人，听见了这个，又怎样呢！”老少年道：“这个貂向来不曾出现的。他在冰岩里做巢穴，可以叫他做冰貂。这珊瑚便是浮珊瑚，把这个带了回去，那南浮石又不算什么了！”

此时，谭瀛已经开了暖气管，却还是觉得冷。忽然游龙使人来报，说：“到舵房去看奇景。”二人听说，忙到舵房里，对着透金镜看去。只见海当中另有一条水，从海底起一直竖上去，笔直的一条，四面的水回环流转。当下个个称奇，宝玉道：“停下船，就看见么？”游龙道：“不，此刻船又开行许久了，才望见的。”宝玉寻思了一会，又细细的看了那条水一会，忽然省悟道：“是了，那条水一定是南极的中心点。地球往东转的，你看那条水四边回旋的溜，却往西转，这是地球转的快了。这水在地球本体上，不得不西溜。本体往东转的越快，这往西溜的水也越快，溜急了，成了个旋涡。这正是旋涡底呢。”老少年点头道：“正合吾意。”大家也说这个议论极是。不一会走过了，舵房便看不见那条水。此时格外冷了，大家都不解是何故，都以为到了南极了，这船的外壳障不住外面的冷气所致，并不在意。

老少年想起那冰貂，便往下层去看。只见那冰貂在蓄水舱内，游泳自如。内中却有三四十个死了的，便问看守的人，怎么死了。看守人道：“上船来不久，就陆续死了，便是这未死的，也都呆的了不得。此刻冷了，他又精神了。你看这水面已经结了一层冰呢。”老少年仔细一看，果然结了一层冰。便叫打开了冰，把那死的捞了上来。看守人言捞起，老少年取过一看，那身上的毛，离水即干，心中想道：拿他做皮衣，一定是好的。此时只觉得寒威砭骨，片刻不能耐。走到前面看那珊瑚，谁知那冷气竟是从珊瑚发出来的。走近前去，只冷得气也喘不出来，连忙回步。到了上层，叫人把养貂、养鱼的食料上足了，免了看守。下层的人一律上到中层，把舱板严密盖好。又过了半天，那上中两层才慢慢的暖和了。

又走了两天，仍在冰洋底下，老少年道：“我们只怕要从这里穿过印度洋

的了。但是为甚走了这几天，还不出冰洋呢？”汪作楫道：“冰洋底下，水溜得狠，船又慢了好些，大约明天总可以出去了。”

众人正在舵房谈天，忽又见前面来了一座插天高天的葱翠大山。宝玉道：“这么冷的地，方还有水藻么？”及至戴了助明镜一看，却是生就的绿色山石，并非水藻。宝玉喜道：“这些山石不可不取些回去。你们请看，都生得玲珑剔透得狠呢。”老少年道：“这回去取，先要准备好了。前回带了几枝珊瑚，便闹得满船人几乎冷煞。这石头不要也是如此，那可了不得了。我们都带了绳子，取得的都在船后头罢。”宝玉道：“绳子不行！这些石头岩巉得狠，绳子拴不了几块，还用网罢！”商量妥当，便也同前回一般，叫了四十名水手，结束停当，灌了暖气，连那到下层司启闭小门的水手，也叫他穿了下水衣，灌了暖气下去。一行人到得水里，那时船已驶近山前，停住了。众人走到山前，宝玉争先拣了一块，却俯拾即是，并不烦掘挖。宝玉怕他同珊瑚一样要浮了去，轻轻放下把手离开一看，却是不动的，方才放心往网里送。众人七手八脚的搬了一大网，方才合力把他牵到船后拴住了。回到船上，解卸衣服，那船又开行去了。

走了一天，果然出了冰洋底下，众人都喜欢的了不得。天有了昼夜了，不过昼短夜长罢了。虽然船内仍是无论昼夜，都点电灯，然而船外的可免了白昼发亮了。从窗外望出去，也不藉电光可以见物了。

到了午牌时分，正想浮出海面，查察到了什么地方。正欲升起时，忽然迎面来了一条海鳅，蜿蜒作势，便欲扑过来。海导道：“不好了，船尾拴了那许多东西，必要解下来才能卷玻璃，这便怎生办法呢？”大众正在踌躇付鳅鱼之法，忽又看见那鳅鱼回道狂奔。老少年拍手道：“他既走了，我们乐得追他。”于是开放汽机，尽力赶去。那鳅鱼却也行驶极速，赶了一昼夜，看看赶上，此时又要提防他回头反噬，人人月尽了十二分精神，所有上下人等的视线，莫不集在鳅鱼身上。看着他窜到一座极大的高山边去。这一座山，仓卒之间，也测量不出他有多，大几几乎似是大陆岸边一样。众人都想这东西走到岸边，没处好走，少不了要做困兽犹斗的了，大家越是小心提防。看看到了山脚下，那鳅鱼忽地一个翻身不见了。众人都吃了一惊，留心细看，原来山下有一个极大极大的洞，鳅鱼往洞里钻进去了。老少年叫开了发亮机，往洞里探照。照了一回，也莫测深浅。老少年、宝玉同声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既是逃避我们，总有怕我们的道理，配可以放过他，索性追进去罢。”宝玉又道：“说不定是前回看着我们弄死一条的那个，所以他见了我们就怕了。”老少年道：“不错呀！前回那个是向南走，我们此刻是从南极回转来向北走，所以在里面遇着了。赶呀！”于是把船驶到洞口，发足了电火，往内驶去。

这洞里面，也有许多岔道，这里只望着宽大的走去。前面那鳅鱼早不见了，那洞可愈走愈窄，老少年还只管催着前进。看自追了两个时辰，忽然出到洞口之外，那鳅鱼早已踪影全无。众人莫不称奇，连忙收了电光，把船浮起。开了顶盖，四面一望，好奇呀，原来已到了澳大利亚洲的北面了。老少年回头一想：方才那个洞，竟然是澳大利亚洲底下的一条水隧道。因为追海鳅，无意中倒寻出这一个海道来。眺望了一回，依然关了顶盖沉下，向北而去。行不多时，忽然看见一艘船，也沉在水里行驶，然而沉的甚高，并不沉到底下。老少年指给宝玉道：“你看，这就是现今称文明国的海底战舰了。”宝玉看那船身上有许多螺蛳蚌蛤之类扒在上面，又生了好些水藻青苔。宝玉道：“怎么我们船上没有这个。”老少年道：“我们的软玻璃是用药水制过的，不惹这些东西。你看他的船虽然沉下，还有烟丛汽管露出水面呢。你看我吓他一吓顽。”说罢，叫谭瀛开了发亮机。一会又收了。收了一会，又开了一开。只见那艘水底战船，便浮出水面。宝玉道：“这是什么道理？”老少年道：“他那船上又没有透水镜，又没有透金镜，望出来是白茫茫的一片，纵使看见一点影子，也是模糊得狠。我这里忽然放了两下光，他却只能见光了两下，又不见我们的真像，少不得要起了疑心，所以把船浮了起来。你看他这番回国去。因说道：“我知道他这番回去报告了他们的格致专门家、博士、学士，又考得澳洲之北，洋面上出了一条极大电鱼了。”说得众人大笑。宝玉道：“这么一来，他竟要当我们是个动物了。”谭瀛道：“我们怎么是动物，这船才是动物，我们还是动物肚子里的东西呢！”

说话间，忽听得一声响，忙向窗外看时，一颗弹子落在海里，直沉下去。那炮弹落下地方，正是方才本船浮起发电光的方面，原来那战船还赶来呢。老少年道：“那种船一个时辰，走不到我们一半的路，也要赶来，真是可怜可笑。”谭谭道：“我们何苦累他瞎赶呢！”说罢，又把发亮机开了一会。歇了一刻时候，又开一会，道：“好叫他知道我们走的快，自然不赶来了。”

不知那战船还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获奇珍顷刻变温凉 尝旨酒当筵论文野

却说谭瀛放了两回电光之后，那战船果然不来追赶了。宝玉道：“他还算知难而退呢！”老少年道：“虽是知难而退，然而也有得他猜疑了。”大家谈笑一会，然后散开，各到船边探望海境。

不多几时，便驶到赤道底下，宝玉道：“我们极冷的地方到过了，可惜只在冰窖底下行走，未曾露得天。此刻到了极热的地方，可要到上见见天气了。

“海导见说，便把船浮起，揭去顶盖，众人都到最上层去眺望，果然炎热非常。老少年忽然想起，放在下层的珊瑚，会放出寒气的。何妨取一枝上来，看在这大热地上，是么个情形。想罢，便叫水手下去取一枝珊瑚上来。水手去了一会，取了上来，道：“好奇怪，这上层是六月，到了下层去便是腊月了。”说罢，放下珊瑚，众顿觉一阵清凉，十分爽快，同称奇异。宝玉问道：“你怎样知道他有这用处呢？”老少年把天到下层的情形详细告诉了。宝玉道：“原来如此。这东西倒是夏天的宝贝呢。”又眺望了多时，方才下去，盖了顶盖。此时舱里面早灌满了热气，海导要开冷气管，老少年道：“且不要开，验验这珊瑚看。”果然不一会，便清凉起来。老少年便叫仍把珊瑚送下去，宝玉也要下去看看。水水道：“先生们要下去，先要穿了冬衣，底下冷得狠呢！”众人听说，都带了冬衣下去，果然异常寒冷。宝玉道：“怎么就这种冷法？”老少年道：“你想烈日之下，只一枝珊瑚，便清凉起来。这里聚了百十来枝又没有透出去的地方，如何不冷！”众人围着那珊瑚看了一会，便都手脚僵冷起来。宝玉顾见一堆死貂鼠，便问怎么死了？老少年把看太守人的话，述了一遍。宝玉便拿起一个死貂鼠观看，见他毛色光润滑泽，十分可爱，便不住手的摩挲。一时之间，觉得两手和暖。顿时想起这东西生长在极冷的地方，自然了极热的皮毛，方能御得了寒。这死的一定是进舱之后热死的了。再看看蓄水池，已经结了二三尺厚的冰，那貂鼠，鲛鱼都在冰底下游泳。又想到：“幸得取了珊瑚进来，放出了这些寒气，才把他养活了。想罢，便把这思告诉了老少年。老少年取过死貂摩弄一会，果然双手就暖和了，点头道：“果然不错！”大众看了一会，都回到上层，仍旧盖好了舱板。此时上层又灌满了寒气，海导把暖气管开了好一会，方才复元。

原来这船舱里面用的是人力制成的空气气候也是随意制成，便制了个不寒不热最温和的气候。除非开了顶盖及舱口，才有外面的四时气候。

闲话少提，且说水底猎艇走了不多两天，便回到了文明境界强字第二区的海口。把船浮起，揭去顶盖，大开四面舱口窗门。方指南取过无线电话筒，报知吴述起。不一会，述起坐弓飞车来到海边，乘了舢舨，过来相见。老少年、宝玉把沿路经历的略略述了一遍。述起大喜道：“得了许多异物回来，我国人又增长了许多见识了。二位路上辛苦，且先请到本学堂去歇歇罢。”老少年道：“先要设法处置了取来的东西。那海鳅非常之大，大约总有四五百尺长，怎么起上岸去呢？”述起道：“越过南极，都带回来了，怕没有法子拿他上来么？且请上了岸，慢慢再商量。”二人听说，便别过船上众人，乘舢舨登岸，上了飞车，回到水师学堂。分宾（主）坐定，童子献茶。述起道：“这回二位冒了大险，不特获了那些稀世之物，并且发明了南极是个旋涡。这场大功，着实

可贺。”二人谦逊不遑。宝玉道：“还是请先设法安置了那大鳅，不然此刻夏天天气炎热，不要腐败了么！”述起道：“我们且发个电信给多见士，告诉了他，问他如何处置。”老少年道：“好，好！还有那个冰貂，是离冰就死的，也请发个电信，给动物院设法。但不知掌院是谁？”述起道：“就是见士的令兄多知，表字能士。”宝玉道：“这昆仲两位的名字，真取得好，并且又掌了这两个职司，真是名称其实了。”述起道：“他还有一位令弟，叫做多才，表字艺士。他的科学了不得！现在东部智字第一区，和东方法两个合开了一个极大的工厂。这一区的地方，竟然没有别家人家，全区都是他的工厂。”宝玉道：“这更了不得了。”老少年道：“既如此，我们何妨发了电信再闲谈呢。”述起便叫书记发了两处电信。老少年又道：“海鳅及那冰貂，是要他们来了设法的，其余何不叫人先起到这里来呢？”述起问：“其余还有多少东西？”老少年说了个大概，述起便派了四十名杂役，驾了五辆飞车，到船上取。三人又复闲谈。

宝玉问起绳武如何不见。述起道：“近日放了暑假，所有本堂教习，都出外避暑去了。”宝道：“不知贵学堂有几位教员？”述起道：“分教共是五百员，教只有绳武一位。”宝玉道：“贵学堂学生共是五百员，不知如何教法？以五百教习教五万学生，本不算多，但是怎么调排得开呢？”述起道：“那天阁下去听绳武讲学的，是总讲堂。另外还有五十处分讲堂，每堂可容一千学生听讲。”说罢，便带宝玉去看了两处之后，绕出操场，只见一班学生，约有一千多人，在那里练习体操。宝玉道：“怎么这班学生不放假呢？”述起道：“这是放了假不愿出去，在这里自修的。”那学生见总办带了客来，都鞠躬为礼，述起也还礼，老少年和宝玉也鞠躬相还。

忽然一阵凉风吹来，只见五辆飞车，从空落下。那大株珊瑚和那石头都拴在车下，小珊瑚和海马、死貂，分载车上带来了。四十名杂役冷的发抖，都道：“今年天气奇怪，只怕真要下六月雪了。”老少年顿足道：“这怪我不好，一时失于检点，不曾交代穿了冬衣去。你快走离了此地罢！到别处去就不冷了。”四十名杂役，便纷纷散去。

此时已是合操场都有了凉意，像是深秋光景了。述起另外叫人把海马和死貂先送到各座里去。老少年又叫取了一枝小珊瑚、一块石，都送到客座里，便赠与述起。又样取一件留着赠绳武，说道：“照例取了这些东西来，不应该私赠与人，是要都送到博物院去的，这个是聊以报借船之德。”述起道谢受了，同回到客座。设了这两件东西，就觉得满座清凉。老少年叫把珊瑚移到别室，单留下那石头，试验如何。验得也是放出清凉的，不胜之喜。述起道：“这是不知几万年的寒气，凝结而成的，自然应该如此，真算得希世之宝了。”老

少年道：“这东西向来未曾发见过，不知叫什么名字，都是任凭人叫出来的。他能发出寒气来，这寒字要加的，叫他寒宝石罢。”宝玉道：“这是我们自己取得的，妃可以自夸为是宝，他葱翠的十分可爱，不如叫他‘寒翠石’罢。”述起道：“好个‘寒翠石’，这‘寒翠’两字典雅得狠呢。”

正说话间，忽见孙绳武来了，忽见孙绳武来了，后面跟着的便是多见士，还有两个童子，都背负着皮囊一个。三人连忙起立相迎，述起道：“怎么会得这般巧？”绳武道：“我恰好去看他二位猎大鹏，这里电信到了，见士怕鳅鱼坏了，我听说又获了什么奇珍异宝，也急于见识见识，所以附了见士的飞车来了。”述起道：“如何来得这样快？”绳武道：“若是平常快车，里有这么快？喜得他令弟艺士，新做了这一辆加快车，一个时辰能走到二千五百里，所以来得快弓。”一面说话，一面相让坐下。见士先向老、贾二人道了乏，又问了鳅鱼的尺寸大小。老少年道：“我们还没有量过呢。”见士道：“先量了。好设法载他去。”述起道：“他二位正愁没法达动他呢。”见士道：“这个容易依他尺寸，做个皮袋盛了他，由隧车达去就是了。”述起使用无线电话筒叫船上派人下水去量尺寸。一会儿，由电话筒里回报说：“从头至尾，五百五十尺长，腰腹最粗处。围圆一百八十尺，最细处，围圆八十尺。最粗处距头一百尺，距尾三百五十尺。”见士听了，即照此尺寸，发了电信给多才，叫他赶紧照尺寸做一个皮袋来，并问几天可以做好。不一会，多能士也到了，也是坐了加速飞车来的。相见聚话已毕，在车上取下一个大箱子下来。问老少年道：“这个箱子大小，可以容下那貂鼠了么？”老少年道：“只怕差得远呢。”能士愕然道：“猎了多少来？”老少年道：“是用网猎的，只知道一大群，却没有点个数，大约不下五六百个。只怕还装得下。只是还有鲛鱼，这东西是冷热都能受的，随便拿个什么东西装了去就是。”当下述起、绳武便叫置酒，代老少年、宝玉二人接风，并请二多。又打发飞车，请了猎艇上人来。设了两席，分宾主坐定，童子进上酒来。宝玉到此，并未喝过酒，也未曾提过酒。暗想：他们事事改良，正不知酒是怎样的改良法，倒要试试看。童子送到面前，便觉得芳香扑鼻。每人一杯酒之外，另有一杯果液。述起举杯相让，宝玉喝了一口，觉得酒味浓醇；又用茶匙吃了一口果液，觉得是橘子香味。因问老少年道：“贵境饮食改良，自是因为卫生起见。但闻得酒是无益之品，不知是怎么改良法？”老少年道：“不过把酒的烈性除尽，加入养生之品；又把酒味制的极浓极醇，使人乐于饮酒罢了。这都不足为奇，最妙的制法，是吃了不醉。无论何人，吃到大醉时候，也不过性情陶然，觉心中另有乐境，就同人遇了意外喜事一般罢了。莫说吃醉了闹事撒酒疯的没有，便是那醺醺然的酒气，也没有的。”述起道：“本来吃酒不过是借此谈谈，拿吃酒做个题目罢了。必要弄

那个狂药来吃了发狂，做什么呢？”绳武道：“我倒不这样说。古人酒以观德，凡人醉后，必露出本性，所以酒能观德。若是像我们这个酒，又怎能观德呢？我曾经见那野蛮国的人，平时傲然岸然，以文明自命；及至吃醉了酒，便穷凶极恶的胡乱闹事：不是坐了车不给车费；便是胡乱闯入人家；甚至沿路抢东西；闹到后来，便随意在街上睡倒。这不是露尽了野蛮本相么？”宝玉道：“正是。我在上海住了几时，看见那报纸上载的公堂案，中国人酒醉闹事的案子，是绝无仅有的。倒是捕房案，常有酒醉闹事的，并且是第一等文明国人。这才奇怪呢。”老少年道：“这里有个道理，中国开化得极早，从三皇五帝时，已经开了文化；到了文、武时，礼、乐已经大备。独可惜他守成不化，所以进化极达。近今自称文明国的，却是开化的极迟，而又进化早，所以中国人从未曾出胎的先天时，先就有了知规矩，守礼法神经。进化虽迟，他本来自有的性质是不消灭的，所以醉后不乱。内中或者有一两个乱的，然而同醉的人，总有不乱的去扶持他。所以就不至于乱了。那开化迟的人，他满身的性质，还是野蛮底子。虽然进化的快，不过是硬把‘道德’两个字范围着他，他勉强服从了这个范围，已是通身不得舒服。一旦吃醉了，焉有不露出本来性质之理呢？所以他们是一人醉，一人乱，百人醉，百人乱，有一天他们全国都醉了，还要全国乱呢。”众人听说，一齐笑了。

不知还有甚议论发出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进方物书记登程 游公园暑天赏雪

却说老少年一番议论之后，忽然杂弓一句“全国醉全国乱”的笑话，引得众人一笑。老少年道：“这个不全是笑话，我记得他们有一个纪念日，每年到了这天，全国学生、工匠、丘丁、水手，以及一切办公的人，一律放假。全国停办公事。没有一个不吃酒，就没有一个不醉。醉了之后，在街上横冲直撞，无所不为；犯了事，法律衙门也不问，就同没了王法一般。绳武道：“可是呢！倘叫他吃了我们的文明酒，那里还能看得见他野蛮的真相！不要被他文明的假面具，瞒了阖地球的人么？”述起笑道：“在他们固然少得靠这样东西，表暴他的真相，至于酒以观德，不过是古人的呆笨做法。我们这里有弓考验性质镜，一望而知，何心要个酒呢？”

说话之间，酒过三巡。每换一巡酒，便换一回果液，式式不同。那甘香芳冽，沁透齿牙，和酒香灌到顶门上去。果然越吃越见精神，并无醉意。各人又

谈谈海外的事情，彼此互相夸奖，十分款洽。酒饭已罢，各人散坐。一会船上八人辞去，其余都在学堂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能士带了铁箱，能士带了铁箱，约了众人，同到艇去取冰貂，当下由飞车送到海边，由舢舨渡到船上。到了下层，只见蓄水舱内所结的冰，已将化尽。能士道：“幸而早一步，倘使冰化完了，就都要死了。”说罢，取出一具小小电箱，把来复两线放到冰面，按动了电机。转眼之间，只见鄣游泳活泼的貂鼠、鲛鱼，一时都僵了。能士一面四名水手穿了隔电入水衣，带上隔电手套，到舱里去把貂鼠一一取上来；一面开了铁箱，把取上来的貂鼠，都放在箱子里，宝玉走近箱子看时，只见浅浅的半箱子清水，里面透出一股冷气。那貂鼠到了箱子里，便又活泼起来，不过箱子小了，容不得他游泳罢了。一会儿都放完了，点着数，只有四百五十个，箱子还不十分满。能士又叫取水来注满了箱。那貂鼠在箱子里面，挤的仅能蠕动。能士盖上箱子，箱子外面装的有一个小把儿，能士把把儿摇动了一会。宝玉问道：“这是个什么机关？”能士道：“这箱子夹层里面装着制冰机，这稍为摇动几下，里面便有一半冰，还留一半水供他呼吸，他就可以存活了。”说罢，又取过两个软皮囊，把鲛鱼盛了，注满了水，缚住囊口。叫水手抬到舢舨上，别了众人，先渡到岸上，上飞车回动物院去了。

见士便叫水手下水，把鳅鱼解下，把绳端送到岸上，然后众人乘舢舨登岸，转盘、起重架一齐运动，把一条极大鳅鱼起上岸来。审验一番，实在大得可怕。能士皱眉道：“这个往那里去制炼呢？并且带来的机器太小，药料太少，这回可难住了。”述起道：“制炼的地方尽有，本学堂的操场尽可用得，只是机器、药料，难以设法。”见士道：“且不管他，连到了操场再讲。只是怎么连法呢？”宝玉道：“我们前回猎着大鹏，就拴在车底带来的，何不也用此法？”老少年道：“这个太大了。只怕要多用几辆车才行呢。”述起便取出电话筒，叫学堂里放十辆飞车来。不一会到了，便指挥杂役人等，把鳅鱼拴起，逐段分拴在各车上。收拾了半天，方才妥当。宝玉又把前回解放鹏鸟，飞车向上升窜的原故，告诉了众人。切嘱降尽了，才可解放。众人一一领会。于是登车，开了升降机，合力把巨鳅移到操场里去放下。宝玉见太阳蒸晒，恐怕腐败，又叫人把浮珊瑚、寒翠石，分布在巨鳅身上。把白金丝绳网等，都着人送还船上。见士看着不能设法，坐了飞车，去寻他兄弟芝士去了。

老少年同述起商量，因试验过那貂鼠可以御寒，要叫了硝皮匠来，剥了皮，上了硝，缀成一件貂裘。并取小珊瑚十枝，寒翠石十块，进献给皇帝去。说：“这个总算难得之物，皇帝春秋已高，冬夏得了这两件东西，也是卫生之一助。”述起听说，就极力赞成。绳武、宝玉自无异议。当下就叫了硝皮匠，叫

他算够了一件貂裘料子，拿了貂鼠去上硝。又拣了十枝珊瑚，十块寒翠石，叫巧匠来配了紫檀架子。

却说见士去了一天多，便同了他的兄弟艺士来了。彼此相见毕，葑士便叫在车上取了各种机器下来，搬到操里去。安置停当，先了收水机，把鳅鱼身上的水质收干净了，再用机器把药料灌了进去。弄了两天，方才妥帖，艺士作别去了。

再过一天，便由飞车把皮袋送来。又叫木匠做了许多木箱，把珊瑚、寒翠石及用不完的貂鼠和那海马，都装了起来。宝玉道：“这里到文字区狠远，怎么连去呢？”述起道：“这种笨重东西，只好由隧道，行驶电车，所以省称叫隧车？”述起道：“在地下开了隧道，行驶电车，所以省称叫隧车。”宝玉道：“地底火车，曾听说外国有的，却没有见过。”述起笑道：“那是安设轨道，限定时刻往来的，最是误人事。敝境这个不用轨道。那隧道开足五十丈宽，四通八达，一律平铺铁板，不用轨道。隧道两旁，都开设了车行，任客随时雇用。”宝玉道：“不用轨道，不怕碰撞么？”述起道：“隧车全用铁板做成，铁板上都过足了电气，拒力极大。两车到了五尺之内，便互相拒住不得相近，那里还会碰撞呢？”当下便差一名杂役，到隧车行里，叫个行伙来看了东西，议定了连价，便叫人把各箱子抬去。只有那鳅鱼不能连动，仍是用飞车带起，送到隧车行里。然后由行中人，设法连到隧道底下上车。见士也起身作别，自上飞车回去了。

述起等督着匠人，把貂皮硝好了，座子做好了，便叫书记定了一个进呈的启。宝玉道：“给皇上的，怎么用启？”述起道：“凡奏报公事的才用奏，条陈政事用疏。这种进呈的，只用启。”宝玉道：“为甚不用表呢？”述起道：“表是颂扬体，我们从崇实黜华以来，久不用了。”于是书记用弓述起、绳武、宝玉、老少年四人台字，起弓个启稿。给四人看过，方才正。一切工都完了，述起就差书记，了东西，坐了车，到中部礼字区去进呈。

此时宝玉早同老少年回到旅馆，商量又要出游。老少年问要到那里，宝玉道：“随便到那里都可以，我只想坐一回隧车。”老少年道：“坐隧车是极容易的事，只要有个方向才好去呀！不然，难道坐了车子混跑么？”宝玉道：“这两天燥热得狠，找个凉快的地方去就好。”老少年道：“怕热容易得狠，就近到冬景公园里逛逛就是。”宝玉道：“冬景公园在那里，有多远呢？”老少年道：“这里去不过十里路，跨上车就到了。”宝玉道：“天气热得狠，车飞高了更热。”老少年道：“一会儿；的热，随便怎样也熬过了。我们且到公园一逛，顺便商量定了去处，就由那边雇隧车如何？那边就近有一家雇车行狠大的。”宝玉道：“如此去便了。”

商量已定，叫童子去雇了一轮小飞车，二人上得车来，司机人便把机轮展动。果然那车飞的不高，循着官道路径而行，一会儿就到了。老少年下车，却不到公园里去，带了宝玉先到公园对门一家衣服铺里，拣了两件羊裘。店伙道：“今天园里酿雪呢，二位想未知道。羊裘只怕不够呀！”老少年道：“那么换了貂裘罢！”店伙依言取出，拿包里包好。老少年拿了，和宝玉同到园里来。宝玉一到园里，便觉得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再前行数十步，便有深光景。树木丛杂，曲径纡回，绕过了一处松林，便觉得朔风扑面，不觉打了个寒噤，忙把貂裘穿上转出松林，便觉得朔风扑面，不觉打了个寒噤，忙把貂裘穿上转出松林，只见怪石峨嵯，迭成山景。从山洞里踱了过去，便是万般梅花，冷香幽峭。宝玉摇头叹道：“竟能造出世界外世界。古人说‘巧夺天工’，不图我今日身历其境。”一面叹息，信步行去。沿路上游人杂沓，都是为避暑而来。二人游了几处楼台，穿过几间亭阁，便觉得扑簌簌飞下几颗雪珠儿。抬头看时，已是彤云密布，满天雪意了。宝玉指着一个亭子道：“我们且到那里去歇歇。”老少年道：“前面竹林里挑着一幅酒帘，我们何妨去沽饮，就便赏雪，你看那雪已经下下来了。”宝玉便依言，穿到竹林那边去。只见林外三间茅屋，那酒帘就在茅屋门口竖出来。进了茅屋，转入后座，却并不是于堂等屋。前面一湾流水，依着那流水盖了一道宽大长廊，屈屈曲曲的沿廊安了栏杆，布置得十分幽雅。

二人相对坐下，酒家便送上两杯温酒来，又送上两盏果液。宝玉道：“此刻满天浓云，怎么我们方才在园外看他不见？难道才起了云，就下雪么”老少年道：“凡云不过是从地上升起的一股蒙气，天然的云升的高，所以见远。这里酿雪的云，其高不过百尺，外面被日光射住，所以看不见。”宝玉道：“雪也能酿，真是奇事。”老少年道：“还能酿雨呢！每酿一次雨，可以及到纵横五百里地方。所以敝境绝没有潦旱之灾。”宝玉道：“既没潦旱之灾，自然还能酿晴了？”老少年道：“晴不能酿，却能放。倘遇淫雨下的久了，便用飞车飞到空中，施放硝磺火药，把蒙气炸开，天就晴了。”宝玉道：“才进来时，在那松树林里，觉得一阵北风，甚是利害。想来风也能做了。”老少年道：“那不是风，不过是一股冷气。我们从热地上走来，陡然遇了冷气，所以觉得像风。其实风不必做，那风是随气候变化的，最没有一定。从雪地里吹过来的风，是冷的，从大炉上吹过来的风，是热的。无论什么风，他吹到这里来，总是冷的了。”宝玉道：“遇了亢旱酿雨，淫潦放晴，这一笔款想也非轻，谁让出呢？”老少年道：“各区从前本来都设有善堂，专办振济。后来慢慢的百姓都富足起来，这善堂也用不着了。然而各善堂里都有存款产业，”各区总汇起来也不少，都没有用处。要送给政府，政府以为取之无名，且国用充足

，辞不肯受；要拿来办志方上公益之事，却又都被政府里办得千妥万当，无丝毫缺憾的了；要将来摊还从前捐助之人，各人又都以为这是已出之物，万无取回之理，所以一向空存着。这个款项，便愈积愈大。偶然一年要酿雨，众人商议报了政府，请政府筹款。后来想起这一项，就免了惊动政府，拨来应用，以后竟成了定例了。”宝玉叹道：“这样的政府，这样的百姓，那得不文明呢！”

老少年道：“我们酒已吃过三杯了，还是到那里去呢？商议定了，好雇褙车。”宝玉道：“我还没有去看看工厂如何？”老少年道：“就先看工厂罢。葑士开的那工厂，我还没有见过。据说他和东方法两个，竭尽心力，改良的不少呢。”两人谈谈说说，外面的雪下大了，登时平地上积起了三寸多厚。宝玉猛然想起一处地方来。因说道：“我们且慢着看工艺，先到一个地方去。”老少年便问先到那里。

不知宝玉说出那里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走隧道纵游奇境 阅工厂快得工观

却说宝玉因为游了冬景公园，看见了雪，猛然想起那浮珊瑚、寒翠石聚在一处房子里，出了那些冷气，更不知冷成什么样子了。在船上不过几捆珊瑚，便的蓄水舱冻了冰；在操场上露天摆着，那操场上也变了隆冬一般；若把房子围住了，收蓄住那一股寒气，正不知怎样呢！我们妨先去看看也好，然而此刻不必去。且先到旁边去逛了，看见报纸上有了布告，再法不迟。”两人说定了，便离坐给了酒资，觅路出园。

宝玉道：“这园子甚有邱壑，结构得极好。可笑我在上海看见一处什么味莼园，一片草地，上盖了一所房子，就要算是花园了。”老少年笑道：“那还是文明国的式子呢，你敢笑他么？”说着又走到了松林里，再走了数十步，便觉热了。老少年引宝玉到一个亭子里去坐下，解开貂裘，坐了一会，又往外走。相离数十步，又有个亭子，二人又到里面去，卸下貂裘，徘徊了半晌，觉得秋天新凉的天气。又出了亭子，慢慢往外走去，老少年道：“这两个亭子，专预备游客出去时歇息换气候的。不然游冬园的时候，总是夏天，从这大冷的地方，一口气跑到了暑地上去，怕要受病呢！”说着，出了园门，便仍是赤日丽天，炎歊可畏。老少年走到衣服铺子里，还了貂裘，算了贯钱。宝玉道：“幸得这家铺子，不然怎样进去呢？”老少年道：“要没有这铺子，只得望而却步的了，不然，就要从家里带了衣服来。”

当下二人走到一家队车行里，说明要雇车到智字第一区。行伙问道：“今

天赶不到了，二位还是在车上住宿，晚上换人司车呢，还是在站上歇宿呢？”老少年道：“我们没有要紧事，晚上住站罢。”说定了车价，付了公，行伙便写了一张票纸，交给老少年，开了一个房门道：“二位请罢。”二人便到房里去。原来这隧车行的规矩，接应客人的行，是开在地面上，说定了价，付过了钱，便到隧道里去。隧道另外有店铺，有伙伴招待一切。

当下二人进得房门，便有人接着，请到里面，端了两把椅子，放在当中，请二人坐下，这人便去开动机器。二人便觉得有点微微震动，一会儿竟慢慢的落将下去，原来这个正是隧道口，开动的是个上落机。二人落了下去。宝玉但觉得四面漆黑，抬起头来，只见那隧门方方的一块亮光在顶上。约莫落下了五六天光景，忽然间地火光明，照耀如同白日，已落在一间房子里。落到贴地时，便又有一个行伙来招呼，照了票子，配了一辆两人电车。老少人和宝玉出门登车，管机人也到了车上，开了电机，展动四轮，向前进发。

宝玉举目看时，那里像是个隧道，就和六街三市的夜景一般，灯火齐明。两旁一样是房屋，多半是车站、货仓，也有贩卖零物的店铺。地底纯是铁板铺成，两旁安设栏杆，栏杆之内，备人行走。十字路口矗起飞桥，乃是预备往来车多时，行路之人，即从桥上过渡，以免碰撞。抬头看顶上，一般的都是梁、铁架。约离半里光景，便有一个大洞，乃是通到地面，砌成烟丛一般，以为轮出炭气，纳入养气之用的。往来的车，风驰电掣般飞行如织，多半是载连货物的。宝玉道：“怪道几次行经闹市上，只见有空手的行人，原来货物都在底下转连。真是一个世界，做成两世界了。”老少年道：“地面上的大行栈，多半在隧道之上，以便开了隧口，就在底下起造货仓，为往来堆积转连之用。”宝玉道：“开了这么深的隧道，又是纵横如织，同地面官道一般，那阴沟又开在那里呢？”老少年道：“阴沟有两处，地面上用的，在这队道之上；隧道里用的，还在底下。”两人在车上谈谈说说，不觉到了戌初，车就停住了。管机人先下来，招呼二人到车站里去吃晚饭安歇。宝玉入到车站，见一般的高堂大厦，遂拣定了住房，吃过晚饭，二人同到外面散步。这车站的后面，也有个小小花园，虽不十分宽，大然而回廊曲径，位置整齐。园中树木旁边，都点了地火灯，灿烂得犹如火树银花一般。赏玩了一回，方才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早晨，用过早点，又上车起行，午牌时分，到了智字第一区，二人就在车站午饭，饭后方才坐了上落机，升到地面。出了车站，雇了一辆小飞车，到工厂里去。先投了名片，多艺士便请相见。二人说明要瞻仰贵厂的话，艺士谦逊道：“弟深愧不能发明科学，一切都是东方法先生指点的。二位要看机器，弟当先介绍相见。”于是命人请东方法出来相见，礼毕，宝玉便道倾慕，东方法也自谦逊。寒暄已毕，便领路请二人同去看厂，艺士也相陪同去。

出了客座，便登飞车，约莫走了四五里，方才落下。路旁一座极大厂房，门额上大书“制衣厂”三个字。四人同步进去，宝玉留心看时，只见十分空旷，也说不出他有多大，只见纵横罗列的都是机器。东方法指着一面道：“这边墙内便是棉花仓，墙上有一个大铁筒，仓里面另装机器，把棉花由筒口送出来。”宝玉看时，果见棉花从筒口汨汨而出。旁边便是松花机，随出随松，松了又推到别副机上，并不用人力。到了那副上，便分送到各纺纱机上去。每一个机上，用一个童子看着，便纺成纱。一面成了纱，便有机送到染机上去。各染机的颜色不同，青、黄、赤、绿、黑，各色俱备。染成了便由机器送到烘机上去，只在机上一过，那纱就干了。经迥了烘机，便到织机上来。这织机并不是织布，却是织成衣服的。织成了衣服，便送到机上一个竹片架子上。那架子一翻，又翻到折迭机上，一件衣服便折好了。又另翻到一架上，便有纸包好，往旁边一送，便有个纸匣接着，旁边一个人便取起纸匣里。那机上又推出个纸匣来，第二件衣恰好包完送到，便又装在匣里。宝玉看着那棉花从仓里出来，直到织成衣服，包好装好，竟不曾经人动手，直到装好之后，才用人拿下来放到箱子里。各架机的大小、长短尺寸不同，那纸匣上都印定了尺寸字码，不能装乱的。宝玉心中十分叹羨，猛然札起，向老少年身上的衣服一看，果然也是无衣无缝的。因说道：“贵境有了制衣厂，竟是可以不用缝工的了。”东方法道：“现在还不能，只因那皮衣还没有想出法子用机器做，现在正研究这个法子呢！”又指着斜刺里一行机器道：“这都是造纸的。先用竹头、木屑、破烂棉花之类，入药水缸融化，第二机漂净，第三机成纸，第四机烘干，第五机剪裁及上胶水，第六机成匣。这是第七印字及送到槽内的。”又指着包衣那机道：“这是从造纸第二分过来的。第三机成薄纸，第四机研光，第五机剪裁，第六机照尺寸迭成纹路，这是七机包衣，并送到装匣机内的。一路过来，也不用人力。无论长袍、短襦，莫不齐备。非但长短、大小尺寸每机不同，并且分着厚薄。那如蝉翼的，便是夏衣；冬衣是厚及二分，又在衣底梳出丝绒。东方法道：“这个能代棉衣，只可惜及不来皮衣的暖和。这边的机就同那做布衣一般，不过纺纱机改了缫丝罢了。”

看罢了出门，又坐飞车，到制枪厂去看。这个厂比制衣厂大上十倍都不止，那机器纵横安置，何止万千。宝玉不觉叹道：“真正大观。”东方法道：“自从舍亲华自立发明了电机无声枪炮之后，政府验过，便把全国应用枪炮，却委与舍亲办理。舍亲是终日研究新法，一经发明之后，都交与我仿造，所以又转委与我。这个厂是要供给全国枪枝枪弹的，所以大些。一切机器没有什么奥妙，不过过里是本厂自炼钢、铁、铜、铅，送了矿石进来，便成了枪弹出去，较别国的厂家略胜一等罢了。”

宝玉游览一遍，见所有机件，都是灵巧异常，又逐一请教。东方法有问必答，宝玉十分欢喜。看过了，又到一间小小厂房。东方法让到里面帐里坐下。先自巡了一遍，和众工匠问了好些话。艺士对宝玉道：“这是考验厂。一切未曾十分发明的，都到这里试做。做的有了实验，然后另建厂房。”宝玉道：“此刻试做的〔是〕什么呢？”艺士道：“试造的许多种。这几天有一种水靴，只怕可以成巧试验了。”

宝玉正要问什么水靴，东方法已巡毕回来，道：“这件东西实在难，只怕这回做的还不能用。”宝玉道：“请教是什么东西？”东方法道：“家兄忽然发了一个奇想：他是医学专门，要研究一个制造聪明的法子，画了图来，叫做一副小机器。已经造了五个去了，都不合用。此刻又做第六个，只恐还不能用呢！”宝玉道：“在外面也听说贵境大医家要制造聪明，不知这聪明怎能制造？”东方法笑道：“这是家兄的狡狴，故意这么说，以动人听闻的。这聪明是一件无影无踪的东西，如何制造得出来？大抵大的智愚，关乎脑筋的多少。他研究了脑的原质，就把这原质合起来，研了细末，加入药料与及轻清之气，叫人拿来，当闻鼻烟去闻。鼻窍通脑，借着脑中的热气，便成了脑筋，添补在上面，自然思想就富足了。”宝玉道：“这真是奇想天开了。但不知可曾试验过？”东方法道：“就因为他先造了些少，叫一个童子闻，用验脑镜测验，果然见那原质到了筋上，成了一丝脑筋。他才起了劲，要大做起来。”说罢，引宝玉等去看那小机器。原来只有二尺来方的一架，中间除了机轮之外，还嵌着许多玻璃器具、瓶管杯匣之类，不一而足。东方法指着道：“这个匣是盛药料的。这个瓶是原质的，这个管是纳入清气的，那个管是轮出浊气的。这边轮动是调药，那边机轮动是把清气化入原质里面的。”宝玉只是啧啧称奇。

艺士又指旁边一处道：“这就是做水靴的。”宝玉道：“我方才要请教，这水靴有甚用处？”艺士道：“穿了这靴，可在水面行走，并且行的甚快。”宝玉看时，那里是靴，可水面行走，并且行的甚快。”宝玉看时，那里是靴，却是两艘平底小船。七寸来宽，二尺来长，用白金做的船壳，里面无数的小机轮，中间有一个空处，恰是一只脚位大小。上面装上可及膝，扣紧了上面，水自不能灌进里面。机轮鼓动，在水面上，不烦举步，自能前进。前回做好试验过，因为转弯回头不大灵动，所以重新改良的。”

宝玉看见旁边一辆飞车，在那里装配，因问道：“飞车久已有验的了，不知为甚还在这里安配？”东方法道：“这是新近试做的，飞行极速。打算飞升起来，便赶着太阳走。譬如今天正午飞起，便往西依着太阳轨道去，一路赶着太阳都是正午，到明天正午仍回到此地。”宝玉吐舌道：“竟是一昼夜环绕地球一周了。”老少年笑道：“这个车落成之后，我赠一个佳名。”东方法道

：“请教什么佳名？”老少年不慌不忙，说出个名字来。

要知说的何名，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论竞争闲谈党派 借农桑引出军操

却说东方法问老少年送个什么名字，老少年道：“《山海经》‘夸父与日逐走’，这个车既是要赶着太阳走，倒可以叫做‘夸父车’。”东方法道：“这是断章取义。这一句的下文，那夸父并逐不到日的。我这个却要逐得到。如何好叫‘夸父车’呢？”老少年道：“李峤诗：‘苍龙遥逐日，紫燕回追风。’就叫‘苍龙’车也好。”东方法道：“这是咏马诗，如何扯到车上来呢？”宝玉道：“张文成《释迦像碑》：‘骥从东道，方申逐日之功。鹏举北溟，皆戢摩霄之翼。’不如叫个‘东骥’罢。”东方法笑道：“猎了一个鹏还不够，还想猎第二个么？”面说笑议论，正要再到别厂去看，忽听得半空中吼了三声锺，已交酉初工了。众工匠鱼贯而出。东方法便让宝玉等上车，仍旧驶回客座，便留夜饭，开了客房留宿，以便明日再看各厂。从此宝玉在工厂耽搁了两三天，纵观各种鬼斧神工的制造，不住的啧啧称义，深幸开了许多见识，不负此游。

忽然一天，多艺士拿了一张报纸，笑嘻嘻的走来道：“原来你们打了海底猎，回来还进贡呢。”老少年道：“怎么报上有了么？”艺士递了报纸过来。老少年和宝玉一同观看，只见上面一条，标题是“记君德”三个字。底下刻着：

某月日，内阁抄奉上论：本日览某某等启，并进呈冰貂裘一袭，浮珊瑚十枝，寒翠石十座。据称得自南极，冰貂虽于冰地御久亦温，瑚石溽暑置之而凉，验之瑚石良然。惟是卿等冒万险而获此，除分博物、动物两院外，不自置用，而以归之于朕，朕受之亦复何安？使卿等获亿兆京垓之貂，缀为裘以衣被天下，朕亦何妨受此！今天下皆无而使朕独有，岷吾民皆不畏寒而朕独畏寒乎？朕倘受而衣之，更何颜以对诸臣民？瑚石亦然。然竟拒而不纳，未免有负卿当相爱之盛心，爰命玉人，截取翠石一角，留朕案头，以为卿等其仍以分置博物院中，俾与我国民同增闻见。朕亦与有荣幸焉，钦此。

宝玉看了，不觉心中暗暗嗟叹道：有这样的皇帝，怪不得他们情愿专制了。而且那上谕的措词，何等谦抑！除了一个朕字，几几乎看火出上谕来。足见这里是君民一德的盛治了。据此看来，果然立宪、共和也及不到他。

宝玉正呆呆的想着出神，忽听得老少年道：“珊瑚、翠石都安置好了，我们可以去看了。”宝玉看那报纸时，果然刊了布告出来。便问老少年道：“我

们几时去呢？”我少年道：“这里都看遍了，就可以去得。”宝玉道：“那么说，今天就走罢。”艺士道：“不知可还是坐飞车去？”宝玉道：“天气热得狠，还是隧车风凉些。”艺士道：“隧车今天赶不到了，路上又要耽搁一宿，不如明天走罢。明天早上动身，恰去赶到那里。”老少年、宝玉一齐称是。当日又看了几种小巧玲珑的机器。

夜来无事，便在园里散坐乘凉。宝玉夸说各种机器，便在园里散坐乘凉。宝玉夸说各种机器，艺士道：“我们日夕研究，不过略有所得。只恐怕被别人争了先着，每年必派人到外国去，查考他们各种器械，幸而还不曾落后。”宝玉道：“外国便不曾到过，然而他们输入中国的，心曾略为见过一二，何尝及到这个来？”老少年道：“说来也好笑，去年一个朋友到美洲去，回来带了一张照片。照的是他们那里的空中飞艇。那照片，照的是一片黑影，分不出颜色，倒也罢了，那飞艇的款式更是可笑！艇的上面装上一个式的轻气球，卧放在艇上，艇的两旁装了四个翅式的帆篷。看他样子，全靠气球上升，飞驶也要仗风力。听说他们拿到会场上赛会呢！”艺士叹道：“这也难怪，他们的识程度只有这点。譬如我们百年前头要想腾空，还不是仗气球么？就是我们五十年前的飞车，虽不仗气球，然而还是取象于鸟。不是回碰坏了一辆，闹了事，只怕到今日我们也还不知改良呢！”宝玉道：“常听人说，没有党派，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贵境上下一心，自然没有党派了，何以进步又如此之速呢？”东方法道：“那是不相干的人不要好的话。处处要有人和他比较，才肯用心。没有人和他比较，就不肯用心。所以要靠竞争，才有进步。不知就是没有竞争，只要时时存了个不自足的心，何尝没有进步呢！并且，我们何尝没有党派，不过党派不在自己家里罢了。”宝玉诧异道：“不在自己家里，却在那里呢？”东方法道：“我们自己本国人联成了一党，那不同党派的，自然是外国了。若要竞争，便和外国人竞争，何尝没有竞争呢？可笑近来的人，开口便说同胞，闭口也说同胞，却在同胞当中分出多少党派，互相政击，甚至互相诟骂。遇了知道自重的，不和他较量；他看见人家不理他，便是攻及人家么德，讧及人家隐事，自鸣得意。这种真是小人之尤，狗不若的东西。靠了这种党派，要求竞争进步，不过多两个小人罢了！有什么进步呢？我们自家合了全国，联了一党，和外国人竞争，那党派不更大？竞争不更烈？进步不更速么？至于本国的人。何尝没有意见不对的？但是遇了意见不对地方，彼此都互相讨论，大家剖腹的商量，务求归于一，方才罢手。从来没有看见别人的宗旨和自家不对，便恣行攻击那种野蛮暴戾的举动。”

宝玉叹道：“所以能够上下一心，臻此盛治，未尝不自和气中来。”又问道：“昨天看见贵厂的总机器，炉子烧的是地火。我忽然想起一件来，还要请

教。那飞车和水底船，与及舢舨之类，又不见烧煤，是烧什么的呢？”东方法道：“种机器只第一次用时，要烧一回火，蒸来气出，连动了机器，生出了电火，从此就借电火蒸气。蒸出气来。仍是连动器，机器仍能发出电火。所就周复始，生生不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此刻我们厂里，也打算改良，要用电火了。”宝玉道：“炉子里用的地火不亮，何以点灯的又那么亮呢？”东方法道：“那是灯头上配置好了化学药料的；没有药料，一样的不亮。”谈谈说说，夜色已深，方才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早起，老少人和宝玉过东方法、多蕤士，雇了隧车，到中部文字区而去。傍晚时候到了，出了隧道，到了博物院，见士接着相见。寒暄已毕，见士道：“二位从那里来？可曾回去过？”老少年道：“在智字区看了几天工厂。昨天看见贵院的布告，知道珊瑚等都安置好了，特地来看大才的布置。还没有回去过呢！”见士道：“二位冒了万险取来，区区的布置又何足道？前天述起有信来，问二位的踪迹。说政府里又赠了头等牌，请二位去领受呢。”宝玉道：“奖牌的使者，不知可是等着？要是等着，我们倒可耽搁，要快点回去，免累得人家老等。”见士道：“述起已代领下了，慢慢的不要紧。二位要看珊瑚，请去看看，再来请用晚饭罢。”

说罢起身，引二人出了客座，到了宝藏。只见珊瑚林旁边，已盖了一间大厂房，把那五色缤纷透明的合抱大珊瑚，都种在厂房里面。未曾走近，已觉得寒气森森。那海鳅就架在珊瑚树上，或高或低，盘旋折的装起来大有夭矫欲动之势。宝玉道：“这个布置，倒是合而为一，却也别。玫只是这鳅鱼不合放在宝藏里面。”见士道：“因为这鳅鱼，所以才盖了厂房挡雨。这个还是暂时草创，还要起造围墙，另标名字。因为这珊瑚冷得利害，我带了回，便把小的解下一块，锉成一寸见方，放在太阳地下试验，已经一丈戊阔没有热气了，积聚了那些还了得么？所以要用围墙围住了。墙上用不透气的木板摸着，免得他寒气侵出来。”

三人速速的看了一会，方才回到客座。见士又道：“敝院把那大珊瑚都留下了，寒翠石只留下一块，其余和那小珊瑚都分送到各处博物院去了。貂鼠也只留下一个，其余也都分开了。只有进呈颁回来的貂裘，和那二十座瑚石，都留在敝院，海马也在这里。今天晚了，等明天都看看罢。”宝玉道：“不过因为那鳅鱼及珊瑚太大，看看布置罢了。那些还看什么呢？”当时晚饭既毕，二人就在博物院安歇一宵。

次日，即别了见士，仍坐了隧车回到强区，到水师学堂里，见了述起。述起拿出书记回来上谕，给二人自过。又拿出奖牌来。宝玉接过奖牌。只见比前回的又自不同。前回是圆的，这回是定胜式的，有一寸长，七八分宽。当中用

碎宝石镶了姓名，上面镶了“头等冒险勇士”六个字，底下也镶了好些宝石。却是细如蛛丝，看不清楚是花是字。只见老少年也拿了他自己的在那里细细观看，又向述起借显微镜。述起拿了出来，老少年对着镜子看了一会，递给宝玉。宝玉也拿自己的对着镜子看，原来是一篇叙述海底游猎的记，夹叙夹议的，夸奖的了不得。对着镜子看，见那字有绿豆般大，再看看姓名三个字，却有碗口般大。便问述起道：“这镜子有几倍呢？”述起道：“这是我们平常用的，不过一万倍罢了。”宝玉吃惊道：“那不是平常用的要几倍呢？”述起道：“心有二三万倍的，也有五六万倍的，说不定。只是我总没有自见过十万倍的。听见说东方法里有一个，不知确不确。”宝玉顿足道：“可惜这句话听见得迟了，不然在那里时，倒可以问问。倘是有的，也多开一点眼界。”当下略谈数语，便辞了述起出来。雇了飞车，仍回旅馆。

此时宝玉熟了，没事时，便到闹市上去逛。忽然想起，我只管看这个市景，却没看见过言里的野景，何不问问老少年呢？想罢，便寻着老少年，问要看看野景，当到那里去看？老少年道：“看什么野景呢？”宝玉道：“不过要看看农桑罢了。”老少年道：“农桑各处都有，南部慈字区、东部仁字区最盛。那没有什么看头，同别处的都是一样，不过这里没有阡陌。”宝玉道：“没有阡陌，怎样分得开谁的田土呢？”老少年道：“这里一切耕耨、播种、刈获都用机器，倘仗用阡陌分开了，那就应了一句话：‘地小不足以回旋’了。”说得宝玉一笑。老少年道：“那野景没有什么看头，今天报纸上刊了陆军的布告，说后天大操，我们倒是去看陆军大操罢。”宝玉大喜道：“如此更好，但不知在那里操？”老少年道：“在北部中字区。那里是边防最要紧的地方，所以设了重镇。”宝玉道：“人人都可以看得么？”老少年道：“到了操时，还专派了职员，接待来宾呢。我们要看，不必惊动他的职员。那一位陆军都督，复姓西门，名管，表字子掌，是我的相熟朋友。我们只到他那里看，不更看得清楚么？”宝玉喜道：“如此更妙了。我们明天动身，不知多少时候可到？”老少年道：“坐了飞车，早起去，中上就可以到了。”于是，宝玉安排看操。

不知果去看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品评风俗及娼优 行军利品偏慈善

却说次日宝玉、老少年坐了飞车驶到忠字区来。到了大营，老少年投了名片，子掌便叫请，于是二人一同进去相见。老少年和宝玉介绍了，彼此礼毕。宝玉看子掌时，只见他生得燕颌鸢肩，仪状端正，却又温恭蕴藉，和气迎人。老少年叙明来意，又道：“忝在相好，所以不惊动贵职员，专到麾下拜谒，乞

恕冒昧。”子掌道：“看操狠可以，只是将台上不便设客座，奈何？”老少年道：“不便设客座，我们就扮两名小卒，在旁边站着看。”子掌道：“岂有此理！不然，请二位穿了参谋的冠服，也可以看得，怎奈这是一年一次的大典，怎好儿戏从事呢？”老少年道：“贵接待职员的地方，实在来宾太多。”子掌道：“我另有一法，我本有一位私聘的书记，他明日没有事，我请他陪着二位看就是了。”老少年道：“如此好极了。”

说话间，营中掌号司时器报午正，子掌便让二人同上飞车，到自己寓所吃午饭，便和那位私聘书记相见。那书记姓高，名攀，表字于天。彼此相见，通过姓名。饭后，子掌道：“你二位且在这里请坐，于天陪着谈谈，我营里还要处分公事，晚上再谈罢。”老少年道：“有事请便。”

子掌便别了出去，高于天便带二人到后面园子里一个水阁内坐下乘凉。宝玉道：“此地人家差不多都有个园子，连隧道里都有园子，真是难得。”老少年道：“园子是人家万不可少的，全靠着他们怡养性情，岂可以少得。除非认真穷苦人家，或者免了。”高于天道：“也少了，今年的新调，查据说从今年正月起，没有园子的人家，比去年所调查的少了三分之二，再过两年，只怕可以举国一致了，不过园子的大小不能一律罢了。”宝玉道：“怎么调查到园子上来呢？”老少年道：“花草树木最有关于卫生的，所以政府也留心到此。”宝玉道：“虽如此说，也足见贵境的地大了。”高于天道：“这西北两边，近来开扩的地不少，都是荒凉无人的，政府里首先在这荒凉的地方，开了个大会场。于是，各国的人都来赛会，本国百姓自不消说来的不少了，登时就热闹起来。政府又把所有官地贱价卖给本国百姓，又开通了隧道，所以人人多有搬到这个地方来的，那人数就摊匀了。”宝玉道：“那么说，此地的人，没有一处多一处少的了。”高于天道：“那又不能说，南部慈字区，东部仁字区，两处都是农务极盛的，田土种的多，人未尝不少些。”老少年道：“信字区全是互市场，人何尝不多些呢？只怕可以扯直了。”

说话间，童子送上解暑西瓜液。宝玉道：“我到了好几处地方，看见用的都是童子，这又是何意？”老少年道：“这都是贫家小孩子，读不起全日的书，只到半日学堂里去读，所以出来代人执役。也有上半天执役下半天读书的，也有下半天执役上半天读书的。”宝玉叹道：“可谓好学也矣。”老少年道：“敝境的风俗，不识字，不明公理，不修私德，都是人生第一耻辱的事。如何有了子弟不叫他读书呢！”宝玉道：“可有个义塾呢？”老少年道：“从前有的，近来没有了。当日会议这件事时狠费了些事，因为两种人两种意见，一种人说是义塾与别的慈善事业不同，关系教育，必要仍旧设立，以便贫民的；一种人说是义塾虽是慈善事业，然而贫家子弟不费一文便可以入塾读书。一

个人最怕的是有了倚赖性质，如设了义塾，便是从小就教他倚赖了，如何还能养出独立精神呢？这两种人细细的讨论，总讨论不出个真理、真是非来，只得启奏皇上，请皇上宸断。皇上召了百官，在御前会议，也议不出个道理来。后来有人上个条陈，说是义塾为贫民而设，在朝百官都不是贫民，纵勉强议定了，到底合贫民之意不合，还未可知。不如行文各区，叫一众贫民，各抒己见，到底应设应废，仍叫他们出主意。政府看赞成的多寡以定从违，方是道理。政府议准了这个条陈，便行文到各区去，叫现有子弟读书的贫民，各抒己见，写成说帖，各交与本区区长，汇送政府定夺。及至汇齐，查阅一遍，却是主张废去的居了一大半。不过他主张废的意思是说一个人自出学费读书，所费有限，政府立了义塾，教众人读书，其费必大，不如政府省了此费，仍由各人自备学费读书的利便。政府得了这个，恐怕贫民错会了意，又把两种人的意见写了出来，再行文出去，叫众贫民看了再议。谁知这回议了回来，竟全数是主张废的了，所以就依了众人之意，废了。政府省了这笔，经费无所用之，就拨做了各小学堂每年考试的奖赏。

宝玉道：“可见得贵境的人，都是独立精神充足的了，实在可敬。但不知可有女学堂？”高于天笑道：“没有女学堂，那女子到那里读书呢？”老少年道：“天下生人，有男的，就有女的，总是男女各半。所以有一处男学堂，就有一处女学堂，那里好偏枯一边呢？”宝玉道：“这里男女的界限严不严呢？”高于天道：“甚么叫男女界限？”老少年笑道：“你生在长在这边，所以不曾知道。我是常常招接境外人的，他们常常谈及，所以我略知道些。”又对宝玉道：“这里没有男女界限，固然没有那接手、搂抱、接吻的恶习，也没有那一定回避男子的形迹。男女相见，亦犹如男与男相见，女与女相见一般。”宝玉道：“既那么着，又何必必要男女学堂分设呢？”老少年道：“那另有个道理。我们重的是德育，就德育而论，只有公德是男女一样的。至于私德，女子与男子就有点不同了。所以读的书，男女都不同，何况将来的专门学，又与男子迥别的呢？”宝玉道：“请教女子专门学些甚么？”老少年道：“门类多得狠！女红之外，大约轻巧的工艺，都是女子学得多。近来，医学之中，也拨了儿科、妇科两种，归入女学专门。”宝玉道：“据这男女没有界限说来，那<礼经>上‘七年男女不同席’，与及男女‘不亲授’的礼法，都可以废了？”老少年道：“这里面，另是一个道理，大约文明未进化之时，淫乱之风，在所不免。所以圣人定礼以为防闲。不信，但看<国风>那淫奔之诗，十居七八，这就可想了。至于文明进化的时候，人人都有‘道德’两个字充满了心腹，那里还用得着这些呢？可笑那食古不化崇拜古人的，动不动就说唐虞三代之风不可及，他不过因为当日有了个尧舜文武罢了。须知尧只一个，尧舜只一

个舜，文王也是一个，武王也是一个，未必当时百姓个个都是尧舜文武呀。莫说是淫风，譬如百姓，个个都是击壤老人，有了这些无识无知的百姓，有甚好处呢？当今之世，百姓都是如此，只怕这一国就要亡了。依我看还是唐虞以上的人，可以崇拜。”宝玉道：“这又是甚么意思？”老少年道：“那时候制衣服、制宫室、制文字、尝百草、教稼穡、钻燧取火、作甲子、定岁时，都是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还不可崇拜么？太古的人一切都做好了，到了尧舜就垂拱而天下平。须知他那个天下平，是古人同他平好了的。何以要崇拜唐虞三代，倒把太古的人忘了呢？”宝玉道：“我一向只恨那崇拜外人的，却不道古人也不能崇拜。”老少年道：“这又不能一概而论，古人有可崇拜的地方，何尝不要崇拜？不过总不要太腻了，动不动要说古人不可及罢了。”

宝玉道：“古人的事，且不要谈他。我们且讲今人，贵境人人都能自立，家给人足，至于境内没有乞丐。但不知还有妓家没有？”老少年摇头道：“谁肯去掌这个！不要说是没有这种人，没有这种事，就是字典上‘娼、妓、嫖’三个字都是没有的。你可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自命文明的国，国内有一所妓院，四面装的都是大镜，嫖客到时，先化上几文，那老鸨便按一下电铃，那妓女听见铃响，便推开了镜子做的门，来了二、三十个，个个都是一丝不挂的赤身裸体，都滚在地下，互相搂抱，做出那百般的恶形怪状，叫甚么看图样。嫖客看中意了，便和他到房里去。如是云云。那个床，都放在房当中，四面墙壁都开有小小的窟窿，外面任人观看，要看的又每人收若干钱。你想，这种国还自号文明，自从有‘文明’二字以来，只怕也不曾经过这种糟蹋。”

宝玉道：“妓家没有了，不知可有戏馆？”老少年笑道：“我们字典上也没有个‘伶’字，谁肯厚着脸皮去扮这个！有的是几套词曲，不过借此纪念古人。几位词曲家高兴时，便会同唱唱，也不过是陶情适性的意思，从没有拿这个卖钱的。”高于天问老少年道：“你两位谈些甚么？我一点也不懂。”老少年笑对宝玉道：“如何！这位高先生竟然连我们谈的也不懂，可见得我不撒谎了。”又对高于天说明白了娼优的行径。高于天面红耳热的说道：“我常看见古人的记载，有这等事，以为是个讽世的寓言。又看见古人诗集里有甚么‘赠歌者’、‘赠妓者’的题目，又以为古乘有这等事，此刻总没有了。谁知世界上还有这些无耻之人，真是咄咄怪事。”宝玉听了他的话，不觉暗暗称奇，想道：“我以为我的见识不广，谁知他的见识更狭呢！”

一席话，不觉谈到红日西斜，高于天又让二人仍到书房里去坐。酉正时候，子掌回来吃晚饭，饭后又去了，直到亥正方才回来。老少年迎着道：“可谓军事旁午了。”子掌笑道：“此刻亥正，快要交子了。这‘旁午’两个字，如果照字面解去，我还是旁子呢！”说罢大家一笑。子掌又道：“因为明日要操

了，不能不预备些，所以觉着忙点，其实平时也没有甚么事，空闲得狠。我空闲的时候，你总不来谈谈。”老少年道：“你空的时候，我何尝有空？”这几天请了假，近日假期也差不多满了。恰好你这里操，我就顺便带了这位敝友来看看。”子掌道：“你们商量好看的地方没有？”高于天道：“没有呢。”老少年道：“我们坐了飞车，在空中慢慢的往来观看不好么？”子掌道：“明天不行。明天先操游击队，枪向上打，不要叫他们误打了一枪，不是顽命的。我已经叫人在将台东边，高阜上面，搭了一个篷，桌椅都安置好了，明日到那里去看罢。”老少年道：“今年操几天？”子掌道：“一样的操三天，可是今年把阵法炮操并做了一天。第三天却操新练就的飞车队。”老少年道：“飞车，外人还没有，我们何必先要练这个队？还怕外人用飞车来犯境么？”子掌道：“何必要他有了我才练呢？”并且外人也许他会做起来的，等他做成了，我才练，不怕迟了么？并且练就了，预备他们无理取闹时，也好放这个队，去兴师问罪。后天并且要试验东方德新发明的一种药水，倘使推测的准，这药水比那野蛮的绿气炮还利害，却又比绿气炮慈善，真是行军利品。”老少年道：“甚么药水，又是利害，又是慈善，令人不解呀！”子掌道：“说出来好像难解，其实不过是蒙汉药。东方德他最恨的是医生动刀针，因此兼恨他那蒙汉药，取来考验他究竟伤人不伤人。谁知考验出来，虽是伤人，却可以改良的，就把他改良了。只是没有用处，才想到拿来作行军利器。所以加重了力量，送来试验。等试验出来，你们就知道了。”老少年还要追问时，子掌已告辞进内安歇去了。

要知究是何药，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演飞车云端列阵 制奇炮电术通神

却说子掌因为次日有事，夜色已深，所以不及久谈，先进去睡了。次日清晨，高于天陪了老少年、宝玉吃过早点，便带了童子，到操场上去。果然将台首，高阜之上，搭了一布篷，篷里面安排桌椅，虽然是暂局，却也十分整齐。宝玉看时，只见将台上高树帅旗，西门管身被戎服，早已高坐堂皇。两旁的参谋官、指挥官，与及一切副参游守，一律的甲冑鲜明，身佩刀剑。营里兵卒，排了队伍，按着次序，都到了操场上面。将台两旁的军队，齐奏军乐。排列已定，指挥官手执令旗，迎风招展。传下号令，便有有几名杂役抬出一个倚枪的栏杆，放在操场当中，又抬出两大箩石子。督队官唱声口号，军队当中便步出了一排五名兵士，走到栏杆旁边，抛起石子之后，才拿起枪来向石子打去。飕的一声，都打着了。这排兵士便依然擎枪绕到本队之后。前队又上来一排，照前

操演。宝玉只看的目定口呆。此时早有十多辆飞车，高挂回避旗，飞向四面阻挡往来车辆，以免误伤。宝玉道：“这种准头，是怎样练就的？真是令人佩服。”老少年道：“这个准(直)头，遘手法，以手为眼的了。要拿眼睛看准头，那里来得及。”高于天道：“这个自然就同抛东西一般。试拿一样东西往上抛起，再拿手去接，那双眼睛再不要看手，只要看那东西落下，那一双手自然而然会接着的。我们终身由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这个准头，就是推广这个抛物接物的道理，神而明之，练出来的。”宝玉只是呆呆的看着那些军士一排一排的操过来，竟是没有一个失手打不中的，嘴里不住的叫“奇怪”！高于天道：“这操的固然是纯熟，可佑都督看操的本事更大呢！一排五个人之中，虽然站在一处，你看他抛上去的石子，都参差不齐，高低不定的。打出去的枪子，自然跟着石子。我们的眼睛不过看着那石子有枪子打着没有，知道他中不中罢了，那双眼睛那里还有工夫去看他放枪，那里分得开那一颗子是谁放的？都督却分得十分清楚，一经有打不中的，他马上就指出那兵士来。”宝玉听说，试把眼睛看那兵士，等到他放出枪子来，那眼睛连忙跟着自上去，那里来得及？一连看了十多排，都是如此。不觉笑道：“果然是难看得出来。”操到午牌时分，便传令暂行停操归队。有两个童子提了篮送饭来吃，二人对坐吃罢。宝玉抬头，看见赤日丽天，异常炎热，因说道：“何以拣了这种热天才操呢？”高于道：“每年都是冬夏两操，正要这些兵士历练寒暑，以备将来有出境的战事，不怕走到寒带、热带底下，都无所碍。”宝玉看那兵士虽然停了操，却还是列着队伍，一个个都拿了一根小皮管，在那里吸，因问道：“他们吸什么呢？”高于天道：“他们吃饭呢？身上带的皮袋便是粮食？”宝玉道：“那一皮袋能盛多少粮食？”高于天道：“这一袋便是五天粮食。”老少年道：“看了这个，那古人的行兵营里面还要用灶，未免太笨了！”宝玉道：“岂但是笨，看那小说上说的，埋锅造饭，营里打了灶，出起队来，还要带着锅走呢！”说话之际，已经交了未初，军乐齐奏，指挥官传下号令，仍旧开操。一到了酉正，方才停止。

三人回到子掌寓所。宝玉道：“今日说是操游击队，我看倒像是操猎户。”高于天道：“这个本来是由猎户教出来的，当日初讲整军经武时，便有人上了条陈，说猎户的放鸟枪，不讲眼法，只讲手法，准头极好，可以招了各猎户，编了营伍，作为游击队。当时还有人笑这上条陈的荒唐。我们这位都督的尊公，名镇，表字静伯，那时正当练兵大臣，看了条陈，深以为然。怎奈猎户不多，编不了几营，因变通了这个法子，只招他们来当教习。此刻逐渐推广，教成了三万人，分布到各边防地方。遇了战事，大营兵士是上阵对垒，这一班却是三个人一队，五个人一队，分散各处。探缉敌兵，得隙即攻的，所以叫

做游击队。”宝玉道：“今天所操的，共有多少人？”高于天道：“各路归防次去了。”三人晚饭之后，又乘了一回凉，方才安歇。这一夜子掌并没有回寓。

次日操阵法及炮操，高于天又陪着二人看了一天。第三天是操飞车队。宝玉绝早就起来，约了老少年、高于天去看。高于天道：“此刻还未到卯正，未免太早。”宝玉道：“我要看那些兵士上车呢。”高于天道：“那里看得见？”车队都不在这里，要等号令才来呢。我吃了点心去罢。”便叫童子拿点心来吃了，三人一同到操场上去。将台上静悄悄的，还没有人。坐了一会，忽听得一声军乐。乐声向处，帅字旗早已扯起，迎风招展。子掌率领数十员参谋指挥，及大小武员，同登将台。军乐停止，将台上交下两个花炮，两名传令士接在手里，取火一齐把药线燃着。轰的一声，两个花炮齐窜到空中去了。又听得訇的一声，花炮炸开，飞出两面旗子来。一面是飞龙青牙旗，一面是白底绣彪旗。宝玉心中暗想：这是日本花炮，我在上海看见过的。好好的操兵，怎么顽起这个来。想犹未了，忽见四面空中，旌旗招展的来了一队飞车，东面也来了一队，彼此都是列成阵势。宝玉方才省悟，那炮是个号令。再看那两队飞车，离地约有五十尺高低，一字儿对面排开。车的前面，都用钢板装成垛般的护身板，两面对放起枪来。宝玉吃惊道：“怎么认真放起枪来，不怕伤人么？”高于天道：“那枪炮弹都是用橡树胶做的，打不伤人。弹上涂了白粉，打着的便有一点白痕。倘使打着了要害，在人便算死了，在车便算坏了，不能再上阵，以此定个输赢。”宝玉听说，抬头再看，果见那车上的护身板有几处着了白点。两队车在空中左右盘旋，忽高忽下，枪炮齐发，如临大敌。每一队车约有五十辆，战的战得五花八门。各有陈势。西面的车。忽然排成一字往后飞退。东面车队突然回旗反鼓。两面围将过来。东面车队正在向前飞驶。一时收止不住。被他四面围住了，一时枪炮齐施。东面车队抵敌不住，一齐落下，停在操场上西面车队措手不及，被打的个个受伤，只得一齐落下，原来，东面车队里有五辆飞车，到了围急的时候，西面挂了障形玻璃，直向上面飞驶，俯视一切。见自家车队败绩，便降下来，在西面车队上，一齐往下放枪。登高临下，枪无虚发，因此转败为腾。既腾之后，也落在操场上。领队官到将台上缴令，子掌分付仍旧各归防次。两员领队官鞠躬辞退，仍驾飞车，各督本队分头去了。将台上又发下两个花炮，放起了，飞出红黑二旗。一会儿，南北两面各有一队飞车到了。两阵对圆，枪炮并举。左旋右转，酣战了半天，彼此都不肯认败。子掌便传令停战，落下来，由指挥官查点。北车受弹较多，南阵受弹少，而南军受弹又比北军多，算了个平战。两员领队官也各督本队去下。

时已午正，子掌率领各员吃饭休息，宝玉等也吃过饭，在那里议论飞车队

的事。宝玉道：“那些无稽的小说，往往说神说怪，说什么云端大战，不图今日我亲眼见了这实事。”老少年道：“云端大战是见了实事了，还欠一样斗法宝，什么飞刀、捆仙索之类，我看将来也要据了这个理想，见诸实验呢？”宝玉道：“那回我们在礼让庄放下大鹏鸟时，那车子没命的飞升，足足到了六千五百尺，方才停住，只怕云端里也不过这么高低罢？”高于天道：“可惜未曾留一个人在底下看着，到底还看得见不？”宝玉道：“据说上头没有空气，我们多咱带了制造空气的机器，到上头去看看。侥幸到得一个星球上，也可以考究考究，到底那里有世界没有，不然，总是个理想，徒托空言，没有实据。”老少年道：“早就有人想到了，不然办了。因为到了没有空气的地方，便是真空，电气到了真空的地方便要发火，制造空气，只能把窗门关紧了，人在里面自制自吸，断不能放到外面来。那车的机轮，一切都是用电的，岂不要全车发火？因此不敢轻举妄动，不然，早就有人上去了。”宝玉道：“总要设法能上去便好，不然，总是个闷葫芦。”

高于天道：“不要说了，看操罢！”忽听得一阵军乐声音，将台上下却不见一人。远望大营里面，平地里起了五个花炮，旗分五色，跟着便起了一大队飞车。当中一辆车，头挂了飞龙黄旗，中间桅上飘着帅字旗，驶到操场上面，宝玉便知子掌也上了飞车了。一转瞬间，东、南、西、北四面的车队都到了。帅车上，升起令旗，各归队伍，列成阵势，操了一回枪炮。宝玉道：“电机炮没有声音的妙。不然，这枪炮的声音，耳也要震聋了。”老少年道：“岂但没有声音的好，也亏得没有焰，倘是有烟的，几炮一放，就烟雾漫天的，那里还看得见车！”宝玉道：“那才认真是腾云驾雾呢！”

正说话间，忽然帅车上飘下一阵极细的水花下来，顺着南风，飘到大营里去。车队里飞出一辆车来，上面插着医字旗，直驶到大营落下。这边车队便往上飞升。宝玉等三人抬起头看，只见他愈上愈高，愈高愈小，仍然是排着阵势。忽的一下，高的看见不见了，围着操场看的百姓，一齐拍掌，声如雷动。许久仍不见下来。看看那上去的有两个多时辰了，宝玉道：“莫不都到了空气之外了？”高于天道：“倘到了真空界上便齏粉了。”老少年呆呆的望着西面，指道：“这个时候有雁？”宝玉照着所指看去，果然见有两行雁。定睛看了一会，是向这边飞来的。高于天道：“那里是雁，就是那飞车队回来。”说话时，果然愈来愈近，一会都到了。帅车上把令旗高扯，各车队一时分头散去，子掌所领的车队，也落下操场。子掌率领众官，下车登台，正要发令，忽然东南角上，有两辆飞车风驰电掣而来，到了操场落下。车上走下一个人，走到将台旁边，怀中取出一封信，递与传令兵士，兵士送台上，呈与子掌。子掌拆开看了，面有喜色，传令叫了那人上台问话。问答了几句，便下来了。宝玉看得纳

闷，暗想：操得好好的，这个人不知来打什么岔。只见那人下台时，便走到车旁边，招呼车上人，把一个木箱子取下来。那辆车上取下一箱，来人便七手八脚把箱开了，取出好些零碎机件，就在将台底下安配。安配好了，又在那箱子里取出一尊炮来，看看那炮，非但宝玉呆了，老少年称奇道怪，便是高于天常跟着陆军都督的，军火自然见得多，他见了这个炮，也是莫名其妙。

不知到底是一尊什么炮，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奇器发明偏谈仁术 壮游已遍拟访文明

原来这尊炮，是东方法和多艺士、华自立三个人萃精会神，费尽脑力，研究出一尊神奇电炮。除了各种发电机轮系用钢铁金类做的，那一个炮身，却非金非石，用极纯净玻璃做成。你想，他们没有见过的人，怎么不要大惊小怪呢？

且说这尊炮做成之后，他三位博士便联名写了一封信，送与陆军都督西门管。信内述明用法，且说明这尊炮非但无烟无声，并且无炮弹。那及远的力量，只要没有阻挡，地平在线都可以打到的。派了一名工师送炮来，顺便赉了信来投递，就叫那工师当场装配试验。知道这三天之内陆军大操，因此赶着今天送到。子掌接了官，自是欢喜，忙叫装配起来。一面传令车队，先驶回大营；一面传令在操场尽处，竖立一枝高竿，两旁插了回避旗。那看操的人，见了旗，自然都走开了。当下装配完备，子掌又传令缚一个猪来，用绳扯足挂在高竿头上，子掌亲自下座观看试炮。只见那工师看准了准线，炮口对着那猪，用手拿着那机器上的把儿，摇了一转，却是无声无臭的，既无所闻，又无所见。工师叫人把挂的猪放下时，早已着电死了。看的众人一齐愕然。内中也有几个不大信的，以为这猪是被绑死的罢了，那里有变把戏般，便可以弄死他的？子掌心中也有点诧异，又叫缚一个牛来，也拉到竿上，叫工师再打。工师取了准线，那个牛被吊在上面，在那里一面嘶吼，一面挣扎。这边工师把机器一摇，登时立刻就僵了。同看的人这才信服了，拍掌之声，雷动起来。工师又在箱里取出一枝棍来，说道：“这是避电棍。”子掌接棍在手看时，就同古人用的枪一般，是木头做成的，外面蒙了一层软瓷，棍头上装了一根一尺来长的铁条，共约有一丈来长，便问怎么用法。工师叫再取一个牛来，先把言棍横缚在牛身上，然后缚了四蹄，叫人把牛竖吊在高竿上面，对子掌道：“这便任打，打那牛不着了。”子掌不信，亲自取了准线，摇动机器，果然打不着，便命放下。工师道：“这根棍尖的铁，是吸铁做的，这种电气放出去，跟着他的吸力走，那准线便斜了，电都被吸去了。这是防备别国人仿了这个炮的法子去，便好

做这个来避他。”子掌道：“这个炮到底能打多远，考察过么？”工师道：“也曾算过，却算不出来，只怕是无远弗届的。”说罢，把转盘摇动，将炮口提起，取了六十度的斜线，再摇动电机。大众抬头注目，往上观看，忽见空中起了一道火光，犹如闪电一般，工师道：“这是电气射到空气之外，所以发出火光。”华先生说：“春夏天的闪电，也是电气在真空界上发火。”说罢，又摇了几摇，只见空中电光闪烁，犹如万道金蛇。子掌大喜，便率领众官，带着工师，到大营里，给了回信，工师自去。

高于天也同老少年、宝玉回寓。此时，三人都不曾知道那炮的妙用，只有互相猜议。直到晚上，交了子初，子掌回寓，三人迎着，争先问讯，子掌便把炮的功用，详细说了。三人莫不啧啧称奇。宝玉道：“这个那里是炮，简直是一个射电筒。”子掌道：“这东西好便好，只是未免太不仁了。陆战还好，若是水战，那战船无非钢铁之类，都是传电之物，一经打着了，满船发电，不知船上的人是什么情形呢？”宝玉道：“到了开战时候，还要讲仁心、仁术，那就难了。”子掌道：“不然，虽然两国失和，便是仇敌，然而总是人类对人类。若只管贪功取胜，恣意杀戮。在临阵时，自然便忘了同类相残的，忍心暴动。试问一作局外人想，眼见得因一时之气，伤残同类，丰不是不仁之甚么？”宝玉道：“一定要施行仁术呢！是我们这位东方德先生新发明的。然而未曾发明之先，也应该要堂堂正正的见仗。纵使有杀戮，也是堂堂正堂杀的。近来那些残忍之国，用尽了那种刻毒心思，做成了一重氯气炮，把氯气藏在炮弹里，一弹放出来，炸开来不知要死多少人。可笑他做成之后，又装出那假惺惺的面目，说是禁用的，等到见仗时，他不能取胜，又拿来用了，偏又有多少解说，什么权时用一次罢了。做了这种残忍之事，他还要说文明呢！”宝玉道：“新发明的仁术是什么东西呢？”子掌道：“就是那天未曾说完的那一种蒙汗药水，我今天才试演了。洒了一点到大营里，果然众兵一齐蒙住了。医生跟着下去，用了解药方才苏醒。将来行军，单用这一品，就可以把敌人全数生擒活捉过来，不伤一命，岂不是个仁术么？然而这东西极难用，必要测得准风力，才能施用。自然，没有风的时候，可以醍醐灌顶的浇下去。遇了有风时候，必要在上风头洒落。然而风有大小，飞车升的有高低，路的相去有远近，必要把风力设法测得准了，方才妥当。我此刻在五十尺以上，测算起来，还有点把握，再高就测不准了。”宝玉叹道：“不料科学发明，有如此神用，简直可以不加一矢，以定天下的了。”子掌道：“其实我们政要发下个号令来吞并各国，不是我说句大话，不消几时，都可以平定了。政府也未尝无此意，只有东方文明老先生不肯。他当了五十年政权，去年告退隐林下。他生平的大愿，是组织成一个真文明国，专和那假文明国反对，等他们看了自愧，跟着我们学那

真文明，那就可以不动刀兵，教成一个文明世界了。”宝玉道：“这位老先生愿以身为世界师，真了不得。怎得见他一面便好。”老少年道：“你要见容易。他为人和霭非常，最喜欢见客，谈锋又好。此刻操也看完了，明日我们便去看他。”子掌道：“你二位盘桓几天去。头两天我公事忙，不曾好好的谈得。此刻我公事完了，连奏报大操的折子、申报政府的文书都发了。我何必那么忙呢？不过为的办妥了，我们可以痛快谈两天，你们又何苦急急要走呢？今天我要早点歇歇，明日再谈罢。”说着辞了要进去，忽然又站住，在衣袋里取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道：“你几位试猜猜，是个什么？”放下便进去了。

三人齐来看时，却是用线扎着一小束干草，那草同木贼草差不多，不过木贼草是空心的，他是实心的，看了都不懂得是什么，便不做理会，各去安歇了。一宿无话。

次日，宝玉要行，子掌苦苦留住。是日，只到营里料理了几件日行公事，便回寓和老少年、宝玉谈天，无非是谈些韬铃方略。傍晚时候，那赉奏使者已经回来了，带回上谕一通，因为子掌又督练了飞车队，加了个飞将军的名号，老少年道：“这飞将军的头衔，是特创的。”子掌道：“我虽然督练好了，却不便兼充这个，明日还是辞了，请政府另派一个都督才对。”宝玉道：“只一天一夜工夫，就回来了。有了这种飞车，连缩地法都用不着了。”子掌道：“这个算什么！我们昨天操飞车队，你们知道那里走了一趟？”高于天道：“来回约莫三个时辰，这一去是个半时辰的工夫，走得到那里！”子掌道：“我昨夜留下的那束草呢？”高于天在抽屉里取了出来道：“正是，我们都不懂是什么呢。”子掌道：“我恐怕你们不信，所以取了这个来做个凭据。这是阿刺伯人擦牙的草。”宝玉伸出舌头来道：“昨天到了阿刺伯了？”子掌道：“算定正西去，是要到土耳其的。半路上偶然偏了一偏南，便跑到阿刺伯去。我把车落下，恰好一班土人在那里卖这个，见我从空而下，都当我是天神，一齐罗拜。我想拿点信据回来，给了他们两罐军中粮食，拿了他一扎草。”宝玉道：“从空而下的，也无怪他们惊为天神。”子掌道：“野蛮未开，他的人遇了不曾经见的，总是天神。从前西班牙伐墨西哥的时候，只用了十来匹马队，那墨西哥向来不出马的，那些土人见了，不知他是人骑马，只当他是生成的半人半畜，就惊为天神。及至闻他们放炮，又以为是天神驱使雷部。这才可笑呢！”说罢，便叫人去请了大营书记来，叫他起折稿，辞飞将军之职，另简飞车队都督，宝玉等留了两天，便辞了子掌而去。

宝玉闻得南部信字区，是互市场，便央老少年同到那边去游览，老少年应允了。同坐飞车，径向南去。那车正飞驶时，老少年忽叫停下。司机人依言，慢慢降了下去，在一片空场住。宝玉在车上一望，只见黄云遍地，正是麦熟

。老少年道：“前两天你说要看野景，所以下来看看。这里正是慈字区，南部树艺最盛的地方。”宝玉放眼四望，极目无际的全是麦田，问道：“麦子四月已经收了，此刻何以又有麦？”老少年道：“敝境地质改良了，无论稻麦，都是一季一熟，一年四熟。”看了一回方把车升起，离地约二十来尺，缓缓飞驶，经过好些树林。宝玉留心看时，也有各种果木，也有桑树，也有柳林，也有橡林。因问道：“桑林自然是养蚕了，橡树或者取胶，那柳树种来作什么呢？”老少年道：“也是养蚕的。”宝玉讶道：“蚕还吃柳、橡么？”老少年道：“柳有柳蚕，橡有橡蚕，世人不知，都叫他做野蚕。喜事的人拿了野茧来缫丝，缫出来粗的了不得，就说他没用。不知他自生自长，在树上没有人去整理，结茧的时候，只附在树叶上结，自然粗了。我们设法取了种，也和养桑蚕一般养起来，还不是一样么？不过丝光差点罢了。世人都弃了这一种大利，真是可惜。”宝玉道：“橡蚕我不知道。柳蚕成了蛾之后，不是很大的翅膀，会飞的么？”老少年道：“世人不肯养柳蚕，只怕也是为的这个，恐怕蛾飞跑了，留不下种。不知养柳蚕要设一个蛾房，四壁糊上纸，蚕茧就放在房里。他破茧而出，也飞不到房外去，下种就都下在纸上了。”一面说话，一面也看的够了，便叫把车升高，开了快车，直驶到信字区落下。

这个互市场的总理是东方英，所有一切进出口的货物，都要到他那里注册。他逐年比较盈亏，手底下用了百员考察员，分派到各国去考察各处的人情嗜好，随时报告。东方英得了报告，便分告各家工厂。因此公事十分忙碌，除了休息日，不肯会客。老少年、宝玉不便去访他，只在六街三市上游玩。真是琛赆梯航，万商云集。市上一间商品陈列所，二人进去看时。当中陈设的是本境土造物，两旁的是洋货。宝玉逐一看去，说也奇怪，他当日在上海时，到了洋货店里，便觉得光怪陆离，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给。到了这里，见那土造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清静雅洁的。看了那光怪陆离的洋货，倒觉得俗不可耐了。看了一番，仍到街上逛了两遍，便到隧车行里，雇了隧车，要去访东方文明。

不知访了东方文明又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故人遇合饮酒陶情 医学昌明驻颜益寿

却说宝玉自从到了文明境界以来，一处处都游历遍了。一切生平闻所未闻的，都闻了；见所未见的，都见了。因为久仰东方文明的大名，便约了老少年同坐了隧车，到东部仁字第一区去探访。及至车到时，时候已经晚了。宝玉因为他是个退老的大臣，又是年高有德的，便兼是头一次拜访。时在昏暮，未免

不敬，因在车站上借住了一宿。

次日清晨，便和老少年两个一同到他寓所，投了名片。东方文明忙叫快请，二人便走到客座。宝玉正要拱揖，东方文明早抢步过来，执着手道：“世兄别来无恙？”宝玉愕然道：“久仰老先生大名，专诚拜谒，自以为初仰丰采，却不知从何处曾侍教过来？”文明执着手让坐毕，始说道：“睽隔多年，或者世兄一时忘了，过后自会想起。”宝玉满腹狐疑，自念生平再没有老头子的朋友。细看他生得须发如银，眉长目细，唇红齿白，无异少年。反复思寻，再也不想他不起。文明又道：“故人远来不易，恰好今日是休息日，儿婿辈都回来定省，当令其陪侍痛饮一天，以叙别情。”宝玉更是弄得无言可对。老少年道：“贾君因为慕老先生大名，特来拜谒，不期倒是旧识。”宝玉道：“近日访西门都督，说起老先生愿自立真文明之法，俾假文明之国有所取法，将以身里世界祭酒，所以特来瞻仰，快聆高论。实想不起从何处曾侍大教。”文明叹道：“谈何容易。老夫执掌政柄，当国五十年，经营缔造以有今日。尚有多少未酬之愿，正不知望谁可继志。儿辈又都恣力科学，无暇及此现在执政诸公。我虽同他们说过，又大都恐怕因此开了兵衅迟疑未发。倘老夫此愿得酬之后，或者世界可有文明之望。”老少年道：“不知老先生有何大愿？”文明道：“世界上凡是戴发含齿，圆颅方趾的，莫非是人类，不过偶有一二处教化未开，所以智愚不等。自上天至仁之心视之，何一种人非天所赋？此时红、黑、棕各种人，久沉于水火之中，受尽虐待，行将灭种。老夫每一念及，行坐为之不安。同是类，彼族何以独遭不幸！每想设法出之于水火，登之于衽席，无奈事体既远且大，总未曾筹得一个善法。”老少年道：“一干涉到此事，恐怕不能免战祸了。”宝玉道：“闻说美洲释于黑奴之后，那班黑人无以觅食，转徙流离，饿殍相望，倒不如为奴时的饱暖。生就了至愚的性质，只怕也不容易提挈得起来。”文明道：“老夫所以说此事既远且大，正是为此。出之于水火之后，还要代他筹一个衽席，方能了事。若徒出之于水火，待他自寻衽席，他便寻衽席不得，必至于再落水火而后已。不然，只要挟了兵力，脱离他的羁绊，何尝不可？无奈同他脱了羁绊之后，还要设法教育他，开他的智识，教得他具了自立的资格，方算大功成呢。”宝玉道：“这般说更难了。”文明道：“拿眼睛看人，最要辨别真假。倘使不是这里的真文明发达了，那些假文明之国，到此时还拿那文明面具欺人呢。就美洲释于黑奴而论，单看表面，岂不是文明举动、慈善事业？岂知那发起人却别具深心。他一心祇望做总统，无奈举他的人少，他才异想天开，提倡释于黑奴。以为此辈一经释放，得立于平等、自由地位，必定感我释放之恩，且又有了选举权，将来举总统时，一定要举我的了。谁知那黑人蠢如鹿豕，释于之后，无以为生，反不如从前当奴才的好

。岂但不感他，还要恨也呢。”

说话之间，东方英等弟兄三个，陆续都来家定省，华自立也带了妻子东方美来省丈人。文明道：“今日有远客在此，你们都来相见。我近来颇厌寂寞，难得故人过我，你们都陪着痛饮一天。”子婿辈都一一答应。文明又叫子女等都叫宝玉“世叔”，宝玉益发局促不安，暗想：这个老头子真是奇怪，我何尝见过他来，一定要说我是旧识。他儿子的胡子也很长了，何必要叫我世叔呢？问他，他又不肯说，真是莫名其妙。又想道：我且不管他，谅来断不是恶意。一面想，一面看他弟兄三个，除东方法是见过的，其余那两个，一样的都是生得一表堂堂，英姿飒爽。东方美温厚和平，自然庄重。只有华自立生就的一张焦黄脸儿，却不是病容。那焦黄当中，还是容光可鉴，浓眉大目，气象凛然。当下东方英等一面色笑承欢，一面应酬宾客，东方美也是落落大方，固然没有那轻浮样子，却也毫不羞缩，一样的应酬、说话。非但他自己不像以女子自居，就是同他对坐的人，也忘了他是个女子。老少年、宝玉和东方英谈谈商务，和东方法、华自立谈谈各种技艺，和东方德谈谈医理，又问问有什么新发明。东方德道：“医学新发明的，祇有制造聪明散，已经告成。此刻我要研究两个法子，但不知做得到做不到，祇可以尽了我的才力做去。倘使我毕生研究不出来，只可以待后起的了。”宝玉问研究什么，东方德道：“我想人生最不幸的是死，然而人人都逃不了一死。打算研究出一个不死之法来。人生最受累的是食，无论何等大事，非吃饱了不能辨。这吃饭又狠耽搁时候，每吃一顿饭，总要一刻时候。一天祇算吃两顿，一年积算起来，单是吃饭的工夫，就占了九十多个时辰，要耽搁了多少事？所以又打算研究一个不食之法。”宝玉道：“不食不死，岂非成了仙么？”东方德道：“我就因为相传那个道家服气长生之法，起初以为是个理想、寓言，及看看古人载籍，又似不尽诞妄，所以才发念研究。但是古人纵有此法，也不过是一人心得，秘不肯传。我是打算研究得了，普及众人的。”老少年道：“只管不死，不要有人满之患么？”东方德道：“只怕能得着了不死之法之后，便不生子了。不信，你但看古来所有讲仙讲道的书，何尝载有仙道生子的？古人虽未必想得到这一层，然而也可见得是个天然理想。”宝玉道：“果能如此，不是仙，倒是佛呢。”老少年道：“怎么是佛？”宝玉笑道：“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是出在佛经的么？”又问道：“方才老先生说，打算把那红、黑、棕各种人，都拯于水火，登诸衽席，但是苦于那些人愚蠢，怕难施教育。既有了制造聪明的法子，何不就拿来医他们呢？”东方德道：“这可不行。我这个制造聪明散，是当鼻烟闻了，可以滋长脑筋。脑筋多了，自然思想富足。其功用不过是助人思想，总要先有了思想的人，用了方能见功。他们那种全无思想之人，虽用了，也不见效。所以这东西

，文明人用了，可以助长文明，野蛮人用了，又可以助长野蛮。那红、黑等人的思想，无非是一个懒字，若用了这个，他越发要想法子去懒了。”说的众人一笑。文明叹道：“我这要救红、黑人的思想，也是舍近图远，舍己从人，其实我们同种的堕入野蛮水火之中的不少呢。老夫当日未曾筹及此事，是一个极大的憾事。偏偏儿辈又都渐入科学一门，于政治上都不留心，此愿只能望小孙辈代偿的了。”

谈说之间问起，才知道东方文明已是孙曾绕膝。孙子东方文、东方武、东方韬、东方钤，外孙华务本等，都在政府受有专职。曾孙东方新、东方盛、东方振、东方兴、东方锐、东方勇、东方猛、东方威，与及外曾孙华日进、华日新等，都已普通毕业，各就博门大学堂读书。元孙东方大同、东方大治，外元孙华抚夷等，都在幼儿园里受教育。至于各女眷，都在各女学堂里当教习。此时暑假，本要回家侍奉文明，文明因为他们终年辛苦，才得这一月来的休息，便叫他们都出去避暑，各图适意，免在家中拘束，并且年老之人也乐于清静。内中有几房媳妇，要略尽孝思，文明也再三推他们去避暑，说：“你们若不依我，便负了我爱惜你们的盛心。”各媳妇祇得都去了，三五天才回来省视一次。几个曾孙在学堂里，虽是暑假，却还在学堂自修，并未回家表过不提。

且说当下已饮过了十多杯酒，喜得这里的酒吃了不醉，不过越吃心里越觉得快活，大有心养难爬光景。更兼过酒的都是果液，纵使多吃，也不觉饱胀。文明因问起宝玉从何处来，宝玉就把要到自由村寻薛蟠，和山东路上遇了强盗的话说了一遍。文明道：“薛文起肯住的地方，又由刘学笙引进，他又夸美了，这个去处，如何去得？至于将入敝境时，要先历一番劫运，也是天演的定例。”宝玉道：“老先生也识得薛舍亲么？”文明道：“会便没有会过，久闻大名了。”宝玉心中又是纳闷，暗想：这位老头子语言闪烁，今日可要闷死我了。正在纳闷时，忽然一阵酒气涌上心来，登时觉得十分快活，把闷气全都忘了。文明又道：“世兄一定要到自由村，这里东去二十里，有一个村，也叫自由村，是老夫昔年钓游之地，明日可以到那边逛逛，只怕比文起住的地方总好些。”说罢，又殷勤劝酒。这天足足的饮了一天。到薄暮时，东方英等陆续都辞去了。文明道：“老夫习静惯了，难得今天闹了一天。倘不是故人远来，儿辈回家省视，不过略谈些家常，我便打发他们走了。”宝玉道：“醉酒饱德，感何可言。但是曾从何处侍教过，委实茫然不觉，还望老先生明示。”文明笑道：“世兄今夕且在此下榻，细细的想一想，果然想不起来，明日再当奉告。”又叫童子收拾客房，以备二位安歇。才及上灯时分，文明便道：“老夫年耄，习惯早睡，恕失陪了。二位请谈谈再安置罢。”说着，便告辞进内去了。

宝玉道：“我因为久仰这位老先生大名，特来晋谒，要快聆大教，以开茅

塞。不料，反多了两个疑团。”老少年问那两个疑团，宝玉道：“第一件，他如何识得我？我何以总想不起来。”老少年道：“或者你忘记了，一时想不起来，也未可定。”宝玉道：“别的可以不记得，我生平不曾结识过有胡子的朋友，这总记得的。”老少年拈髭微笑道：“我呢？”宝玉也笑道：“你便是头一个。”老少年道：“还有一个什么疑团？”宝玉道：“他的三位少君，看着不过像四十岁的人，那位小姐，更是未曾满三十，怎么都有了曾孙了？这是几岁上生子的？”老少年道：“驻颜之法，世上还传有许多药方，这又何足为奇？”宝玉道：“这不过是欺人之说罢了。”老少年道：“你现成见的怎么是欺人？不过古人驻颜之方是用药，这里都是普及的。所以平常饮食之品都有驻颜之功。初行的时候，我们境内的老者，没有一个不返老还童呢。不信，你试验自己。你到了敝境有几天，身体觉得怎样了？”宝玉细细一想，果然近日走路轻健的了不得，身上也长了好些气力。猎大鹏那回，还觉着有点乏，海底猎那回，竟是气力愈用愈多了，因说道：“身体不错是好些，然而面目何以都会不老起来？这个有点不足信。”老少年道：“你看我有几岁？”宝玉道：“顶多不过四十内外罢了。”老少年大笑起来，说出一句话，害宝玉吃了一大惊。

不知他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入梦境文明先兆 新石头演义告成

却说宝玉只看老少年年纪在四十内外，老少年大笑道：“恰好猜了个畸零也。”宝玉吃了一大惊，便问：“怎么讲？”老少年道：“贱齿今年虚度一百四十岁了。”宝玉摇头不信，老少年笑道：“我又不捐官考试，何必瞒年纪呢？”宝玉也笑道：“捐官考试，只有少报几岁，没有多报几岁的。”老少年道：“其实并不稀奇，将来别国学了我们的医学，也一样可以驻颜益寿的。一个人，不过靠着精神、血气以生，只要能设法调理得血气不枯竭，精神常充足就是了。须知人的寿命长短，正是医学精粗的凭据。像那种自己本国人皂寿命和人家一样，就先要夸说自己的医学如何精微，人家的如何粗糙，那才可笑呢！”宝玉听了这一百多岁不足为奇的话，越觉得心神仿佛起来。

老少年道：“我的假期明日要满了，先要回去销假。你到哪里呢？”宝玉道：“我要到自由村，去瞻仰文明老先生的老宅。”老少年道：“那么明日要暂别了。早点安歇罢，明日好早点起来。”于是各人就榻安歇。

宝玉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起来坐了一回，重复睡下。正要朦胧睡着，只见童子拿了一封信来，说道：“来人立等回信。”宝玉看那封面时，写得清清楚楚的：送文明境界，东部仁字第一区，东方寓内，交贾某云云，却是吴伯惠

的笔迹。暗想：他何以知道我在这里呢？拆开看时，内中却是要请宝玉即刻回上海，有要紧事的话。宝玉问童子道：“来人呢？”童子道：“在外面。”宝玉起身到外面去，却是黄福。黄福见了宝玉，便走前两步，请了个安，道：“敝上请老爷就到上海一转，有要紧事。”宝玉道：“你等我雇了个飞车去。”黄福道：“不必飞车，已备马在这里了。”宝玉看时，果然有两匹马在那里，便跨上了马，黄福也上马相随。撒开辔头，那马便追风逐电而去。过了几处高山，历尽许多荆棘，走到一处海边，看见泊着一艘轮船。宝玉勒住马，要想上轮船去，谁知黄福那匹马收勒不住，径蹿到海里，却在海面上翻波踏浪的向前驰骤。宝玉大喜，也纵辔跟去，果然这匹马也是一样在海面上走。心中暗暗想道：从前听见人说，千里马渡水、登山如履平地，我只不信，原来是真正有的。

两匹马跑了许久，便到了上海。吴伯惠欢喜迎接，说了好些别后的话，宝玉便问有甚么紧要的事，伯惠笑道：“并没有要紧事，不过许久不见了，请你来会会谈谈，并且同你去各处游历。”宝玉道：“我自从到了文明境界，一切都汉观止了，再游历甚么呢？”伯惠道：“你原来不知道，自从你走了之后，出了好些新闻。两宫回銮之后，次第举行新政，一切都同戊戌那年差不多。不过戊戌那年是雷厉风行，这回是慢腾腾的举动，所以不甚见效。忽然为了美国人禁止华人入境的约，到了改约之期，中国商界、学界的人，因为他名是禁工，实系要禁绝中国人，所以商量了一个抵制之法，相戒不用美货。由上海倡起，各省各埠一齐向应，没有一处不开会、演说。一连几个月内，没有一天不是函电交驰的。这事传到了北京，政府里听见这个消息，便知道中国民气可用。适值又有人上了条陈，说照这样模糊影向的行新政，是不能见效的。必要立宪，方才有用。不然，但看日俄交战，日本国小而胜，俄国国大而败。日本人并不曾有甚么以小敌大的本领，不过是一个立宪，一个专制。这回战事不算以小胜，大只算以立宪胜专制罢了。这个条陈上去，朝廷也感悟了，思量要立宪，只是没个下手处。于是就派了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五位大臣分头出洋，去了多时，把各国一切窍要，都查考明白了。在京里设了个宪政局，五位大臣每日到局，各把考来的宪法互相比较。这条英国的好，便用英国的；那条日本的好，便用日本的。还有不合中国用的，便删了去。各国还没有，中国不能少的，就添出来。斟酌尽善了，便布了宪政。果然立宪的功效，非常神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我请你来，第一件是为这个。这万国博览大会，是极难遇着的，不

可不看看。第二件是看万国和平会。此刻和平会被各国公议到中国来办，举中国皇帝做会长。北京永定门外，已经盖了一所极大极大的会场。这里博览会开过之后，便是和平会第一次开会。我们看过博览会，便到北京去走一次。”宝玉恍恍惚惚的道：“中国也有今日么？”伯惠道：“我们看博览会罢。”说着，拉了宝玉出去。一出门外便是会场，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种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宝玉正在那里看中国官书局新出版的书，忽见东方文明在前面。宝玉撂下了书，要去和他说话，谁知就不见了。俯仰之间，觉得身子在轮船上，那轮船走的十分快捷。看看两岸，全是高大房屋，烟囱如林，不觉自言自语道：“这是那里呢？向从来没有到过。”忽听得伯惠在背后道：“这里是扬子江呀！”宝玉回头问道：“长江两面，那里有许多房屋？”伯惠道：“你还不知道呢？此刻从吴淞起，一直到汉口，两岸全是中国厂家，接连不断的了。”一转眼间，船已到了汉口。不知怎样，那身子却又在火车上面。那十车走的风驰电掣一般，两旁桑林、茶林、稻田、麦田都好像往后飞驶。众人纷纷下车，宝玉也下了车。抬头一看，路旁一所极大的房子，房子前面一片空场。空场上竖了一枝插天高的旗杆，挂着一面飞龙黄旗，迎风招展。另外有一根长绳，从旗杆顶直连到牖顶上，沿绳挂着五洲万国的国旗。看那房子门口时，凿了“万国和平会”五个字，都用飞金铺了，映着日光，十分耀目。宝玉便踱了进去，只见里面设了一个大会场，中国、外国的人坐满场上，也不知有多少人。坐了半天，还是寂寂无声。忽听得一阵铃向，耳边有人悄悄的说道：“主席的上台了，这便是中国皇帝。”宝玉回头一看，正是伯惠和他说话。正要答时，忽听得一阵鼓掌之声如雷震耳。忙向台上看时，讲席上站着的却是东方文明，演说道：“今日万国和平会开会之第一日，蒙各国公举朕为会长。各国或皇帝亲临或派大员代表，都在此莅会。朕忝为会长，当先宣布宗旨，待各国君长、大员共商办法。此会既名和平会，当就以和平为宗旨。然而开此和平会，求何等之和平，不得不言布明白。和平会不仅求万国国家和平而已，单求国家和平，是国际上问题，范围未免太小，达于极点，不过免兵衅而已。此和平会当为全球人类求和平，而各国政府，当担负其保护和平之责任。如红色种、黑色种、棕色种，各种人均当平等相待，不得凌虐其政府及其国民。此为人类自为保护，永免苛虐。如彼族程度或有不及，凡我文明各国，无论个人、社会：对于此等无知识之人，均有诱掖教育之责任。”宝玉听到此处，不觉鼓掌，合场的人也掌声雷动。主席的又道：“不得以彼为异族、异种，恃我强盛，任意欺凌！故自此次开会之后，当消灭强权主义，实行和平主义。”合场上下一齐鼓掌。宝玉鼓掌不已，又要顿足。谁知一顿足，却脚踏了空，一落千丈，两眼登时昏黑

，吓的一身冷汗。勉强睁开双眼看时，原来还睡在东方文明家里客房里面的床上，竟是一场大梦。

看看司时器，已是寅正一刻，天还没十分大亮。觉得燥热，便起来到外面乘凉。走到外面，谁知东方文明已经起来了，在院子里看荷花。宝玉道：“老先生好早。”文明道：“老夫自习静以来，一向早睡早起。世兄何以也如此之早？”宝玉道：“偶然醒了，便起来。像老先生这等早起，也难得呢。”两人就在院子里瓷上坐着对谈。文明道：“世兄夜来可想得着何处与老夫会过？”宝玉道：“委实想不起，还祈明示。”文明叹道：“那一年令祖母史太君仙逝之后，在热丧里面，世兄可曾会遇甚么客来？”宝玉回头一想道：“没有会甚么客。”文明道：“再想想可有甚么亲友投到府上？”宝玉再四的想了一回道：“只有金陵甄家投到。”文明道：“那就是了。那时世翁在苦次，藉草坐地。我们相会，不便高坐。世翁还体谅卑幼，回避出去，让我们谈天呢。怎么就忘了？”宝玉大惊道：“那是甄世兄呀！怎么就是老先生，又复姓东？”文明道：“东方是老夫本姓。初因甄氏无嗣，承祧过去。后来甄氏自生了儿子，我便归了家。那一年相见时，老夫说了几句经济话，世兄便面有不满之色。那时老夫便知世兄不是同调。不期一别若干年，又得相会。然而世兄是无忧无虑，从不识不知处过来，所以任凭历了几世几劫，仍是本来面目。老夫经营缔造了一生，到此时便苍颜鹤发，所以相见就不认得了。”宝玉听了如梦初醒，暗想：他不提起，我把前事尽都忘了。我本来要酬我这补天之愿，方才出来，不料功名事业，一切都被他全占了，我又成了虚愿了。此刻不如且到自由村去，托在他庇荫之下罢。正这么想着，老少年也起来了。栉沐盥洗过，后少年要回去销假，宝玉也要到自由村，遂一同别过东方文明出来，各雇一辆飞车。宝玉握着老少年的手道：“萍水相逢，多承提挈，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再见。弟有一物，谨以持赠，虽非至宝，倒也罕有的，非玉、非石，乃弟受生时含于口内带来的。足下或留以自玩，或送至博物院，任听尊便。”说罢，把“通灵宝玉”递过去，老少年接了，再三称奇道谢。原来，贾宝玉因为补天之愿已被甄宝玉占了头筹，留下此物，非徒无用，而且不免睹物伤情，不如不见的好，所以慷慨赠了老少年，自上飞车向自由村去了。

老少年受了那“通灵宝玉”，不胜惊怪。上了飞车，沿路把玩。只因天气炎热，便开了车窗，将身凭在窗口纳凉，手中仍旧把玩那通灵宝玉。不料偶一失手，那通灵宝玉直跌下去。老少年忙叫降下去，一面把眼睁着看那玉，只见他越跌下去越大，直跌到一个山凹里去，分明看得清楚。飞车到山脚下停住了，老少年认得这座山，系在东部仁字第十万区内，山名灵台方寸山。走到山凹里看时，现出一个山洞，洞口上凿了“斜月三星洞”五个字，也是老少年常到

之地。寻那通灵宝玉，那里寻得着，便连影子也没了。只见洞口竖着一块峨嵋怪石，生得玲珑剔透，窍窍相通，石面是一抹平的，平面上凿了许多字。老少年看时，却是一篇绝世奇文，约有十二三万言光景。暗想：这等一篇奇文却藏之深山，无人可见，未免可惜了。我何不抄了下来，公之于世呢？无奈身边没有纸笔，便忙忙的坐了飞车，到市上去买了来。再看石面时，那一篇奇文后面，又添出一首歌来，歌曰：

方寸之间兮有台曰灵，方寸之形兮斜月三星。中有物兮通灵，通灵兮蕴日月之精英。戴发兮含齿，蒿目时艰兮触发其热诚。悲复悲兮世事，哀复哀兮后生。补天乏术兮岁不我与，群鼠满目兮恣其纵横。吾欲吾耳之无闻朽，吾耳其能听！吾欲吾目之无睹兮，吾目其不瞑！气郁郁而不得抒兮吾宁暗以死，付稗史兮以鸣其不平。老少年一并抄了下来，带了回去。要想付之梨枣行世，又恐怕那篇奇文深奥，人家不能全懂。被那一孔之儒见了，又要以意臆度，字训句诂，胡说乱道，反失了真。于是除了日间办公事之外，夜静时便取那篇奇文过来，照他的意思，改成演义体裁，纯用白话，以冀雅俗共赏，取名就叫《新石头记》。从此女娲氏用剩的那一块石就从大荒山青埂峰，搬到文明境界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去了。看官如果不信，且请亲到那里去一看，便知在下的并非说谎。然而，必要热心血诚，爱种爱国之君子，萃精会神，保全国粹之吏夫，方能走得到，看得见。若是吃粪媚外的人，纵使让他走到了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也全然看不见那篇奇文。你道为何？原来那篇奇文是预备丈夫读，不预备奴隶读；预备君子读，不预备小人读。所以，那吃粪媚外的奴隶、小人，到了那里，那石面上便幻出几行蟹行斜上的字，写的是：

All Foreigners thou shalt worship;
Be always in sincere friendship.
This the way to get bread to eat and money tosp end.
And upon this thy family's living will depend;
There's one thing nobody can guess:
Thy countrymen thou canst oppress.

译文：

你崇拜所有的洋人，
老会显出诚挚的神情。
这是获得面包与金钱的妙法，
且一家人靠此为生。
只是一件事没能想到：
你的同胞无法容忍。

